

童頑 記浪流



著名物讀年少界世

記浪流童頑

著原温吐克馬

譯合振國聲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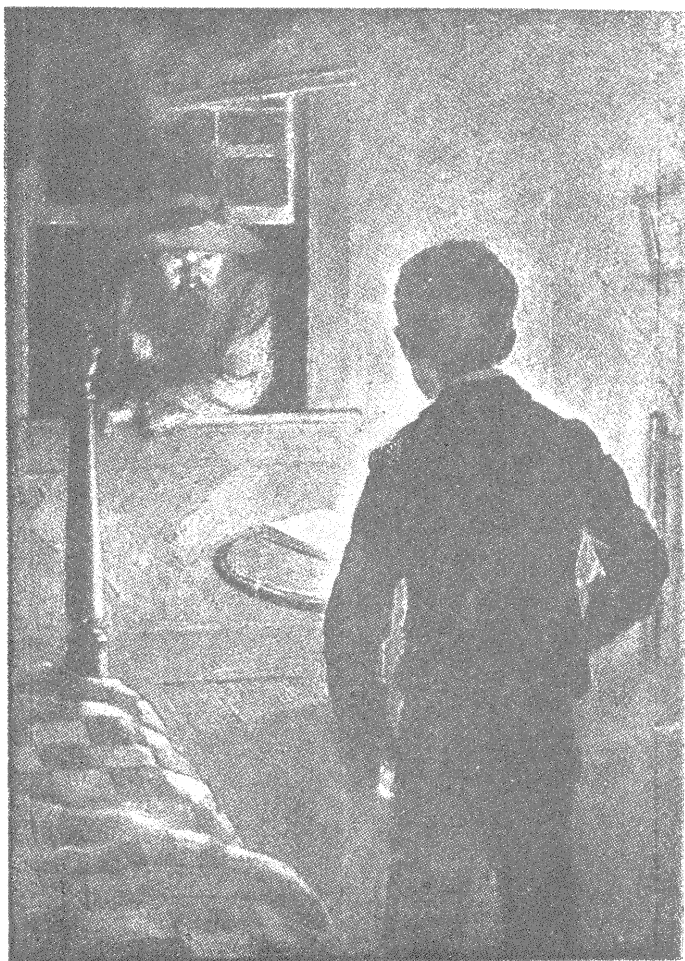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374B

行印局書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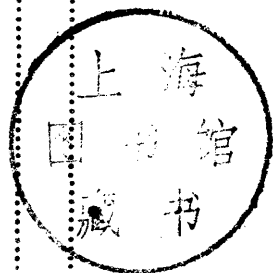
420 移交





目次

- 一 我歡喜過流浪生活……………九
- 二 黨的紀律——嚴守祕密……………一二
- 三 我們埋伏阿拉伯人……………一九
- 四 髮球問卜……………二二
- 五 爸爸有了新生命……………二七
- 六 爸爸跟死神掙扎……………三一
- 七 逃避我的笨爸爸……………三七
- 八 饒恕華德生小姐的吉美……………四二
- 九 洪水浮來一間死屋……………五二
- 一〇 赫克男扮女裝……………五六



- 一一 「他們在我們後面呢！」……………五九
- 一二 「讓過失存在吧！」……………六七
- 一三 忠人忠事……………七五
- 一四 蘇羅門……………八一
- 一五 捉弄可憐的老吉美……………八八
- 一六 響尾蛇的皮——惡運……………九七
- 一七 在格蘭吉福的家裏……………一〇九
- 一八 兩族相爭……………一二四
- 一九 公爵和太子也淪爲流浪者……………一四〇
- 二〇 皇帝到農村……………一五二
- 二一 阿根沙的私刑……………一六三
- 二二 婦孺恕不招待……………一七七
- 二三 皇帝都是下流胚……………一八四

一四	皇帝變成了牧師·····	一九二
二五	完全是謊話·····	二〇〇
二六	我偷了皇帝的贓物·····	二一〇
二七	錢帶到棺材裏·····	二二二
二八	欺騙的反抗·····	二三二
二九	暴風雨·····	二四五
三〇	偷雞不着蝕把米·····	二五七
三一	吉美不見了·····	二六二
三二	我有了一個新名字·····	二七二
三三	皇帝和公爵的收場·····	二七九
三四	我們找到了吉美·····	二八九
三五	越獄計劃·····	二九七
三六	用小刀來掘地洞·····	三〇七

三七	吉美得到他的魔法麵包·····	三二三
三八	『一顆俘虜的心！』·····	三二一
三九	湯姆寫無名信·····	三三〇
四〇	大功告成又生枝節·····	三三六
四一	『他們一定是天神！』·····	三四四
四二	爲什麼他們不絞死吉美·····	三五一
四三	再也沒有什麼可寫了·····	三六二

陳序

一個孩子，他本來要做海盜的，後來倒成爲一個有名的學者，不僅在全國國民面前享受榮譽，而且博得了全世界的稱頌。

他，生於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卅日在密蘇里(Missouri)的一間茅屋裏（那是一個奴隸的部落）在他十一歲以前，沒有上過學校；在他還沒有長大以前，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鐵路。只是赤着腳，和他的伴侶——赫克爾培利·芬(Huckleberry Finn)一起在森林裏遊蕩。如果這時候有人告訴他說，『有一天到來，你將成爲世界上一個著名的學者，並且終身從事於寫作。』他一定會楞着眼，凝視着你，並且會說你是一個『說謊者』，因爲他沒有讀過書，也不想讀什麼書。說不定芬也會對你射着驚奇的目光。

其實，他的名字不叫湯姆·莎耶(Tom Sawyer)這一個野蠻的，歡喜惡作劇的孩子，他的乳名叫做塞彌兒·克來曼斯(Samuel L. Clemens)——小小的年紀，大大的頭顱，長着很厚的頭髮，是這麼濃而且硬的，把牠們壓了下去，立刻又會豎直起來。

他的母親說過這樣的話，『只要他和許多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是容易被訓練的。』誰讀過那本湯姆·莎耶的，都還記得起書中有一位叫做樸萊(Polly)姨母的，其實，她就是克來曼斯夫

人呵。——一位莊嚴而有時又有軟心腸的婦人，當她看見一隻貓捕殺一隻老鼠的時候，她是要懲罰這隻貓的。

他有一個大的家庭：大哥烏利翁，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姊姊拍米拉是一個十二歲的美貌姑娘；白齊明七歲；其次就是克來曼斯；再其次就是亨利，還只是一個嬰兒。他的家裏還有一個女僕，名叫琴妮，她的責任，就是當他走近小河邊去時，用心看着他。

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到處遊蕩着，從這一個城到那一個城，同時還帶着她的家同走，想去碰碰那好運道，可是幸運總是離開着他。一直到了密蘇里，似乎碰着了較好的運道，才安穩地住下來。這時，克來曼斯已經生下來了，就用一輛四輪貨車把他裝了來。

密蘇里好像一座白石的城，照着夏天的太陽，明亮無比。濃密的森林，展開在一邊，偉大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永遠浪濤滾滾，並且可以容納大輪船停泊着。旅客和貨物，從那裏上了岸，再可以登着竹排駛向新奧爾斯（New Orleans）去。離城兩里路的下遊，有一個奇特的洞，裏面都是彎曲的小徑，不論那一個孩子，在這裏可以探索終日，也找不到路的盡頭處。城的北邊，有一個小島，長約三英里，荒無人煙，孩子們可以在這裏尋覓甲魚的卵，還可以一起圍繞着火喜悅地談天。

在這當地，有許多孩子和他一樣大。但他卻特別注意於一個名叫湯姆·勃萊克希潑（原來的名字叫做赫克爾培利·芬的）他在這城裏，也是一個唯一不進學校，不進教堂的孩子。他可以睡在

隨便什麼地方——特別歡喜在一個空曠的大洞裏。他從來不肯順從一個人的意見。這個城裏所有的母親都憎恨他，但是這個城裏所有的孩子都歡喜他，模倣他。自然，克來曼斯模倣得特別像樣。

每天早上，他起了床，聽得一條瘦弱的貓在床下叫時，就從窗子裏爬出去，爬到屋頂上，再從屋頂上攀着格子式的窗子爬下來，會同了湯姆·勃萊克希潑、約翰·畢利格斯也常常等候在那裏，這三個小伙伴就一起動身，去找尋他們的冒險工作。

有一天晚上，湯姆·勃萊克希潑做了一個夢，他夢見有一箱金子，是埋在亨尼白路（就是密蘇里這個地方）附近地方。克來曼斯和畢利格斯聽見了，就和勃萊克希潑立了一張合同，把金子掘出來時，他們得照三份分派。

大家手裏拿着斧頭、鏟刀，一同出發到森林裏去，當他們到了那地方，勃萊克希潑就坐在一株矮矮的萬壽果樹下，看着他們忙碌地發掘，直掘得汗流浹背，自己只是坐坐，騎騎，很自在，因為他已經做了這個夢，是可以得到一份的金子的，無須工作了。

實際上，財產的找尋，並不是這樣容易的——好像書上所寫着的一般：克來曼斯和勃萊克希潑兩個，在他們常到的地方，把一箱金子偷偷地安放好了。所以那天的下午，時候已經很遲，尋覓金子是毫無有希望了。地下除了泥土、石子以外，什麼別的東西也沒有。加上這一天的天氣很熱，克來曼斯弄得非常地疲倦。他便恨恨地擲去鏟刀，並且發誓以後是永不再去發掘金子了。

但是，這一天晚上，可憐的勃萊克希潑又做了一個夢，夢裏的聲音是這樣明白有力，說是孩子們掘金子的地方錯了，這箱金子正埋藏在他自己坐着的一株矮矮的萬壽果樹的底下。這樣，大家又去掘了，可是終於沒有掘到什麼金子。

可憐的勃萊克希潑，他仍舊相信着他的夢，他猜着他們掘的地方還是不對，所以掘不到啊。

還有一件旁的事情，也是在亨尼白路發生的，後來寫在赫克爾培利·芬的一書中，說芬在一個島上，找到了一個逃亡的黑奴，名叫尼吉·傑姆，他供養着他，並且幫助他逃走。其實做這件冒險工作的，不是芬，却是他的哥哥白。

白在孩子們中，是年歲最長的一個，並且是最會搗亂的一個，所以大家都怕他。這城裏的人都覺得他是不愧爲勃萊克希潑家的人，但是白偏偏要到處表現出他的豪俠的才幹。

那一天，白出去打獵和捕魚，涉過了河，在沼澤裏，他要找尋他打下來的鳥兒，忽然發見了一個逃亡的黑奴。這人是非常的飢餓，沒有東西吃，只好設法捕些魚兒充飢。白是知道找到這奴隸有五十金圓的賞格——但金錢的幸運，在小孩子的心坎上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而且他知道他如果把這奴隸捉回去時，城裏的人都曾稱讚着他的。白卻不肯這麼做，反幫助他逃藏在沼澤中，過了整個的夏季。

克來曼斯和他的同伴的許多冒險的事情，都在許多書中記載着。他很好心，在湯姆·沙耶中曾說到他英勇地把女同學蜜格莉從鞭笞之下救護出來。蜜格莉是個小女孩子，是他的鄰居，在禮拜五

的那天，他故意把讀音拚錯了，讓蜜格莉得到第一獎，原來他在學校裏，是享着拚音最好的榮譽的。

他的學校，就是克羅斯先生的學校，聳立在這城中的一角，在講堂的裏面有兩條相對的長凳——一條是女孩子坐的，另一條是男孩子坐的。在椅上坐着的克羅斯先生，他必須要借助着一條桃樹枝，才可以維持着秩序。

真的，克來曼斯是將來的一位大學者，削尖着泥板的筆，寫着他的詩句。他寫完了，拿給畢利格斯看，標題是可怖的海濤。

畢利格斯笑唸着：

克羅斯是他的姓，

克羅斯是他的名。

克羅斯跳着，跳個不住。

跳過了意大利的馬鈴薯。

他唸完了，畢利格斯要求他說，「午飯的時候，把他抄寫在黑板上吧，克來曼斯！」
他不答應。

「難道我不敢這樣做嗎？」畢利格斯說。

「我說你不敢做的！」他說。

當先生和同學們，吃過了午飯，回到教室裏來，那大大的字母，在黑板上出現了一首有韻的詩。

大家都哄然地笑了，忽然克羅斯先生的眼睛釘視着畢利格斯，因為他已經認出了這是誰的手筆。先生走過去，手裏揮着桃樹枝，這是克來曼斯的文學創作的第一次嘗試，但是畢利格斯却受了一頓重重的鞭笞。

當夏天的時候，克來曼斯和勃萊克希潑，在河的下流，玩着海盜的遊戲。這地方，在從前，原是旅客們遊玩的所在，許多的野宴，也都在這個洞裏舉行。但是他却另外找到了一條路，作為祕密的進口，就像是在赫克爾培利·芬一書中所描寫的。他們必定要爬過一株很濃的矮樹，這矮樹的叢枝，是把洞口遮住了。許多的同伴，先要發誓保守祕密，才可以跟着他爬進去。走過了兩百碼的路，到了他們所要發現的洞中，他便擎着燭，引着路，衝過許多的小徑，碰到一道牆，開着一個小門。那裏像是一間房子，但是很冷的，也很潮溼的，大家就在這裏舉行海盜的宣誓典禮。

關於克來曼斯做着海盜遊戲的詳細情形，很多描寫在湯姆·莎耶的一書中。

那洞裏還有一間房間，他把牠叫做「會客室」。在這房間裏，懸着磚，燃着燭，如果現在有人去參觀這個洞，還可以看見這個房間的天花板是成爲十字形的。

在湯姆·莎耶一書中所提到的佐治，實在是住在亨尼白路的。他的性情很壞，正如書中所描寫的佐治一樣。有一次，他在洞中失蹤了，但並沒有死，當大家找到他時，只是很疲倦。

克來曼斯並不天天過着狂放的生活；也並不犧牲他全部的時間，去找着他的冒險的伴侶一起玩耍。有時候，他常常獨自在河邊遊玩，他默望着一些丘陵和密西西比河，並且耐性地等候着有輪船駛過去。漸漸的，他變換了他腦子裏的海盜思想，他要在將來長大的時候，做一個輪船的駕駛員，高高地坐在甲板上，前面排着莊嚴的鏡頭——一個生命的掌握者，世界上無論那一個人，就是說大總統吧，這時候也得順從他的命令了。

克來曼斯長大後，真的做了一個輪船駕駛員了，而且是駕駛得很好的一個。在這幾年中間，他過着困難而快樂的生活，駕駛着輪船，來往於密西西比河的中間，從新奧冷斯到聖路易（St. Louis）。

說也奇怪，他就在這裏選出了他的筆名，這筆名後來名聞於世，原來他從河裏產生出一個名字來——馬克·吐溫（Mark Twain）這名字的意思是，「二倍六公尺深的水。」這是任何一個輪船駕駛員所喜歡聽的名字，因為二倍六公尺深的水，輪船便可以安穩地過去了。而且，駕駛員還可以知道在這麼樣深的水裏，應該怎麼樣駕駛。

馬克吐溫的確，這名字為美國大眾所愛護的，也給世界大眾所敬仰的，愈到他的晚年，聲名愈大。是啊，孩子在童年時代，應該有一個大志願。克來曼斯進步得很快，凡是熟悉他的許多的人，都驚異不止，使亨尼白路城裏的人民，出乎料想之外，本來他們想，克來曼斯和他的伴侶們，到了成年時，一定沒有什麼好結果。但是，人們的預言是失敗了，因為克來曼斯是一個很勤懇謹慎的孩子，當他長大

了以後，他做過印刷師，輪船的駕駛員，坑金工人，新聞記者，演講家，幽默家，終於是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家——馬克·吐溫。

我對於馬克·吐溫的這兩本書：湯姆·莎耶和赫克爾培利·芬，非常醉心，也許我的血管裏也流着像他和史梯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那樣地粗獷的血，而有着一顆永遠孩子的心。的緣故。但是中譯本除了湯姆·莎耶（今改譯名爲孤兒歷險記）外，牠的姊妹篇久久未得先讀爲快，這是中國兒童文學界上的大損失！自己也想把牠譯出來，却終於沒有機會。

而且，這兩本書和他的另外一本康涅狄格央歧人（Connecticut yankee）據美國著名的兩位教育家推孟（Lewis M. Terman）和林瑪（Margaret Ima）——兒童讀物研究的權威者，經過他們的調查統計的結果，是美國的男孩子所最愛讀的二十本書中之三。牠們的具有兒童的閱讀價值，可說毫無疑義。如今在章鐸聲先生的再接再厲之下。（因爲章先生已經譯出了一本孤兒歷險記了。）這本赫克爾培利·芬（今改譯名爲頑童流浪記）的中譯本，也終於和我們見面了，怎不欣喜無限呢？

這樣，我就參考了一本美國出版的兒童時代（Childhood）寫下這一篇文字，作爲祝賀章先生的序文。

陳伯吹一九四一，一〇，一

一 我歡喜過流浪生活

要是你不知道我，除非你沒有讀過孤兒歷險記；但是，那是沒有問題的。那本書是馬克吐溫的名著，大概的，他已講得很詳細了。那些事他都說得言過其實，然而主要的他却講得很實在。那是沒有關係的。我從未見過沒有人不說謊話的，不論一次或是另外的一次，除了樸萊姨母，或者寡婦，或者美利之外。樸萊姨母——湯姆的樸萊姨母，她——和美利，陶格絲寡婦，都是那本書中的人物，那是一本非常可靠的書，用各種方法描寫着，好像我前面說的一樣。

現在，把那本書的結束移到這裏來：湯姆和我找到了強盜埋藏在洞裏的金錢，因此使我們發了財。我們各人得到了六千塊洋鈔——全是金洋鈔。這是一個可驚的數目，當錢堆積在一塊兒的時候。審判官石却爾，他提議把錢生利，因之，他給我們各人一塊錢一天的年息。——不勞而獲。陶格絲寡婦收我做她底兒子，並且教育我；但是，這必須嚴酷地老住在家裏，遵守寡婦的種種規矩，真使人悶死了；所以，不久之後，我就逃跑了。我又穿上我的破碎的舊衣服，爬進糞桶裏去睡覺，過着自由和滿意的生活。但是，湯姆來找我，他說他要組織一個強盜的徒黨，我也許可以加入的，假如我回到寡婦那裏去，這是妥當的。所以我回去了。

寡婦對我哭泣着，說我是個可憐的流浪子，她還叫了我其他的不好聽的名字，但她並沒有傷害

我的意思。她又給我穿起新衣服，但我並不覺得舒適，祇覺得妨害行動。啊，然後那些老生活又開始了。寡婦敲一下鐘吃晚飯，那你就得準時趕到。當你到了桌子跟前時，你是不能馬上就動手吃的，但你必須等寡婦低着頭做過禱告之後——這樣的吃飯真夠麻煩。在瑟琶桶邊是不同的，什麼事都很隨便，四周有着的是隨手可得的食物。

晚飯後，她就拿出書來教我，總是那些摩西一類的聖經，我拚命地用功讀；但在後來，她說摩西是一個死了很久的人；於是我就不高興讀了，因為我不信任死人。

我要抽烟，要求寡婦允許我，但她不准。她說這是一個成年人的不良習慣，她要我戒除它。這恰是一般人的說法。他們都是這樣的，當他們不明事理的時候。她是信任摩西的，她沒有寄托，任何人都不能用的，她要我也從這中間去找尋錯誤的道理。她講得頭頭是道；什麼都是對的，因為她很信任她自己。

她底妹妹華德生小姐，是一個有忍耐性的，柔弱的老處女，戴着眼鏡，她恰好來看她，談着天，坐在我的旁邊教我拼音。她教了我一個鐘點，後來寡婦就叫她休息。我不能老是站着。因為一小時已經夠受了，我真坐立不安呢。華德生小姐於是說：「別把你的腳放在這裏，赫克；」『別這樣的咬嚼聲音，赫克——好好地坐下來；』『別這樣的一刻不停，赫克——爲什麼你不能夠靜着？』後來她指出我的缺點，我說我喜歡這樣。她很氣憤，但我並不是故意地惱她。我要到隨便那裏去；我要改變生活，我不想

舒適。她說我爲什麼要說這樣的不長進的話；她說沒有人不喜歡過舒服的生活的。她就是高興過好日子的。啊，我不能錯過她監視我的機會，所以我只得等待着。但是，我沒有說出來，因爲這祇是造成煩惱，而且是不妥當的。

現在，她又開始着繼續講下去，她對我說了許多的好方法。她說一個人，每天都得彈一會琴和唱隻歌，繼續不斷地。我不能感謝她。但我沒有說出來。我問她，假如她相信湯姆到那裏去了，她一定說不值得罷念。我很高興她這樣，因爲我很希望他跟我在一起。

華德生小姐吻着我，我祇覺得討厭和無聊。後來，她們召集黑人們做禱告，然後就大家睡覺了。我帶着一支蠟燭到我的房裏去，把牠放在桌上。我坐在一隻椅子上，窗子和門都關得緊騰騰的，但是，這是沒有用的。我覺得很寂寞，我希望死去。明亮的星光，葉子休息在樹叢中，這是多麼地孤獨的景象呵；我聽見一隻梟鳥咕咕地叫着，這是有人死的預告，一隻蚊母鳥和一頭狗的叫吠，都是要死人的警報；風低吼着告訴我，我爲什麼不能逃出去。後來在叢林的遠方，我聽見這樣的聲音，那是一種鬼叫，使人莫明其妙地靜了下來，也許每夜都是這樣的。我覺得很抑鬱，我希望找到我的同伴。驀地裏，有隻蜘蛛匍匐在我的肩上，我相擊牠的影子從蠟燭火光中顯出來，在以前，我是耍弄死牠的。我記不得誰告訴我，這是一種可怕的不幸的暗示，我將要倒霉了，於是我就急急地搖着衣服，搜尋着。我在我的襪衫上找了三次，每次都橫過我的胸膛；後來，我用一小束頭髮把牠縛住。但是，我還是不放心，因爲我沒有聽

見人說，這是避免倒霉的好法子，假如你弄死一隻蜘蛛。

我又坐了下來，掏出烟斗來吸着；因為現在的整間的屋子裏的空氣正像死一樣的靜着，所以寡婦是不會知道的。好久之後，我聽見鐘敲了，噹——噹——噹——打了十二下；什麼都是靜的——一直靜下去。當時我就聽見有根小樹枝丟下在黑暗的樹叢中——似乎怪忙碌地。我坐着靜聽。方向恰好使我可以分別出來的，「我，你，你！」跟着丟下來的樅枝同時叫喊着。這是好的，於是我也說，「我，我，你！」我輕輕地說，我把燭光照到外面，爬出窗口，到了披屋間。後來我就跳到地上，穿在樹叢中，不久，一點兒也不錯，湯姆早已等我在那兒了。

一一 黨的紀律——嚴守祕密

我們躡足地輕輕的走在樹叢間，回到寡婦的花園那裏，站在樅枝底下。當我們經過廚房時，我覺得有種發音的東西在那兒。我們搜尋着，靜聽着。華德生小姐的大黑奴吉美，他橫在廚房門間；我們能夠很清楚地看見他，因為在他的後面有着亮光。他坐了起來，伸着頭頸靜聽了一分鐘。後來他說：

「誰啊？」

他又靜聽着；然後他就蹣跚着脚尖走來，站在我們的右邊；我幾乎能夠抓住他。靜靜地又過了一會兒，我們的距離越加近了。有一樣東西在我的足踝上，覺得很癢，但我沒有抓它；後來我的耳朵也癢了；

甚至連我的背和肩胛也都癢了起來。我正要死了，假如我不去抓它。我注意着這東西，很久。假如你能忍耐的，或者要想睡覺不能睡去——假如你一定要抓，那你的癢就會越抓越癢。後來吉美說：

『喂，你是誰？你在那裏？狗，貓，我沒有聽見打鼾聲。老子坐在這裏靜聽，有胆再告訴我。』

於是他就坐在地上，在我和湯姆的中間。他的背靠在一株樹上，伸着腿，幾乎碰着了我們。我底鼻子開始癢了。這次癢得我的眼淚都淌了出來。但我沒有抓。然後又癢到鼻孔裏。漸漸地癢得使我不能呼吸。我癢得坐立不安。憂愁地沉思了六七分鐘；但是，真使人難受極了，我癢了十一處不同的地方。我相信我再也站不住了，但是我却咬緊牙齦忍受着。好得吉美又睡去了；他打着鼾聲——於是我也就放心了。

湯姆給我一個信號——他低低地說——我們於是便在地上爬行。當我們爬了十步的時候，湯姆喃喃地對我說，他要去搖動疲倦的吉美靠着的樹榦。我沒有說什麼；他也許會醒的，這就夠煩惱了，他們一定會出來找尋，那我就逃不了了。後來湯姆說，他要到廚房裏去找幾支蠟燭。我不主張他去冒險。我說吉美也許會醒來的。但是，湯姆一定要去，所以，我們偷到了三支蠟燭，湯姆放五個錢在桌子上，作爲代價。我們出來了之後，我覺得很快活；那裏知道，湯姆一定要爬到吉美那裏去，跟他開玩笑。我等

着，這是一個好時間，什麼都是靜寂的，淒涼的。

很快，湯姆回來了，我們走啦，走出花園，我們對着屋的另一邊的山墩走去。湯姆說，他把吉美的帽

子掛在他頭頂上的，右面的一枝樞枝上，吉美欠動着身體，但他沒有醒來。過後吉美說有女巫作弄他，使他變了昏迷不醒，帶他周遊全國，後來又放在樹林中，然後才把他的帽子掛在樹枝上的。吉美還說，他們帶他到了新奧爾良；^①後來，每次他總說着這件事，他擴大地宣傳着，他說他們還帶他旅行全世界，使他疲憊得幾乎死去，因之，他就騎着馬回來了。吉美是害怕這件事的，所以他很注意地瞧着他的黑奴的面色。黑奴們從幾哩路之外趕來聽吉美講這件事，他却凝視着每個黑奴的態度。陌生的黑奴們都張着他們的嘴巴聽他講，跟着他的驚奇的動作改變他們的神色。黑奴們總是講着，女巫在夜間要到廚房里來取火的；但是，人人都怕講這件事，或者談到同樣的事變，可是吉美偏要講，於是他說，「嘿！你知道女巫怎樣的？」那黑奴恐怖地退後了一步。吉美保存了那五個錢，做了一個環子套在他的頸子間，並且說這是魔鬼給他的一種符咒，女巫告訴他，他能替任何人醫病，不過他必須感謝女巫，所以他就需要有酬勞，假如有人要他治病的話；但是，他從來沒有說明，他為什麼要這樣的說。黑奴們都來送東西給吉美，他們要他用這五個錢作法；但是，他們都不敢觸動它，因為這是由魔鬼的手捏過的。吉美幾乎依此爲生了，因爲他能使魔鬼上身。

當湯姆和我到了山墩的頂邊時，我們朝下望去，看見村子，也能夠看見三四處閃動的光亮，那裏也許是有渴望的家屬在憔悴着；星光燦爛地閃爍在我們底頭上；遠望過去看見那條村河，有一哩路

的周圍，寂靜地非常壯麗。我們走下山墩去找海畢和彭羅斯，及其他的二三個隱匿在橡樹底下的小朋友。所以我們沒有急急地駕駛一條小船，划了二哩半的水路，就到了山墩邊的大斷崖間上了岸。我們到了叢林中，湯姆告訴每個人都得立誓保守秘密，於是就在山墩上的一個洞中舉行儀式。我們點起蠟燭，爬到洞裏。大約爬了二百碼的光景，然後才找到洞口。湯姆摸索着過去，大家就找到一堵牆，你是不會注意的，那兒就是一個洞。我們到了一條狹路上，找到一間好像房也似的，地方，祇是很深，很溫和很冷，我們就在那裏停了步。湯姆說：

「現在，我們就開始強盜的同盟，定名叫湯姆黨。誰都須要參加宣誓典禮，並且要寫血書。」人人都同意。湯姆於是就拿出一張紙，寫了誓詞，讀給我們聽。這個宣誓祇有每個加入同盟的孩子知道，必須嚴守秘密；假如誰破壞了這個紀律，誰就得砍頭，而且還要滿門抄斬。假如誰發覺誰破壞了黨的紀律，誰就得告發；不然，他和他都得同時被殺。假如誰洩漏了黨的祕密，他就得挖心而死，決不寬恕。

大家都說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宣誓，問湯姆，他的腦袋真聰明。他說這是從海盜和強盜的書上看來的，每個徒黨都有這樣的一個鐵的紀律。

洩漏祕密，實行滿門抄斬的法子最好。湯姆說，這確是一個好法子，於是他就用鉛筆寫着。但是彭羅斯說：

「唯有赫克，他是沒有家的，你該怎樣的處置他？」

「他不是有一個父親的嗎？」湯姆說。

「是的，他有一個父親，但是，你却永遠找不到他的。他喝得醉醺醺地漂東流西，但他不會到鎮上來的。」

他們繼續討論着，他們要開除我，因為他們說我沒有一個家，根本談不到滿門抄斬，所以不夠入黨的資格。大家想不出法子——誰都住了口，靜坐着。我幾乎要哭了；但我想到了一個方法，我想起了華德生小姐——他們能夠殺她的。於是大家都說：

「啊，她可以的。很好。赫克可以入黨。」

後來，他們用針刺破了手指，各人寫着血書，我也在紙上寫了我的立誓。

「那末，」彭羅斯說，「我們的黨幹些什麼活兒呢？」

「當然是搶劫和謀殺，」湯姆說。

「但是，我們向誰去搶劫呢？——屋子，或者公寓，或者——」

「不是強盜不搶劫公寓的；這是夜賊做的事，」湯姆說。「我們不是夜賊。那是沒有勇氣的。我們是攔路賊。我們停驛車和運輸車在路上，戴着假面具，殺人和搶劫財物。」

「我們必須殺人嗎？」

「那當然啦。這是好法子。有時候，也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殺了他們比較好——除非你把他們幽禁在洞裏，勒索他們底贖金。」

「贖金？什麼叫作贖金？」

「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必須付的。我看見過好幾本書；他們總是付贖金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我們怎能進行呢？」

「我們祇有這樣做。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我在好幾本書上見到的。假如你跟書上的做得兩樣了，那你不是壞了事嗎？」

「這是說得容易，湯姆，我們做起來就煩難了，因為我們不是還沒有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嗎？你想對嗎？」

「啊，我不知道。但是，他們總得要付贖金的，這意思就是我們要幽禁他們到死為止。」

「我明白了。你爲什麼不早些講呢？我們老是幽禁他們到死為止，祇要贖金；他們總得要付的——不過他們可以逃走的。」

「你怎末說，彭羅斯。他們能夠逃走，我們有哨兵看守他們的，看守的當然要開槍的，假如他們祇有一條腿，你想他們還能逃嗎？」

「守衛這是好法子。那他一定整夜不能睡覺，祇得看守他們，我想這是呆笨的。難道一個入拿了

「一根棒就能威脅他們贖回去嗎？」

「因為在書上沒有這樣的說明——就祇這樣啊，彭羅斯，你能夠使事情合乎常理，或者你不能夠吧？——就是這個問題。你相信做書的人會知道這些事嗎？你相信你能學習這些事嗎？沒有一個好辦法。不，朋友，我們恰正祇要想法使他們贖回去。」

「對啦，我沒有想到；但是，我說這是愚蠢的，喂，你也要殺女人嗎？」

「啊，彭羅斯，我假如也像你一樣的，那我就回答不出了。殺女人嗎？不，書上從來沒有說到這件事。你幽禁她們在洞裏，你就得對她們彬彬有禮；日子久了，她們自會愛你的，她們一定不願意再回家去。」

「啊，假如真是這樣，我當然贊成，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也許我們會有女人關在洞裏的，祇要她們底贖金，因為強盜決沒有和平的。但是不向前進行，我就沒有什麼話說了。」

鮑吞孟已經睡覺了，他們叫醒他，他恐怖地啼哭着，他說要回家去看他的媽媽，他不願意再做強盜。

所以他們都譏諷他，叫他哭困，他幾乎發瘋了，他說他要說出祕密了。但是，湯姆給他五分錢，叫他不要吵，並且說，到下個禮拜，我們都要回家去的。等到搶了一些東西和殺了幾個人之後。

彭羅斯說他不會宣佈的，祇是星期日，所以他主張在下個星期日開始；但是，所有的孩子都說，在

星期日搶劫東西是惡作劇的。他們贊成隨便那一天，固定一個確實的日子，於是我們就選舉湯姆做黨的正領袖，哈海畢做副領袖，然後他們就開始回家去了。

我從披屋上蠕蠕地爬到我的窗口，恰好在東方發白之前。我的新衣服完全染了油漬和泥土，我好像一條疲倦狗。

三 我們埋伏阿拉伯人

在早晨，華德生小姐仔細地看着我的衣服，猜測着；但是，寡婦並沒有責罵我，她代我洗去了油漬和泥土，祇是態度怪憂愁地，我想我應該安靜片刻，假如我能夠。後來，華德生小姐帶我到小室中去做禱告，但是，沒有什麼興趣。她告訴我每天要做禱告，我說我知道了。但是，這是謊話。我討厭禱告。有一次，我得到了一根釣桿，然而沒有釣釣的。沒有釣釣我就沒有用處。我真想有一個釣釣，但我做不來。有一天，我要華德生小姐教我做，她說我是一個笨伯。她從來沒有告訴我怎樣做，所以我總是做不成。

我坐了一會兒，回到樹林裏，默想着這件事。我說我自己做，假如一個人做了禱告就會做，那末，迪可溫爲什麼不能找回他失落在花園裏的金錢呢？爲什麼寡婦不能復得她底被夜賊偷去的銀箱呢？不，我一定讓我自己做，禱告沒有道理的。我把這些事對寡婦說，她說一個人做禱告是爲了『靈魂的搭救』。我不相信這句話，但她說她很相信——我必須幫助其他的人們，我替其他的人們做一切的

事，犧牲我自己。包括華德生小姐在內。我要走出樹林，回復我的思想，但我不敢冒這個險——除了爲着其他的人們，所以最後我想我錯了，然而祇得由它去。有時候，寡婦個別地對我說，講到上帝造人的故事；但是，到了第三天，華德生小姐也許又會把這個故事重複一遍的。因之，我想我能看見兩個造物主。

爸爸有一年沒有看見了，我很聖念他；我不能再見到他。他常常要打我，當他不醉的時候；我總是迴避他在樹林裏。啊，現在，他也許淹死在河裏了，一般人都說他溺死在離鎮十二哩路之外的河裏。他們說一定是的；他們說這個淹死的人恰好跟他一樣的，也穿着破衣服，頭髮很長，這恰好像我的爸爸；但是，他們沒有看出他的臉孔，因爲浸在水裏很不容易認識面相的。他們說他浮着他的背在水面上。他們把他撈到沙灘上。但是，我並不憂愁，因爲我想不會這末地湊巧。我想一個淹死的人不會浮出他的背的，一定浮出他的面孔的。所以我相信，這個不是爸爸，因爲一個男人穿了女人衣服。因此，我再也掛念他。我相信他要回來的，我希望他沒有死。

我們玩了一個月的強盜，後來我拋棄了。全體的小朋友都加入的。我們沒有搶人，也沒有殺人，因爲祇是假的玩玩而已。我們希望衝出樹林，改扮屠夫和趕市集的女人，但是沒有做成功。湯姆把豬叫作『金錠』，他把菜菔和蔬菜叫作『棗錠』，我們填密地討論着，怎樣搶劫和殺人。但我却沒有得到過利益。有一個時期，湯姆遣一個孩子帶着一根木棒奔到鎮上去，他叫着一種口號（黨的規條）回

來了，他說他的間諜告訴他許多秘密新聞，到第二天，有大隊的西班牙商人和阿拉伯富翁，要到好萊洞的營地去，他們有二百頭象，六百隻駱駝，一千多隻「馱馬」騾，每隻野獸都背着金鋼鑽，他們祇有一個看守的，雖然有四百名兵士，所以我們可以埋伏着等待，殺了那個看守的，我們就可以發大財。他說我們必須預備我們的劍和槍等候着。他說他不要驛車，他祇要劍和槍，他說他們祇有竹棒，也許可以完全捨下來的，因為他們並沒有預防的。我不相信我們能夠這樣便宜地搶劫一羣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但是，我要看看駱駝和象，所以，到第二天我也加入了，埋伏的一天恰正是星期六；當我們得到信號之後，我們就衝出樹林，奔到山墩下。但是，並沒有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也沒有駱駝和象。一些東西都沒有，祇有主日學校的一羣初級班郊遊隊在那裏，我們和少數的兒童們招呼着；我們沒有得到什麼，祇有幾個甜味的油炸餅和一些果子醬，彭羅斯到手了一個破洋囡囡，哈海畢到手了一本讚美書和一份傳教冊子；後來，教師誇獎了幾句就走了。我沒有看見金鋼鑽，我這樣底報告湯姆。他們一定有的；他說阿拉伯人是有象和這些東西的。於是我說爲什麼沒有看見他們呢？他說我不知道的，於是他就讀一本叫作吉訶德先生的書，我完全明白了。他說這是快樂的。他說這裏一定有幾百個兵，象和許多寶藏的，但是，我們一定有仇敵的，他叫他們魔術家，他們一定會把全部的東西給一個主日學校的學生，這是過份的侮辱。我說對的；魔術家一定爲我們而工作。湯姆說我是個沒有頭腦的人。

「唔，」他說，「一個魔術家能夠叫一個鬼怪，他們可以殺死你，你却看不見他們，你能變魯賓遜

嗎，他們像一株樹樣的高，有禮拜堂也似的一個大周圍。」

「啊，」我說，「我們也可以喚鬼怪幫助我們的——我們也像其他的人一樣的胆小嗎？」

「你到那裏走喚他們？」

「我不知道。那末，他們怎能喚他們呢？」

「啊，他們擦亮一盞舊洋燈，或者一隻鐵鈴，然後鬼怪就來了，好像電響和電閃般的來了。」

「什麼東西能使他們來？」

「洋燈或是鐵鈴。他假如告訴他們要舖四十哩長的一條金鋼鑽路，或者你要一個中國的皇帝的女兒和你結婚，他們都能夠辦到——他們一定在第二天早晨辦到。還有他們還會跳舞給你看，你知道了。」

「啊，」我說，「我想他們都是說謊的，他們以為人們都是傻子。什麼——假如我是他們的一個，我一定會見一個男子在耶利哥之前，我一定要丟了我的職務，我要搶一盞舊洋燈。」

「你怎末說，赫克。你要搶洋燈。」

「爲什麼！我正像一株樹樣的高，一個禮拜堂也似的大嗎？好我來了；我爬到最高的一株樹頂上。」

「胡說，你完全瞎說，赫克。你——你真是一個十足的笨胚。」

我把這些事想了二三天，後來，我相信我辦得到的，假如沒有什麼東西在這裏。我有了一盞舊洋燈和一隻鐵鈴，我就可以走出樹林去搶，我好像墓養一樣的去搶，攔着路要買路錢；但是沒有用的，沒有鬼怪來。於是我完全相信，湯姆說的全是謊話，我相信他祇想到阿拉伯人和象，但是，我的想念不同的。這完全是主日學校的標幟。

四 髮球問卜

三四個月過去了，現在已到了冬天。我每天上學校去，稍稍能夠拼音，讀和寫了，也能夠做簡單的乘法，我不相信我能夠再有進步，假如我再繼續學下去。無論如何，我不高興再習算學。

我最恨學校，但是，我必須要。我還是做釣魚，後來做成功了，我覺得很快活。所以，我很早就到學校裏去。我也很聽從寡婦的規矩，於是他們亦就不追緊了。在家裏有溫暖的床給我睡覺，但在以前，這樣冷的天氣，有時候我還睡在樹林裏，所以現在是使我休息了。我喜歡舊生活，但是，對於新生活我也有一些興趣。寡婦說我有些學好了，她覺得很滿意。她說，她並不為收留了我覺得難為情。

有一天早晨，我打翻了早餐桌上的鹽瓶。我很快地就停了手，等待她們底責備，但是，華德生小姐坐在我的前面，她推下了我的手。她說：「放下你的手，赫克；你為什麼老是這樣！」寡婦溫柔地對我說，

並沒有責備我，但我已經覺得夠了。早飯之後，我走到外面去，覺得很悲哀，爲什麼我要受這樣的拘束，我該到那裏去。這兒到處都充滿了不自由；所以對於任何事我都覺得討厭，好像回教徒一樣的被看守着。

我走到花園前面，爬過高高的籬笆。地上鋪着一吋厚的積雪，我看見有許多人的脚印嵌在這上面。這是一種快樂的成績。我不能像他們一樣，這是非常憎恨的。我也要踏雪，但我先看了看人們的脚印。這裏有一個十字形的，穿着破靴的，大脚趾的醉漢的脚印。

我奔到山墩下。我沒有看見任何人。祇是碰到審判官石却爾。他說：

「喂，小朋友，你來呼吸新鮮空氣吧。你覺得很有趣嗎？」

「不，先生。」我說：「這兒有我的興趣嗎？」

「真是，每半年一次——你就可以得到一百九十塊洋鈔。你讓我買你的六千塊錢，假如你要用。」

「不，先生。」我說：「我不要用錢。我完全不要用——六千元。你拿去好了；我給了你——六千元。」

他驚奇地看看我。他說：

「唉，你說什麼話，小朋友？」

我說：「你不用問我的，你拿去好了——你要不要？」

他說：

「我很奇怪。這是什麼道理？」

「請你拿去吧。」我說：「不用問我什麼意思——我不講謊話的。」

他呆了一會兒，然後他說：

「啊，我知道了。你要全部賣給我吧——這一定對的。」

後來他寫了一張契約，讀給我聽：

「這就是說：這是一一些報酬。」意思就是你賣了，我付給你的。這一塊錢給你的。你簽個字在這裏。」

於是我簽了字，當即就走開了。

華德生小姐的黑奴吉美，他有一個髮球，好像一頭牛的胃也似的大，他用來問卜的。他說有個靈魂在這東西的裏面，這東西能夠知道一切。那晚，所以我要他問卜我的爸爸是不是回來過了，因為我在雪地上看見了他的脚印。我要知道他來做什麼，我要知道他在那裏。吉美拿出髮球來，唸了幾句咒語，後來他就舉了起來丟在地板上。這東西便呼呼地旋滾着，大概轉了一吋遠近。吉美又丟着，過後又丟了一次每次都是同樣的動作。吉美跪在地上，放他的耳朵在髮球上，靜聽着。但是沒有效驗；他說髮

球沒有說話，他說有時候是不開口的，除非有錢給他，我告訴他我有一個老的光滑的四開幣，沒有用，因為這是黃銅製造的，祇有一點點銀質，並且是不通用的，所以他不要。（我相信我沒有說出這錢是審判官給我的。）我說這個不好的錢，髮球也許會要的，因為這個是不同的。吉美細察着，敲擊着他接受了，他說髮球也許要的，他說他要用一個愛爾蘭的馬鈴薯，和這個四開幣放一夜，在第二天早晨，如果黃銅沒有了，那就有辦法了。我知道馬鈴薯在以前是用過的，但我忘記了。

吉美把四開幣放在髮球底下，他跪下又去靜聽着。這次他說髮球靈驗了。他說髮球告訴我所要知道的未來的一切，我說講下去。所以髮球告訴吉美，吉美告訴我。他說：

「你的爸爸知道你很思念他。有時候他想來找你，但他總是停止了。他祇是漂流着。有兩個天使附着他。一個是白的，另一個是黑的。白的一個給他小小的幸運，黑的一個於他有點兒不利。不過你是好的。你雖然煩惱，然而也很快樂。有時候你很憎恨，有時候你却生病；但是，每次都很高興的。你也有兩個天使附着你。一個是光明的，一個是黑暗的。一個是有錢的，另一個是窮苦的。」

那晚，當我點亮蠟燭到了房裏時，我看見我的爸爸坐在那裏——正是他！

五 爸爸有了新生命

我關上門。我看看四周，他正在那裏。我很驚愕，他看看我。我想我現在更奇怪了；剎那間，我發現我看錯了——當我震驚了之後，你一定說我的呼吸很哮喘，因為他是突如其來的；後來，我才覺得我不用驚愕的，好像他一樣。

看他的樣子已經五十歲了。他的頭髮很長，穿着一身破衣服，豬零狗碎地，你能看見他的目光閃閃不停，好像躲在葡萄藤後面。頭髮漆黑，沒有灰白色；長長地掩遮着他的頭顱的四周。臉上沒有顏色，他的面孔完全呈現着；這是白的；不像其他的人一樣的白，但是，白得好像一個病孩子，白得好像乳水不足的孩子——白得好像一隻樹蟲，白得好像一個魚泡。因為他的衣服——恰正是襤褸的，這是對的。他交叉的腿；靴子宕在他的腳背上，兩隻腳趾伸出在外面，他正在安排着。他的帽子掉在地板上——一頂破舊的黑便帽，好像一隻鏡蓋。

我站着看他；他坐着看我，稍稍旋轉着他的椅子。我放下蠟燭，我疑視着窗子；他是從這地方爬進來的。他看了我好久。然後他說：

「生硬的衣服——很硬的。你想你是一個好看的人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說

「你沒有給我親嘴，」他說。「我知道你很掛念我。我聽得人家說你也識字了——能夠讀和寫。你想你比你父親好了，你以為他無用嗎？我要帶你出去。誰告訴你做這樣的笨事情？——你說誰告訴你的？」

「寡婦告訴我的。」

「寡婦？——誰告訴她做這件事？」

「沒有人告訴她。」

「啊，我要知道她底究竟。喂——你放棄那學校，你聽見嗎？我要人們的孩子都歸給他的父親，讓他們骨肉團圓。你不要再上校，你聽見嗎？你底母親在不能讀，寫，算之前就死了。我沒有死；你得聽我的話。站在這裏的我不是人——你聽見嗎？喂，讓我聽你的讀。」

我翻開一本書，開始讀華盛頓總統和戰爭故事。我讀了半分鐘，他就用手打下了書，飛到對面。他說：

「這是對的。你能夠讀了。但我很懷疑，當你讀了之後。喂；你快停止，別裝腔作勢了。我不要聽。我要打你，我的孩子；假如我不給你上那學校去，我也能使你好的。第一，你要知道，你也受了宗教的遺毒。我不要再有這樣的一個兒子。」

他拿了一幅藍和黃的，有頭母牛和一個孩子的圖畫，他說：

「這是什麼？」

「這是他們給我的，因為要使我學好。」

他撕破了，說：

「我給你更好的——我給你一條牛皮鞭。」

他坐着，喃喃地咆哮了一分鐘，然後他說：

「你是一個執袴子弟嗎？你是一個窮苦的，穿破衣服的，縛草繩的，睡地板的——你的父親就睡在露天裏。我不要再有這樣的一個兒子。我討厭你的裝腔作勢。還有——他們說你很有錢，對嗎？——那是怎樣的一回事？」

「他們說謊——沒有什麼。」

「喂——告訴我，我已經知道了。我到了鎮上已有三天，我聽見人人都說你發了財。我在下河也聽見這個消息。所以我來的。明天你要給我錢——我要錢。」

「我沒有錢可以給你。」

「胡說。審判官石却爾保管着。你拿出來。我要。」

「我沒有錢可以給你，我早已告訴你了。你問審判官去；他會同樣的告訴你的。」

「好。我去問他；我也要他拿出來，或者可以使我明白真相。喂，你的口袋裏有多少錢？我要。」

「我祇有一塊錢，我把它——」

「你要它幹嗎——我要。」

他拿着敲打着，後來他說，他可以到鎮上去買酒的，他說他已有一天沒得酒喝了。他爬出窗去，他又伸頭進來，他說我比他好了就討厭，後來我以為他真的去了，但他却又伸進頭來，因為他要打我，假如我不放棄現實生活。

第二天，他有酒喝了，他要審判官石却爾答應他，給他錢；但他不允許，後來他控告他，用法律壓迫他。

審判官和寡婦都帶了我出庭，他們做了我的監護人；但是，這次開審的是一個新上任的審判官，他不認識老人，所以他說庭上不受理脫離家庭的案子，假如不是出於他們的自願，他說一個孩子應該跟他的父親的。所以審判官石却爾和寡婦都敗訴了。

老人還要請求，他說他要用牛皮鞭打我，假如我不把錢交給他，我從審判官石却爾那裏拿了三塊錢，爸爸就去買酒喝了，後來他總是纏着我，甚至半夜裏也要來；因此，他們把他逮捕了，第二天就把他釋放了，然而又拘禁了他一個星期。他說他很滿足，他說假如他的兒子是主人，他一定會同情他的。

當他釋放的一天，那個新審判官說他能夠感化他，所以他把他帶到他自己的家裏，結他穿起清潔的新衣服，允許他跟他們一同吃飯。晚飯之後，他要他戒酒，於是老人哭了，他說他是個笨伯；但是，現

在他覺得怕難爲情了，他希望審判官好好地改善他。審判官說他能夠感化他的，所以他又哭了，他的妻子也哭了；爸爸說他以前都是誤解的，然而審判官相信他的話。老人說一個人爲什麼需要同情心，審判官說是對的；於是他們又笑了。老人站了起來，交叉着他的手說：

『啊，審判官，夫人握握手。這是一隻豬的手；但是現在不是了；這是一個開始了新生命的人的一隻手，祇要不死，他是要回來的。你告訴他們——我並沒有忘記他們。這是一隻清潔的手握着吧——別怕。』

他們於是握了手，大家都哭着。審判官的妻子吻着手。老人宣他的誓——戒酒。審判官說這是最光榮的。後來，他們代老人佈置一間空着的很好的臥室，在夜裏，他常常因爲忍不住酒癮，爬到走廊的屋頂上，滑到下面，脫去他的新衣服，喝了一瓶酒，他又爬回來；直到天亮的時候，他還爬出去喝酒，他喝得像死去也似的醉了。當他們來到空屋子裏看他的時候，他早已睡得呼呼地去駕雲騰霧了。

審判官覺得很慘痛，他說他相信，一個人很難感化老人的惡習的，除非用一支霰彈槍，也許成功的，但是，他們不懂得其他的方法。

六 爸爸跟死神掙扎

不久，老人又出現了，他要求審判官石却爾給他錢，同時也要我停止上學。他抓住我，打我，但是我

還是照常地，瞞着他上學校去。我雖然不像以前一樣的巴結地上學校去，但我相信我已侮辱了我的爸爸。法律起訴鬆弛了——他們好像不再進行了；所以我向審判官借了二三塊錢給他，逃避了一次牛皮鞭。每次，他拿了錢就去喝酒；每次，他喝醉了酒就在鎮上搗亂；每次，他搗亂了，就坐牢。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老到寡婦的四周來擾亂，所以她最後警告他，假如他再不安分守己，她就要對他不客氣了。啊，他會困惱嗎？他說他是赫克的監督人。因之，他整天看守着我，逼我趁着小船，划到伊里諾斯岸去，那裏祇有叢林，沒有房屋，但是，有一間舊的木頭茅舍在那裏，那兒的樹林很密，使你找不到出路，假如你是一個陌生人。

他老看守了我，我永遠得不到一個逃走的机会。我們住在一間舊茅舍裏，他把門鎖了，而且還把鑰匙放在他的頭底下過夜。他有一支偷來的槍，我相信，這是給我們釣魚和打獵的工具，尤其是使我們生存下去的主要條件。每次，他爲了要沾酒去釣魚的時候，也把我鎖在屋內，始終不讓我得到一些自由。寡婦在四處尋我，她遣一個人來釋放我；但是，爸爸用槍威脅他，因之，我還是被囚着，我對爸爸理論着——然而又換得了一次牛皮鞭的代價。

這是一種懶惰和快樂的生活，整天不需要憂愁，抽抽烟，釣釣魚，不用讀書，也無須做工。二個多月過去了，我的衣服也破了，餓了，我看看我不像在寡婦家裏的時候一樣了，那時候，衣服洗得很清潔，吃

東西總是放在盆裏，床舖很舒適，老華德生小姐溫善地教我讀書。我不想再回去。我要住在這裏，因為寡婦不是這樣的，因為爸爸沒有這些臭規矩。在叢林中過生活是愉快的。

後來爸爸更嚴厲了，我不能再留在這裏。我老是受他的打。他老是出去，每次都鎖我在屋裏。有一次，他鎖我在屋內甚至不回來。這真是太悲哀了。我很憎恨他，但我總是不能出來。我驚恐着。我想着法子要逃險。我撞着門，試驗了好多次，但我仍舊得不到辦法。那兒竟沒有一扇窗子能夠允許一條狗可以出人的。我不能爬出來；實在太狹了。門是用厚厚的，堅硬的榆樹做成的。爸爸預防得很嚴密，不留一把刀或是任何的武器在茅舍裏，當他出去的時候；我相信我該也有打獵的機會的；於是我死等着，因為這也是一個方法。但在最後，我却找到了幾樣東西；這是放在屋頂上的椽和護壁板之間的。我拿到了手就工作。這裏有一條舊的馬毡氈堵在房盡頭的桌子後面，這是用來遮風的，恐怕吹熄蠟燭火。我爬到桌子底下，扯起了毡氈，看見一個很大的洞——足夠我鑽出去的一個洞。這是一個好機會，但我又退了回來，當我聽見爸爸的槍聲響在叢林中的剎那間，我掩護了我的工作的外表，我又放下氈子，不久，爸爸就來了。

爸爸的心境不好——他的神色說明了這個。他說他到過鎮上，可是什麼事都不順利。他的律師說，他相信他的官司要勝了，可以得到錢了，假如他們不再繼續起訴，但是，後來又攔了好久，因為審判官石却爾知道應該怎樣進行。他說人們不贊成再有其他的起訴驅逐我，允許我到寡婦那裏去爲了

我的看守，他們猜想這次可以勝了。這引起了我的憂慮，因為我不再想回到寡婦那裏去。過後，老人對這般人痛罵了一頓。

他說他高興看見寡婦再得到我。他說他要看守我，假如他們要來奪回我，他還可以把我的搬運到六七哩路之外去，他們決計找不到我。這使我再也逃不走，但是，我相信我總有機會的。

老人把我帶到小船上，他又搬來了幾件東西。其中有一袋五十磅重的穀類粉，一塊鹹肉，子彈和四加侖酒，一本舊書和二份包東西用的報紙。我背了一包行李回去，坐下來休息了一會兒。我沉思着，我得到了槍，我就可以奔到叢林中。我猜我不會永遠留在一塊地方的，也許會流浪全國，到處都以打獵和釣魚爲生，這樣，老人也會像寡婦一樣的不能再找到我。我預備夜裏逃走，假如爸爸喝醉了，我想他是要醉的。我假裝靜着不開口，然而老人就問我是否要睡覺，或者覺得太寂寞了。

在天將黑時，我在茅舍裏拿了一些東西。我燒夜飯，老人就喝着酒，喝了又喝。他討厭政府。於是他說：

「這叫作什麼政府！法律能夠判決人的兒子脫離他的老子——他的親生子。這還算什麼政府！法律幫助老審判官石却爾，這是什麼法律！法律可以吞滅人家的六千塊錢。這算什麼政府！人們根本得不到政府的保障。我離開這個國家，也許會覺得好些。對啦，我要告訴人們，我也要告訴老石却爾。我說，爲了二分錢我要離開這個可惡的國家，我決不再回來。他們一定會奇怪。我說，瞧我的帽子——假

如你能說出這頂帽子——這頂帽子給我取暖——在這個鎮上可算是最有錢的了，假如我有了勢力。

「對啦，這是一個奇怪的政府，太奇怪了。在俄亥俄還有一個自由的黑奴——一個黑白種的混血兒。他有一頂好看的帽子；然而在鎮上却沒有第二個人了，像他一樣的有頂發光的帽子，雖然衣服都是穿得很整齊的；他有一隻金表，一根銀頭手杖——這是一個在政府中的灰白頭髮的老貴族。你想他們說他是個大學教授，能夠講好幾國言語。他們說他有選舉權。我想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我也願意到那裏去，假如我自己也能夠得到選舉權，但是他們說，這個政府允許黑奴也有選舉權的。我說我永遠不會有選舉權的。我的國家不會讓我有選舉的——我一生不會有選舉權的了。我比一個黑奴都不如，我要問他們，一個黑奴爲什麼能夠有權和有勢？你想他們會出賣黑奴嗎？啊，他們說他能在政府裏做六個月官——這種政府才可算是一個政府——」

爸爸沒有次序地說着——嘮叨着黑奴和政府。他擱着腿，這是不好的，因爲他的腳趾伸出在靴子的前面；他咒罵着，他說這個掃了他的興緻；我想這也許是他的自負。

晚飯後，爸爸拿着瓶，他說還有足夠他喝二次的酒。我猜他至少要喝一個鐘點，後來我偷了鑰匙，侍候着機會。他大飲而特飲，他裹着毯子睡下；但是，沒有逃險的機會。他沒有睡熟，不時地注意着四周。後來我要睡了，在我尙未睡熟之前，蠟燭已經點完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但是，突然的一下驚叫聲把我驚醒了。爸爸好像一條蛇也似的，奔東跑西地在探索着。他說有人拉他的腿；於是他就跳了起來驚叫着，而且還有一個人搭他的頸子——但我沒有看見人。他大叫着，「抓住他！抓住他！他扼我的頭頸！」我還是看不見人。不久，他倒了下去，叫着，揮着手。我聽見梟叫和狼鳴的聲音在叢林中，真可怕呢。他躺在角落裏。後來仰起頭來靜聽着，他低低地說：

「人——人——人死；人——人——人；他們來捉我；我不去。啊，在這裏哪！別捉我！手——多冷呵；去呵。啊，一個可怕的魔鬼！」

後來，他就爬到桌子底下，鑽到毯子裏面，嗚嗚地哭着。然後他又跳了起來，拿着一把鉤刀，我追他，他說他要殺我，他把我當作死神看待，但我不逃了。我要求着，我告訴他我是赫克，但他不相信，他仍是要捉我。險些兒，我被他捉住了，當我穿過他的胳膊底下的時候；我的一件短衣救了我的命。後來他太疲憊了，倒在門上，他說休息一分鐘，還是要殺我。他把刀放在他的身底下，他說睡一會兒，養足些精神，他一定要殺掉我。

他瞧了好久。我拿到了一把裂開底部的椅子，爬了上去，一點聲音也沒有，取下了那支槍，我又爬了下來，把槍擱在肩上，然後才點着腳趾走到爸爸跟前，坐在他的前面，等候着他的擾動。時間就在這廢遲緩底，靜靜的過程間挨延着。

七 逃避我的笨爸爸

「起來！你怎末？」

我睜開眼睛看看四周，我以為我也許在做夢。其實太陽已經起來了，我還睡得熟呼呼地。爸爸站在旁邊看着我——暴怒地。他說：

「你要這支槍幹嗎？」

我想他不會知道什麼的，於是我說：

「人們都需要它，所以我也想要。」

「你想逃走麼？」

「啊，我是玩玩的，並不想逃走；我不會反抗你的。」

「那就好了。別整天呆在這裏，出去找些當早餐的魚來。我要在這裏靜一會兒。」

他沒有鎖門，我到了河灘邊。我注意着邊沿的幾處地方，以及那些汜濫的流水，滾騰的泥沙；因此，我知道河水正在漲潮。我相信我會有機會的，假如我已到了鎮上。六月對於我是有利的，因為漲潮會帶來木筏的——有時候，十多條木筏集在一起；不消說，假如得到了木筏，就可以賣給鋸木廠。

我沿着河岸看我的爸爸，又看看河水的澎湃。啊，恰好來了一艘獨木船，真美麗哪，大約有十三四

呎長，昂着頭好像一隻鴨，我急急地奔到前面，好像一頭蛙也似的，三脚兩跳地去探望這條獨木船。我希望看見船上的人，因為人們常常容易恐弄的，當一個孩子駕着一條小船行駛的時候，他們總是會譏笑他的。但是，這不是現在的時候。這是一條漂流的獨木船，我爬到船上，把它划到岸邊。我想，老人一定很快活的，當他看見這條船的時候——可以賣十塊錢。但是，當我到了岸上時，爸爸並沒有在那裏，於是我又把它推到一條好像水溝似的小港裏，用葡萄藤把它吊在柳樹上，我就湧上了其他的思想：我想我還是把它藏起來好，將來可以利用它逃走。

工作很快地便做好了，我不時地靜聽着老人的聲音；但是我已把獨木船藏好了；於是我就走出來向四周看看，老人恰好用他的步槍打中一隻鳥，所以他沒有看見什麼。

當他放了槍之後，我聽見他的『快步』的聲音。他罵我奔得太慢；但我告訴他，我覺得像是掉在河裏的，其實這是掩飾我自己的窘狀。我知道他已經看出我的渾身的水淋淋了，於是他就問了我很多的話。我們釣着五條貓魚，然後就回家去了。

我們睡到早飯之後才起來，我們又出去，我想我假如能夠安置幾個躲避爸爸的方法，好像我以前逃避寡婦的方法一樣；不錯，每件事情也許是不期而然的。啊，我總是沒有機會，後來，當爸爸舉起瓶子喝水的時候，他說：

『以後要是有人到這裏來，你要幫助我趕他出去，聽見嗎？那人到這裏來不是好事情，我要射擊』

他。下次，你要幫助我趕他出去，聽見嗎？」

後來他躺了下去又睡覺了；他爲什麼要對我這樣說，我知道他的用意的。我自語地說，現在我就可以佈置計策了，決沒有人能夠追到我。

大約有十二點鐘了，我們又出去到河岸邊。河水正在漲潮，漂來很多的浮木。愈聚愈多，集起來變成一個木筏——共有九方浮木。我們划着小船，把浮木都推到岸邊。於是我們就吃中飯。但是爸爸還要等一會兒，他祇是胡說瞎道；但是這並不是爸爸的風格。九方浮木足夠過一些時候；他必定要到鎮上去出賣。因此，他又把我鎖住，撐着小船去了，他祇少要去三個半鐘點。我猜他晚上不會回來的了。我靜等着，我想他又去暢喝了；然後我從裂縫中鑽了出來，又去檢查浮木。

我拿了一些去和獨木船隱藏在一起，上面用樹藤和草葉遮蓋着；過後又拿了一些碎鹹肉；後來又取了酒瓶。我拿了所有的咖啡和糖，以及全部的子彈；也拿了破絮；水斗和葫蘆；還拿了汲器和鉛杯，以及兩條舊毯子，長柄鍋與咖啡壺。我也拿了釣魚桿，自來火及其他的東西——每件東西祇值一分錢。我要掘一個洞。我需要一把斧頭，但是祇有一個木樁，我覺得我可以不要這些東西。我只要一挺槍，什麼都有辦法了。

我在地上掘了一個洞，捱過許多東西，佈置好了之後，又把外面的泥土覆蓋上，鋪平了加上木屑。然後又把木材搬進洞中，放了三塊岩石在下面，支撐着洞的二邊，使木頂不致掉倒地。假如你立在

四五呎之外，你決看不出這是木屑，並且也不會使你注意的，其實這是一間茅舍的屋頂，任何人所意想不到的。

用草揩淨了獨木船，所以沒有留下腳印。我看了一看四周。我站在岸邊看看河中，都很平靜。因此，我就攜着槍到林中去打獵，我發現一頭野豬，這野東西垂尾地逃走了。但我打中了另外的一頭，把牠帶到營地裏。

我用斧打壞了門，拖着豬到桌子跟前，將斧砍穿了牠的心，鮮血滴在地上。以後我拿了一件舊衣裳，包了一塊岩石——我能夠拖得動——我開始離開了豬，拖着石塊到門口，穿過叢林，把石塊丟在河裏，沉下去，看不見了。我希望湯姆在這裏；我知道他一定高興這種玩意兒的。

後來我拔了我的幾根頭髮，繫在那把血斧上，把它吊在角落裏。然後我把豬塞在我的襯衫裏，我要把牠丟在河裏。但我想起了幾件事。我要一隻袋和一把鋸，於是又回到屋子裏去。在那裏我找到了袋，在一個洞底裏尋着了鋸，這裏沒有刀和鐵耙的——爸爸祇用他的鈎刀做伙食。後來我拿了短衫走了一百碼路，穿過屋東面的樹林間，到了湖邊，那湖有五哩寬，而且水也很急——太污濁了，也許會說，這是時令關係。我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我祇知道不能到河邊的。於是我又拿着鋸子回到獨木船那裏。

天快要黑了；我推獨木船到河里，等月亮昇起來。我吃了夜飯，過後便躺在船上抽煙。我自言自語

地說，他們決不能在岩石上找到我的脚印。他們一定祇能猜我被強盜殺死了，搶走了這些東西。他們不能在這裏找到我的屍骨。對啦！我能夠到隨便那裏去。及克生島是我最好的去處；我知道不會有人到那裏去的。而且在夜裏我還可以到鎖上去，到四處去偷些我所需要的東西。

我倦得要睡了。當我醒來時，我不知睡了多少時候。我坐起來看看四周，覺得有些驚奇。然後我就想到。河還是很闊的。月亮很明，什麼都是靜的。

我聽見了水聲。不久，我聽得有划槳聲。有條小船搖來。我看見船上有人的，但是不祇一個。我想也許是爸爸，但我不希望是他。他要捉我去的，後來很近了，我可以用槍打他。啊，這一定是爸爸——他在打槳。

我急急地跳入水中，但是很快地到了沙灘邊。我游了二哩半路，然後又到了河中央，因為不久，我就可以到渡船碼頭的，人們也許不會注意我的。我躲在獨木船底下，讓它漂流。我躺在那裏休息着，抽了一會煙，看看天空；沒有雲。天好像很深的，假如仰天睡着瞧的話；以前我不知道的。我聽見渡船碼頭的人講話。我也聽見他們說——每句話都聽得很清楚。一個人說天快要亮了。另外一個人說還早

——後來他們笑了，又說又笑；後來還有一個人說也許有三點鐘了，他心焦地巴望天快些亮。

我爬上了碼頭，這就是及克生島，大約還要游二哩半的下流的水路。我偷偷地到了島上，坐在那裏，看看大河，又望望鎖上，相距有三哩路，有幾盞燈火在那裏晃動。我凝視着前面，聽見有個人說，「快

打漿前面有礁了！我聽得很清楚，好像那個說話的人就在我的旁邊。

現在，天色有點灰白了；我立在樹叢中，躺了下去，睡到早飯之前。

八 饒恕華德生小姐的吉美

當我醒來時，太陽已經很高了，我想已是八點多了。我躺下在野草和冷沙間沉思着，覺得很安靜和滿意。我能夠看見一些太陽，但因為大樹太密了，所以這裡還是烏漆地一團。可是從樹葉的空隙中還有一些太陽漏下來，射到地面上有些兒光亮。有一對松鼠坐在樹枝上，喃喃地對我很友善。

我覺得很懶而又憂愁——不想起來做早點。我又微微地睡去了，但是，我被河流間的「砰」的——一下大聲驚醒了。我坐了起來，撐着我的手腕靜聽着；接着我又聽見了。我覺得很快活，我從葉縫中望去，瞥見一縷烟環繞在河面的遠方——大約是在擺渡口。擺渡船上乘滿了人，划着下水。現在我完全明白了，這一下「砰」的聲音的所以然。我看見白烟從渡船邊噴射出來。你可知道，這是他們放水砲的烟，他們要想彈起我的屍首來。

我覺得很餓，但我却不能用火煮東西吃，因為我怕給他們看見烟。於是，我只有靜坐着看砲火靜聽着聲響。河流相隔我的地方有一哩路遠近，尤其是在這個夏天的早晨——所以我有一個非常充分的時間，能夠看他們打撈我的屍首，而且還允許我可以吃點東西。後來我突然想到了，他們為什麼

總是把水銀嵌在麵包裏浮在水面上，因為他們相信它飄到屍首那裏會停止的，所以我對我自己說，我要保持着看守，假如我被他們的船包圍了，我就給他們一個真相大白。我改變到依里諾斯岸的島上，看我有些什麼幸運，但我並不失望。有塊很大的麵包飄來了，我用一根長棒能夠撈到它，但是我的脚一滑，於是它便遠着浮去了。至少我可以坐得近岸些——我知道還是撈得到的。但是不一會兒又有一塊麵包來來了，這次我得勝了。我挖出了水銀，於是使用我的牙齒啃着。這是「早餐麵包」——夠飽了。

我在樹葉間得到一個好地方，坐在一枝樹樞上，吃着麵包，看着擺渡船，覺得很愉快。然後有些事襲擊着我。我想，寡婦或者其他的人，現在一定對麵包在祈禱着找我。但是這是沒有用的，不過自有他們的道理——不論寡婦或者其他的人的禱告，並不是爲了我，但是我想至少是仁慈的。

我吸着烟斗，繼續守望著。渡船駛行着，我瞥見麵包浮近來了。當麵包飄到我的跟前時，我放了烟斗，撈了麵包，然後我就躺下在岸邊的一方小空地的一株樹枝後面。樹枝掩護着使我深入。

後來，船靠近岸了。船上擠滿着人。爸爸，石却爾法官，哈海畢，湯姆跟他的老姨母樸萊，雪特，美琳及其他許多人。他們都在喃語着，但是船長却高聲地說：

「趕緊，船靠近來，麵包也許被軋在淺灘上呢。」

我不快活。他們都緊急地對着鐵路，迎着我的臉兒駛來，但我還是保持着鎮靜，看守他們的動情。

我能夠看見他們的第一條快艇，但他們沒有看見我。後來船長高唱着：『撐開！水砲便放出一陣轟炸聲在我的右前面！這一下使我走去，白烟留在我的後面，於是我想我已離開了。假如他們放射的是實彈的話，我覺得他們一定得到了我的屍首呢。啊，我發現我並沒有受傷，這想念是不好的。船又繼續駛着，划出了島的內圍線。我聽見砰的聲音遠去，遠去，接着響了一小時之後，我就聽不見了。這個島有三哩路長。我猜他們要在島脚下停泊的，但他們祇有片刻的停留。他們拐了灣，踏上密蘇里的方向。我奔在那邊去望他們。我看見他們在島的前面叫喊着，划到密蘇里岸，對着鎮回家去了。

現在，我認爲我完全自由了。沒有人再會來找我。我從獨木船上拿出了我的隨身物，在樹林中造了一個很好的營地。我做了一架幕帳，用我的絨毯遮蓋着我的東西藉以避雨。我捉到一條貓魚，用我的鋸子解剖它，直到太陽下山時，我才開始我的營火做晚飯。後來我又去釣了幾條當作早點的魚。夜裏，我坐在營火前抽烟，覺得很滿意；但在後來，我覺得太孤獨了，所以坐在河岸邊，靜聽着水的叫聲，數着星光和浮木，很晚時才上床去睡；這是沒有好的辦法的，當你或覺到孤獨的時候，你是煩難睡熟的。

這樣地過了三日三夜。不同的——恰正是一樣的。但在第二天，我到島的四周去探險。我是主人，什麼都是屬於我的，於是我說我能夠統治一切；但是主要的，我是爲了消磨時間。我找到了多汁的楊梅，紅潤的，甜蜜可口；還有碧綠的夏季葡萄和黑莓，都是純熟得很夠味。

在深林中，我認爲離開島並不遠。我有槍，但我不能放射；因爲這是爲了保護用的；雖然我想打獵。正在這時候，近在我的旁邊有條蛇，簌簌地流行在花草之間，我凝視了一會兒，開了一槍。我緊握着槍桿發怔，凝視着我的營火右面的一股子的白烟。

我的心忐忑着，扇動着我的肺葉。我不能爲了遠望再等下去，放下我的槍，點着脚尖向後潛行着，急忙忙地溜去。後來，當我停在第二叢的濃葉間靜聽時，但是祇聽見我的呼吸，並沒有別的聽音。我潛行到另一個地方，又靜聽着；假如我看見一枝斷株，我一定以爲是一個人，假如我踏着一根棒斷了，那我必定覺得好像有人在打我，我覺得我的呼吸愈加短促了。

當我回到營地時，我並不覺得非常暴躁，因爲在我的嚔囊中並沒有多量的沙泥；但是我說，這是不宜久居。因此，我把我的行李又放到獨木船上，然後爬到一株樹上。

我覺得在樹上已有二小時了；但我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我祇是想，我聽見了無數的東西。啊，我不能老蹲在上面；所以我爬了下來，但我始終留在深林中。我能夠採果實充饑。

這時候，天夜了，我覺得饑腸轆轤。我借着月光從岸邊走到依里諾斯灘畔——大概相距四分之一哩。我走出叢林，煮着晚飯，我祇以爲我可以在這裏過夜，當我聽見一陣子的『踏踏踏』的聲音時，我對我自己說有馬來了；過後又聽見人的聲音，我很快地把東西都搬到獨木船上，即刻就奔到深林中，去探望。我離得並不遠，聽見一個人說：

「我們可以在這裏築營，假如我們能夠找一塊好地方，馬也許已經累了，讓我們來視察一下。」
我不等待，但是，打着槳前進。我等在老地方，打算睡在獨木船上。

我沒有好睡。我睡不着，因為思想着。每次，我醒來想着，總有許多人在我的四周。所以我不能好好地睡去。好久，我自語着，我不能這樣地活下去；我必須遷地爲良，或者深入內地。我覺得對的。

於是我又打起槳來了，離開了岸邊，讓獨木船飄浮在黑暗中。月亮挺明，照得整個的大地如同白日。我考查了一小時，什麼都是寂寞的，萬籟無聲。後來，我已划出了島脚下。輕微的淙淙的水聲，簌簌的寒冷的微風，說明了這是夜的美景。我把船拐了灣，結纜在岸旁；然後拿着槍走進樹叢中。我坐在一株樹上，凝視着濃葉。我看月亮過去，黑暗遮住了河面。但是不一會兒，我瞥見有絲曙光顯露在樹頂上，於是我知道天亮了。我拿着槍跳下了樹，奔到營火跟前，靜聽着。但是，我沒有發現什麼。後來，我瞥見樹林中有了火光。我走近前去細看着，知道有一個人躺在地上。我愣着。他用一條毯子蒙着頭，靠近着火。我坐在離他約有六呎光景的一株樹後面，目不轉珠地望着他。現在，東方恰正魚白。他翻了一個轉身，揭開了毯子，啊，原來就是華德生小姐的吉美！我高興會見他。於是我說：

「喂，吉美！跳躍着。」

他坐了起來，驚奇地看着我。突然地，他跪在地上，合着雙手說：

「別傷害我！我決不傷害一個靈魂的。我愛護死人的，我跟他們很友善。你快回到河裏去，你不要

「傷害老吉美，我跟你朋友。」

「我不懂他的意思，因為我並沒有死。然而我高興會見吉美。我告訴他我的現狀。他沒有說什麼，祇是圓睜着眼聽我講；後來我說：

「現在天已亮了。我們來做早點吧。種起你的營火。」

「爲什麼要用營火來燒這些廢物樣的草莓呢？你不是有槍嗎？我們儘可以獵些比楊梅更好的食物。」

「草莓和獵物一樣的。」我說。「否則，你怎能生存下去呢？」

「我容易得到。」他說。

「你來到島上很久了嗎，吉美？」

「我在你獵獸之後的那晚來的。」

「真的嗎？」

「不錯。」

「那你有剝了皮吃嗎？」

「沒有。」

「啊，那你一定很餓了吧？」

『我想我可以吃一隻馬了。你在鳥上好久了？』

『自從我獵獸的那晚到現在。』

『我不相信！你怎能生存呢？啊，對啦，你有槍。好，現在，你去打獵，我來種火。』

我們離開了獨木船，他在草地那裏種了一個火，我拿了肉、火腿和咖啡，咖啡壺和油煎鍋，糖和茶杯，黑奴愕然地背坐着，因為他覺得這些全是魔術呢。我又捉了一條大魚，吉美用他的刀割了，煮着。

當早點正在預備的時候，我們同坐在草地上吸了一會烟。吉美軟弱地躺着，因為他餓透了。後來，我們快樂了，吃飽了又睡。

吉美說：

『啊，赫克，你倒底能狩獵嗎？』

於是我告訴他所有的事，他說這是機敏的。他說湯姆也不能有像我這樣的計劃。於是我說：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吉美，並且你怎樣來到這裏的？』

他不愉快地看看，好久沒有說話。後來他說：

『也許還是不說的好。』

『爲什麼，吉美？』

『自有道理。但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赫克？』

『我要罵你，赫克。』

『我相信你的，赫克。我——我要跑走了。』

『吉美——』

『不要緊，你說你不會說出來的——你知道你是不會說出來的，赫克。』

『啊，是的。我不說就是了。人家都叫我主張廢除黑奴制者，而且都看輕我，因為保持緘默——但是，那是不同的。我不會說出來的，我不會再回到這裏來。所以現在，我們應該知道全部的事了。』

『你知道的，華德生小姐管理着我，雖然待我很好，但她總是說要把我賣到奧爾蘭去。於是我就始終謹防着。有一夜，我聽見老小姐對巫士說，她要賣我到奧爾蘭去，她可以把我賣八百塊錢。那個巫士答應她做這件買賣的經紀人，但我沒有聽完他們的談判，我就逃走了。』

『我逃到山脚下。躲在陶器店後，避免衆人的耳目。到了夜裏，我就趁了渡船逃命，大概就是你爸爸來鎮的那晚。後來，我就看見你打獵，赫克，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整天地，我躲在樹林中。我很餓，但我並不害怕；我知道老小姐找不到我的。即使她派遣年青的傭人來找，我想她也是勞而無功的。』

『到了夜裏，我就來到河邊，但在二哩之間沒有房屋。我不知道我到了那兒了。我於是又趁着船渡過河，到了樹林；我在河中大約走了二十五哩路，後來天就亮了，於是我便上了依里諾斯岸。』

「但我沒有運氣。我發現我祇有幾根火柴了，於是我便把它擦着種了火取暖。但是，你爲什麼獨個子在夜裏出現？我真嚇得連白天都不敢出來呢。」

「沒有問題的。你祇要能夠保持在林中就得了。你有聽見他們放水砲嗎？」

「噢，是的。我知道他們在找你。我看見他們的。」

這時候，有幾隻小鳥飛來，在上面翱翔着，接着就有電光閃閃。吉美說快要下雨了。他說小鷄飛要下雨，小鳥飛也是一樣的道理。我要想捉幾隻小鳥，但是，吉美阻止我。他說這是不吉利的。他說他的父親正因爲捉了一隻鳥幾乎死了。

吉美催我預備做中飯，因爲下了雨就不能做了。但是我不相信，因爲吉美堅持着捉鳥要死人的。我不相信迷信，於是我問他，假如這裏沒有好運氣，那我們該怎末辦。他說：

「也許有——爲什麼你知道沒有好運氣？假如你有武器和勇氣，你就發財了。你要知道，祇要時間長久，你也許會發財的。」

「你有武器和勇氣嗎，吉美？」

「你沒有看見我有一把斧頭嗎？」

「啊，那你要發財了？」

「不，我不希望，但我有可能性的。我有十四塊洋鈔，但我把它作爲特殊的。」

「什麼特殊的，吉美？」

「我把它們拿來儲蓄。」

「儲蓄的種類呢？」

「生活儲蓄——家畜。我將十塊錢買一頭牛。其餘的錢存起來，牛能使我致富。」

「那你就少了十塊錢。」

「不，我還有呢。」

「爲什麼你不想多儲蓄點呢？」

「對啦，你知道，一個黑奴要想多一塊錢一年是很難的呢。所有的黑奴都很窮。所以我也不能很有錢。」

「你怎能使錢多起來，吉美？」

「我有一個夢，那個夢中有一個黑奴，他的名字叫白來姆，他是一個呆子。但他有運氣。白來姆在夢中給我十分錢。他說這是上帝托他帶給我的。」

「噯，那你正可以發財了。」

「對啦，我要發財的，假如我有了錢。我允許我自己，我會有八百塊錢。我希望我有這些錢，但我並不希望更多的錢。」

九 洪水浮來一間死屋

我出去探察着，想在島的中部的右面找到一塊地方；我們開始了，很快地便發現了，因為這島祇有三哩長，一又四分之一哩闊。

這塊地方還比較大，約有四十呎高。我們爬到頂點，步道很崎嶇，而且長滿了野草。我們蹣跚地爬遍了四周，結果在岩石層中找到一個很好的，很大的洞，可以望見依里諾斯河。這洞有二三間房的大，吉美拐了進去。裏面很冷。吉美把我們的行李放在洞內的右邊，但我說我們不能再爬上去，或者爬下來，祇能老在那兒。

吉美說，假如我們的獨木船有一個好的隱藏處，那末所有的行李就放在洞內，因為這裏利於我們的攻守，假如有人到島上來，他們決不能找到我們，除非是狗。不然，他說小鳥預告雨來了，我怎能使物件不受潮呢？

所以我們回去划獨木船，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這裏。後來，我們找到了一處藏獨木船的地方，四周都有柳樹掩護着的。我們釣了幾條魚，於是便開始預備中飯。

洞門很大，足夠讓一隻二十五加侖的大桶進去，在門的一邊的地上有方小孔，恰好可以種火烹飪。所以我們就生火做飯。

我們舖着毯子在洞內吃我們的中飯。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洞內。霎那間，天黑了，雷電交作；於是鳥的預告證實了。雨來了，而且非常猛烈，我從未見過如此的暴風雨。這是夏季的陣頭雨。我覺得那陰沉沉的天空很可愛；雨打濕了所有的樹木，瀉在地上像洶湧的河流；樹上的極枝有的脫離了樹身，落葉飄飄；後來有點放晴了，爬在樹頂上能夠看見一百碼之外的，雨後的美景；可是不一會兒天又黑了，現在能使你聽到可怕的雷叫，祇是隆隆地從天空打下來，好像殺人利器的大砲也似的怒吼着——接着便是一道提心的閃光。

『吉美，真有趣呢。』我說。『我歡喜雨。再給我一片魚，幾塊熱的玉蜀黍餅。』

『嗯，要是沒有吉美，你早已淋着雨了。你祇知道在林中沒有吃就得死，但是雨也會死人的呢。鷄能知道雨的到來，何況是鳥啦。』

河水高着，高着，高到十二天左右，後來竟已沒岸了。在島上的低窪的地方已有了三四呎的深水，在依里諾斯岸也是如此。在那兒有幾哩路的一片汪洋，但在密蘇里這邊的情形比較好——祇有一哩半路被沒——因為在密蘇里岸邊有着一堵高高的懸崖。

這其間，我們可以把獨木船划遍全島。在陰沉沉的叢林中，覺得氣候很冷，假如有了太陽，也祇是躲在外面。我們前去，穿着樹林，有時候，葡萄藤倒掛得很密，我們祇得後退，或者另走別路。在每株的老樹上，你能看見兔和蛇等這些動物；當島被汜了一二天之後，要是覺得餓了，你可以捕捉生物的，假如

你需要；但是不是蛇和龜這些東西。因為牠們都流在水中的。同時，牠們也都躲在我們的洞內。我們很可以獲得牠們，假如我們需要牠們的話。

有一晚，我觸着了一塊浮木——很好的松板。這是十二呎闊，十五六呎長的一方木料，尖端露出在水面上，約有六七吋高——一塊堅硬的，標準的地板。

又是一晚，當我們正在天亮時坐在島前的時候，浮來一間木框屋，泊在西邊。這是一間二層樓，偏斜的很大的屋子。我們划出去，佔居了它——從一層的窗口爬到裏面。但是太黑了看不見什麼，所以我們把獨木船掩住了，坐在裏面等天亮。

天亮了。我們從窗口探望着。我們搬出了一隻床，一隻桌子，二隻舊椅子，以及散在地上的一件件的物件，還有掛在牆上的衣服。還有一些東西堆在角落裏，看去好像是個人。於是吉美說：

『喂，你！』

但是這東西沒有聲音。所以我又叫着。然後吉美說：

『這人不是睡着——他已死了。你靜着——我去看個究竟。』

他去過看了，彎着腰，他說：

『這是一個死人。真的；他裸着體呢。他的背上有着槍傷。我想他已死了二三天了。來，赫克。但是看看他的面孔——也有着傷痕哪。』

我沒有仔細看。吉美走去用幾方破布給他蓋着，但他並不主張這樣；因為我怕見這裏有着許多的黏滑的舊紙牌散灑在地上，還有空酒瓶，以及一套襤褸的黑衣服；牆上塗滿了用木炭寫的，那些無知識的字和畫。這裏有二套破舊的，醜陋的棉布衣服，一頂草帽，還有幾身女人的衣裳掛在牆上，也有着男人的服裝。我們把一捆東西放在獨木船裏——這也許是好的。這裏有一頂小孩的花點的舊草帽在地上；我也拿了走。還有一瓶牛乳，我們也拿了，但是瓶子已經破了。這些紊亂的東西，我們猜想一定是人們在急促中丟了的，因為他們祇顧逃難，來不及當心這些東西了。

我們得到了一盞洋燈，一把屠刀，還有一把作值二辨士的單刃大摺刀，一捆蠟燭，一隻洋鐵蠟燭盤，一隻葫蘆瓢，一隻洋鐵杯，一條舊的床蓆，一把斧頭，一個線軸，一把手斧，許多洋釘，一根像我的小指樣粗的釣桿，而且上面掛有許多釣鈎，一隻鹿皮鼓，一條狗帶，一雙馬靴，幾隻藥水空瓶；當我們離開時，我還發現一隻尚好的馬梳，吉美找到一個有鼠臭的小提琴的弓，以及一根木棒。這根棒是壞了的，但也帶着去，這是一根很長的棒，像我一樣長，但是沒有吉美樣的長，我們再也找不到什麼了，但我們也夠了。

我們得了很多的東西。當我們快要到達島岸的四分之一哩的時候，天已亮了，所以我提議吉美蓋着被躺在獨木船中，因為他假如坐着，人們一定會因他是個黑奴而壞事的。我對着依里諾斯岸划去，大概必須划一哩半的水路。我把船撐開了岸邊的死水，並沒有發生意外，也沒有人瞥見我們。我們

安全地到了家。

一〇 赫克男扮女裝

早飯後，我想去推動那死人，並且還想猜出他被殺的原因，但是吉美却沒有這個想念。他說這也許要倒霉的；不然，他說，他也許是來傷害我們的；他說一個人在沒有埋葬之前，那是格外可憂的。他的語意是可怕的，所以我也不再說什麼了；但我總不能放棄這個好奇心，我熱望地希冀着，我要知道誰打死這個人的，他們爲什麼要打死他。

我們搜到了好幾件衣服，同時還在一條舊絨毯底下的外衣夾層中，找到了八塊銀洋。吉美說，他猜想這一定是有人藏衣服在這間屋裏的，因爲假如他們知道有錢在這裏，他們當然早已拿去了。我說，我認爲他們殺了他；但是吉美不相信。我說：

『現在，你想這還是倒霉的吧；但是，你不是說，當我昨天在橋頂上拾着了蛇皮，你說是倒霉的嗎？你說拿過蛇皮的手必定要倒霉的啊，這就是你的倒霉哪！不然，我們那裏來的這許多東西，和八塊洋鈔呢。我祇希望我們每天能有這樣的倒霉運氣，吉美。』

『不要開心，朋友，不要開心。悔氣就要來了。我再告訴你吧，這是倒霉的預兆。』

真是倒霉呢。這是在星期二日我們所講的話。到了星期五的午飯之後，我們躺在橋墩的草地上，

安閑地抽着烟。我到洞裏去取烟葉，發現有條響尾蛇在那兒。我殺了牠，隨手擲了出去，恰好丟在吉美的絨毯旁邊，怪好玩哪。當吉美發覺蛇的時候，到了夜裏，我已經忘記了蛇的事，那裏知道，當吉美躺下在他自己的絨毯上時，我點着燈，瞥見有蛇的片斷在那裏。

牠忿怒地跳了起來，第一件事，那燈光也跟着牠像頑童似地的晃動着。我掀倒牠，可是第二次又跳起來了，吉美急急地拿起爸爸的酒瓶亂打。

他是赤脚的，蛇跳到他的右腳跟上，這時候，我真奇怪，一條死蛇怎麼還會跳動呢。吉美告訴我，蛇的頭被砍斷了還能流的，牠的周身的皮膚要受過太陽的烘曬之後，然後才會一塊塊的斷落。我明白了，他用牙齒咬着傷處，他說這是能夠幫助他的治療的。他要我扶着他奔跑，直到疲倦時，他才換改腕力運動。他說這也是有助於他的醫治的。後來，我輕輕地躡了出去，把蛇去到很遠的樹叢中，我不讓吉美知道，因為我怕他埋怨我的過失。

吉美捧着酒瓶吮吸，然後才鑽出頭來，在瓶外面狂瞧着；但是每次，他祇是讓他自己獨吸着。他的腳有點兒晃搖了，似乎撐不住腿也似的；但他還是喝着，於是我猜他一定要喝醉的；我雖然沒有喝酒，但是，我覺得一條蛇的反應比爸爸的酒更醇呢。

吉美睡了四日四夜。酒性完全退了，但他又喝着。我老是沉思着，我決不再用我的手去攫取蛇了，我怕倒霉。吉美說我會相信他的第二次的預言的。他說手拿過了蛇皮，一定有惡運，也許會使我們永

生倒霉。他說他在酒醉的時候，瞥見有個新的月亮在他的左肩上，大約有一千次以上，在他的手裏拿着一條蛇皮。當時我就覺得，這就是我自己的惡預兆，因為新月盤旋在人的左肩上是不幸的。

幾天之後，潮水又低在河岸下了；第一件事，我們用一隻兔的皮做了一支大釣鉤，釣着了一條像一個人般大的魚，大約有六呎二吋長，二百磅以上的重。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用手捉這條魚；因此，祇得讓牠重又投入依里諾斯河。我們祇得呆站在那裏，眼看着牠在水中猛流。我們發現一個銅鈕在牠的腹部，並且還有一個圓形的球，和一支擦亮的籤。我們用手斧劈開了球，裏面有一隻捲絲管。吉美說他願意在這兒逗留很久，假如能夠使他獲得衣服和球，我猜想像這樣大的魚，在密西西比河一定很多。吉美說，他從未見過如此大的魚。他可以帶到村莊去賣好價錢。假如小販有這樣的一條魚在市場上出售，那他的生意必定利市十倍；因為牠的肉像雪一樣地白，能夠做成一條條的挺好的小魚。

第二天早晨，我說慢慢地等候着吧，我希望着想出良好方法來。我說我想從水路上找出繼續前進的出路。吉美贊同這個意見；但他說我必須等到夜裏才能嘗試。他沉思了一會又說，我不能裝束得像一個姑娘嗎？這也是好意見。於是我們便脫掉了一件棉布罩衫，我又把我的褲子捲到腳膝上，扮成一個女孩子模樣。吉美用鈎鈎住在我的後面，這是一種很好的力的均勻。我把遮陽帽覆在我的額下，然後把身體扭扭着，看我的面孔好像是個烟肉管的接合點。吉美說不會有人知道我的，即使在白天也看不出破綻的。這樣的，我實施了一天，後來我覺得有些學像了，不過吉美說我走路不像女人；他說

我必須要跨小步。我留意着，果然像了。

天黑時，我開始撐着獨木船在依里諾斯岸出現。

我躲在船底上划過市鎮，到了一個小渡船碼頭。我偷偷地開始在河灘那裏凝視。有一道微弱的亮光從一間小屋中透出來，好像住了不久，我奇怪有誰居住在這兒。我爬到窗子上偷看着。有一個四十歲模樣的女人，點着一支蠟燭，就在一張松木桌上在編結物件。我不認識她的面孔；她是一個陌生人；因為我從沒在鎮上看見過這樣的一張臉兒。這是機會，因為我是虛心的；我是偷着來的；假如給人聽出了我的聲音，那豈不糟糕哩。但是，假如這個女人在鎮上已經住了兩天了，那她一定能夠告訴我所要知道的一切的；於是我就敲着門，但是我始終牢記着，別忘記我是一個姑娘。

——『他們在我們後面呢！』

『進來，』那女人說，於是我就走了進去。她說：『請坐。』

我坐啦。她用她底小眼睛瞧着我，她說：

『你叫什麼名字？』

『衛爾銘。』

『你家住在那兒？就近在這裏嗎？』

「不在七哩路之外的呼克凡。我是走着來的，所以我真是走累哩。」

「我想你也很餓吧。我找東西給你吃。」

「不，我不餓。我已在二哩路之外的一個田場裏吃過東西了；所以我不很餓。我爲什麼來得這末晚呢，因爲我的母親有病，沒有錢請醫生，我是來找我的舅父阿蒙里的。我媽說他住在本鎮的上街頭。我從未到過這裏。你可知道他嗎？」

「不但我誰也不認識的。我住在這裏還不滿二週呢。到上街頭去的一條路是很危險的。你還是留在這兒過夜吧。快脫了你底帽子。」

「不，」我說；「我想我只須暫時休息一下就得啦，我要去的。我是不怕走夜路的。」

她說她不放我自己去，她底丈夫即刻就要來了，至多一小時，她說她叫他陪我去。後來她說到她的丈夫，一會兒講到上河，一會兒講到下河，也說到爸爸和謀殺犯。她又說我和湯姆掘着了一萬二千塊錢，以及爸爸的所有一切的新聞，更說到如何如何的情事，最後，她說我不知在什麼地方被謀殺了。於是我說了。

「誰謀殺的？我們好像在呼克凡曾經聽見過這樣的說，但我們却不知道誰謀殺了赫克。」

「我想這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因爲這裏的人們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誰殺了他的。有許多人都猜是他的父親謀殺他的。」

『不見得吧——真的嗎？』

『起初，人人幾乎都這末的想。但到後來，自從他受了極刑之後，他仍是弄得莫明其妙。可是到了傍晚，人們都改變了議論，猜到一個私逃的黑奴吉美的身上了。』

『他——』

我住了口。我想我應該保持鎮靜。她沒有注意着我，我還是繼續說：

『那黑奴逃走的那天晚上，赫克已經被害了。怪不得這兒有緝拿他的賞格——三百元。但是，也有捉拿老赫克的懸賞——二百元。你可知道，在早晨當他來到鎮上時，已經是在謀害之後了，據說他們曾在渡船上搜查的。昨夜他們想對他施用私刑，但他却已跑了，你可知道。第二天，他們發現那黑奴也走掉了；他們發覺他在晚上十點鐘走的，恰好是謀害的時間。所以他們決斷是他，你可知道；他們滿以為，在第二天，老赫克定要回來的，他一定會哭到審判官石却爾跟前，要求接收金錢。審判官給了他一些，於是他便在那晚喝了個痛快，半夜之後，還是耽視着兩隻可怕的醉眼。但他並沒有回來，因此，人們都猜想他殺了他的兒子，這樣，他可以得到赫克的金錢。人們都說他不好啊，我想，他太陰險了。假如他一年不回來，這也是可能的。你不能確定他做了這件事；因為他要得到赫克的錢是很容易的。』

『對啦，我也這末想。我從沒看見過有父親殺死兒子的。所以大家都猜黑奴是兇手，不錯吧？』

『啊，不，不但是人人有許多方面的猜想，屬於他的嫌疑最重。但是，他們也許會對他驚慌的。』

『爲什麼，難道他們在他的後面嗎？』

『啊，你是老實人！每天，人們不是都想挖掘那埋藏的三百塊洋銀嗎？許多人都想黑奴早已遠走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不能說他到那裏去了。幾天之前，我居住在隔壁木舍中的一對老人講起，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大家都到及克生島去勘察過了。沒有人住在那兒嗎？我說，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說，我不再說什麼，但我有着許多思想。我明明在島中央抽煙，在島的口岸，我也住過一、二天，所以我對我自己說，在那裏好像並沒有黑奴的埋藏；無論如何，我說，這是人們的粗心。我沒有看見煙火，我想他也許去了，假如是他的話；但是，丈夫已經去看去了——他同着另外的一個男子。他到上河去的；但他今天要回來的，我對他說，不消二小時，他就要到這裏的。』

我不能保持鎮靜。我想做幾件事，因爲我覺得我的手怪癢的；所以我在桌上拿了一枚針，穿了一根線。我的手顫抖着，我知道我是虛心的。當女人立停着說話時，我祇是仰天望着，她看看我這副古怪的樣子，微笑着。我放下了針和線，但我還是沒有放棄這個主張——我要做的——我說：

『三百塊錢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我希望我也能夠得到這筆錢。啊，你底丈夫，今晚不是要到那兒去嗎？』

『嗯，是的。我早已告訴你了，他要同鎮前的人一起去，打算划一條船去，同時還預備了箭和槍呢。他們準備半夜之後去。』

「假如沒有發現什麼，他們預備等到天亮嗎？」

「真是那末，黑奴也會看不見嗎？半夜之後，他是要睡覺的，那時候，他們就能夠向四周搜索，滅了他的營火，假如他是獨個子的話。」

「我想沒有這樣容易。」

那女人煩悶地瞧着我，但我並沒覺得些微的憂慮。不久，她說：

「孩子，你說你的名字叫什麼？」

「美——美麗衛爾銘。」

我記得我曾經說過，我的名字叫美麗，所以我毫不猶豫——但我也說過我的名字叫雪萊；因此我覺得有些憂愁。我祇希望那女人講着其他的，但她靜默了好久，使我徬徨不安。後來她說：

「小朋友，我記得你進來的時候，你說你叫雪萊嗎？」

「啊，是的。雪萊，美麗，衛爾銘。雪萊是我的第一個名字。有的人叫我雪萊，有的人叫我美麗。」

「真的嗎？」

「當然啦。」

我覺得很安然了，但我却希望離開這兒。我不願再逗留下去了。

那女人覺得談天有了煩擾，那些討厭的老鼠的出動，所以沒有繼續談下去，這是給予我的很多

的方便。她能管理這些耗子們。你瞧，在每個的角落裏都有着木製的捕鼠器。她說她有許多限制牠們的武器，當她獨個子的時候，或者牠們不給她和平的時候，她給我看一根有着節段的螺旋形的導鼠的長棒，同時她說她是一個很好的耗子們的領袖，但是，在一二天之前，她也打痛了她自己的胳膊，直到現在還不能夠指揮。但她在等候機會，凝視着一隻老鼠的方向；祇是給牠逃走了。於是她說再來一次。但是，她又突然打破了空氣說：

「來，現在，可以說了，到底你叫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那個是你的真名字？是別爾，還是湯姆，或者包皮——或是什麼？」

我想我好像是引搖動的樹葉，並且我覺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我說：

「請你別跟我像一個可憐的小姑娘的我開玩笑。假如我在這裏，我將——」

「不。坐下來，你是到處便是家的。我不會傷害你的，我也不會對別人說出你的。你告訴我你的祕密，信任我吧。我能幫助你；什麼事，我都能幫助你。就是我的丈夫，他也能幫助你，假如你也需要他的話。你要知道，你是一個逃跑者。這是明白的。孩子，我可以說出你的全部的祕密的。告訴我吧，這樣才是一個好孩子。」

所以我說這是沒有用的，我祇能一一地告訴她，但她必須不抵賴她的允許。後來我告訴她，我的

爸爸和媽媽都死了，法律限制我從一個老農夫的家裏逃走了，他是住在離河三十哩之外的村落裏的，他待我很好，但我却不能久待下去；於是我等着機會，偷了些他的女兒的衣服，我在三個晚上走了三十哩路。我趕着夜路，白天躲起來睡覺，吃的麵包和肉，也是我從家裏偷出來的。我說我相信我的舅父阿蒙里一定要找我的，於是我便逃到這裏的哥珊鎮來的。」

「哥珊孩子？這裏沒有哥珊的。這兒是聖彼得堡。哥珊是在上河的十哩路之外呢。誰告訴你的，這裏是哥珊鎮？」

「在早晨，我碰見一個人，恰好在我正要躲到叢林中去避着睡覺的時候。他告訴我，朝右拐灣，走五哩路就是哥珊鎮了。」

「我想他定是個醉漢。他告訴你的恰巧是錯誤的。」

「哦，看他的樣子並不像酒鬼呢，但是，這是沒有關係的。我會獨個子趕路。天亮之前我總能到哥珊的。」

「再等一會兒，我做一些點心給你吃，你該也需要的了。」

於是她給了我一些點心說：

「喂，一頭牝牛躺下去，牠的那條腿先下去？回答這個問題——不能想一想的。那條腿先下去？」

「好像牝鹿一樣。」

「那末一頭馬呢？」

「前腿。」

「沼澤地發育在樹的那一邊？」

「北面。」

「假如有十五頭乳牛在一座山邊吃草，牠們有幾個頭是在同一個方向的？」

「十五個完全一樣。」

「啊，我想你是可以生存在這兒的。我想你也許還能猜出我的更多的問題的。現在，你總可以說出你的真實姓名了吧？」

「格來琪彼得。」

「哦，想想看，格來琪。別忘記了，你一會兒對我說是雪萊美麗衛爾銘，現在又說是格來琪彼得了，再過一會兒也許說是……總之，你沿着河岸走去，我相信你是容易找到哥珊去的方向的。」

我沿着岸大約走了五十碼路，然後便拐灣到了我自己的獨木船中，這是非常好的一個隱匿地。我跳到船上，用力地打着槳，很容易地到了島前，爬了上去。當我走到半島中間時，聽得鐘聲敲了，於是我便停着步靜聽；聲音從水面上掠過來很清楚。十一下。不費周折地到了我的老營地，生了營火。

我爬進洞裏。吉美睡在那兒，鼾聲包圍着他的四周。我推着他的身子說：

『起來，吉美！快些。他們在我們後面呢！』

吉美沒有回答，也沒有問題，他不說一句話；但是，過了好久，他是驚恐起來了。這時候，他覺得世界上的每件東西都在我們的獨木船上，而且又覺得沒有地方能夠隱藏這條船呢。第一件事，我們熄滅了洞口的營火。

我把木筏稍許離開了些河岸，向四周探望着；但是，假如這裏有一條船在旁邊，我也不能看見，因為星光並不明亮。後來，我們撐開了木筏，躲在蔭影處，經過死寂的島邊——沒有說一句話。

一一一 『讓過失存在吧！』

最後，當我們到達島下的時候，幾乎將近一點鐘了，這也許因為船行得太慢了。假如有條船來了，我們可以划着木筏停泊在依里諾斯岸的；幸而那條船沒有來，因為我們沒有預備槍在木筏上，或是釣魚桿，或是其他的食物。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很高興我們有着其他的許多的東西。這不是好辦法，把每種東西都放在船上。

假如他們到了島上，我真希望他們發現我種的營火，因為看這形跡，恰好證明吉美是整夜在那兒。無論如何，他們總得等在那裏候我們的，假如我種的火還沒有滅，那末我的猜測是不會錯的。我埋

伏了這個，原是想給他們上當的。

天亮時，正是我們疲倦地到了依里諾斯岸邊的一個白沙灘的時候，我們折了白楊枝做了手斧，同時就把木筏隱藏在那裏，白沙灘的上面全是白楊樹，重重的樹枝好像是劍樣的牙齒。

我們到了密蘇里岸的山上，縱橫的樹幹佈滿在依里諾斯岸邊上，河床就在密蘇里岸的下面，所以我們並不怕有任何人的追逐我們。我們在那裏睡了一天，看守着木筏和汽艇的流下密蘇里岸，在上流的那些汽艇，浮駛在大河中間競爭着。我把和那女人談天的說話都告訴了吉美；吉美說她是一個機警者，假如她出發在我們的後面，那她必定不會坐下來，必須看守營火——不，先生，她要帶一隻狗，於是我說，爲什麼她不告訴她的丈夫不帶條狗呢？吉美說他和她打賭，因爲那時候的男子們都出發了，他並且相信，他們必定能在鎮前得到一條狗，所以他們就失去那個時間，或者我們不能在這裏，村落的十六七哩路之外——不，的確的，我們應該再到舊鎮上去，所以我說我不能留意什麼，理由是由他們決計找不到我們的，好像很久的時候一樣。

當天又開始黑暗時，我們才把我們的頭顱伸出在白楊叢林之外，探望着四周。沒有看見什麼；所以吉美便爬到木筏的板條的上面，建築了一個安適的帳幕，藉以避免暴烈的天氣和雨水，同時又把許多東西安置好，免得受潮。吉美做了一個到幕帳去的扶梯，高高地擱在木筏的水平線上，所以在現在，不論毯子以及所有的行李，都不會受到汽艇的破浪的打濕了。至於帳幕中的亮光，我們用污泥做

了一個五六吋深的火坑，種了火並且還能抵抗這寒冷的天氣；幕帳於是便適合了。我們也做了一個特大的划槳，因為恐怕原有的一個被多齒的河床折斷了。我們把一盞舊燈籠掛在一梗短短的極叉上，因為我們必須不時地探視汽船的來去，以防不測；但是我們不能沒有燈火，因為在上流的船隻，我們是比較不容易警見的，這因為我們是在他們叫作「十字口」的地方；因為這條河非常深闊，低岸好像埋沒在水底下；通常地，所以上河的船不容易駛出這水路，但是，行獵倒是挺容易的。

第二夜，我們奔馳了七八小時，統計一小時走了四哩。我們釣魚，談天，游泳，然後便睡覺。這是一種嚴肅的生活，漂流在大的靜河中，我們仰天的睡着，望着星兒，我們不覺得有談話的聲音，這時候的我們時時停止談笑——祇是低低的喃語着。我們愉快地享受着好天氣，我們覺得再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一切——那晚，最快樂，祇此一夜。

每夜，我們經過幾個鎮，有些是在山麓邊的，一點也沒有什麼，祇有一隻光床和些暗淡的光亮；看不見一間屋子。第五夜，我們走過聖路易斯，這好像整個的世界上的光亮都在這裏。在聖彼得堡，他們說聖路易斯有二三萬居民，但是我不相信，我看見那驚奇的光亮的展示，祇有二小時支配了那晚的靜夜。這裏沒有一絲聲音；人人都已睡覺了。

每晚，我總得到岸上去走到十點鐘，在幾個小村落裏買角許錢的肉食，或是其他的食物；有時候，我偷一隻鳥，爸爸常常說，捉一隻雞必須要有一個機會，因為假如你不能夠偷到，那你是容易發現別

人的捉法的，但是不要忘記一隻活的。我沒有看見爸爸偷過雞，但是他能說一定是會做的。

天亮之前，我潛入穀田中，心想剽竊一隻西瓜，或是一個鞭漿瓜，或者一只甜花果，或者幾許新穀，或者那一類的東西。爸爸常常說，偷竊不是傷害，假如你有意思要的話，但是寡婦說是不光榮的，她主張買來吃。吉美說，他認為寡婦的話說得對，爸爸的話也說得不錯，所以這是方法，因為我們偷了兩三樣東西，這就是說我們不主張多偷。——因為他認為偷是不傷害。於是我們把這個問題談了一整夜，我們底意思想要些西瓜，或者甜瓜，或者鞭漿瓜，或者什麼。但到天亮時，我們獲得了所有的願意，並且還折了野蘋果。我們並不覺得光榮，但是却很舒適呢。

在早晨，我們捉到一隻水禽，拿了所有的東西，我們的生活便有了着落。

第五夜，我們在聖路易斯的下流遇到了暴風雨，一時雷電交作，大雨傾盆，淋濕了一條乾被褥。我們留在幕帳裏讓木筏去抵抗一切。當電光閃過時，我們能夠看見一顆挺大的星光高掛在天空。於是我說，「喂，吉美，看那兒啊！」這是一條汽艇觸礁了。電光閃閃地使我們看得很清楚。船已傾側了，祇有它的船頭上的甲板還在水面上，同時還望得見小船艙，以及一把椅子，椅背上掛着一個老僮夫的一頂帽兒，當電光閃來的一剎那間。

暴風雨發生在夜裏，我認為是非常可怕的，我覺得這是每個兒童都有同感的，當我瞥見那些殘物漂來流去地浮在河水中的時候，我益發感到悼惜和孤獨了。我希望把它撈到船上來。所以我說：

「讓我們把它登陸吧，吉美。」

但是吉美仍舊是像當初時候般的鎮靜。他說：

「我沒有這樣笨，順流是沒有殘物的。我們是有過失的，但是，還是讓過失存在吧，正像書上所說的。好像沒有一個更夫在看守殘物也似的。」

「更夫是你的祖母。」我說，「這裏不需要有看守的，祇有蒸汽船和領港所；你想誰肯在如此的黑夜裏，拿他的性命跟一艘蒸汽船和一間領港所拚命呢？」吉美不能說什麼。所以他是悶聲不響。『不然』我說，『我們也許能在船主室裏偷到許多財富。我跟你打賭——每人五分錢，當場付款。通常地，汽艇上的船主多是有錢的，有六十塊錢一月，而且他們多是很節儉的。藏一支蠟燭在你的口袋裏；我沒有空的，吉美，我們要搜索個仔細。你想湯姆能得到這些東西嗎？沒有關係的，他得不到的。他認為這是一種冒險——爲什麼他叫這是冒險？他要把那些殘物搬上岸，假如這是他的最後的行爲。他不能放棄他的脾氣嗎？——他不能伸展他自己，沒有問題吧？我希望湯姆能有這個機會。』

吉美，他咕噥着，但是同意的。他說我們不能多說空話，應該言行一致。電光幫助我們看清楚殘物，我們發現這條沉船要用起重機才能浮起來。

甲板露在水面上。我們走了下去，但是，我們覺得走得很慢，我們用手摸索着船艙，因爲太黑了。不久，我們瞥見了天光，就在船艙的上面；接着又發現船主室的門在我們的前面，而且是開着，吉美撥動

着旋迴盤，我們看見一道光！同時我們又聽見低低的聲音在遠方！

吉美喃語着，說他像要嘔吐，叫我過去。我說好的，於是便把木筏撐了攏去；但在同時我聽得有種聲音說：

「啊，請別動手，孩子們；我發誓我不說出來！」

又有溫和的聲音說了：

「這是一種謊話，金吞納。以前你也是如此的。你老是注意着自己的權利，而且老是必須獲得，因為你宣過誓的，假如你不說出來。但是這次你說一定有錢的，你的意思，在這地界裏決不叛逆的。」

這時候，吉美到了木筏上。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對我自己說，湯姆決不回頭的，所以我沒有改變宗旨；我要去看一看這裏有了什麼，因此，我伏在地上爬過去，我在黑暗中爬行着，但是有一間船艙阻止了我，後來，我在那裏看見一個人，躺在地板上，伸展着四肢，同時還有三個人站在他們旁邊，有一個提着一盞幽暗的燈籠，另外一個執着一支手槍。這個人的手槍對着躺在地板上的人的頭，說：

「我愛這樣！我就這樣——鄙夫！」

躺在地板上的人向上縮動着說，「啊，請別這樣，別爾；我不說出來。」

那個提燈籠的人每次總是說：

「你還沒有死哩！對於這種事，你是不誠實的，你問你自己吧。」有一次他說：「聽他的討饒，假如」

我們不給他一點好處，限制了他，他會殺了我們兩個的。怎樣？沒有什麼。因為我們有勢力——沒有什麼。但是，我能使你再不敢對任何人實行恐嚇，金吞納收了手槍，別爾。」

別爾說：

「我反對，蔣伯克。我要打死他——好像他殺老赫費特一樣——難道他不應受這個嗎？」

「但我不主張他死，我有我的辦法。」

「你是有胆的，蔣伯克！我不忘記你能永遠的活下去！」躺在地板上的人啜泣地說。

蔣伯克沒有理睬他，但是，鉤着他的燈籠在一枚指甲上，開始對着我的地方走來，這兒是漆黑的，後來別爾也來了。我好像龍蝦一樣的迅速的爬開了二碼距離，但是船傾斜哩，所以我不能很從容；我一直爬進最高層的一間船艙裏。那人在黑暗中伴着手摸索着，當蔣伯克到了我的船艙口的時候，他說：

「這兒——進來。」

於是他便進來了，別爾跟在他的後面。但在他們進來的之前，我已到了頂端的臥舖的角落裏了，但我怨尤我為什麼進來的。他們站在那兒，用他們的手摸索着臥舖的床脚，交談着。我不能看見他們，但我能夠聽見他們在倒酒喝。我高興我沒有喝酒；但是這是不同的，因為這時候的他們來不及顧到我，但我却不敢呼吸哪。我真嚇死了。他們低語着，別爾要殺金吞納。他說：

「他一定要說出來的。假如我們饒恕了他，我們倆一定要壞事的。你的辦法果然對；但你聽我講。我要絕了他的搗亂。」

「我也這末想。」蔣伯克很快地說。

「對啦，我們就去動手。」

「你聽我講。打死他是好的，但是，假如得到了這些東西，那是有辦法的。我爲什麼這樣說？不是少了一個幫手，縱使你有方法對嗎？」

「你賭這個。但是，這次的你怎能當管理的？」

「啊，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們在船艙偷到了這些東西，我們必須要搬到岸上去隱埋的。然後再等機會運輸。現在我說不能再有二個鐘點的拖延，這些殘物快要沉沒了。快快沉下去了。我想這是比殺他要緊。你想我對嗎？」

「是，我想你是對的。但是，沉下去了不能讓這些東西洗滌一下嗎？」

「啊，我們不能再等兩小時了，你看能夠嗎？」

「不錯來吧。」

他們走了，於是我也爬了下來，噴着，一身冷汗，又向前爬去。我在黑暗中低低地叫着「吉美」！他在我的右上面回答着，呻吟着，於是我說：

「快，吉美，別再呻吟了；有一個暗殺黨在這兒，假如我們不打劫了他們的船，把它沉沒了，我們更不能得到那些東西了，而且還有惡運呢。但是，假如我們能夠看住他們的船——快點——趕快我打擊這兒，你攻擊那兒。你在木筏上行動，並且——」

「啊，我的天哪，天哪！暴徒？最好不是暴徒；船快要沉了呢！——我們在這裏！」

一三 忠人忠事

我忍住我的呼吸，而且覺得非常微弱。現在，我們發現了船——所以我們很快地到了汽船邊，慢慢地工作着——在船上沒有看見什麼。吉美說他不相信他能夠得到任何的結果——所以他說他主張離開。但是我說，假如我們離開了這條破船，我們一定是愚蠢的。我們再須潛巡。後來找到了引擎房，發現頂上有了天空。當我們走到食堂門前時，那兒有隻小舟，真好呢！我檢察着它的邊沿，恰好有扇門開着。有一個人鑽出頭來，我想我該走了；但他突跳起來說：

「有燈籠嗎，別爾！」

他把盛着東西的一隻口袋丟到船上，然後又塞進他自己的口袋裏，坐着。這是蔣伯克。後來別爾走了出來，又走了進去。蔣伯克低低地說：

「完全預備了——射擊！」

我不能倚靠着窗板，我是脆弱的，但是別爾說：

『時候——你去做他嗎？』

『不，不是你嗎？』

『不，因為他有他的應得的現錢呢。』

『啊，那末，來吧！人總是不能脫離錢的。』

『喂，他不會懷疑我們什麼嗎？』

『也許他不會的。但是錢我們總得要的。來吧。』

於是他們出走了。

門砰的關上了，這是因為船斜的緣故；不一會兒，我已到了船中，吉美顛簸地在我的後面。我拿出我的刀，割斷了繩索，走我們的路！

我們不能接觸一枝槳，也不能說什麼，但也不急促呼吸。我們祇想靜靜地，迅速地滑走，溜過沉船；不一會兒，我們已在破船的一百碼之外了，而且是安全的。

當我們到了相距沉船三四百碼之間時，我們望見燈籠的火光很小，因此，我們知道這些無賴損壞了他們的船，現在恰正開始像金吞納所說的煩擾了。

後來吉美打着槳，我們划開了我們的木筏。現在，第一件事，我開始不安那些人——我想我在以

前是沒有時間的。我開始想，怎樣才能處置這些謀殺犯。我對我自己說，這裏沒有報告的人，但我也許也會變了一個謀殺犯，祇是我該怎麼辦呢？於是我對吉美說：

『第一件事，我們是看一看陸地上的一百碼之下，或者之上的地方，因為那兒有一個很好的隱藏所給予你和小船，然後我再去安置一個同樣的故事，使得一般人們能夠解除他們的困難，當他們能夠有機會的時候。』

但是這個思想是不兌現的；因為不久暴風雨又來了，於是打破了這個計劃。雨下得很大，一點光線也沒有了；我想，人們該都睡了吧。我們注意着河上，望着光，望着我們的木筏。很久之後，雨停了，但是雲還留着，電光的力量也減少了，過後有一道閃光讓我們發見有一樣烏黑的東西在我們的後面，那是木筏，於是我們快活了。

有一道亮光出現在我們的右邊的岸上。於是我說我要過去。我們把木筏推擠到一個水槽裏，我告訴吉美如何駛馳木筏，叫他等候我的回來，於是他便去了，我就當他划了二哩光景的時候，便對着亮光處划去。當我划了三、四下之後——到了一個山邊。這是一個村落。我靠近岸，安頓了槳和木筏，看見有一盞燈籠掛在一艘擺渡船的桅桿上。我在看守者的四周探了一下，他已經睡着了；後來我在他的前面搖搖他，只見他的頭低在他的兩膝間。我拍着他的肩，並且叫着。

他稍微牽動着；但當他看見是我的時候，他伸了一個懶腰說：

「喂，什麼事不要叫，孩子。爲什麼這樣吵鬧？」

我說：

「爸爸，媽媽，姊妹——」

我沒有說完。他說：

「啊，危險哪，不要這樣；我們都是有着我們的困難的，啊，他們怎樣了？」

「他們——他們——你是這條船的看守人嗎？」

「是。」他說，態度是怪滿意地。「我是船主，是看守人，是水手頭目；有時候我是僱船的，有時候是出租的。我沒有像金賀克那樣的有錢，我也不想發財，我祇知道我是過的水手生活，但我也夢想假如我能活——」

我打斷他的話柄說：

「他們有了一個非常的鬥爭，而且——」

「誰？」

「嗯，爸爸，媽媽，姊妹，以及賀凱小姐；假如你划着你的渡船去到那裏——」

「那裏他們在那裏？」

「在破船上。」

「什麼破船？」

「那裏祇有一隻。」

「什麼，你的名字是叫華康脫嗎？」

「是的。」

「好極了！爲什麼他們不在那兒，爲了仁慈起見嗎？」

「啊，他們去不是有一個目的。」

「我敢說他們沒有的！爲什麼，因爲那兒沒有機會，假如他們去得遲了！不然他們怎會得到如此
的困難呢？」

「很容易的。賀凱小姐是到鎮上去做客人的。」

「對啦，到布別蘭去的。」

「她是在布別蘭的一個客人，在傍晚時，她同着她的女黑奴乘着馬車到她的朋友家裏去過夜的，你叫她什麼小姐的——我忘記了她的名字——他們便失落了他們的划槳，於是改趁木排，當初是坐沉船的，行了二哩光景，船便壞了，於是撐船人，女黑奴和馬都失散了，但是，賀凱小姐得了機會爬到破船的甲板上。嗯，天黑了大約一小時之後，我們來到我們的商船中，因爲太黑了，所以我們沒有注意到破船，直到我們發現時，已經太遲了；但是祇救了畢惠炳——啊，他是幸運的！——我很希望我能

夠都救了。」

「我的天哪！我一定要克服這件打擊。喂，你爲什麼不全做了呢？」

「啊，我們拚命的叫喊着，祇因爲太廣闊，所以沒有一個人聽見的。於是爸爸說，假如有人到了岸上，那一定能有助的。祇有我一個會游泳的，但是，賀凱小姐說，假如我不能幫忙，我就到這裏來報告她的舅父，他有辦法處置這件事的。我在陸上的一哩路之外，我做着呆子，我要求人們去搭救，但他們都說，「什麼，在這樣一個夜裏，有這樣的一種事嗎？沒有辦法的叫汽船去吧。」現在，假如你能去

「我高興去；但是誰付這筆代價呢？你想你的爸爸——」

「爲什麼沒有呢？賀凱小姐告訴我的，這是特別的，她的舅父金賀克——」

「什麼！他是她的舅父嗎？你吹熄了你上面的光亮，往西去，當你走了四分之一哩時，你再來到酒店；告訴他們，你是投射金賀克的，他會付帳的。你不能不留神，因爲他曉得這消息的。告訴他，我有了他的安全的好機會之後，他能夠到鎮的。駝着你自己的背，現在；我到上面四周的角落裏去巡視一番，到那兒去起出我的引擎。」

我吹滅了光，但是很快，他從拐角間回來了，我回去打我的槳，划近岸，安置我自己。在許多木船之間；因爲我不能靜止，我已看見渡船開了。我覺得有着煩惱的，因爲很不容易做這件事。我希望寡婦知

道這件事。我猜她會稱贊我的，因為我幫助了這些惡徒，因為惡徒和破船對於寡婦和良民都有利益的。

不久，破船沉下去了！我應該搭救。船越沉越深了，我看不消一分鐘，所有的人都無法再生。我大叫着，一些回音也沒有；死沉沉地。我覺得有塊重鉛縛住了我的心房，但是還好，因為我覺得，假如他們能夠站起來，那我就有辦法了。

沒來渡船來了，所以我便猛推着快要到河中央去的汽船；當我想我的視線不及的時候，我就跳到我的木筏上，往後瞧着，只見它沉了下去，於是破船便做了賀凱小姐的餘物，因為船主知道她的舅父金賀克會賞使他們的，不久，渡船的任務完了，上了岸，我也恢復了我的工作。

這等於過了一個很有權力的長時間，吉美的光還高懸在上面；看上去，這光亮好像遠在一千哩路之外。這時候，我發現天空呈現了灰白色在東方；所以我們打擊了鳥的空間，隱藏了木筏，把槳收了起來，蜷伏在里面睡覺，好像死人般的。

一四 蘇羅門

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我們把那班盜黨從破船裏偷來的那堆東西翻起來，發現了皮靴，氈毯，衣裳，一疊書本，一隻望遠鏡，三盒雪茄烟和其他各種東西。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麼多的財物。這雪茄是

挺好的。我們把整個下午躲在樹林裏，閒談着。我有時也看書，真是逍遙自在。我告訴吉美關於這破船裏和那隻擺渡船上的冒險情形。但是他說他可再不願意聽什麼冒險的事情，他說當我進那船的時候，他慢慢地向那木筏爬回去，可是再也找不到它，那時幾乎把他急死。因為他想無論如何總是進退維谷了！假使沒有人來救他，他也許會溺死，即使幸而遇了救，那救他的人就要把他送回去領賞格。那麼華德生小姐一定會把他賣到南美洲去的。是的，他想得不錯，一點也不錯，他的確有着普通黑人所沒有的腦袋。

我唸了許多關於帝王，公爵，伯爵等事給吉美聽，並且講述他們的服飾是如何華貴，他們的派頭是怎樣的威風，他們又怎樣互相稱呼着萬歲，千歲，和爵爺等銜頭——根本不稱某某先生。吉美聽得瞠目出神了。他說：

「我真不知道他們有這許多銜頭，這種銜頭我從來也不會聽見過。不過，難得的，老蘇羅門大皇帝的名字是聽到過的，如你不把他當作撲克牌裏面印着的老K看的話，——不知道做一個皇帝可以拿多少錢。」

「可以拿到多少？」我說：「假使他要每月一千塊，他就可以拿一千塊，他要多少就多少，什麼東西都屬於他的！」

「那豈不快活？赫克，他究竟做些什麼工作呢？」

「他什麼也不做爲什麼，你要怎麼講！他祇是坐在椅子上閒着。」

「不，那可當真嗎？」

「當然是真的。他祇是閒坐着——除非在打仗的時候，他才去參加。但在平時他總是懶着，閒着，有時咳嗽——咳嗽和吐——噓——你聽見那裏的聲響嗎？」

我探出頭去看，並沒有見到什麼，祇是有一隻小汽艇的輪盤撲下來，轉了一陣的聲響，所以我們仍縮回來。

「是的，」我說：「有時候當情形不好的時候，他就去和國會吵嘈。倘然有誰大胆地背了他的命令不去，他就要把他的頭斬下來，但是慣常是把他絞死在內宮的週圍的。」

「什麼的週圍？」

「內宮。」

「什麼叫內宮？」

「就是他的妃子們所住的地方，你不知道關於內宮的情形嗎？蘇羅門有一個內宮，裏面住着一百萬個妃子。」

「爲什麼，噢，是的，是這樣的；我——我真忘記了，我想起來了一個內宮就是一個住宿的屋子，慣常這屋子裏是很喧嘈的，我想他的妃子們很會相罵爭吵，所以更加噪鬧了，可是，人家說蘇羅門是世

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我始終不相信。爲什麼呢？難道一個聰明絕頂的人願意整日整夜住在這種嘩啦的鬧聲裏面過日子嗎？不，一定的，他不願意的，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應該造一所大工廠，當他需要休息的時候，他可以放棄這所大工廠。」

「是的，不過他無論怎樣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因爲那寡婦告訴我，他親口說是這樣的。」

「我不管那寡婦怎麼講，他總不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有許多我從沒有見過的混賬的事情，你可知道他甚至於把一個小孩子一撕兩片的了嗎？」

「是的，關於這件事，那寡婦也講給我聽過的。」

「好，那麼在世界上這豈不是一種挺混賬的意識嗎？你來，我們把這件事研究一下子好了！那是一根樹枝——當它是一個女人，你來——算做另外一個女人；我是蘇羅門；這裏一張鈔票，當做一個孩子，你倆都要這孩子，那我將如何辦法？我是不是將要出去問問鄰居們，這究竟是屬於誰的？問清楚了以後，再把這完整而健全的孩子交給正當的一個，這是世界上頭腦靈清的人所做的事情？不，我却把這張票子一撕兩片，把半張給你，還有一半給另一個女人，這就是蘇羅門所做的方法，現在我要問問你，這半張鈔票有什麼用處？一點東西也不能買，那麼半個孩子有什麼用處？我不願去縫補一下，即使爲了百萬個殘廢的孩子。」

「請你暫且停一停，吉美，你根本弄不清這一點見識——你以爲是不對的，那知你自己早已錯

到一千哩路之外面去了！』

『誰弄錯了，是我嗎？你不必把你的見識說給我聽，我看見的我想起來我總知道的。這樣做法是沒有意思的，我們所辯論的不是爲了半個孩子，是爲了一個健全的孩子。我以爲一個人他會用半個孩子來解決整個孩子的爭辯，像這樣的人，假使在下雨的當兒決不懂得跑進屋子裏來躲藏的。赫克，請你不必對我講蘇羅門了。我對他已經澈底明瞭了。』

『但是我告訴你，你不要抓住這焦點。』

『這焦點是混賬！我總懂得我所明白的事情，請你記起來這真的焦點是更深——更遠！它是根據蘇羅門的辦法來，你想一個人祇養了一個或兩個孩子，那麼他是不是願意去遭場他的孩子嗎？不，他決不會也決不忍的，他知道他的孩子是怎樣的寶貴。但是譬如說有一個人，他有五百萬個孩子在他的房子周圍跳着跑着，那就兩樣了，他能夠立刻把一個孩子當做一隻貓一樣地把它一撕兩片，因爲他還有許多孩子哩！多一個孩子或少一個孩子對於蘇羅門是無關緊要的，這總該正確的吧！』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一個黑人，倘使他得到了一種觀念是永遠不會消滅的，他是我所見的許多黑人中對於蘇羅門印象最壞的一個。所以我想讓蘇羅門溜走了吧，就來講另一個皇帝的故事。我告訴他關於路易十六在很久以前上斷頭台，還有他的兒子本該做皇帝的，可是結果被監禁在牢獄裏，有些人說他是死在那裏的。』

「可憐的孩子！」

「但是有些人說他是逃出來跑到美國來了！」

「那很好，可是他一定會覺得很冷靜的——這裏是沒有皇帝的，赫克，你說對嗎？」

「不是的。」

「那麼他不能找着什麼職位，他將做些什麼？」

「嗯，我却不知道，有時做警察，有時教人家說法國話。」

「爲什麼，赫克，他們講的話不和我們一樣的嗎？」

「吉美，他們講的話你一個字也聽不懂的？」

「好，現在我弄不清這種話是從那裏來的？」

「我不知道，但是這是事實，我從一本書裏面讀到一些，譬如一個人向你走過來就說：Polly-voe

franzv——你將怎樣想法？」

「我想不出什麼，可是我準會飛上去給他一記巴掌嚐嚐，倘使他不是一个白種人，因爲我不願任何一個黑奴把我這麼叫。」

「嘿，那並不是在叫你什麼，那不過是問你會說法國話嗎？」

「噢！那末他爲何不說清楚呢？」

「怎麼他說的一點也不錯，那是法國人的講法！」

「好，那真是一種可笑的講法，我再也不情願來聽這種話了。真是胡說霸道。」

「吉美，你且聽着，我說一隻貓說起話來難道也和我們一樣的嗎？」

「牠不會說話的。」

「好，那末牛會嗎？」

「牛也不會的。」

「那麼一隻貓講起話來和一隻牛一樣嗎？或則一隻牛和一隻貓一樣嗎？」

「牠們都不會講話的。」

「自然囉，牠們講話是完全兩樣的，是不是？」

「當然。」

「的確，一隻牛，或貓講起來和我們完全兩樣的，是不是？」

「爲什麼，十分抱歉，你的意思是對的。」

「好，那麼，自然囉，法國人和我們同樣的是不是？請你回答我這個。」

「一隻貓是等於一個人嗎？赫克。」

「不是的。」

「好，那麼假使一隻貓說起話來和人一樣，豈不是胡說嗎？一隻牛是等於一個人嗎？——或者一隻牛是等於一隻貓嗎？」

「不，一個也不是的。」

「好，牠們根本是漠不相關的，那麼一個法國人是人嗎？」

「是的。」

「好，那麼，錯就在這裏，爲什麼他講起來不和人家一樣呢？請你回答我這點！」

我明白了，化了這許多口舌也是毫無用處的，根本學不來，怎樣去和一個黑人爭辯，所以我不再和他糾纏不清了。

一五 捉弄可憐的老吉美

我們估計起來還有三夜天可以到開羅，這城是在伊里諾斯州的南端，亞海奧河就是流向這裏來的，也就是我們後來到達的地方。我們預備把木筏棄掉了去乘小汽船，向那亞海奧河的上游的許多自由邦的所在地駛去，那裏我們可以免去一切麻煩了。

可是在第二天晚上發起霧露來了，我們就想找一根可以繞繫木筏的木樁來拖住它，使它停在霧裏不動。於是我獨自乘了一隻小木筏，帶了一根繩子迅速地向岸上划去，可是找不着相當的木樁。

祇有幾棵小樹在那邊岸上，我就把那根繩子繞住了它們，但是正巧有一股急流衝過來，那木筏激然沖向下流，把這幾棵小樹都連根帶起來。於是，它一直向前駛去。我看這霧露越來越低，使我害起病來，約摸有半分鐘模樣我連氣都透不過來，即使在很短的距離——二十碼以外——也看不清楚了。所以那木筏早已不見了。我重新跳到這小船的尾梢上拿起槳來，預備追回那木筏，但是在急忙中忘了緊繞着的繩索，一時撐不動它。於是我再起來解放它，可是我這時的情緒萬分激盪，我的雙手顫抖得很厲害，却已無能為力了！

當我勉力動手划出去的時候，是跟蹤着那木筏的繩索——這根繩索長不滿六十碼——當我相距僅一尺許的時候，我就向這混白的濃霧裏呼喊着，這時我真想不出半點主意來，好像死去了的人一樣。

我以為這小船會隨着急流追向岸上去，或向那繩梢的所在地去，或其他的方向去，不用再划槳了。可是，在這一高一低的激盪着的水面上，不得不用力握住木槳，來防止傾覆的危險。我一邊呼喊着一邊靜聽着，在那邊——向下流的地方——突然來了一陣輕微的呼聲——這種呼聲直透進了我的心靈——我傾聽着，並且追隨着這呼聲的所在。當那呼聲復作的時候，我發覺我並沒有向着那所在地划去，却是正向着它的右邊過去。當那呼聲第三次聽到的時候，我又發覺我正向着它的左邊划去——要認清這方向划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我飛舞着木槳，向這兒，那兒地亂划，不過總

是向前進行的。

我很希望那傻瓜敲一只鐵鍋，就將鐵鍋所發的聲音作爲引導我們的標幟，並且希望他敲個不休，可是他決不會敲一下。因此我依舊混在那呼聲的漩渦裏，弄得我茫無頭緒。好，我繼續不斷地掙扎下去，忽聽得那呼聲緊隨在我的後面，我覺得事情有轉機了！那好像有人正在呼喊我，於是轉向背後划去。

我放下了我的槳，又聽得這呼聲在我的後面。但是，這呼聲是從另一地點發出來，始終在我的四週，忽東，忽西的盤旋着，我也不斷地接應着，後來這呼聲忽在我的前面了。我料想一定是這急流把船冲往下流去了，假如那是吉美的聲音，並不是別的筏夫的聲音——那就好了。但是我終究辨不清楚，因爲在霧露裏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得清楚，或聽得清楚的。

這聲音不斷地響着。在一分鐘內我突然被急流激盪着，向河岸衝去。岸上的許多大樹都被濃霧包圍起來。接着那急流又把我冲向左邊去，撞到了一羣正在河裏吼着的折斷的樹枝，那裏這縐紋式的河面正被它們迅速地撕劃着。

再隔一二分鐘的光景，這霧一再變濃轉白，我就坐着不動，——一點也不動，只是側聽着我的心房的跳動率，估計起來，雖跳動了一百次之多，可是我並沒有透過一口氣或是呼吸一下。

我却是預備放棄它了。我明白這是什麼一會事，這岸上是一個島。吉美是在島的另一邊，它或許

有五六哩路長，一哩半許路闊。它和平常的島上一樣有粗大的樹木，可是我沿着這島的岸邊划了十分鐘，找不到一根可以繞繩索的木樁。

我豎起了我的耳朵，傾聽着約摸有一刻鐘模樣，我正飄流着，估計着每小時有四五哩的速率。當然，你從不會想到有這麼快的。不，當你靜躺在水面上的時候，假如一剎那間看見水中一根樹幹在你旁邊穿過，那你不要以為你自己是去得怎樣快，你應該透過一口氣來想一想，哎！那根樹幹是怎麼穿過的，假使你在黑夜的濃霧中，並不以為陰暗和寂寞的話，你可以試一試看——你會明白的。

後來，差不多隔了半小時的光景，我呼喊着。結果，在遙遠的地方，我聽到了接應，於是我就追隨上去。但是，我不能夠，我明白我正直接向許多折斷的樹幹划去，它們在水中有些可以隱約地從船的兩旁看出來——有時，我正好像在一條峽道中進行——有些我却看不出來，我知道那邊是的，因為我聽得這急流衝向河岸上的老的枯萎的灌木死樹堆。噫，我不預備放鬆那呼聲，於是我就向着水裏的許多樹幹中間追隨過去，可是我祇願意追隨一會兒。在我看起來，追隨這聲音真比追隨螢火蟲還難，因為這聲音這樣地閃來閃去，一會兒東，一會兒西，沒有一定的方向。

我已經從河岸輕快地撐出去了四五次，可以不致和這島相抵觸，所以我相信那木筏一定每次向河岸上沖去，或許向前更遠些，——這木筏比我進行得快些，——以致不能辨別出來。

我似乎已經又在河中央了。後來，我也聽不到什麼聲響，我相信吉美已經抓住了一根河裏

飄流的樹幹，也許他是完全爬上了那根木頭。那時，我是很安全，祇是十分疲倦，所以我躺在這小船裏，我說我再也不願意去騷擾了，當然我並不想睡；可是我沒有辦法驅除我的睡魔；所以我想打一會兒瞌睡吧！

但是，結果超過我預算的瞌睡時間，因為當我醒來的時候，天上的星光已經在閃爍了！這乳白色的濃霧已經疎散了！起初我不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我還以為我是在做夢呢！當我回想起這許多事情來，好像是上星期所做的一樣。

這裏是一條極寬闊的大河，兩岸有着最高最密的樹木，好比豎起着的厚牆一般。那時，我抬起頭來可以看見許多星辰；我低下頭去向下流注視着，可以看見一個黑影在水面上現出來。我追隨着，結果追上了，看見原是兩根木段，一起在水中流過去。後來又見到一個黑影依舊追過去，接連又發見一個黑影；照樣追去，這一次可被我追對了——那是一隻木筏。

當我追上了它，看見吉美在上面，他的頭伏在二膝的中間熟睡着；他的右手攔在那枝後梢的槳上。還有一枝槳是擊斷了這隻木筏上面散滿了樹葉，灰塵和樹枝，所以它是經過一個極困難的歷程。我立刻跨上這木筏，躺到吉美的身上，面對着他的鼻孔，伸手去推他，同時叫着：

「喂，吉美，我可曾睡着過嗎？爲什麼你不來弄醒我呢？」

「啊，我的老天，原來是你，赫克？你沒有死——你沒有溺死，——你回來了嗎？那真是太好了，實在

的，太好了，讓我來看看你，孩子，讓我來摸摸你。哎，你沒有死！你是回來了，仍舊健全地活着，正好是原來的赫克——原來的赫克，真謝天謝地！」

「你在說什麼，吉美？你不是吃醉了酒嗎？」

「吃醉了酒嗎？我真吃醉了嗎？我真的會有機會去吃酒嗎？」

「那末什麼東西會使你說的這樣胡天胡地？」

「我怎麼說得胡天胡地！」

「怎麼？為什麼？你不是在說完全是關於我回來的事，好像我是已經跑去了似的？」

「赫克——赫克芬——你看我的眼睛；你看我的眼睛，你沒有跑去嗎？」

「跑去爲什麼？在這個地界，你說究竟會有什麼用意？我沒有跑到什麼地方去，叫我到什麼地方去？」

「好，東家，你看這裏有點錯處，我是不是我，或則我是誰，我是在什麼地方？現在這就是我所要明瞭的。」

「是的，我想你是在這裏，極平常的事，但是吉美，我想你真是一個昏頭昏腦的老傻子。」

「我是嗎？是我嗎？好，你就回答我這個，你可曾帶了那根繩索到小船上去，把繩索的頭繞在一個木樁子上嗎？」

「不，我沒有做，什麼繩索的木樁子？我沒有看見什麼繩索的木樁子？」

「你沒有看見繩索的樁子嗎？你看着，那條繩索是不是放鬆了，這木筏，讓這木筏在急流中向下游衝出去，你却霧露的後面，留在那只小船上。」

「什麼霧露？」

「爲什麼，這霧露——就是蒙了整晚的霧露，你可曾呼喊過嗎？我呼喊過嗎？我們混到幾個小島的旁邊，我倆中的一個迷了路途，另一個也迷失了，因爲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可是嗎？我不是被衝到了許多島腳邊受了極可怕的風險，幾乎被溺死？現在對不對？我的東家——是不是這樣的？請你回答我。」

「嘿，吉美，問題太多了，我並沒有看見過什麼霧露；也沒有到過什麼小島；也沒有嘗過什麼煩惱，沒有什麼，一點也沒有什麼，我是在這裏和你一塊兒坐了整個晚上，和你閒談直到你在差不多十分鐘前睡着的時候，我想起我睡着了，你是不會在那時候吃酒的，所以我可以斷定你是在做夢。」

「抓住這一點，請問你，我怎麼可以在這短短十分鐘裏做這樣長的夢呢？」

「嘿，閉住你的鳥嘴，你却是做過夢的，因爲沒有一件事發生過。」

「但是，赫克，難道這樣的事，對我完全平凡的像——」

「無論如何，這是並沒有什麼兩樣，因爲根本沒有什麼事，我明白，因爲我是一直在這裏。」

於是吉美默默地約摸有五分鐘的光景，他在沈思着這件事，後來他說：

「嗯，那末，赫克，我想我確是做過夢的，但是，這夢假如並不是一個偉大的夢的話，那我怎會像一隻被獵狗追逐了似的貓兒一樣地疲乏，以前我並沒有做過這種非常吃力的惡夢。」

「噢，是的，完全不錯，因為做夢有時候會使人覺察和做別的事情一樣地吃力，但是這是一個斷夢無疑，吉美，告訴我整個的夢。」

所以吉美就開始他的工作，他即刻把整個情形講給我聽，正如發生的一切一樣，不過他加油加醬地而且噴染了許多。他說他一定要開始來「詳夢」，因為這夢是一種預兆。他說起先那第一根纜索的木樁算是一個好人，他專門做對於我們有益處的事情。可是那急流是另一個人，相反地他是要使我們脫離這個好人。那呼喊的聲音是表示一種警告，這警告是從各方面來的。假使我們不能夠竭力去瞭解它，那末它會把惡運帶給我們的，那許多樹幹是表示煩惱的事，譬如我們和許多尋相罵的人和許多卑鄙的傢伙們發生爭吵，假使我們祇顧我們的事不去惹激他們，那麼我們將可以穿過它們，脫離這濃霧的地方，划進那寬闊的清明的河流裏來，這寬闊的河流就是自由邦，在那裏再沒有半點煩惱了。

正巧我上了這木筏以後，天空已經被烏雲遮蓋得漆黑，不過現在雲已經消散了。天空也已經平靜了。

「噢，吉美，好了，你已經把你的夢詳得夠清楚了。」我說：「但是，這些爲何在這裏？」

我指着木筏上的許多樹葉和許多雜零的骯髒物和那枝折斷了的木槳對吉美說：「你可以上前看個明白。」

吉美就看着這許多骯髒的東西，回頭看看我，再回轉頭去看着那許多的雜物。他肯定他的夢，因爲他不會立刻把事實想轉來，他的腦袋裏深深地刻劃着的是一個夢，好像一點也不會動搖似的。但是當他看見了週圍的景物之後，他再毫無笑容地向我呆望了一會兒說：

「這些東西爲什麼在這裏？我來告訴你，當我放棄了我的工作來呼喊你的時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粉碎了，因爲你是迷失了，那時我就睡下去什麼事情也顧不到，我和這木筏的命運早已置之度外了。但在我醒來的時候，看見你已經回來了，我真想跪下來吻你的腳，因爲我是何等感謝我的老天啊！可是，你却想說謊來捉弄我老傻瓜吉美，這許多雜零的骯髒的東西，就是垃圾了，垃圾就是人家慣常去放在朋友們的頭頂上侮辱他們的醜態啊！」

他就慢慢地爬起來走向那帳篷裏去，不聲不響地一直走過去，可是他已經受得很夠了。這使我自己覺得很卑鄙，我該俯伏下去吻他的腳，叫他回轉來。大約有一刻鐘的光景，我所欲實踐黑人的卑鄙行爲，終於做到了，並且決不懊悔。假使我早知道會這樣的話，我決不會裝了這種卑鄙的行爲來捉弄他，所以我想我以後再也不願意這樣做了。

一六 響尾蛇的皮 惡運

我們幾乎睡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才出發，在距離不遠的地方有一艘巨大的木筏在進行着，從後面看起來好像有排列着的隊伍一樣長。它每邊有四支長槳，所以我們料想起來，約摸可以裝載三十個人。上面有五個大帳篷，中間相距很寬，每個帳篷頂上撐着一根很高的旗桿，在中央有一露天的大火堆。這木筏確有一種十分雄壯的模樣，看起來，祇有一個筏夫纔會領略到這種巨筏的氣概。

我們向下游漂流到了一個灣口，這天晚上，烏雲密佈起來，天氣也變熱了。這條河流很闊，兩岸上有許多樹木排列着，緊密得漏不出一些光來。我們閒談着開羅並且猜疑着什麼時候纔可以到那裏。我說，我們不會知道的，因為我聽說那邊有十幾所房屋，假如那屋子裏沒有火光傳出來，那麼怎樣可以知道我們正巧在經過一個城市呢？吉美說，倘使這兩條大河在那裏連接起來，那一定可以顯出來了。可是，我說，想起來或許我們正在經過一個島的腳邊，仍然回到這條老河裏來，於是吉美有些不勝煩擾起來，我也有些模糊了！所以這當前的問題就是：『怎麼辦？』我說，當我們第一次看見亮光的時候，就向岸上划去；並且告訴那邊的人說，爸正在後面乘了一隻平底商船過來，要想探聽到開羅去還有多少路程，因為他對於商務毫無經驗，吉美想，這是一個很完善的主意，於是我們一面抽烟，一面等待着。

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做，祇是細細地留神期望那城市的來臨。別讓它錯過了，他說他一定要看見它的，因為當他望到的時候，也好像立刻會變成一個自由的人。但是，假使錯過了，那麼他將重到一個做奴隸的地方，再也沒有自由的希望了！每隔一會兒，他總是跳起來喊着：

『那邊是了！』

但是並不是的，那不過是許多螢火蟲。於是他再坐下來像先前那樣注目地期望着。吉美說，這真使他全身震顫發熱，因為自由是已經如此近了。當然我可以告誡你，我也是全身震顫發熱去聽他的話，因為在我的腦海裏盤旋着我是最自由。可是，誰願意負起這個責任？為什麼？我不敢擺脫我的責任。因為良心的驅使，根本也沒法，我將要被吵擾得沒有休息，我不能靜守在一處。我現在所幹的事以前從來沒有幹過，可是現在已經做了，而且和它混在一起，已經被它燒得更熱了！我企圖逃避自己的責任，因為我根本沒有叫吉美從他的主人那裏逃出來，但這是沒有用的，良心每次湧上來說：『可是你要知道，他是爲了他的自由逃出來的，你也該划向岸上去告訴人家，那是怎麼一回事。』我無法可想，那就是他所抓住的，良心向我說：『那窮苦的華德生女士是如何對付你，假使你親眼看見她的黑奴出走，你却默不作聲？你待她如此卑鄙，那貧苦的老婦人怎樣對付你？可是，爲何她却想來研究你的書本，學習你的行爲，她更將在各方面摹仿你的長處，這就是她所對付你的。』

我覺得我的行爲是多麼的卑鄙；我的內心是多麼的苦楚，所以我真想死去，我放任着自己，一

高一低地划着木筏。同時吉美也是和我一樣，急急忙忙地划着，我們兩個沒有一個能夠穩定着。他每次手舞足蹈地喊着：『那邊是開羅了！』這聲音好似一顆子彈直穿到我的心房裏，我想假如那正是開羅的話，我死也甘心了。

我一個人自言自語的時候，吉美却總是高聲地說着，當他進了這自由邦的時候，第一件事他所要做的，就是去把錢屯積起來，決不化費掉一分，直等到他有力量去贖出他的妻子；他妻子現在是被迫着在一個農場裏工作，這個農場就是靠近華德生女士住的地方；贖出了他的妻子，他們倆可以一起工作，賺了錢再去贖回他們的兩個孩子，假如這兩孩子的東家不肯放他們去的話，他們夫妻倆便設法去懇求一個反奴隸制的人來把他們的孩子偷搶回來。

這真把我呆住了，他以前從來也不敢講這樣放肆的話，由此看來，他是怎樣的改變了。他自己在這將近自由的當兒，正是老古說：『黑人慣常是得寸進尺的。』壓根兒，我根本也沒有想到這許多，這裏是一個黑人，我幫助他逃出來一直逃出來了！現在他說要把他的孩子偷搶回來——這兩個孩子現在是屬於一個和我漠不相識的人的手裏；這人與我從來沒有半點兒怨仇的呀！

我很懊惱地聽吉美這種話，可是——我的良心受到了責罰；我的內心燒得發熱，而且熱得簡直不能最熱了，接着我自己替自己解釋道：『讓我起來負起責任吧！——這還不算晚，當第一次亮光來到的時候，我划向岸上去探聽，然後再來告訴他。』我感覺到鬆弛和快樂；而且輕盈得像一根從天空

中飛下來的羽毛一樣，再也沒有煩惱了。我就去探視亮光，嘴裏哼着山歌，等了一會兒，果然有亮光看見了。

吉美高聲地唱起來了：

『我們安全了，赫克，我們安全了，跳上去，別管跳壞了你的腳跟，那是挺好的老開羅城到了！我知道的。』

我說：

『我將乘了一隻小船搖過去看個究竟，吉美，你可知道，或許那不一定會是的。』

他便跳起來去把那隻小船預備好了，把他的那件舊大衣舖在船裏，讓我坐下去，再把那枝槳遞給我，我就此划過去。他說：

『等一會兒，我立刻要喊出快樂的口號了，而且我還要說這都是赫克的力量，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假如沒有赫克的話，永遠不會得到自由的。赫克賜給我的大恩典，我吉美永遠不會忘記的！赫克，你是吉美平生最好的好朋友；你是老吉美獨一無二的好朋友！』

當我在搖出去的時候，覺得非常吃力，我想告訴他；可是聽了他這麼說法，好像有些過份了，他竟把一切功勞都加到我的身上來了。我慢慢地搖着，那時我有些心神不定，究竟一直過去是快樂呢還是憂鬱？我搖了大約五十碼光景。吉美說：

「赫克，你去啊！祇有你一個白種人會爲了老吉美去實踐他的諾言的。」

「嗯，我正覺得有些頭脹，似乎要害起病來了。但是我說我是實踐我的諾言的——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的。那時，對面來了一隻小艇；艇上有二個持槍的人，見了我就住了手，於是我也把我的船停止了。其中一個人說道：

「那邊是什麼？」

「一隻木筏。」我回答。

「你也是那隻木筏上的人嗎？」

「是的，先生。」

「現在那木筏上有人嗎？」

「祇有一個，先生。」

「好，今天晚上在那邊的灣口逃走了五個黑奴。你那個人是白種人呢還是黑種人？」

我沒有立刻就回答，我想回答他們，但是話哽在喉嚨裏，一時說不出來。隔了一二秒鐘後，呵了一口冷氣，我準備說出來，但是我究竟還是一個孩子——簡直連一隻兔子的勇氣都沒有。我知道我是軟化了。所以我放棄了我要說的話，站起來說：

「他是白種人。」

「我以為還是讓我們自己過去看個明白。」

「我希望你們過去，」我說：「因為那邊是我的爸，或許你們可以幫我把那木筏拖向那有亮光的岸上去，他是病着——所以媽和曼麗安也同樣地害起病來了。」

「噢，這病魔！孩子，我們很急。但是我想我們還是要過去看的。把你的槳轉過來，讓我們一塊兒去。」

我就把我的槳轉過來，他們也靠着他們的櫓。我們划了一二下後，我就說：

「我可以告訴你們，爸將要十分感激你們，當我去向人家要求幫忙把木筏拖向岸邊去，他們反而一個個都走開去，可是我自己一個人又拖不動。」

「噢，他們真不該這般狠毒。那也太奇突了。孩子你講你的爸到底害的什麼病？」

「那是——不過——還好，並沒有什麼厲害的病。」

他們就住了手。這時距離木筏不很遠了。他們中的一個就說：

「孩子，你在撒謊，你的爸實在患了怎樣的病？你還是老實說的好。」

「是，先生，是我願意誠實——可是請求你們別離開我們。那——那是——好，兩位先生，——懇

求你們舉起這根繩索向前拖，你們可以不必靠近這隻木筏——求你們這樣做。」

「把木筏放回去，約翰，別再拖了！」還有一個說。他們就划向後去。「讓開些，孩子——你自己來

吧。我們攪得有些糾不清了。我希望讓天然的風把它吹過來。我想你的爸患的是天花，你一定十分明白的。爲什麼你來的時候不照實說出來呢？你真要想把這天花傳染到我們的身上來嗎？」

「嗯，」我哭喪着臉說：「以前我曾經照實告訴人家，人家就立刻不理睬我們。」

「可憐的東西，那一定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在裏面。我們實在很抱歉，但是我們——嗯，且慢，你可知道我們不願意染着天花來，我們來告訴你怎樣辦法。你是不是想試試看你自己的力量去登陸或者放棄一切。你可以一直划下去，差不多二十哩路的模樣，你將達到一個城市，靠近這河的左岸。在太陽落下去很久以後，你可以去求人家幫忙並且告訴他們，你的同伴們都受了寒氣，正在發寒熱。你再也不要發呆讓人家來猜疑，究竟是生的什麼病。現在我們預備賞賜你一點恩惠，你祇要划到和我們相距二十哩路程的外面，你便是一個好孩子。你不必向那邊有亮光的地方去——那不過是一個木場。喂，你的爸爸是很苦惱，我說他真倒霉。這裏我有一個價值二十塊錢的金洋錢，你可以在路上使用。我以爲我們太對不起你了，因爲我們就這麼離開你；可是，我的天啊！你可知道天下決沒有喜歡生天花的傻子嗎？」

「且慢，派克，」那個人說：「這是二十塊錢，給你筏上使用的。孩子，再會吧，你可以照派克先生所教你的去做，那末你會覺得萬事都順利了！」

「我的好孩子，這樣是不會錯的——再會吧。再會吧，假使你看見了在逃的黑奴們，你該把他們

捉住，這樣，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錢。」

「先生，再會，」我說：「我決不會放過一個在逃的黑奴的，如果我看見的話。」

「他們就此去了，我也回到木筏上去，覺得很難過，因為我很明白我是做了錯事，可是我也知道我要是照實做了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一個人從小就不老實，他一定不會出人頭地——一個人有難處的當兒，誰也不能使他繼續他的工作，所以他就得大受打擊。我考慮了一分鐘之久，就對我自己說，且慢，如果你照實做了，就要放棄吉美，那末你會覺得比現在這麼做好得多嗎？不，我自己回答，我會覺得難過——正和現在一樣地難過。好，那末，我說過誠實會帶給你許多困難的時候，能說謊會僥倖地避免困難的當兒，結果還不是一樣嗎？那末你照實做有什麼用處呢？我自己塞住了嘴吞不出來，我明白我可以不必多憂多慮了，以後不論什麼總該照最簡便的法則去幹便是了。

我跑進那帳幕，却不看見吉美，尋遍木筏也找不到他。我便喊：

「吉美！」

「赫克，我在這裏，他們已經去得很遠了嗎？你別喊得這麼響呀！」

他是浸在水裏，躲在木筏的後面一枝木槳的下面，只見他露出了鼻子。我告訴他，他們已經遠得望不見了。他便爬上來說道：

「我方才一面聽你們對話；一面溜到河裏去，想游到岸上去，如果他們到這木筏上來的話，等他

們去了後，我再游回來。但是，好極了，赫克，你竟那樣去哄騙了他們！那真是一個絕頂痛快的計策！孩子，我告訴你，我相信我是沒有危險了——老吉美決不會忘掉你這個恩德的好孩子！」

後來，我們的話鋒移到這錢財上面去了。這是一筆很好的款子——二十塊錢。吉美說我們可以乘汽艇去了，這麼多的錢是足夠我們到那自由邦去的一切盤川費用了。他說，二十哩的航程並不十分遠，用木筏搖過去也不消多少日子。可是他希望我們已經到那邊了。

近乎天亮的時分，我們不再進行了。吉美很用心地計劃着如何去把這木筏藏在安全的地方，他把各種零碎的東西都捆扎起來，忙了一整天，準備離開這木筏。

這天晚上，近乎十點鐘的光景，我們看到這河流的下游靠左邊的灣口有許多火光——那邊是一個城市。

我就坐了小船搖過去問個究竟。不多一會，我看見一個人乘着艇急急忽忽地划過來。我慢慢地搖上去問他道：

「先生，那個城是不是叫開羅嗎？」

「開羅？不是的，你真是一個可笑的傻子。」

「先生，那是什麼城？」

「假使你要知道的話，你可以親自過去看個明白。你如果留在這裏糾纏不清，再隔半分鐘，準會

有一件你所不願意看見的東西給你嘗嘗。」

我便回頭向着木筏那邊划過去。吉美是大大地失望，可是我說不要緊，我估計起來再過去一個城市大概是開羅了。

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們又經過了另一個城市。我又想乘了船過去探視一下，可是那是一塊高原，所以結果沒有去。吉美說開羅那邊是沒有高原的。我起初忘記了這點。我們便依着繩索的木樁靠近左岸躲着，混過這個日間，我開始疑惑起來了。吉美也是這樣。我說：

「或許我們已經在那天有濃霧的晚上，早已經過了開羅城也未可知。」

他說：

「我們不必再提起它了，赫克，苦惱的黑奴是不會有好運氣的，真是命該如此。我常常希望那響尾蛇的皮不要來工作。」

「我希望我決不會看見那響尾蛇的皮，吉美——我希望我決不會注視它。」

「那不是你的錯處，赫克，你根本沒有知道，你可以不必爲了這件事怨恨你自己。」

天完全亮的時候，我們看見這清楚的亞海奧河流靠着岸，一點也不認錯，兩邊都是很整齊的沒有墾殖的土地，所以我們知道開羅是早已經過了呢。

我們把這事從頭至尾討論過了。我們不預備上那邊的岸。當然也不能夠把木筏向上游逆流划

去，於是沒有什麼辦法，惟有等待天黑便可坐了小船回去再等機會吧。以我們在棉樹叢裏睡了一整日，藉以調濟精神。可是天暗了，當我們回去時，那隻小船不見了！

我們倆不作一聲，呆立了好久，壓根兒沒有什麼可以說。我們很明白這又是響尾蛇的皮在作祟了；所以何必再去講它呢？看起來我們正在倒霉，將有更多的惡運降臨——一直降臨到我們靜着不動的時候才停止。

隔了一會，我們互相討論着，怎樣去辦理善後，可是想不出什麼方法。祇有撐了木筏，向下流去，直到我們有機會買到一隻小船的時候才可再坐船。我們不想向人家去借，因為這裏根本沒有什麼熟人（爸是慣常會這樣做的）因為借了人家的船，人家會跟在我們後面監視的。

所以天暗下來之後，我們駕了木筏搖出去。

也許有人會不相信，當我們談到響尾蛇的皮所做的工作。可是直到這蛇皮做完它對於我們的工作之後，他們準會相信的，要是他們繼續讀下去的話。

慣常停泊在河岸旁邊的許多木筏上面，可以買到小船，可是我們沒有見到什麼木筏，停在那邊；所以我們一直划了三個鐘頭有餘。啊，這天晚上變得格外陰沈而且黑暗，簡直可怕，和那天晚上的濃霧沒，有兩樣，連這河面也看不清楚是闊是狹了，於是根本辨不出什麼距離的遠近。大概是夜深寂靜的時候了吧！忽而那邊對面來了一隻汽船向上游駛過來。我們立刻點起燈火來，以為那汽船大概會

看見我們的火光。慣常向上游來的許多船隻是不會迫近我們的；因為避免觸礁的危險，牠們常在淺灘以外的中流行駛。可是像這個漆黑的晚上，牠們向上盲目地行駛，簡直會把這整個河面都被壟斷起來了。

我們可以聽得那隻汽船軋軋的聲音，起初並沒有看見牠，直到牠驅近了，我們才看見牠正對準着我們的木筏直駛過來。裏面的人時常探出頭來看，這汽船有沒有撞着什麼東西；有時這汽船的機輪會把一枝木槳打得粉碎，裏邊的駕駛員伸出頭來狂笑着，他似乎也很驕傲。啊！牠來了，我們知道牠是預備把我們從木筏上冲散出去，牠一點也不偏不倚地駛將過來，這汽船是很大，來勢又很急，看起來好像一朵烏雲圍着一排排的大蠕蟲的模樣；可是一忽兒牠迫近了，變成大得更可怕了，看見牠的一排很長的大門，閃着火光，好似血紅的獠牙，同時牠的諾大的船頭和保險欄已經在我們的頭上了。立刻向我們發出一個警號，裏面停船的警鐘接着響起來；還有一種停船的塞機聲和汽笛聲——吉美立刻從木筏的一邊跳出去，我却向着另一邊跳出去，這汽船這時已直冲過來把木筏打得粉碎。

我便潛下水去——向着河底一直下去，因為一個三十尺長的機輪要在我頭上經過，所以我竭力地向下潛去，使它能夠很順利地駛過去。我本來慣常只能潛在水裏一分鐘之久；可是這次估計起來大約有一分半鐘之久，後來急急地向上跳出水面，因為我已經要支不住了，當我的鼻子在水裏出來的時候，我就聳起了我的雙肩，喘了一口氣。當然，那邊一定有一股急流冲過來，那汽船的機器祇停

了十秒鐘後，便立刻向前駛去，根本沒有把筏夫們的性命放在眼裏。現在牠是橫衝直撞地向河的上游去了，在黑暗中消失了，雖然我還聽得出牠的機聲。

我呼喚着吉美，大概有十多次，但是沒有一點兒回音；那時，我想涉水向邊岸上去，忽兒有一塊木板沖過來，我便抓住了，它就帶了我向岸上盪去。於是我看這急流的方向是射向左岸的，把我和那塊木板激盪着橫穿過這河面，所以我便變動了我的位子而順流向左岸飄流過去。

我在河面上飄流了很久，因為跟着這急流橫斜地穿過河面有二哩路的長短。我終於安全地爬上了岸。這時，我望出去看不出什麼，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我一邊走一邊摸索着，約摸有四分之一哩多的路程，似乎都是粗陋的鄉下路徑。後來我無意地走過了一所大的老式的木屋，我便閃開去，不料有一羣狗跳出來，追着我狂吠，於是我想還是立停了，準備去對付另一樁刺激。

一七 在格蘭吉福的家裏

在一分鐘之內有人從窗口裏——並沒有探出頭來——說：

「孩子們，聽着外面是誰？」

我說：

「是我。」

「你是誰？」

「先生，我是喬其傑克生。」

「你要些什麼？」

「先生，我並不要什麼東西，我祇是要走過此地，可是那許多狗不讓我走。」

「嗨——在這樣的深夜裏，你在這裏摸來摸去幹什麼？」

「先生，我並沒有摸來摸去；我是被那汽船沖落了水，爬上來的。」

「噢；你是這樣的——真的嗎？你們那邊點起火來，你說過你的名字叫什麼？」

「先生，我叫喬其傑克生，不過是一個孩子。」

「喂，聽着，如果你所說的都是事實，請你不必駭怕——這裏沒有人會傷害你的，不過你站着你

的原位，不要動。你們去把鮑勃和湯姆叫醒起來，把槍一起帶來。喬其傑克生你在那邊，有沒有人和你

在一起？」

「先生，沒有人。」

現在我聽到屋子裏有人在噪擾着，發現了一盞燈火。那個人又喊着：

「快把這盞燈火拿開去，培姐，你這個老糊塗——你究竟有沒有腦筋？快把這盞燈火放在那前

面的門背後。鮑勃！如果你和湯姆已經準備好了，那末站着你們的位子。」

「都準備好了。」

「現在，喬其傑克生，你可知道瑟福生氏嗎？」

「先生，沒有知道，從來也沒有聽到過。」

「好，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的。現在，都已預備好了。喬其傑克生，現在你可以一步步地跨過來了，可是你必須牢記着，不要性急，——走得越慢越好，如果有人和你在一起的話，快叫他躲在你的背後，假如他自己露了出來，他就得槍殺的。現在你慢慢地走過來，你自己把這扇門推開來，——推得正好能夠讓你一個人擠得進的開關，——你可聽得嗎？」

我並沒有走得很慢——即使我要快也不可能。我每跨一步，總是很慢，一點也沒有聲響，可以聽到，我的心房在跳動的聲音。那許多狗也變得和人一般的靜了不作聲，祇是仍然緊隨在我後面。當我跨上那門口的三個木級的時候，我聽得裏面的人正在開鎖起門門，我便舉起手來把那扇門推開一些，再推開一些，直到裏邊有人說：

「喂，那樣夠了——把你的頭伸進來。」

我就這樣地做了，可是我想他們不至於會把我的頭砍下來的。

在地板上點着一枝蠟燭，他們每個人的目光注視着我的臉，我也望着他們的臉。約摸有十五秒鐘之後，有三個拿了槍的人，向着我把槍瞄準了，這真把我嚇得到退了一步。我告訴你聽，這年紀頂大

的一個約有六十歲，還有兩個大約都是三十歲開外——他們都是長得很漂亮——還有一個溫順的灰白色頭髮的老婦人，在她後面立着兩個年輕的女子，可是我看得不十分清楚。那老年人說：

『那；我想起來，不致發生什麼問題了，請你進來吧！』

我進了門，那老年人就關上了門，上了門門，把它鎖起來，再命令那兩個青年人帶了槍走過來。他們都走進了一個大的客廳裏，地上鋪一塊新的地毯。他們都聚在角落裏，那邊距離前面的窗口很遠——在槍彈射程之外——可是窗外並沒有一個人。他們拿了蠟燭火，把我從頭到腳照個清楚，然後齊聲說道：

『不錯，他不是姓瑟福生——他身旁也沒有姓瑟福生的。』

那老年人便說，他希望我不要駭怕，他要抄靶子，因為他說他沒有傷害我的意思——不過要肯定我是沒有武器帶在身邊，所以他並沒有伸手到我的袋裏面去抄查，不過在衣裳外邊摸摸罷了。後來，他就說好了，沒有問題了。他又告訴我，說不要怕陌生，可以把這裏當作我自己的家裏一樣就得啦！並且叫我把我的一切遭遇講述出來；但是那老婦人說：

『天哪！柴爾，你可知道這可憐的孩子，他身上溼得不能再溼了；同時你可想到他的肚子也許是已經很餓了嗎？』

『蘭丘爾，你真不錯，——我却忘了這個。』

那老婦人便說：

『培姐』（這是一個女黑奴的名字）『你快飛奔過去拿點東西來給這個可憐的孩子吃，跑得越快越好；我的好女兒們，你們跑一個進去叫醒勃克，並且告訴他——噢，他自己已經在這兒了。勃克！你把這個小客人帶去，替他把這溼衣裳換掉，再拿你自己的乾衣裳給他穿好。』

勃克看起來和我一樣年紀——三十四歲左右——雖然他長得比我高一些。他並沒有穿些什麼，不過披了一件襯衫，他的頭髮很亂。他一邊打着呵欠；一邊走過來，一手揉着眼睛；一手却捏了一枝槍。他說：

『沒有姓瑟福生的在旁邊嗎？』

他們回答說：

『沒有，這不過是一場虛驚。』

『好，』他說：『如果說有的話，那末我想我現在已經抓住了一個了。』

他們都笑起來，鮑勃便說：

『呸，勃克，像你這樣慢吞慢吐地過來，也許他們早已把我們一個個都打倒了，而且剝去了頭皮。』

『我可不關，沒有一個人和我一塊兒來，豈有此理，我向來是站在後面，不衝頭陣的。』

「勃克，我的好孩子，沒有關係的，」這個老年人說，「你可別惱了，你已經足夠威武了，而且來得也正好。現在你去照了你媽所說的話去做吧！」

我們便一塊兒上樓去，到他的房間裏，他給我一件寬大的襯衫和一件小的外衣；還有一條褲子。這都是他自己的，我就一件件的穿了起來。我正在穿的當兒，他問起我的姓名來了。可是我還沒有回答出來，他就急着告訴我，前天他從樹林裏捉住了一隻藍色的檉鳥和一隻小兔子。他又問我，當這蠟燭火熄滅的時候，馬養師在那裏！我回答不知道這個；因為我根本沒有聽到過，所以我答不出來。

「那麼，你可以猜猜看。」他說。

「我怎麼可以猜得着呢！」我說：「我以前沒有聽到這回事。」

「但是，這很容易的，你會不會猜？」

「那一支蠟燭呢？」我就問。

「哎，隨便那一支蠟燭！」他說。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說，「他究竟在那裏？」

「嗨，他是在暗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所在地。」

「好，你既然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你還要來問我呢？」

「爲什麼？你可別咒罵，這不過是一個謎語罷了。你可明白嗎？喂，你預備住在這兒多久？你一直住

在這兒的話，我們可以一塊兒去找刺激，整天地玩着——這裏現在沒有學校。你可有一只狗嗎？我倒有一只狗。——假如你拋一片木片到河裏去，牠會趕過去把它啣上來，你可歡喜在星期日去整理你的頭髮嗎？——這種傻瓜才高興去幹的事，你會相信我決不歡喜這個，可是媽偏要我這樣做。這條舊褲子，真使我有些決不定！我想我把它穿上的好，可是我又想還是不穿的好，因為穿了也許會太熱，你可會都穿好嗎？好，過來，老朋友。」

冷的麵包，冷的麵粉；牛肉和白脫油，——這些就是他們在樓下預備好了給我吃的。自從穿過這河面以後，沒有吃過這樣好的東西。勃克和他的媽；和其餘的人，他們每個人都啣了一只大烟斗抽着烟；可是那兩個年青女子沒有吸；那女黑奴也不吸，因為她根本不在那裏；他們一邊吸着烟，一邊談着天。我却一邊吃着；一邊談着。那兩個年青女子裹着棉被，她們的頭髮很長的披在背上，每個人都向我問長問短。我告訴他們，爸爸和我和一家人都住在阿根沙南邊的一個小農場裏，我的姊姊曼麗安如何私奔出去和人結婚，再也找不到她了。培爾去追尋她們，他也不見了；後來韜姆和摩爾脫都死了；所以弄得家裏沒有什麼人了，祇有爸爸和我還留着。後來，受了許多災難，幾乎弄得一無所有了。當他死去的時候，我祇拿了一些零碎的東西，因為這農場已經不屬於我們了，所以我動身乘了木筏沿着河飄流出來，結果被沖落了水肥到這兒來。他們聽了對我說，我已經住在這兒和家裏一樣，隨便我住多久。這時，已經快近黎明了，他們都去睡了。我和勃克睡在一起。早晨醒來的時候，回憶起昨天的事情，但是

說：我却忘記了我假造的名字叫什麼。所以我再躺下來加以思索了一小時之久，看見勃克醒來了。我便

「勃克，你會不會拼字嗎？」

「會的。」他說。

「可是我想信你却拼不出我的名字。」我說。

「我想，假使你會拼的話，我也一定會拼的。」

「好。」我說，「那麼，快把我的名字拼出來。」

「C-u-r-i-o-u-s-e-r-i-j-a-k-i-o-n-i-不是。」他說。

「嗯。」我說，「你真的拼出來了，可是我起先以為你不會拼出來的，你拼得很流利，一點也不加思索地一直拼出來。」

我私自把它記牢了，因為或許有人會問我怎樣拼法。那時，我就可以毫不遲疑地把記牢的字拼出來，好像我慣常是這樣快的樣子。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家庭。住在這一所精緻的木房裏，我以前在這個州郡裏，是沒有看見過的。

這所房子的前門並沒有鐵門門，也沒有木門門和鹿皮做的繩扣住，祇有一個可以旋轉的銅把手，它正和城裏的房子一般。在客廳裏沒有一隻床，也沒有放過床的形跡，可是在城裏有許多客廳是

有床的。在牆腳根裝有一隻磚石砌成的壁爐，這爐上面的磚是紅色的，常常用水去沖洗，並且再用一塊磚石去擦個乾淨；有時用紅漆——就是他們叫做西班牙赭石色的漆——去洗刷。這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銅爐蓋，在這火爐架的中間有一只大鐘。在它前面的一塊玻璃，它的下半段畫着一幅街市的風景圖；在中間圓的地方，畫着個太陽，你可以看見那鐘擺在這太陽後面蕩動着。這鐘擺動的聲音，煞是好聽。有時外邊有小販走過，高聲叫喊，甚麼多聽不出來。後來聽到了這鐘的聲音，即刻就靜下來，傾聽一百五十下的答聲，這美妙的音樂是完全免費的。

哎，還有二隻很大的，用鉛粉塑成的外國鸚鵡，站在這鐘兩邊，它們都是塗得很豔麗。在一隻鸚鵡的旁邊有一隻陶土做的貓；在另一隻的旁邊是一隻陶土的狗。如果你去揪它們幾下，它們便會叫，可是它們的嘴半點兒也不移動；也沒有什麼表情。它們叫的聲音，是從下面發出來的。在這些東西的背後，左右張開着二大把野雞翅膀上的毛做成的扇子。在這房間的中央的一隻桌子上面，有一只很可愛陶器的盆，盆裏都是蘋果和橘子，比真的更黃，更紅，更鮮豔奪目。你在這點上，就可以證明這是假的。同時，你可以看見那削去的地方會有白的鉛粉露出來。這桌子上還舖着一條很精美的油布的檯毯。這布上畫着一隻藍色的飛鷹，而且邊緣上也畫着花。他們告訴我，這種東西是從費拉達斐亞城買來的。這桌子的一角堆了許多書本，有一本是家庭的聖經，裏面有許多的畫，一本是叫做個人旅行記，裏邊都是講述關於一個男人，不聲不響地離開了他的家庭的事情。我讀了很多頁數，覺得這本書的

內容，確是很有趣味；而且不容易忘記的。另一本叫做亨利克來的演講集，還有一本是葛恩醫生的家庭醫藥顧問。裏面都是指導你怎樣去辦，假使一個人病了或是死了。還有一本聖歌和其他的書本。這裏還有一隻很考究的搖椅，一點也沒有損壞——這椅子中央並沒有像一隻舊籃子那樣的凹下去。

牆壁上掛了許多畫——大多是華盛頓和辣斐的畫像和戰事的景色；還有曼萊高原。有一幅是叫做『宣戰的預兆』。有幾幅他們說是鉛筆畫，都是那老年人的一個已死去了的女兒，在十五歲時所畫的。這些畫我看起來，都是不很平凡，因為我以前沒有看見過這種畫。——這畫繪得比其他的黑暗些。有一幅是一個女人穿了一套舊的黑色的衣裳，腰身很纖小，索了一條腰帶；她的袖子的中央很大，好像一棵捲心菜似的；頭上戴了一頂闊邊的帽子；蒙了一塊黑紗。她的潔白的腳踝上裹了棉紗帶；腳上穿着一雙小得像鏟刀似的黑拖鞋。她撑起右臂站在一枝陰鬱的柳樹下，斜倚在一塊墓石上，沈思着；她的左手拿了一塊雪白的手帕和一個網袋垂在一邊。在這畫的下面題着：『哎！我永遠不會再見你了！』還有另一幅畫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子，她的頭髮完全向上梳着，好像椅子的靠背；前面打着一個髮結，她正拿了手帕哭着。還有一隻死鳥，雙足向天，仰臥在她的手掌裏。這幅畫的下面題着：『哎！我再也聽不到你的甜蜜的歌聲了！』還有一幅畫着一個年輕婦人，倚在一個窗口，望着月亮，她的頰上掛着淚珠；她的手裏捧着一封已經拆開了的書信，邊緣上還有黑色的封蠟。她嘴裏啣了一根鏈條，把一只藏紀念品的小皮篋狠命地咬壞。在這幅畫的下邊題着：『孫特你去了嗎啊，你去了！』——這

許多都是很好的畫，可是我並不想得到幾幅，因為，如果我拿下了一二幅，他們一定要把我當賊一般地捉住。

她死了，每個人都覺得難過，因為還有許多畫，她還沒有畫好，尤其是她畫的一個他們所失去了的人，作爲永久紀念着的。但是，我以爲像她這種性格的人，還是到墳墓裏去過日子的好。他們告訴我，當她畫她的最偉大的一幅畫時，她病倒了。可是人家替她每天晚上禱告，讓她完成了這幅畫，再到天國去，那知她結果活不到那麼長久就死了。那幅未完成的傑作上畫的是一個少女，穿了一件白色的長袍，站在一座橋上面，準備投河自盡。她的頭髮披在背後，仰天望着月亮，臉上掛下了眼淚，雙手交叉在胸前；還有一雙手向前伸出來；還有一雙直向着月亮伸着——這意思就是想看出那一雙手的姿勢是最妥當，然後再把它餘的手拭去。但是她還沒有決定那一雙手的時候，她竟死了。現在，他們把這幅畫掛在她房裏的床上。當她每次生日的時候，他們把許多鮮花掛在這幅畫上紀念她。平時它是被包藏在一塊布幕裏的。這個畫裏的少女的面龐，很是可愛，祇是這許多手，我看起來，真有些當她是蜘蛛精的感覺哩。

這個女孩子在世的時候，還有一本剪集簿。她時常把長老會派的觀察報裏所登載的一切死亡記事；不幸事情；和病人的忍受着痛苦的情況等記實；剪下來黏貼着。她並且歡喜自己動腦筋，寫些詩在這些記事的後面。她的詩寫得很生動，這裏是她爲了一個叫司蒂芬陶霖保孩子所寫的一首詩。

——描寫關於這孩子跌到井裏而溺死的事跡。

賦給司蒂芬陶霖保的詩

年青的司蒂芬不會病吧，

可曾年青的司蒂芬死了嗎？

悲傷的人們不會心碎吧，

可曾悲傷的人們哭泣過嗎？

不；這都不是的，

都不是年青的司蒂芬的命運；

雖然人們的心碎了，

這並不是因了病症的原因。

不是百日咳損害了他的軀幹，

也不是疹熱病的疵點使他鬱死；
這並沒有毀滅了他的名字——

神聖不可侵犯的司蒂芬的名字。

他並非爲了那鬚髮的女郎——

她的假情假義創傷了他的心。

胃病也沒有折了他——

年青的司蒂芬的壽命。

哎，不在告訴你關於他的命運的當兒，

我的眼淚已經流成了溝渠，

他跌進了一口深井，

他的靈魂竟離開了這個冷酷的世界。

人們撈起了他，想救活他，

啊！可是太晚了；

他的靈魂是去了，

是升上了極樂世界去遊歷了！

假使說愛梅琳格蘭吉福在十四歲的時候就會做詩的話，那真不知道她將來要變成怎樣地驚人哩！勃克說她能夠一點兒也不加思索地把詩歌一句句很快地背出來——快得你聽也來不及。他又說她會立刻寫出一句詩來。可是當她一時找不到什麼題材來和着下一句的韻腳時，她便把它拭去了，立刻再題出一句，並且一直寫下去。她不需要選擇題材。你無論把那一件事請她寫，她都會寫——總會寫得很淒涼。每次有人在垂死的時候——無論死的是男是女或是孩子——她總是在他未死之前，帶了她的『貢物』——指她的詩詞。鄰居們常說一個人在病得危急的時候醫生是第一個到場，第二個就輪到愛梅琳了，最後的方才輪到殯儀的人。——這殯儀的人決不能跑在她的前面。愛梅琳每回僅僅到場一次。她對於那死人燃起了悲憤的詩意。她就把他的名字題出一首詩來。所以這死人的名字就是她的惟一的材料了。她寫了下來，決不是和人家一樣的爲這死人叫冤。可是她祇是痛在自己心裏，而且灰心，以致使她自己不能久留在人世。可憐的姑娘，當我好多次跑到了她以前住的房裏，把那本剪集翻出來讀着的時候，又看見了她的畫，我的眼眶真有些酸溜溜的忍不住要

滾出眼淚來了。我很歡喜這個家庭——無論死了的和活着的——住在一起，不願離開他們。可憐的愛梅琳，她在世的時候，專爲那些死了的人做詩賦，去弔人家。但是，我想這世界是太不公平了，她死了之後，却沒有一個人來替她做詩輓敬她，所以我想盡我的力量寫一二篇散文，關於她的事蹟，然而我結果却寫不出什麼，——根本就寫不出來。他們把她生前的房間收拾得很整潔，一切物件都依照她生前所喜歡的式子去佈置。可是沒有一個人去睡在這房間裏。那老婦人（她的媽）却親自管理着，雖然有許多黑奴僱着，她不叫他們去收拾這個房間。她老人家時常獨自一個人坐在這裏做針線，有時也讀聖經。

啊，話又得說回來了，我是不是正在講那客廳的佈置情形，這廳有美麗的窗簾——白色的布上畫了些城樓堡壘，在高牆上垂下了許多葡萄，還有許多牛在下面飲水的景色。這裏還有一只鋼琴。我想起來這裏一定有許多鐵鍋子，在敲出清脆的聲音來，我最喜歡去聽那年青女郎們唱一支『最後的環斷了！』的悲曲。我再想在這鋼琴裏彈出一只『潑拉茄的戰後』的音調來。我真是入世以來沒有聽到過唱得這麼生動可愛的歌曲。這屋子裏每個房間的牆上都刷着白粉。每間都有一塊地毯，舖在地上，這屋子外面也都是白色的。

這幢房子，分二幢，中間空着很寬闊的地位，不過上面也有屋頂，把這兩幢房子連接起來。在空間上鋪着地板，所以有時候放一只桌子在這裏，在中午的當兒很是風涼，而且舒適，再也沒有比這裏更

好的地方來用午膳了。如果你要知道這菜烹調得好不好，你祇要嘗一匙羹，便知道了！

一八 兩族相爭

格蘭吉福大佐是一個很和氣的人物——你可以知道。他待人接物總是非常和氣，他的家庭裏每個人都是像他一樣的和氣。他是貴族出身，俗語說：『富之於貧，猶人之於畜。』所以陶格絲寡婦會說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她是我們城裏最富有的貴族，而且爸也時常說她是這樣高貴的。雖然他自己像一隻煨灶貓的樣子。格蘭吉福大佐長得很高，可是很瘦，他的皮色略帶黝黑，一點也沒有紅的色調。他每天早晨總是把他的瘦臉修得很潔淨，他的嘴唇是很薄的，鼻孔狹長，鼻樑很高，眉毛很濃。他的眼珠烏黑，眼圈很深，看起來，你也許會說他的眼光是從兩個洞裏射出來對你望着。他的額角高闊，他的頭髮灰白色，很長地披在雙肩上，他的手是又瘦又長。他每天穿了一件潔白的襯衫和一套細白斜紋蘇布做的外套。我可以看見他從頭上白到腳跟，一身都是白色——白得會刺傷你的眼睛似的。在星期日，他却穿了一件有銅鈕扣的藍色的燕尾服。他總是帶了一枝裝着銀把手的紅木手杖，他不會有什麼嚙齧的狀態。——半點兒也沒有——他總不高聲喧噪，他是始終一貫地和善——這是你可以深信的，因為你會覺察他確是這樣的。有時在他微笑的當兒，那你準會覺得他非常可愛。但是，有時他直立起來，像旗桿一樣地豎着，兩隻眼睛閃閃地射出光來。這時候，你準會爬上樹去望下來，看個究竟，

那是什麼一會事。他決沒有強迫人家的注意各自的品行——他所到的地方每個人的品行，都很好。人們都歡喜和他在一起。他是笑容常駐的好像明朗的天氣一樣。假使他撐起烏雲來的話，那祇有半分鐘就會變晴的。於是至少在一星期之內，再也不會變色了。

每天早晨，當他和那老婦人下樓來的時候，他們的小輩們都會站立起來向他們倆請安，直至他們倆坐下來以後，他們才敢坐下去。湯姆和鮑勃便走到攔几邊，拿了玻璃杯，斟了一杯酒遞給他老人家，他就接了酒杯，等湯姆和鮑勃的杯子也斟滿了，大家起來一鞠躬說：『爸爸，媽媽，請你們接受我們的一片孝心吧！』他們倆也就略微點了點頭說道：『那麼，你們自己也請吧！』於是他們把三杯濃酒都飲完。鮑勃和湯姆就倒了一羹匙的水，沖了糖，和些威士忌或菓汁白蘭地酒在他們的杯底裏，就遞給我和勃克，我們便也舉杯向他老人家倆恭維了一番，再喝下肚去。

鮑勃年紀最大，湯姆第二——他們都長得很高大，而且漂亮。他們的肩胛很闊，面色略帶棕色，頭髮又長又黑，眼珠也是烏黑的。他們也穿着白藤布的衣服，和這老人家一樣，從頭白到腳下。他們頭上戴着一頂巴拿馬式的闊邊帽子。

那邊是卡樂小姐，她的年紀是廿五歲，生得很高大，而且很驕傲，但是沒有人去惹她的時候，她很和善。如果有人惹了她，她的目光會直射到你的身上，可以使你倒退幾步，正和她的爸爸發威時一樣。她是很美麗的。

她的妹妹叫莎菲亞，也很美麗，祇是性格有些不同。她是文雅而可愛得像一隻鴿子——她是二十歲的姑娘。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黑奴來服待他們——勃克也有一個。我的黑奴是很開心，常常閒着。因為我慣常不喜歡要人家來替我做什麼事情。勃克的黑奴可不是了，他真的跑來跑去，忙個不休。

現在他一家人是這許多了，本來還要多呢——有三個兒子已經被人家殺死了。還有一個就是愛梅琳，她也死了。

這個老人家有很多田地，和一百多個黑奴。有時會有一羣人從十哩或者十五哩路的外邊騎了馬來到這裏，住了五六天，再在河邊或者河面上舉行宴會，鼓樂，日間在樹林裏舉行野餐和跳舞；晚間到屋內去開跳舞會。他們都是格蘭吉福的親戚；他們每個人都備了一枝鎗。我告訴你，他們却是神氣的貴族。

那邊還有另一族很有勢力的貴族——有五六個家庭——是姓瑟福生。他們和格蘭吉福族同樣高貴；同樣富有；同樣偉大。瑟福生和格蘭吉福的人慣常是在同一處乘汽船上陸的。這地點距離我們的房子約有二里許，所以有時我和我的同伴們到那邊去的時候，常常會見到許多瑟福生一族的人騎了駿馬，也在那裏。

有一天，勃克和我正在樹林裏打獵，聽得馬蹄的聲音漸漸地迫近了。我們正要穿過這條路。勃克

說：

『快點，快跳上這樹去！』

我們跳上了樹，便從樹葉縫中往下探望。不多一會兒，有一個美少年騎了馬，飛奔過來。他很輕捷地駕着那馬，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兵士。他的胸前佩了一枝鎗，那鎗插在鈕扣的縫裏，他是年青的哈耐瑟福生。我聽得勃克的鎗聲穿過我的耳朵，哈耐瑟福生頭上的帽子，就飛了出去。他就抽出他的鎗來，騎了馬，直向我們所躲的地方衝過來。我立刻就奔出樹林。這樹林並不叢密，所以回顧我的肩胛，一邊奔逃，一邊閃避子彈。我二次看見哈耐的鎗彈飛過勃克的頭頂；後來他就騎了馬向原路回去——去找回他的帽子。我以為是這樣的，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他。我們奔着，片刻不停直到家中。那老人家的眼光射到我們的身上，約摸有一分鐘之久，——我以為這不過是興奮吧！——他的臉色就和緩下來了。他很溫仁地說：

『我不歡喜欢你躲在樹上開鎗射擊，這樣暗箭傷人的行爲，我的孩子，爲什麼不跨到路上去明鎗交戰呢？』

『爸爸，這瑟福生族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們常常佔着上風。』

勃克在講這件事的經過的時候，卡樂小姐昂起了頭，像王后一樣地目空一切，她噙着鼻孔，彈着眼珠。那兩個青年人很暗淡地不作一聲。莎菲亞小姐却是臉色轉白，可是當她聽得那人並沒有給勃

克傷害，她的臉也就轉好了。

後來我把勃克拖下來，到樹下面的糠櫃旁邊，我便問他：

「勃克，你剛才是不是要去擊死他嗎？」

「嗯，不錯，我想信是這樣的。」

「但是他有沒有礙着你過嗎？」

「他他根本也沒有礙着我過。」

「好，那末，你爲什麼要擊死他呢？」

「爲什麼沒有什麼，——這不過是族爭的緣故。」

「什麼叫族爭？」

「噢，你生在什麼地方？難道你不知道什麼叫族爭嗎？」

「以前從來不曾聽見過——你快把這件事解釋給我聽。」

「好。」勃克說：「族爭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相罵，把他殺了；於是那人的兄弟來殺死他，那末這人的兄弟也來了，兩方面互相殘殺，後來連堂兄弟和表兄弟也出場參加了，——直到結果，個個都殺乾淨了，那麼這族爭也就停止了。但是這是很慢的，必需好久才會停止。」

「勃克，那你們這個族爭也已經很久了嗎？」

「嗯，讓我來算算看！這三十年前所開場的事，也許更早，大約是那麼久了。那是爲了一樁不知什麼事情，結果對薄公堂，這場官司一個人輸了，他就立起來把那贏的人一鎗擊死——這，當然，他會這麼做。無論什麼人都會這麼做的。」

「勃克，那末這究竟是爲的什麼事情呢？是不是爲了田地的事嗎？」

「我想也許是的——可是我不知道。」

「好，那是誰先開鎗射擊的呢？是格蘭吉福還是瑟福生？」

「這是法律問題，我怎樣會知道？這是很久遠以前的事。」

「有沒有人知道呢？」

「噢，是的，我想爸知道的，還有幾個老年人也知道的；但是他們現在也記不起當初究竟爲了什麼事才鬧起來的。」

「勃克，大概已經有許多人打死了？」

「是的，我們常常有出喪可以看見。可是每次爭鬥了不一定會死人的。爸有二三顆大子彈存在身體裏，沒有筭出來；但是他並不放在心上，因爲無論如何，他不會計較這點的。鮑勃的身上也有幾處刀痕；湯姆也打傷過一二次。」

「勃克，今年可曾有人打死過嗎？」

「有的，我們方面死一個；他們也死一個。約在三個月之前，我的堂弟勃達，他祇有十四歲，有一次騎了馬經過樹林，在河的對岸。他手裏沒有帶什麼武器——這就是他的失策地方——他在一個冷落的所在，聽得後面有人騎了馬趕來，回轉頭去，看見了老包爾狄瑟福生拿了一支鎗，在後面緊追着他。他那很長的白髮在空中飛舞着，勃達想還逃得走，所以並沒有跳下馬來和他接觸。他們就拉緊了馬繩，一個追，一個逃，追逐了差不多五哩多路，那老年人還是窮追，所以後來勃達想一定逃不了。你可知道，他就停下來向自己身上一看，已經胸前中了幾鎗。那老人就騎奔過來，把他打下馬來。可是，那老人並沒有多麼運氣，因為不滿一星期之久，我們方面的人也就把他打倒了。」

「我想那個老人是個膽小的朋友，勃克。」

「我想他並不膽小，實在是情形不同。在瑟福生一族裏沒有膽小的傢伙——一個也沒有。在格蘭吉福一族裏也沒有膽小的人物。事實是這樣的：他是死在一次鬥了半小時之久的戰爭裏的。有一天，他和三個格蘭吉福氏爭鬥，他們都騎了馬；他却跳下了他的馬，躲到一個木堆的後面去，把他的馬放在前面擋住鎗彈。可是格蘭吉福氏們仍騎了馬在他周圍跳躍着，同時子彈對他橫飛着。他也連連還擊了幾鎗。他騎着他的馬狼狽地跳回去，但是格蘭吉福氏們緊追着不放他——他就此死了——那隻馬隔了一天也死了。不，老兄，這老人着實可以說他並不是膽小的朋友。他竟敢和二個人激戰，因為瑟福生氏根本不會有膽小的人物的。」

第二個星期日，我們騎了馬到一個離開三哩路左右的教堂裏去。各人都帶了一支鎗，勃克也帶了一支。有的把鎗挾在腳膝的中間，有的把鎗豎起靠在牆邊。那瑟福生族也和我們一樣。在教堂裏聽了許多道理——都是說些關於怎樣把人家當作同胞看待的仁愛心腸，和許多這種差不多使人打瞌睡的大道理；但是大家都說這是千古不滅的好教訓，他們在回家的時候，一路上還是談着這種道理，真是很有力。他們談的是一大批的信義，慈善和什麼上帝的恩德是給大衆的，我不知道他說的究竟是什麼，這對於我却是一個門外漢，可是我每星期日還是去參加的。

午飯後一小時的光景，每個都在打中覺；有的在椅子裏打盹，有的睡在房間裏，這真是覺得毫無生氣，非常暗淡。勃克和他的狗一塊兒睡在草地上，太陽光射到他的身上，他們睡得很熟。我跑到我和勃克的房間裏，我自己也想打一會兒瞌睡。抬頭看見莎菲亞小姐站在她的房門口——她的房間就在我們的隔壁——她把我帶到了她的房裏，輕輕地把門關上了，便問我是不是歡喜她。我說我歡喜她的；她又問我，肯不肯替她做些事情，並且不要去告訴人家。我說我願意的。接着她就說出來，她有一本聖經，忘記在教堂裏的一只座位上，夾在另外二本書的中間。不知我肯不肯輕輕地溜出去替她拿回來，並且把這事嚴守祕密。我回答我願意的，所以我就溜出去，跑到路上，進了教堂，裏面一個人也沒有。除非一二頭豬會進來的，因為這教堂並沒有鎖着，在夏天的時候，豬是歡喜踏蔭涼的方磚地。如果你留心着，你會明白大多數人們不高興到教堂裏來的，除非他們必需要到這裏來的時候才會到。可

是豬這東西是和人兩樣，牠不論什麼時候高興來踏這蔭涼的方磚地的。

我覺得有些奇怪，我想難道一個女孩子對於一本聖經竟會這般的認真起來。所以我把這本聖經一抖，落下了一張小紙條，上面用鉛筆寫着『兩點半』三個字。我立刻把它拾起來研究，可是研究不出什麼來。這張小紙條究竟是什麼意思，真是葫蘆裏的什麼藥，我實在摸不着頭腦。就把它放進這本聖經裏去。我便奔回家，上樓去，看見莎菲亞小姐站在她的房門口等着我。她就拉我進去，把門關上；她就翻那本聖經，結果翻着那張紙條，她把紙條上的字讀了一遍。她便笑容滿面，即刻擁抱着我吻了一下，還說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這般奇突的舉動，使我真有些不知所措，她說叫我別告訴人家。她的臉上汎得很紅——紅了約摸一分鐘之久——她的眼珠似乎在發光，這真使她變得十二美麗。真把我呆住了好久，等了一會兒，我呼轉了一口氣，就問她那張小紙條上寫的是什麼。她就反問我有沒有看過這字條。我說沒有看過，她又問我會不會讀書寫字。我告訴她『不會的，我不過是個粗胚。』她就對我說，這張字條上並沒有什麼，祇是當書籤用，寫的是書上的記號，她又說我現在可以出去玩去了。

我就走到河邊，一路上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多一會兒，我看見服侍我的黑奴在後面跟上來。當我們距離屋子遠得看不出的時候，他回頭望望，而且向週圍看了一會。他便直奔過來說：

『喬其先生，如果你跑進那個水潭，我可以給你送一羣毒的水蛇。』

我想這倒使我有十分好奇起來了，他說昨天有一個人，他怕這水蛇，他看見了牠們，就躲來躲去。所以我說：

「那人結果躲到那裏去了？」

「好，你快點一直跟上去看個明白。」

我跟他半哩路，他就跨進了那水潭，水深齊他的腳踝，在水裏又涉了半哩路。我們走到了一塊平的土地，這裏很是乾燥，而且有很多喬木，灌木，也有葡萄藤。他說：

「你祇要再一直跨過去兩三步，喬其先生，那人就在這裏面，我已經看見過他了，所以我不願意再去見他。」

他說了，便鑽出了樹林直奔回去，一會兒就被樹林遮沒不見了。我跑進了這地方，來到一塊小的露天的場所——小得和一間臥房一樣——周圍垂下了許多葡萄藤，我看見一個人睡在裏邊——他睡得很熟——哎，他原來就是我的老吉美！

我便把他叫醒，我想當他重新又看見我時，他不知道要驚奇到怎樣地步哩！不是的，當他看見了我，開心得幾乎叫起來，一些也沒有覺得驚奇。他告訴我，他那天晚上，當木筏被那汽船打壞之後，他就游在我後面。他說他聽到我每次叫他的名字，但是他並不接應，因為他不願意給人家聽到他的聲音。深恐人家也許會把他拖起來送回去，再過那種非人的奴隸生活。他說：

『我受了一點傷，我游不快，所以後來我游在你後面相距很遠，因為我想你上了陸以後，我可以後面趕上來到岸上和你相會。後來我上了陸，想叫你的名字，可是我看見了那屋子。我就停了下來，站得很遠，所以聽不清那屋子裏的人和你在說些什麼。我也害怕那許多狗；但是當完全靜下來時，我知道你已經進了那屋子。所以我獨個子跑到樹林裏去等天亮。到了清晨，有幾個黑奴到田裏去走過樹林裏看見我，他們就把我帶到這裏來。他們說這地方不會有狗來叫的，因為這週圍都是水。每天晚上他們拿東西來給我吃，並且把你的情形講給我聽。』

『吉美你爲什麼不早些叫我的吉克帶我到這兒來呢？』

『嗯，又要來噪擾你有什麼用處呢？赫克，但現在我們都安全地在一起了，我們可以做些事情了。我已經買了水壺鍋子和食物等東西，同時那木筏也已經修理好了，都是在晚上工作的。』

『吉美，什麼木筏？』

『就是我們的老木筏。』

『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那只老木筏，早已給撞得粉碎了嗎？』

『不，它沒有撞碎，它的一邊却是撞得很壞，可是整個木筏並沒有多大的損壞。不過我們的零碎物件都失去了。倘使我們那天晚上並不潛得很深，在水裏游得並不很遠，夜色並不是那般地漆黑，我們並不受驚，我們並不呆頭呆腦的話，那時候，我們一定會看見那木筏的。但是現在我們好比一些也』

沒有損失了，因為我已經把木筏修得和新的一樣，而且我們也有了一批新的雜零的用具來代替我們所失去的。」

「噢，吉美，你怎麼會得到這木筏——你是不是把它撈起來的嗎？」

「我已經跑到了樹林裏，怎麼會去把它撈起來呢？不是我撈起來的。有幾個黑人看見它擱在靠近這兒灣口的一個暗礁上，他們就把它藏在柳蔭底下的一條小河裏。他們互相爭吵着要搶這木筏，可是一會兒，我來到了，告訴他們，這只木筏並不是屬於他們中任何一個的，它是屬於你和我的。這麼我就解決了他們的爭吵。那時我問他們竟敢撈了一個白種的青年人失去了的東西，並且藏起來嗎？我便給他們一角錢，他們就覺得十分滿意了。他們想如果再撈着了幾只木筏，他們又可以發財了。這輩黑人待我很好，我命令他們爲我去做事，我一叫，他們就聽，用不到叫第二次的。那吉克是一個很好的黑奴，他做事很是伶俐。」

「是的，他是很伶俐，他並沒有告訴我，你是這兒，他祇是叫我來，並且再給我看許多水蛇。假如有什麼事發生了，他不會攪不清楚的。他可以說他並沒有看見我們在一起，而且這是實在的。」

我不預備怎樣詳細地去講述第二天的情形，我想縮得越簡短越好。我一清早就醒了，我想翻轉身來再睡，當這時候真是寂靜無聲——一點也沒有人噪擾，這真有些異乎尋常。後來我注意到勃克已經起床出去了。嗯，我也起床了，真覺得有些兒奇怪起來，便跑下樓去——一個人也沒有，一切都是

靜得像老鼠一樣。在外邊也是一樣地靜。我便想：『這算是什麼一回事？』我跑到那樹堆邊碰見了吉克。我就說：

『這究竟是什麼一件事？』

他說：

『喬其先生，你可不知道嗎？』

『我的確不知道。』我說：

『哎，莎菲亞小姐逃走了！她果真走了。她是大約在夜深的時候——但是沒有人知道她究竟在什麼時候逃走的；她私奔出去和一那年輕的哈耐瑟福生結婚，你可知道——至少他們是這樣猜疑着她的。這一家門還是在半點鐘以前發現這事的——也許早些。我告訴你，他們便立刻去追尋，他們急急忽忽地拿了鎗，上了馬——你從沒有見過那樣地匆忙！那輩女的，都到親戚家中去報訊，那老的柴爾老爺和少爺們都備了鎗，騎了馬，向河邊那條路上趕去想抓住那青年人哈耐鎗殺他，因為他會在那裏和莎菲亞小姐渡河到對岸去的。我想起來，他們都是很急急慌張的。』

『勃克他沒有叫醒我，他就走了。』

『嗯，我相信他是的，他們不預備把你牽進了這漩渦裏。勃克少爺把他的鎗裝滿了子彈，準備去把那個瑟福生抓回來。噯，那邊有許多瑟福生，我以為你或許會想他準可以抓着一個回來的。』

我便走向河邊那條路上，慢慢地過去。後來我走了一程，就聽到了鎗聲。我走近了一所木棧和那樹堆——就是慣常從汽船登陸的地方。我在樹木叢裏慢慢地躲過去，到一個妥當的地方。我爬到了一棵棉樹的檣枝上，就在上面望出去看個究竟。在這棵樹的前面並不十分遠的地方，有一個木級，有四尺高，我起先想躲在這木級的後面；可是這也許是運氣沒有躲在這木級後面。

那邊有四五個人騎了馬在那木筏前面曠場上向週圍跳躍着，馬的吼聲和人的呼喊聲混在一起，他們正在苦趕着二個孩子。這二個孩子正躲在這木級的後面靠近着汽船碼頭；可是他們一時打不着他們倆人。每一次他們中的一個在河邊的樹木堆外面露了出來，立刻會受到射擊。這兩個孩子在這樹木堆後面閃來閃去，一個面朝前，一個面朝後，所以二個人可以顧到兩面的襲擊。

後來那些人停了，不追也不呼喊。他們却向那木堆過去；有一個孩子就在這木級上對準了他們放了一鎗。他們一個個都跳下馬來，就去扶起一個受傷的同伴，把他送進這木棧去；正在這時候，二個孩子就逃了。趁他們不注意的當兒，他們向我躲着的這棵樹方面跑來。後來他們回頭看見了，就跳上了他們的馬，追逐過來。結果追上了他們倆，可是沒有用，這兩個孩子極快地躲閃到那樹堆後面——就在我這棵樹的前面。他們倆便再開鎗回擊他們。一個孩子就是勃克；另一個生得很瘦，約摸十九歲左右。

那些人騎了馬縱躍着射擊了一回就去了。等他們去得看不見了，我便喊勃克告訴他我在這兒。

他一時不知我的聲音從那裏來的，他却是萬分驚奇。他看見了就叫我很留神地望着。倘使我看見了他們這班人，便立刻通知他。他說他們一定沒有去得很遠，也許會有很狡猾的手段，或者詭計來傷害他倆的。他還告訴我，聽說他的爸和二個哥哥已經被打死了。同時敵方也死了二三個人。因為瑟福生族預先埋伏好了把他們打死的。勃克又說他的爸和哥哥該等親戚們來了，一塊兒去攻擊。因為瑟福生族是很厲害的。他們三個人怎麼能夠敵得過他們許多人呢？我問他那年青的哈耐和莎菲亞小姐怎樣了？他說他們已經很安全地渡過了河。我覺得很爽快；可是我不贊成勃克的做法，因為他那天並沒有把哈耐射死——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如此曲折的事情。

忽兒，嘭，嘭，響了三四鎗——那班人從後面樹林裏步行趕過來了！這兩個孩子便向河裏跳去——二個都已受了傷——他們沿了岸向下流游去，那班人趕過去呼喊著：『打死他們，打死他們！』這真使我看了難過得要害病似的，幾乎跌下樹來。我再也沒有勇氣講下去了——假如講下去，我又得害起病來了。我願意那天晚上沒有上岸會見到這種駭怕的事情。我一時不容易忘掉這種事——有好多次我做了這般惡夢。

我躲在那棵樹上，直到天色漸漸地變暗了，我還不敢下來。有時我還能聽到鎗聲從樹林外面傳來。我二次看見小隊人馬帶了鎗蹤躍着經過那木棧；所以我想這場戰爭還沒有停止，還在進行着；我的心房變得很沉重；所以我想清楚了決定再也不回到那所屋子裏去了。因為我恐怕也有些牽涉的

可能，我想起了那張字條，大約寫的就是哈耐叫莎菲亞小姐在二點半私奔到一個祕密的地方。我又想起了當初我應該把看見的紙條和她那奇突的行爲告訴她的爸，他也許會把她監禁起來。那麼決不會弄出這樣可怕的亂子來了。

我下了樹，匍伏着慢慢兒沿河岸爬了一程，看見兩個死屍在那河邊。我便把他們拖上岸來。我再把他們的臉蒙蓋起來，立刻走開。在我蒙蓋勃克臉的時候，我哭了一會兒，因為他生前待我多麼好。天色黑了，我決不敢去走近那屋子。祇是竄過林子到水潭那邊去，吉美沒有在他那個島上了。我便急忙趕向那小河裏去，從柳條裏穿出去，就熱烈地想跳上木筏，快溜出這個恐怖的地方。可是這木筏已經不見了！我的靈魂兒呀！我已經夠受驚了！我真急得有一分鐘之久透不過氣來，後來我便呼喊。在廿五呎之外傳來了一個人的聲音說：

『老天爺，那是你嗎？真是謝天謝地別作聲。』

這是吉美的聽音——好像從沒有聽到過這麼好聽的聲音。我就沿了岸跑過去一程，就跳上了木筏，吉美就把我一把抓住，而且把我緊緊地抱起來。他看見了我，真興奮極了。他說：

『孩子，天保佑，我方才聽說你死了，我就預備去了。吉克來到這裏說過你是被鎗打死了，因為你再也不會回家來了。所以我正在這當兒將要動身，把這木筏划向這小河口，一切都預備好了。吉克又來報告說你確是死了。哎，現在你回來了，我真開心極了！』

我說：

『一點不錯，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他們不會尋着我了，因為他們以為我已經死了，並且到那河邊去——那邊有二個蒙了臉的屍首，可以幫助他們證實我是死了——所以別錯過半分鐘，吉美快些划出去，向那大河裏划去，划得越快越好。』

直至划出了二哩路之外，我才放下了心。我們已經到密西西比河的中央了。我們就燃起了燈火，我想我們又恢復自由而且安全了！自從昨天到現在，我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吉美就拿出幾塊麵包和白脫牛奶，還有豬肉，捲心菜和青菜——這即刻煮起來的東西，它的好味道在這世界上找尋不出來——我在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很愉快地閒談了好久。我離開了那族爭的窠臼，再快活也沒有了，吉美脫離了那水潭，也是一樣地感覺非常痛快。我們說嘗盡了一切困難之後，覺得再也沒有比木筏更好的住所了。別處總是感到拘束和難過起來的。但是木筏是不會的，在木筏上，你準會覺得自由，安樂和舒適。

一九 公爵和太子也淪為流浪者

兩三個晝夜已經過去了；我想它們是游去了的，它們是靜靜地，可愛地，輕盈地，溜走了的。這是在河上過日子的方法，這裏的河面十分遼闊——有時會有一哩半寬闊；我們在晚上划着，在白天

裏停起來躲藏着；當天色還沒有真的亮的時候，我們就停止了不划，把木筏用繩索住——慣常終是結在靠近岸邊的一棵樹上，停在沈寂和陰暗的角落裏；我們再去砍些棉樹的極枝，和楊柳條遮蓋在木筏上面。我們自己就此溜到河裏去游一會兒水，使精神方面涼爽起來；後來就坐在沙灘上——這兒的水祇有膝蓋骨的深淺——望着白天的來臨。這時萬籟無聲——非常寂靜——真的好像整個世界都睡着了，不過田雞的叫聲也許有時會打破這寂寞的氣氛。望出去遠遠地在河水上可以看見模糊的一條形跡——就是對岸的樹林；你再也看不出什麼了；天空是暗淡的，週圍更暗淡；這河面看起來漸漸地闊出去，於是再也沒有黑暗了，天色變成灰白了；你可以看出一點點的黑形遠遠地飄流着——那是平底的小商船和這種類似的船隻；還有又長又黑的東西——木筏；有時你會聽到一種呼聲或別的混雜的聲音，這時很靜——這聲音是來得很遠；後來你可以看見一隻木筏在水面上過來。你望去可以見到一個暗礁在急流中露出來，把水一分爲二，那木筏似乎是對着這方向到來。水霧迷漫地上升，那東邊已經漸漸地發出紅光，把河面也映得通紅。你會望見一所小木屋，在那對岸的樹林邊。這是一個木場，那裏木材並不多，却堆得高高地，你可以放一隻狗在那裏自由地竄進竄出；後來有一陣微風吹從那邊過來，又涼爽，又輕盈，而且還帶了一陣陣的香氣——是那邊的樹木和花草放出來的。但是有時那邊晒了一層層的死魚，那氣味可就不同了。後來天色完全明朗了。一切都對着太陽微笑，鳥兒都放開牠們的歌喉，正在那邊叫着，唱着！

現在有縷青烟是不會被人們注意了，我們拿了幾條繩上穿着的魚下來，就立刻煮了，等熱的早餐吃。後來我們就懶洋洋地欣賞着這幽靜的河面，一會兒就睡去了。醒來，望出去，有時也許會望見一隻汽船放着汽笛向上游駛來，很遠地沿着對岸，你根本也看不清楚它是船尾裝有機輪還是船舷裝着機輪；再隔了一點鐘模樣，再也聽不出什麼了，也見不到什麼——只是異常寂靜的河面。再隔了一會兒，又見一隻木筏在那邊划去，也許有一個傢伙在斬什麼木段——因為時常是這樣的；你會看見一柄斧頭閃動着——可是一時聽不到什麼聲音；祇看見這柄斧頭又舉起來高過了那人的頭頂。再砍下去就是一片——一直這樣地在河上過去。所以我們祇懶着靜着看着那河面。有一次發起濃霧來，那些木筏和船隻上都敲着鐵鍋，這樣可以使汽船不致撞倒它們了。一隻平底船或是一隻木筏搖過來很近，我們可以聽出上面的人嘻笑和講話的聲音——這很清楚；可是我們看不出有一點兒人的影子；這簡直會使你不安，這好像是鬼在空中說話似的。吉美以為這一定是鬼作祟。可是我說：

『不，不是的，鬼不會說話的，這不過是霧露緣故，所以看不清楚。』

一到晚上，我們就動手划出去，繼續流浪；我們就點起了烟斗抽烟，把兩隻腳伸在水裏攪着，一邊嘴裏閒談着一切——我們無論白天或是晚上總是赤着膊，如果沒有蚊蟲來吸血的話。——勃克家裏的人替我做的新衣裳穿起來真覺不自由，不舒暢。無論怎樣我並不歡喜多穿衣服過日子。

有時我們準會覺得這條遼闊的大河完全是被我們佔據了好久了。對面那邊是岸和許多小島；

有時發出一點光亮來——那是一所小屋的窗口裏映出來的燭光。有時在水中，你可以看見一二點火光反映出來；有時一隻平底船或是一隻木筏上傳來了弦琴的聲音。在木筏上過生活是挺開心的，而且美妙的。我們仰頭看見天空裏滿佈着星辰，我們時常仰天騎着，欣賞這許多星辰，並且討論着星辰是人造的還是天生的。吉美以爲是人造出來的，可是我却以爲是天生成的；我想如果是人造出來的，那麼這許多不知要造多少長久了。吉美說它是月亮所散佈出來的；嗯，這似乎說得有理，所以我並沒有反對他這種說數，因爲我曾經見過一隻青蛙生出蝌蚪來，也有這麼多，所以當然月亮也許是可能的。我們慣常又注視那搬場星，看它們掉下去。吉美以爲這因爲弄污了所以被逐出了這星羣。

一個晚上，有一二次，可以看見一隻汽船在黑暗中駕駛着，從許多窗口裏吐出了火光，似乎是佈滿了整個世界，它駛近了把水都濺上來，可怕得像是在下雨了。後來它駛向一角，那許多火光漸漸地隱去了，汽笛聲也聽不出了。這河面又靜了下來，隔了一會兒，它造成的波紋流過來，把我們的木筏震盪了一下，再隔了好久，你聽不到什麼聲音了——究竟靜了多久，可不知道。也許有時會聽到田雞的叫聲或是別的東西。

在半夜過了之後，岸上的人們都已經睡着了，約有二三點鐘的模樣，兩邊岸土變成完全黑暗——屋子的窗口裏再沒有火光出來了。這種火光是我們的時鳴鐘——當那第一點火光重新亮亮的時候，就是報告我們天快要亮了，我們便立刻向可靠的角落裏去躲藏。再把木筏拴住。

一天早晨，將近天亮的當兒，我發現了一隻小船在那河岸邊的一條斜水溝裏——相距祇有二百碼之遙——我就把木筏向着一條小河搖進去。大約有一哩路穿過了一個柏樹林，想去採些漿果來吃。我正巧經過了一條泥漿的水路，那裏急急忽忽地奔來了兩個人，腳聲很響。我以為來追我的，因為有人在我後面過來，我總以為追的是我——吉美也是往往這麼膽小。我正急着搖出去的當兒，他們已經很近了。他們呼喊著，懇求我救救他們的性命——並且說他們沒有做什麼，只是後面有許多人馬和狗在追趕上來。他們要立刻跳上我的船，可是我說：

「你們別忙，我還沒有聽到人馬和狗的聲；你儘可以竄過那矮林到這小河邊椽，跨下去涉水走過來好了——這樣會使那些狗找不到你們的蹤跡。」

他們就依照了我的辦法，一會兒就上了船，我就划出去向着那拴着木筏的那棵樹。隔了差不多五分鐘至十分鐘之久，我們隱約地可以聽到那邊人的呼聲和狗的叫聲。可是沒有望見他們，後來似乎他們無意識地搜尋了一會。我們去得漸漸遠了。於是半點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響了。我們划出了距那樹林有一哩開外，進了密西西比河，一切都覺得恬靜了，我繼續划向那拴着木筏的地方去，結果達到了棉樹下，我們是安全了。

其中一個約摸七十多歲的是禿着頂兩頰滿了灰白色的髯鬚，斜戴了一頂破舊的帽子，穿着一件油污的藍色的羊毛短衫。還有條破舊的藍斜紋的褲子，褲腳管統在長管靴裏，索了一根手織了的

袴帶。他還有一件舊的長的藍色的斜紋燕尾服，兩隻袖子上裝了許多鈕子。他們兩人都有一只龐大的氈呢做的大夾袋。

另一個是三十歲左右，他穿得也很古怪。用過了早餐，我們都坐下來談心。第一件事發覺他們兩人都相識的。

『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會這樣的？』那個禿頭向着那個人問道。

『嗯，我是在這裏販賣一種藥品，這種藥品能夠把牙垢挖下來——可是連牙白質也一起挖了出來了——我不該多逗留一晚，所以就潛逃出來，當我跑過那市鎮邊的一條小路，撞着了你，你說人家在追來了，再求我救救你，我回答你，我自己也有禍患在身上，那末我們就一塊兒逃出來。這就是這麼一回事，已經和盤托出來了！那麼你呢？』

『噯，我的逃出來。爲了一星期之前那禁酒的命令又發出來了。我是賣甜酒的，這酒無論婦人和女孩子家都喜歡飲的嗜好品，每客一角——帶着的小孩和黑奴是免費的。每天晚上，可以賺到五六塊錢。這種生意做得很順流。可是昨天晚上，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我要被抓到牢監裏去過日子了。今天早晨，一個黑奴把我叫醒，告訴我有許多人聚在一起帶了他們的狗，騎了馬，還有半點鐘他們要趕到了，如果他們來得及的話，要把我抓住塗黑了臉，把我送上火車去的，一定會的。所以我連早飯都沒有吃就逃——我顧不到肚子裏空了沒有。』

『老頭兒』那年輕的說，『我想我們真可以交成一對患難朋友，你想對不對呢？』

『我可不配的你幹的是什麼內行？』

『做印刷事業的。有時也做些特准的藥品；我也是舞台演員——專演悲劇，你可知道；如果機會來的時候，有時變成一個催眠術士；也懂得骨相術；有時，在不得意的當兒，也做教師，教授地理學和歌唱；有時也演說——噢，我會做許許多多的事情——不論那樁工作，祇要候機會的來臨。那麼，你的內行究竟是什麼呢？』

『我一生幹了許久醫術，我頂專門的是醫毒瘤或是無名腫毒和瘋癱一類的病症；我也會相命卜卦，能知過去未來；替人解決一切疑難的問題。傳教也是我的內行，帳幕集會，宣傳教義，我會到處開講。』

於是大家靜默了一刻，那年輕的就嘆了一口氣說：

『噢！』

『你在嚷聲嘆氣做什麼？』那禿頂的說。

『我真想不到會弄到這種地步，竟然降低身份和這樣的同伴在一起。』他一邊說，一邊拿了一塊被布拭着他的眼角。

『看看你自己的皮膚，難道我們這輩人配不上你嗎？』那個禿頂的很自大地唐突着。

『不錯，你們是很配得上和我在一起的；我當然是應該這麼的。因為是誰使我弄到這種低卑的地位呢？是我自己。我根本不怪你們，好朋友們——你說得太遠了。我根本也不會怪誰，我命該如此的。讓這個冷酷的世界施展出無論什麼惡毒的手段來吧？有一件事我可以知道的——我的坟墓已經在等候着我了。這個世界是會一直這般冷酷下去，把我的一切都剝奪乾淨——愛人，財產和一切的一切；這一切都是帶不進坟墓的。有一天，我躺進坟墓，一切都遺忘了，都麼我的破碎的心就可以得到休息了。』他繼續拭着眼圈。

『你破碎的心！那禿頂的說：『爲什麼對着我們說你破碎的心？我們根本沒有礙着你什麼。』』
『不錯，你們沒有礙着我，朋友們，我並沒有怪你們，我說我自己使我降低——是的，我自己做的。』
這是對的，我應該受苦——完全不錯——我也不悲痛，不流淚。』

『把你自己從什麼品級降下來的？究竟從那裏降下來的？』

『哦，你不會相信我的；這整個世界也不會想信我的——還是把這一切遺忘了吧！——這沒有什麼關係，這秘密就是我的身世——』

『你的身世秘密！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朋友們，』這個年輕的很嚴肅地說，『我來宣佈給你們聽吧！因為我也許信任你們不會怎樣的。照實講來，我是一個的的確確的公爵！』

吉美聽了這話，雙目睜着吃了一驚，我想我也是這樣地吃驚。那禿頂的立刻說：

『不！你怎會這麼說法？』

『事實是這樣的。我的曾祖父是白烈奇華脫公爵的大兒子。他在上世紀的末年，溜到這裏來，要想吸些自由的空氣。他在這裏娶親，而且也死在這裏，留下一個嬰孩。這時他的父親白烈奇公爵也死了。這公爵的第二個兒子就襲了這個街頭和他的財產和土地——可是這個小孩真的公爵卻置之不顧了。我就是那嬰孩的正宗後裔——所以我是真正的白烈奇公爵；現在我在這裏，我是被棄了。我很高的身分跌下來，而且還被人追趕，真是被這個冷酷的世界嘲笑着。穿了這種破舊的衣服，帶着一顆破碎的心。現在是已經降低到木筏，變成了罪犯的同伴！』

吉美似乎很可憐他，我也是這樣。我們想去安慰他，可是他說這是沒有用的，單是這樣是不會使他覺得什麼安慰的。他說，如果我們承認他是公爵，那麼他才會舒服得比什麼事都舒服。所以我們說，我們願意的，假使他告訴我們怎樣做。他說我們應該向他鞠躬，當我們和他說話時。他說，還要叫他『千歲爺』，或是『我的爵爺』，或者叫『公爵爺』——他又說，倘使我們單叫他『白烈奇』也不妨。因為這也就是一個街頭的稱呼，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名字；還有在吃飯的時候，應該有一個人去站在他的旁邊侍候他，替他做些雜零的小事。

好，那都很容易辦的，所以我們就那樣做。每次吃飯的時候，吉美站在他身旁侍候他，嘴裏不住地

說着「千歲爺，你可要吃這樣嗎？你要吃那樣嗎？」他那樣嚕嚕囁囁地一大串。人家會看出他的臉色很得意了。

可是後來那老頭兒靜了很久——不多說話，他似乎很看不慣我們安慰那公爵的一切行爲。他好像在動腦筋。所以到了下午，他說：「白烈奇，你聽着！」他說：「我很同情你的，但是你可知道，並不是祇有你一個人是受到那樣的一切遭遇。」

「不？」

「不，不是，不是祇有你一個人是從那麼高貴的地位很曲折地降落下來。」

「呀！」

「不，並不是，祇有你一個人，有着身世的祕密情形。」他這麼說着竟然哭起來了。

「且慢！你說的是什麼用意？」

「白烈奇，你可以信任我嗎？」這老頭兒一邊說一邊滾泣着。

「當然，死也得信任的！」他便握住了那老頭兒的手，緊緊地握着。說道：「你的身世的祕密，快

說！」

「白烈奇，我就是以前的皇太子！」

你可以相信，那時吉美和我都呆住了。那公爵便說：

「你是什麼？」

「是的，朋友，真是實實在在的——你的眼睛是這時候正對着可憐的失勢的皇太子，路易十七望着呢！就是路易十六和絕代豔后曼麗安東妮的兒子。」

「你，在你這個時期嗎？你的意思說你就是以前的查理曼；那麼你的年紀至少已該六七百歲了。」

「這是曲折的遭遇所造成的，白烈奇，曲折的遭遇賜給我這灰白色的頭髮和光光的頭頂。是的，朋友們，你們看站在你們前面，穿着藍斜紋布的大衣，帶着滿臉苦楚的，嘆着氣的流浪的人，就是真正的法國大皇帝。」

哎，他哭着，繼續地哭着，所以我和吉美急得簡直有些手足無措，我們很替他們難過——可是我們同時也很高興。暗地裏慶祝着我們自己，因為能和他在一起。我們過去預備像對待那公爵的辦法來安慰他。可是他說這是沒有用的。沒有什麼，祇有去死。但是人們用正當的禮節來對待他的話，那末才會覺得舒適一些，他說人家對他說話的當兒，應該跪下了他的右腳，總得要稱他「萬歲爺」。當他吃飯的時候，先得侍候在他旁邊，而且沒有得到他的准許，是不得擅自離開。所以吉美和我把皇帝的禮節去對待他，替他做這件，做那件，再做別的。站立在他身旁，直至他說退下去的時候，才坐下去休息。這樣使他很滿意，所以他真覺得開心又舒適。可是那公爵卻對他有些酸溜溜地妒忌起來了。他看起

來似乎一點也不滿意我們所做的一切；然而那皇帝仍然對他很有氣，再說他的父親（指法王路易十六）很寵愛他（公爵）的，曾祖父和別位白烈奇公爵們。他也時常想着他們把他們召進皇宮來的。可是那公爵還是憤怒了好久。後來那皇帝又說：

「譬如我們沒有在這高貴的木筏上碰在一起，白烈奇，那你發酸有什麼用呢？不過會使人家不安罷了。這不是我的過失，爲何我不是生就一個公爵；這也不是你的過失，爲何你不是生就一個皇帝——所以憂慮有什麼用呢？來，還是來一個最妥當的辦法吧！我說——這就是我的意思。我們在這裏是很舒適，一些也不要什麼心思。這兒有許多吃的東西，所以很容易過日子——來，把你的手伸過來，公爵，讓我們變做好朋友吧！」

這公爵便這樣做了，吉美和我也覺得很高興去看他們倆和好起來，把不安的氣氛都打散了。我們覺得很開心，因爲如果在一只木筏上有敵意存在，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一只木筏上的一切東西都應該大家一塊兒享受的，所以應該大家和和氣氣。

不久之後，我就知道他們這班說謊朋友根本都不是什麼皇帝和公爵，他們祇是在胡言亂語地哄騙人家，實在是假貨。不過我並不作聲，悶在肚子裏不說——這是最好的辦法。因爲這樣才可以避免口舌，也沒有什麼煩惱會發生。假使他們要我們稱他們皇帝和公爵，我不會反對。這樣可以使整個家庭過着和睦的日子；所以不必去告訴吉美。爸對我說過，對付這種人，祇有讓他們自由地去照他們

自己的辦法幹去就得啦！

二〇 皇帝到農村

他們問了我們許多問題。他們說爲什麼這木筏是向那裏划去，爲什麼這木筏總是晚上划着，而白天裏相反地停着——吉美是不是一個在逃的黑奴嗎？我說：

「天哪！難道一個在逃的黑奴，會向南去的嗎？」
不，他們承認他不曾是的。我還得動動腦筋說：

「我的家族是住在密蘇里州的派克郡裏的。我也生在那邊，他們大都死了，祇剩下了爸和我還有我的弟弟阿克三人，爸，他自己知道他快要破產了，就想到萍叔家裏去住了。萍叔家有一塊小得只容一隻馬的地方。是在這河的下游奧里恩洲南面四十四哩。爸很窮苦，還負了些債，當他把財產變賣了清償債務後，剩下來的祇有十六塊錢和一個黑奴，叫吉美，這實在不夠我們出來一千四百哩路的盤費。好，爸很幸運。有一天當河水高漲的當兒，他抓着一隻余來的木筏，所以我們想，我們一家可以乘了這木筏到奧里恩去。可是爸的運氣並不很好，一天晚上，有一只汽船駛過來，撞着了木筏的前角，我們翻下了水，潛在汽船的機輪下面，後來吉美和我却爬上了岸，可是爸本來已經吃醉了酒，阿克祇有十四歲，所以他們再也不會起來了。在後來的一二天裏，我們真麻煩，常常有人撐了小船過來

「要想把吉美捉去，因為他們總是疑惑他是一個在逃的黑奴，所以我們再也不敢在白天裏划了；在晚上人家再也不會來擾我們了。」

那公爵說：

「讓我一個人在這裏靜靜地想想看，找一個辦法出來，可以使我在白天裏划，如果我們需要的話。讓我先把這件事完全考慮考慮——我將要想出一種計劃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今天就暫時讓這木筏仍在晚上划着，因為當然，我們不願意在白天裏到那城裏去——因為也許白天的氣氛是不合衛生的。」

將近晚上的時候，天突然暗下來，似乎要下雨了；熱烈的電光從天空中閃下來射得很低，把樹葉都震顛下來——這閃光看起來很可怕，可是很清楚。所以那公爵和皇帝就跑去把帳幕拉開，看看幾只床鋪怎樣了，我的床下是用稻草墊着——比吉美的好些，因為他鋪的是糠壳的墊褥，在這糠壳墊褥四週圍着玉蜀黍的穗軸，這東西會刺痛你的；如果你睡在上面，一翻身這乾的糠壳會發出一種聲音，好像你是在一堆枯葉子上面打滾一樣。這種沙沙的聲音準會把你驚醒。那公爵嚷着要睡我的床鋪，可是那皇帝可不準他這樣。他說：

「因為我們的職位和銜頭的高低，我算起來那糠壳的床鋪是不配給我睡。還是你千歲爺去睡那糠壳的吧！」

他們又要鬧翻了！不過一會兒我們很開心了，因為那公爵說：

「這是我的命運，應該被鐵蹄踏在泥漿裏。不幸的命運，常使我的驕氣壓癱了。我違重你的意思吧，我完全服從你；因為這是我的命該如此。讓我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忍受，我能受得住的。」

天色轉好了，我們立刻又划向江心去。這皇帝命令我們站着，向着外，守望著，並且叫我們沒有經過那城市，不要點燈。後來我們望見了一羣火光——你會知道，那城市迫近了——我們就溜過去。過

了半哩開外就好了。當我們過了大半哩的時候，我們就把燈點起來；在十點鐘的光景，天下雨了，雷聲和閃光都來了；所以皇帝又命令我們倆人站着守望，直到天氣轉好。他便和公爵一起爬進帳篷裏去過夜。我守到半夜十二點鐘，但是我們不能到帳篷裏去，即使我有床鋪可以睡的話。在一星期裏沒有一天見過這樣的暴風雨，就是有，也沒有這般長久。我的靈魂兒呀，那風吹的聲音這麼怪尖的！每一二秒鐘來一閃光，那火舌伸出來時，週圍半哩之內都照得通明，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髒的小鳥在雨裏淋着，樹木被風打着，又來了豁然的聲音！

——

那雷繼續地響了一回就隱去了。

——

後來，一會兒又來了一道閃光，接着又是一陣雷聲。

有時這波浪冲上來幾乎把我捲下水去，雖然我沒有穿着衣服也不管。我們沒有撞到什麼暗礁。這電光仍然閃着，射着，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快得使我頭旋都來不及。

我該守到半夜，你知道的，在那時我是很想去睡，所以吉美說他願意代替我站立一半時間。吉美

總是待我這麼好。我就爬進帳篷裏去，但是那皇帝和公爵的手腳攤開睡着；因此我沒有可以睡的地方了。祇得躺在帳篷外面——我也顧不得什麼雨了。這時天氣還和暖，波浪激盪得也不很高了。差不多兩點鐘了。這浪花又高起來了，吉美起初想來叫醒我；但在一轉念間，他想這浪花還沒有多麼高，不致打着我；那知他錯了。因爲一霎時，便來了一個很大的浪花，把我直捲下水去。這樣真把吉美要笑死。他是一個最不經心的黑人，無論怎麼他總是會笑出來的。

我起來，仍舊站着守望，吉美睡下去便鼻鼾聲呼呼地熟睡了；後來暴風雨停止了。接着便見到了第一盞火光，我就去把他叫醒起來，我們一起把木筏撐到可以躲避的地方去，因爲我們知道天快亮

倦了，他們說要『來一下演習。』那公爵便從他的氈呢大夾袋裏去拿了許多印就的單子出來，把它們高聲宣讀出來。有一張印着『巴黎出名的亞門蒙托朋博士』將在某處某地某某日期『演講骨相學』門票每人一角。『詳解骨相圖每張每人二角五分。』那公爵說這就是指他自己。另一張上面印着他是『倫敦特來坊專演世界聞名沙士樂府劇本的悲角，小茄力克。』還有許多單子上面印着許多別的名字，和許多很奇怪的事情，像唸咒語用『魔杖』吸水和點金等等類的東西。後來他說：

「舞台上的紅伶是多麼可愛。陛下，你可曾上過台嗎？」

「沒有，」那皇帝回答。

「在三天之內，你將要變成大名鼎鼎了。」公爵說：「我們划到了第一個城就去租一只臺來演國王李却第三裏的鬥劍場和羅密歐與朱麗葉裏的洋臺場。你以為怎樣？」

「我願意參加任何戲劇演出，白烈奇；但是，你要知道我對於演戲是門外漢，連看都沒有看過幾次。我記得爸爸曾經在宮內有過的，可是那時我年紀太小，一點也不懂什麼。你想你可以教我演嗎？」

「那很方便！」

「好，我正在想來些新鮮花樣來，就讓我們立刻開場吧！」

所以這公爵便告訴他誰是羅密歐和誰是朱麗葉。再告訴他自己慣常演羅密歐，所以這皇帝可以演朱麗葉。

「公爵，不過朱麗葉是這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我的光禿禿頭頂和白鬍子也許會把她演得奇形怪狀的。」

「不，不要緊的；那班鄉下人決不會想到這一點。還有你可知，你還得要穿戲裝，那準會把誰都會改變成完全兩樣，朱麗葉在沒有睡以前是站在洋臺上。她穿了睡衣，戴了縐的睡帽在賞月。這裏就是這一幕用的戲裝。」

他拿出了兩三套花洋布做的衣裳，他說這是李却第三和另一個人穿的功勳甲冑，還有一件長的白棉布做的睡衣；和一隻縐的睡帽給朱麗葉穿的。這皇帝是很滿意。公爵就拿出了一本書把這一段劇本指手劃腳地宣讀，同時很認真地跳着，做着表示演技。後來他把這本書授給那皇帝，並且告訴他要內心表演出來才逼真。

在那下游三哩之外的一個灣口，有一個極小的城市，吃過了晚餐，那公爵已經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怎樣使這木筏可以在白天裏划着。同時對於吉美也沒有危險性。所以他要上岸進城去爲了這事。那皇帝也要去或許可以幫些忙，因爲我們在木筏上所有的咖啡已經完了。吉美和我也得和他們一起坐了小船上陸去添些。

我進了那城，看不見什麼人。街道上走的人也沒有。寂靜無聲的像星期日一樣。祇找着了幾個病的黑奴，在一個後天井裏躺着曬太陽。他告訴我們人家都到幕會裏去了，祇有小孩子，老人和病人們沒有去。向後面過去大約二哩路，那林子裏就是幕會的地方。這皇帝知道了方向，他就要去，因爲幕會是他所歡迎的所在。

那公爵說，他正想找一個印刷所。後來我們終於找着了；那地方極小，在一個木匠店的樓上——印刷所的人和木匠司務們都到幕會去了，可是沒有把他們的店門鎖着。這是一個極污濁的地方，到處都是墨跡。我還看見許多傳單上面印着在逃的黑奴騎在馬上貼滿在牆上。那公爵就脫下了他的

大衣說，現在他的目的達到了。所以我和那皇帝使出去找那幕會去了。

約摸半點鐘之後，我們到了那裏；我們額上都已掛着汗珠，因為這天熱得很可怕。近乎一千人都從二十哩週圍趕來參加這幕會的。這林子裏擠滿了許多馬隊和許多售貨車排列着，這些馬都在車槽裏吃草，一邊踏着蹄把蒼蠅趕開。還有許多蓬帳攤，四角用四根柱子，頂上蓋了一塊篷，這裏有的賣檸檬水和薑餅；也有一堆堆的西瓜和其他土產一類的東西。

那邊有人在一頂較大的蓬帳下面佈講教理，擠滿了許多聽客。這坐的長櫬全是用樹榦劈開了做成的，在圓的一邊挖了洞穿了木棒，用來攔腳，這種櫬子根本沒有靠背的。那講道理的人站在一隻很高的講台上，在這蓬的一邊。女人們都戴着闊邊的太陽帽子，有幾個穿着毛葛的衣裳；有的是棉布做的，也有幾個年輕的穿竹布的。有些年青的男子赤着腳，有些小孩子不穿什麼，只是一件粗布襯衫；有幾個老婆婆却在結絨線；有幾個年輕小夥子正在追求着愛人。

我們走到第一個蓬帳時，看見那佈道理的人，正在唱着聖歌。他唱了二句，人家都跟着再唱一遍，這是真動聽，這許多人一齊唱起來，多麼雄壯。那麼繼續再唱二句，他們再跟着他唱——再這麼繼續下去。那些人越來越多，歌聲越唱越高了；唱到後來有些人嘆着氣。有些都高喊起來。後來那佈道的人便講起道理來了。開場就講得很誠懇和熱烈；一邊裝着手勢，一回站到台上的這邊，一回站到那邊，一回又向前面指手劃腳，嘴裏却盡力撕破了喉嚨似地宣講着。他現在手裏翻開了一本聖經，這兒那兒

讀着喊着：「那是一條蟒蛇，在這個荒野呀！看着他是活的！」那些人就接着喊道：「榮耀啊！——亞——門！」他便繼續再講下去，那些人便呻吟着，哭泣着，嘴裏喊着：「亞門。」

「噢，悲哀的人們來到了，長凳邊，來了，黑暗地帶來了罪惡（亞門）來到了，帶來了病症和痛苦（亞門）來到了，帶來了跛的脚，瞎的眼（亞門）來到了，帶來了貧窮和羞辱（亞——亞——門）來到了，帶來了許多殘疾的人們，犯罪的人們，和受苦的人們——帶來了一個破碎的靈魂，帶來了一顆懺悔的心，帶來了你們的破衣，污穢和罪惡，讓這裏的水來洗淨你們，天堂的大門是開着——噢，進到天堂去安息吧！」（亞——亞——門！榮耀呀！榮耀呀！亞門！）

再這樣地講下去，可是因那許多人嘈雜的喊聲和哭聲早把他的聲音遮蓋起來，你再也聽不出那佈道人的聲音了。在這羣人裏有許多人用力擠到那悲哀者的長凳那邊臉上淌着淚水，當這種悲哀的人們擠到了那凳的前面，便高唱起來，而且喊着叫着，他們自己瘋狂地向前衝倒在稻草上。

好，我方才知道那皇帝已經跑了過去，你可以聽到他對人們講話的聲音；後來却上講台了。因為那個佈道的人請求他來向人們演講，他便講了，他對他們說，他是個海盜——在印度洋裏過了三十年的海盜生活——他的部下減少了許多，因為去年春天和官軍打了一仗後，所以他回來想再招集些新人馬，可是我真感謝上帝，在昨天晚上却反被人家到他家裏去掠奪一空，並且把他帶到一只汽船裏送到這岸上，身上連一分錢也沒有，他覺得這樣是很開心；這對於他是從來沒有的，一件最可以

額手稱慶的事情，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清白的人了。他覺得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快樂；那因為他是很窮。即刻預備動身回到印度洋去把他以後的生活，專心去感化那班海盜們歸到正路上來；他能夠說服他們比誰都靈驗。因為那裏的海盜是個個都認識他的。雖然他身無半分要走到那裏會是很久的，可是無論如何一定要去。後來他每次感化了一個海盜，他總得對那海盜說：『請你不要感謝我，你也不要以為是我的功勞；這都是拋克佛爾村的最親愛的人們在幕會時賜給你的恩德，他們是大量的同胞，他是民族的恩人，那個佈道的教師就是一個海盜有生以來最忠實的朋友！』

講完了，他的眼淚突眶而出了，所以人家都哭了。有幾個就喊道：『大家聚些錢給他，快聚些錢給他！』好，大約有五六個人就掏出錢拋過去，可是又有人嚷着說：『讓他把他的帽子脫下來順着次序收集吧！』每個人都接應着，連那佈道的教師也這麼喊了。

所以這皇帝就拿了他的帽一邊拭着眼圈；一邊走向這羣人去向他們一個個都祝賀他們，贊美他們，並且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對待一個流浪出來的貧苦的海盜這般仁愛。每隔一會兒，有許多挺漂亮的女孩子們頰上淌着淚水跑過來要吻他。這麼她們可以不致忘懷他了；他總是接受她們的要求；有幾次他竟把她們緊緊地摟住了一連吻上五六次——她們還要請他住上一星期；誰都要求他去住在他們的屋子裏。因她們都以爲這是一件光榮的事；可是他說這是幕會的最末一天了，所以他沒有辦法住下去了。同時他實在急於要即刻到印度洋去感化那班海盜們。

當我們回到了木筏上後，他便把他賺來的錢盤算一下。他結出來已經得到了八十七元七角五分。他還拿到了一瓶三加侖裝的威士忌酒。這是在回來的時候，穿過了林子，在路上從一輛售貨車底下偷得來的。這皇帝說他無論怎樣，隨時隨地都會佈道的。他說不必怎樣去解說，異教徒是懂得什麼海盜落魄會來參加這幕會的。

那公爵正在想他是賺了不少的錢，可是他看見了皇帝的成績，他就不再這般想了。他在印刷所裏替農夫們幹了兩樁工作——印着馬的傳單——先拿到了四塊錢。他在廣告上登載，這種傳單價值十元，假如先付可以減到四元——所以人家就照章先付。報紙的定價是每年二元，可是有三個定戶他祇收每人半元錢，因為他們是預先付錢。但是有許多農夫們很窮，他們想把他們自己種出來的葱菜和砍下來柴引來經常當作報費付。因為他對他們說，他方才把這印刷所盤下來，所以定價削低——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祇因為他要收現鈔的緣故。他自己又動腦筋做了一首小詩——

段詩——又動聽又悽慘——這首詩的題目叫『是啊，冷酷的世界把我的心搗碎了！——他把這首小詩全部排好，準備在報紙上印出來，他說這是不另取資的。哈，他總共收進了九元五角正。他說這是他幹了一整天的工作所得到的報酬。

後來他又拿出他所做的另一件東西給我們看，他說這是分文不取的，因為這是爲了我們自己印的。那就是一張單子上面印着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在逃的黑奴，肩上擡了一根棒，掛了一包東西，這

幅畫下邊用大字印着『賞格二百元正。』還印了許多小字，都是關於吉美的事，寫得十分詳細。說明他是在去年冬天從新奧里恩州外四十哩的聖吉加殖民地逃出來的，大概是向北面逃去的。誰把他捉住了送回來，那麼他可以領賞，還可以拿到一切費用。

『現在』這公爵說：『過了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在白天裏划了，如果我們要這樣做的話。當我們看見有人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吉美的手和腳用麻繩細起來，把他送進了帳篷裏去，同時把這張單子給人家看，並且告訴他們我們從這河的上游捉住他的。可是我們現在是太窮了，沒有錢乘汽船，所以我們向朋友借了這麼一隻小木筏，乘向下游去領賞，但是用手鐐和鏈條拷在吉美身上也許會覺得太考究些，因為用了這樣的東西會使人們疑心我們並不窮的。這種是實在很不適當的。這對於窮人看起來可以說有些珠光寶氣的感覺，祇有粗的麻繩才配得上——我們大家一定要牢記着這種計劃，可別臨陣着了慌，把話弄錯了是不行的。』

我們大家稱贊着我們的公爵是很高明，我們以後在白天裏進行是沒有問題了。在那天晚上，我們還來得及划出去好幾哩，使那小城裏的人們在發覺了這公爵的印刷所的圈套的時候趕不上我們；那末我們可以一帆風順，稱心如意了！

我們靜着不動，將近十點鐘模樣，我方才動手划出去，很快地溜走。不多一會兒，我們的木筏離開這小城很遠了。可是我們並沒有掛起我們的燈來，直至遠得看不見那小城的時候才把它掛起來。

吉美叫我在上午四點鐘起來守望。他說：

「赫克，如果再來幾個皇帝和我們登在一起的話，你會覺得怎樣？」

「不，」我回答：「我可不高興。」

「好，」他說：「不錯，我根本也不歡迎再來一二個皇帝，這兒已經很夠了。這個皇帝喝得酩酊大醉，那個公爵也已經喝得不成樣子了！」

我知道吉美曾經要求過那皇帝說法國話，他想聽聽法國話究竟是怎樣的；可是那皇帝說他住在這裏美國太久了，又經歷了許多磨難，所以早把法國話忘記乾淨了！」

一一一 阿根沙的私刑

這時天已亮了，可是我們依舊繼續進行並不停止。皇帝和公爵走出帳篷來，他們看起來似乎方才醒來的樣子，他們跳下水去游泳了一會兒，這樣一來，準會使他們清醒過來。吃過早飯後，老皇帝在木筏的一角坐下來，把靴子脫了，雙腳伸進水裏去攪水，這樣會使他覺得舒暢，再點了他的烟斗呼着烟，他便靜靜地獨自一個人在練習他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內心表演。當他自己以為很成熟了，他便去和那公爵一起演習。那公爵却一再指教他怎樣去說每一句說白；他教皇帝怎樣嘆氣，把雙手按住胸部。隔了一會，他批評皇帝演得很不差；「不過，」他說：「你可別像黃牛叫一般地說話，把羅

密歐嚇跑了！這是最要緊的一點；因為朱麗葉只是一個很可愛而甜蜜的女孩子，她說起話來，決不會像笨蛋一般地亂叫亂喊。」

後來，他們拿出二把長劍，這是公爵用橡木條做成的，他們就開始演習鬥劍——這公爵自己稱國王李却第三，他們在這木筏上跳過來，蹠過去地鬥着，這種景色煞是好看，可是後來，那皇帝一失足，翻落了水，他從水裏爬上來後，大家休息一會，便互相談起以前沿着這條河流所經歷的一切冒險的事情。

吃過了飯，那公爵便說：

「好，卡配，我們也得賣力些。這次演習的戲，使演成第一流的好戲，你可知道，我想我們也得要再加一些花樣才對，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準備一段短的來對付看客們。在戲完了的時候聽到有人叫我們「再來一回」的要求。」

「什麼叫做「再來一回」，白烈奇？」

那公爵便解釋給他聽，後來便說：

「我想我會把高原舞或是水手角笛舞來敷衍他們。那末，你——好，讓我想一想——噢，我想着了——你可以來一個「海密萊的獨白」就是了。」

「海密萊的什麼？」

『海密萊的獨白，你可知道；這是莎士樂府裏頂有名的一篇。啊，這獨白是很偉大，很偉大！每次演出來總能吸住全院觀衆的情緒。在我這本書裏是沒有這編的——我有過一本的，只有一本——可

是我想我把它背出來。讓我踱來踱去大約一分鐘，我試試看，能不能回憶起來把它背出。』

他說着，便走過來走過去，細細地思慮，不時緊緊地繃着額；一會兒又豎起了眉毛，後來又把他的手敲着前額，退轉幾步，呻吟着又嘆着氣，後來又落下了一滴眼淚。他這種表情真有趣，值得一看。後來他記起來了。他叫我們靜靜地聽着他把它背出來，他便裝出一種最高貴的姿勢，他的右腳向前一步，雙手向上伸出，他的頭向後，面朝天，張開了嘴，發狂地唸唸有詞地背起來；他號啕大哭起來；同時挺起了胸部，搥擊着自己，直至他背完了這篇獨白。他這般發狂的演法，入世以後沒有看見過。這裏是他背出來的詞句——當他教那皇帝時，我聽起來覺得很容易。

生呢？死呢？這是一柄出鞘的劍。

使如此長的壽命遭遇了厄運；

誰能忍受這永遠不能移去的災禍呢？

不過死後怎樣地叫人擔憂，

驚擾了無辜的睡眠。

踏進了大自然的第二次歷程，再生。

使我們寧願承受刻薄的命運的矢石

不敢嘗試那我們所不知道的事，

這是使人遲疑之點：

把鄧肯推醒來！我希望你能夠；

誰都受不了生命的鞭擊和譏諷，

那殘忍者的虐待，傲慢者的凌辱。

法律的稽遲不加阻止，會把他置於死地，

在夜半死寂的荒場上，墓地張開着大口，

在嚴肅的黑色氣氛中，

不過進了那鄂都城的境界沒有旅人能夠回來。

可是留在世界上接觸着的都是困苦。

被那種族的觀念注定了的命運，正和寓言裏的那隻可憐的貓兒一樣。

病了沒有人待問，

烏雲罩下來佈滿了我們的屋頂的上方，

爲了這點他們的趨勢是歪斜了，

便失去了人的稱呼。

這是虔誠地望到的結局。可是美麗的奧菲里，妳得變通些吧！

可別露出了妳的玉牙。閉住了妳遲鈍的嘴。

妳跨進尼姑菴去吧！

哎，這老頭兒真歡喜這篇獨白，不多時他會把它了解清楚，所以他可以毫無猶疑地背出來。他真像一個天生成讀這篇『海密萊獨白』的演員。他背起來，十分興奮，聲淚俱下，十分動聽，煞是好看。起先我們看見這公爵印了幾張佈告傳單。我們飄流了二三天，這木筏上確是非常有趣。上面沒有什麼，祇是門劍和『演習』——公爵說的，我們可不知道這個——天天這樣。一天早晨，我們看見一座城，在一個大的灣口，這就是阿根沙。我們便把木筏拴住在相距不滿一哩模樣的一條小河口，這條小河的兩岸都是些很密的柏樹，竟把這河遮蓋得形成一個隧道一樣。除了吉美，我們都乘上小船搖向那小城裏去看看，我們能不能有機會在那裏上演。

我們真幸運；我探聽到那邊有一個馬戲場正在那天下午演馬戲，那許多鄉下人都坐了各種老式的舊車子或是騎了馬進城來看馬戲，這馬戲班在當夜就得離開那兒的。所以我們正好能夠在晚上演出。那公爵便把這戲場的院子租下來，我們都四出貼傳單，這種單子是這樣的：

驚人的演出！

只此一晚！

世界聞名的專演莎士樂府的悲角

倫敦特來坊戲院名角小台維特茄力克，

和

倫敦配開狄撲定蘭，華薩浦，海馬克，皇家戲院，

和大陸皇家戲院名角老埃特門開恩，

演出在偉大的莎士樂府劇本

羅密歐和朱麗葉中的

聞名的洋臺場面!!!

羅密歐.....

朱麗葉.....

茄力克.....

開恩.....

暨全班人馬協力助演！

全新服裝，全新佈景，全新道具！

接演

國王李却第三中的

驚險的，爐火純青的，血戰的

偉大的鬥劍場面!!!

李却第三.....

茄力克

李却蒙.....

開恩

再接演

(觀衆特別來函懇求)

海密萊的獨白!!

特煩紅角開恩演出!

本劇在巴黎連演三百晚場場客滿!

茲因返歐在即

只演一晚!

門票每位二角五分，孩童，僕人每位一角。

我們就在這城裏兜來兜去。街上的店家房屋，都是不堪破舊的，有些竟用木柱撐着，這種店家門面從沒有油漆過，房屋的地板總高出地面三四呎，下面都用木柱支住。這樣可以在河水高漲冲上岸

來時，不致浸在水中了。這種房屋週圍都有一個園地。這園地並不大，可是種不出什麼東西來的。祇有些莠草，野花，灰堆，舊的灣摺的靴子和鞋子，還有許多破酒瓶，破布堆，和各種弄壞了的鋼精鍋壺一類的東西。外邊的籬笆，都是用各種不整齊的木板絡續釘起來的，總是東側西歪的樣子。這籬笆的門，大都祇裝了一個皮做的鉸鏈。有幾處籬笆是用白粉刷過的，可是並不顯得怎樣白。所以公爵說，看起來，這是在哥倫布時代的東西。在這種園地裏往常有豬羶的足跡，可是人們忙着把牠們趕出去。

商店都沿了一條街道開着。在店門前大都有自製的白色的天幔張起，鄉下人們上鎮來的時候，總是把他們的馬匹拴在這撐天幔的柱子上。在天幔下面，大都堆些裝貨用的空木箱。有許多流氓整天倚在這木箱上。時常閒着，用小刀割着木箱，嘴裏嚼着烟草，東張西望，打着呵欠，伸着懶腰——他們是一班十足的混蛋，頭上常戴着黃色草帽，大的竟像一把洋傘，可是並不穿什麼大衣或是馬夾；他們互相稱呼着別爾，白克，亨克，喪和恩狄。他們說起話來總是懶洋洋的拖得很長，並且常用許多俚語。每根天幔下面的柱子上，至少倚了一個流氓，雙手插在袴袋裏，有時伸出一隻手來，拿一些烟草來咀嚼，或是抓抓痒。時常可以聽得他們這麼說：

『亨克，快給我些烟草嚼嚼。』

『我不能給你；我自己也祇有一口了。你可以問別爾拿。』

或許別爾會給他一口的；也許別爾會哄騙他一口也沒有了。這種流氓大都是身無分文的，自己

連一口烟草也沒有。他們總是向別人借來的；常向另一個傢伙說：『傑克，我希望你借口烟給我；我才把我自己的最後一口烟送給平托生了。』這顯然是在撒謊，每次都是的；這根本騙不上誰，除非是一個陌生客，可是傑克並不是一個陌生客，所以他說：

『你送給他一口，真的嗎？那你的妹子就是阿味的祖母。請你先把你以前借我的烟草還給我，雷火白克納，那末我會借給你一二噸烟草也可以，並不要你什麼利錢。』

『哎，我還你過幾次。』

『是的，你還過五六次，可是我借給你的是司刀烟，你還給我的却是黑人頭牌的烟。』

司刀烟是整塊的黑色烟艸，可是這班流氓嚼的是把天然的烟葉扭成的，當他們借到一塊的時候，慣常並不用小刀把它切開來，祇消把它咬住，用手一拉成兩。有時，這塊烟的主人見到了有些肉麻起來。當那人把剩餘的半塊還給他的時候，他便不爽不直地說道：

『來，還是把你嘴裏的一口給我吧，請你把這半塊拿去。』

每一條街道和里弄都是泥濘滿地；沒有什麼，祇是泥漿——這泥漿和柏油一樣黑，有幾處，差不多有一尺深，平均起來，各處有二三寸深。豬糞到處閒蕩着，呼呼地叫着。你會見到一頭滿身泥漿的母猪和一羣小豬在街道上閒遊，擋在路中亂叫，伸着腳閉了眼睛揮着耳朵，小豬們爬上去吸乳，看起來這頭母猪很是得意的模樣，似乎有報酬可以領到。一會兒，你會看見一個流氓過來喊着：『噓！快來把

牠趕去，它「一二只狗把那頭豬的耳朵咬住了，那些豬便起來，尖聲叫着走開。後來，又來了三四十只狗；你可以看見這班流氓爬上了樹，望着牠們過去。一邊笑着，這真笑話，他們對於這種豬叫和狗咬的鬧聲感到極大的興趣。如果有狗打架的話，他們再回過去看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把這班流氓完全驚醒，而且快活得透不轉氣來，祇有狗打架，才會這樣——他們有時會把一隻迷了路的狗，澆滿了松節油，引着了火，或則把一只洋鐵鍋子擊在狗尾巴上，看那隻狗狂跑亂跳，直至牠被火燒死或力竭倒地。

在河邊的屋子，是用木柱撐住在水中，大都是向河面傾側，真危險得幾乎要倒向河裏面去的模樣。這種屋子裏的人，早已搬走了。有幾所屋子下面的河岸，祇浸蝕去了一角。這一角便成了盪空式。這種房屋還有人住着，可是也有相當的危險，因為有時，會有一間房屋那麼寬闊的一行岸地，被河水沖蝕下去；有時會把一條四分之一哩闊的土地侵蝕下去。繼續浸蝕下去，直至有一個夏季全都浸蝕到河裏去。像這樣的城市總是繼續不斷地向後移，因為這條河岸是在不斷地浸蝕下去。

那天將近午刻時分，在街上的人馬和車輛越來越多了。人們都帶了乾糧在車輛中吃着，有許多人在飲威士忌濃酒。我看到了三次打架。後來有人在喊：

『老鮑格來了！——他是從鄉下來過他每月一醉的酒癮；孩子們，他來了！』

那班流氓們都覺得很高興；所以我想他們常常和鮑格鬧笑話的。有一個說：

「哈！我們看他這次會把誰吃掉，如果他預備把我們都吃掉，至少要二十年才可以吃完，那末他會名震四海了。」

另一個說：

「我希望鮑格來恐嚇我。我可以知道，就是一千年也不會死掉的。」

鮑格騎了馬過來，一邊咳嗽；一邊呼喊：

「快些讓開！我在這條小街上來了。你們可知道棺材快要漲價了。」

他是喝醉了酒騎在馬鞍上，搖搖擺擺。他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可是面孔血紅。人家都喊着他，取笑他，還咒罵他，他便罵還他們；並且說，假如看見他們，要把他們一個個都拋出去。他又說，可是他正急着要到鎮上去殺死那老色朋大佐。他的口號是「先吃肉再吃一匙羹湯過下去。」

他望見了我，便騎了馬過來對我說：

「孩子，你是從那裏來的？你要來尋死路嗎？」

後來他過去了。真把我嚇得要命。可是有人在說：

「他沒有什麼意思的；他吃醉了酒的當兒，常常這樣胡說霸道的，在阿根廷沙，他是一個天性最好的老傻瓜。——他決不會傷害人家的，他喝起酒來却毫無節制的。」

鮑格到了這鎮上的一個最大的店門前，在馬上低了頭向下望進了天幔，便喊着：

『色朋，快出來！跑出來會會被你所欺侮過的人。你是一隻獵狗，我在後面也得要把你抓住！』

他不斷地向色朋挑釁着，他用種種毒詞來咒罵他。這樣把人家都吸引出來擠了滿街的人都聽着他，笑着他。後來有一個很神氣的傢伙，大約有五十歲——他看起來在這個鎮上是穿得最體面的一個——從那店裏跨出來，二邊的人羣都向後退讓出一條路給他走出來，他很鎮靜地慢慢地向

鮑格說：

『我現在很不高興來和你鬧，可是我將忍耐到一點鐘。記牢，別忘了——耐到一點鐘，不會再耐下去的，假使到了那時，你再開一聲口，那你可別走開去，我會來找你的。』

他說了便回進店去。這許多人面部都緊張起來；沒有一個人再騷擾了，再也沒有半點兒笑聲了。鮑格騎走了，嘴裏不斷地高聲唾罵着色朋，他一路上撕破了喉嚨似地呼喊。一會兒，他又騎回來，停在那店門前咒罵。有幾個人跑上去想叫他別作聲了。可是他不肯停，還是罵下去。他們告訴他一點鐘還有十五分鐘了，他也該快些回家去；勸他立刻回家去，可是沒有多大效力。他一邊走，一邊儘量地罵，並且把他自己頭上的帽子擲在泥漿裏，讓馬腳踏過去，不一刻，他又發狂地回過來了。他灰白色的頭髮，在空中飛舞着。人家都竭力地去勸誘他跳下馬來，然後他們可以把他鎖起來，使他靜下來；可是毫無效力——他又騎了過來沖破人羣，再破口大罵色朋。後來就有人喊着：

『去把他的女兒叫來！』

快去把他的女兒叫來；他也許會聽她的話，如果要說服他，祇有她才

能夠。」

所以就有人飛奔過去喊他的女兒。我使向這街上走過來，站停了看個究竟。隔了五分鐘至十分鐘的光景，鮑格又來了。可是並沒有騎馬。他搖擺着，穿過了街道向我走來，他頭上的帽子也沒有戴，他的左右有兩個朋友扶着他的手臂，急忙走過來，他一聲也不響了，臉色似乎很難過；他再也不回頭了，可是他自己也想跨着急步，有人在喊：

『鮑格！』

我望過去看誰在喊他，原來就是色朋大佐，他是很鎮靜地站在路上，他的右手舉起了一枝手鎗——並沒有瞄準了誰，可是他祇是把鎗口向天。正在這當兒，我看見一個女孩子奔來，還有二個人跟着她。鮑格回過頭來看誰在叫他。當他們看見那枝手鎗時，扶着他的二個朋友，立刻跳到一邊，那鎗管漸漸地移向下來，準對了一直線——二個鎗管都向前了。鮑格立刻舉起了雙手喊：『噢，天哪！別開鎗！』第一顆子彈飛過來了，他便向後仰，雙手在空中亂抓——第二顆子彈來了，他就笨重地攤開了手脚，倒在地上。那個年青女孩子極喊着，急忙衝過來，倒在她的父親身上，哭號着說：『哎，他殺了他，他殺了他！』這羣人都走來圍住了他們，彼此都擁擠着伸長了頭頸，想看個底細，在圈裏的人却把他們推向後去，嘴裏喊着：『向後退，向後退，讓他吸些空氣，讓他吸些空氣！』

色朋大佐便把他的手鎗丟在地上回身就走。

他們把鮑格扶進一家小藥房，那班觀眾依舊不肯錯過機會，圍過來看，後來全鎮的人都跟着來了。我也衝過去，擠到了一個很靠近他的窗口旁邊。我看得很清楚，他們把他躺在地上，拿起一本很大的聖經，枕在他的頭下，再拿一本經翻開了平放在他的胸部；可是他們先把他的襯衫撕開來。我望見那鎗彈穿過的創洞。他長長地一連喘着十多下，他吸了一口氣，胸部高漲起來，那本聖經也高起來了。他呼出了一口氣，那本聖經也就低下去——後來，他便靜着不動了；他是死了，他們便把他的女兒拉開，她正在啼哭呼號，被他們拖開他的父親的屍首。她是十六歲左右。看來很斯文和美麗。可是她受了驚，臉色已經慘白得很可怕了。

祇隔了一會兒，全鎮的人都到了。繞來繞去，衝着推着，想擠到那窗口邊去看他一個清楚。可是那邊捷足先登的人們那裏肯讓他們擠上來看呢，在後面的人們便不住地嚷着：『喂，現在你們總該看夠了，朋友們；你們是不是要永遠站在那兒不讓人家一個機會嗎？人家也能夠和你們一樣可以看的呀！』

那些站在那窗口旁邊的人，也不斷地針鋒相對罵還他們，我想他們也許會鬧出亂子來的，我就溜了出來。這條街道上擠滿了人，每個人都顯得非常緊張，大家都嚷着講這件事怎樣發生。在外圍又是一大羣人圍着，每個人都伸長頸項在傾聽。有一個瘦長的人物，他的頭髮很長，頭上戴了一頂很大的白皮的高帽子，拿了一根灣柄的手杖，在鮑格站過的地點和色朋出事的地點指劃着。人家都跟蹤

他從這兒到那兒，看着他的各種行動，點着他們的頭，表示很明瞭。他們還俯着把手撐在腿上，注視他的手杖在地上劃東劃西。後來那人立起來了，一會站在色朋肇禍的地方，他便纏着額把他的帽蓋下來，幾乎把他的眼睛蓋沒，嘴裏喊了一聲『鮑格』，便把他的手杖慢慢地瞄準了一直線，接着又喊了一聲『弼』，便向後退了幾步。又喊一聲『弼』，他便倒下去，手脚伸直，躺在地上。看見過真實情形的人們都說他做的一點也不錯，完全對的。後來有十幾個人都拿出了許多瓶酒來敬他。

接着有人在說色朋該受極刑。在一分鐘之內，大家都和着這麼說，他們發狂地喊着，跑回去撕了一些衣裳裹子拿來，接起來預備做絞死色朋的刑具。

一二一 婦孺恕不招待

他們都聚向色朋的屋子裏去。大家憤怒地嚷喊，好像印第安人一樣，他們這班人聲勢洶湧地一直衝過去，把礙着他們前面的什麼東西都搗得粉碎，這威勢看見了真可怕至極。孩子們在這班暴動人物的前面啼哭着想跑出來；在這街道上的每一個窗口裏都擠滿了女人的頭，每一棵樹上都有小黑奴們攀懸着；每一堵籬牆都是許多閒着沒事做的人和少婦們，伸出了頭望着；當那班暴動份子衝過來的時候，他們都急急分散向後倒退。有許多女人和女孩子們哭號着，她們真險些兒被這般暴動份子嚇死。

他們擁到色朋門前的木柵邊，擠得水洩不通，鬧得連你自己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這木柵裏邊是一個祇有二十呎見方的圍地。有幾個人在嚷道：『把這木柵撕毀！把這木柵撕毀！』接着就是一片搗毀的豁裂聲，不多時把木柵都推倒了。那前排的暴動份子像潮水一般地沖進去了。

色朋一聲不響——他祇是站立着對他們望着。這靜寂的局面確是很可怕。色朋的眼珠慢慢地向他們每個人的臉上移動，有人想躲避他的視線；可是他們躲不了，他們大多蒙了他們的眼皮，鬼鬼祟祟地不敢去望他。隔了一刻，色朋笑起來了；可不真的笑，不過是一種冷笑，會使你覺得好像在麵包中嚼到砂泥一樣。

他就慢慢地譏笑地開口說：

『你們想用私刑加在人家身上，這是很有趣的。你們的意思以為你們能夠有勇氣把私刑加在一個大丈夫的身上！可是你們實在只有勇氣去把一個來到這兒的，可憐的，舉目無親的，被棄的女人，塗黑了她的臉，黏滿了羽毛網起來，你們真以為這一些勇氣就足以把私刑加在一個大丈夫的身上嗎？難道一個大丈夫的生命就在你們這一班混蛋的手裏？——況且在清天白日你們還沒有站在他的背後，你們休想來作弄他。』

『我難道不知道你們的心臟嗎？我十分明白，看得很透澈。我是生長在南方，我是住在北方，所以我對於各處的情形都很明瞭。大多數的人都是膽小朋友。在北方的人會讓人欺侮了他，祇是回到

家裏去禱告祈求神佑。在南方的人，一個大丈夫在白天裏阻止一羣人去擄掠。可是，在夜裏他才敢帶了這羣人去幹，你們的報紙上稱讚你們是勇敢的。你們所想的你們比人家更勇敢……可是你們只是和人家一樣並沒有多大的勇氣。爲什麼你們的法官們，不來把一個殺人的凶手絞死呢？因爲他們恐怕這凶手的朋友也許會來暗殺他們——這是他們所以然的緣故。

『所以他們常常赦罪；一個人帶了一百個戴假面具的膽小的人物，在晚上暗暗地會去把那凶犯絞死，你們的失策是爲何，你們沒有一個大丈夫來領導你們呢？這是一個大錯，同時還有一點，你們爲何不在晚上戴了假面具來呢？你們現在祇有半個大丈夫——就是那邊的白克哈克納——如果你們不叫他來領導你們，那末，你們還是偃旗息鼓回家去吧？』

『你們並不願意來，我明瞭大多數的人們都不願意自討苦吃。你們並不願意自尋死路。可是，倘然祇有半個大丈夫的——像那邊的白克哈克納——嘴裏嚷着「絞死他！絞死他！」你們便不敢後退，因爲你們知道，自己是一個膽小鬼——所以你們也祇好跟着他，在後面拉了他的衣角發狂地呼喊，發誓要幹這件大事，最可憐的就是一羣人和軍隊差不多；他們並不是胎生有打仗的勇氣，他們的勇氣是大隊人馬的威勢帶來的，他們的勇氣，是向他們長官借來的。可是一羣暴動份子，假使連一個首腦也沒有，那我以爲他們是更可憐了。現在你們可以這樣去做，把你們的尾巴揮下地，拖着爬回去躲進一個洞裏。假使真的有人要把私刑加在我的身上，那末請你們學南方人的樣子，戴了假面具，在

晚上暗暗地動手，來把我抓住。現在你們可以去了——可別忘記把那半個大丈夫一起帶去。」
這羣人立刻向後倒沖，一個個都東分西散亂竄亂跑。那白克哈克納，他看起來相當平庸，也混在人羣裏一起走了。我仍可以站在那裏沒有問題，但是我不願再站着。

我跑到馬戲場那裏去，在場的後面踱來踱去，看見那看門的人走開了，我就偷偷地鑽進了篷帳，我袋裏是有二十塊錢的金票和一點零碎錢，可是我想我還留起來，因為在異鄉客地的人或許會有不時之需。所以使用起來也該特別慎重。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無法潛進去時也反對化錢來看馬戲，可是現在並不一定需要化費分文。

這確是一個很神氣的大馬戲場，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看的戲。男的女的演員們一雙雙，一對對騎了馬，沿着週圍跑着，男的單穿了燈籠袴和襯衫，並沒有穿皮鞋，也不踏馬蹬，把手按放在大腿上，看他們很輕快，不會翻下馬來——共計有二十個人——每個女演員都是很可愛的，模樣非常美麗，看起來好像一隊十足的王后們，穿了很奢侈的服裝，價值鉅萬，還有許多鑽石，這是極妙的景色；我從沒有看見過有這麼可愛的人物。後來他們和她們一個個在馬背上站起來，沿着場的週圍很自然地兜着圈子，男的顯得特別高聳魁梧。他們的頭點着，眼睛向觀衆瞄着。後來向那邊帳幕下騎過去，那班女的後面拖下來的軟緞衣裳像玫瑰花葉般的輕盈柔軟。發出閃光，看來真像一柄很可愛的小傘。不一回，他們和她們的馬越跑越快，他們每個人在馬背上舞蹈起來，起先是一只腳在空中舞動，

後來兩隻脚齊舞起來下面的馬就愈跑愈側。那領班的在中心柱的週圍飛舞着皮鞭，嘴裏喊着：「吸！吸！」還有一個小丑在他的背後鬧着種種笑話，接着每個人都把馬韁繩放去，女的都垂下了手。男的却雙手交叉在腦前。一會兒，下面的馬都傾側，馬背聳了起來！他們便一個個順序地跳下馬，向觀眾笑容可掬地一鞠躬，立刻下場。於是大家都發狂地鼓掌起來。

好！雖則這馬戲演得十分緊張和驚險，可是那小丑却始終鬧着笑話，真把看客幾乎笑死。那領班的人並不好好地對他講道理，他來一句，他只是很輕快地尖銳地回答他一句。我真不懂那領班的竟會這般迅速妥貼地回話。要是換了我，就是想一年功夫也答不出這種妙詞來。後來有一個醉漢要闖進場來——嘴裏囔着要騎馬；他說他會騎馬和那班演員一樣出彩。人家都和他爭論想把他趕出去，可是他不肯聽，這樣便把全場的空氣緊張起來，戲也停演起來了。看客們大家都向他噓着噓着取笑他，這樣使他更發狂了。咆哮地跳起來，把人家都擾得不安起來，有許多人便抽起了長凳預備擠進場去，一邊喊着：「摔死他！把他拋出去！」有一二個女人被這緊張的空氣嚇壞了大叫起來。後來還是那領班的出場演說幾句，說他希望不要騷擾——他又說，倘使那醉漢能夠答應他不會鬧出亂子來，那麼讓他試試看。如果他以為他自己會騎的話，所以大家都哄笑着說，好就這樣吧！那醉漢便預備一獻身手了。那知當他上馬的當兒，那馬便咆哮起來，縱起縱落沿了場圍奔躍。二邊拖了二個馬戲班的人拉了韁扶住這醉漢，他伏在馬背上雙脚在空中亂舞，全場看客都立起來嚷着笑着，把他們笑得眼淚

也淌出來了。後來那馬漸漸馴服起來，——這當然無論那個馬戲班演員都會的——沿着場的週圍一圈圈地兜過去。這酒鬼伏在背上，一隻腳垂下來幾乎拖着地，另一隻盪在另一面。人家都看得發狂地大笑，可是我並不覺得可笑，因為我正看見他危險了，恐怕就要掉下來了。可是不一會兒，他掙扎着，結果反被他跨上了馬背，得意洋洋地向左右側來側去，隔了一分鐘，他一躍跳起來，丟了馬韁繩站在馬背上了！那馬也飛奔地跑，似乎有人家着了火趕去救火一樣快，他在馬背直立起來很輕快地沿場圍一圈圈地兜過去，後來他便脫起衣裳來。一件件向下面擲。他穿得很笨重，似乎是一個大胖子。他共計穿了十七套。他脫到後來，變成一個瘦長的美少年，身上的服飾是再華麗也沒有了，他也就舉起鞭子，把那隻馬鞭打了幾下，使牠發喘——末了，他跳下來向大家行了一鞠躬，就手舞足蹈地跑向更衣室去了。這真使大家驚奇，而且快樂得呼喊起來了。

那領班的似乎上了當，我想他是一個可惡不過的人。爲什麼呢？那醉漢原來也是他戲班中的一個演員！這完全是他自己想出來預先佈置了的圈套，沒有給人家知道。哎，要是我來做這領班的話，就是出我一千元的代價也不高興，因爲這樣做，我會覺得太對不起人家了。我不知道或許比這個馬戲團更大的還有；可是我還沒有見過。無論怎樣，這個馬戲團對於我是已經夠偉大了；這樣的馬戲到我到達的地方來時，每次我總得要光顧他一下。

手，王當天晚上，我們的戲上演了；但是只有二十個看客

這些門票的收入祇夠開支，他們總

是胡亂地狂笑，這樣真把那公爵氣昏；後來看客們一個個都走了，無論如何，這戲還沒有做完。可是還有一個孩子睡在座位上。那公爵氣憤憤地說，這阿根沙的傻子們不懂得什麼莎士樂府的；他們所需要的祇是低級趣味的滑稽劇。也許比低級趣味的滑稽劇更下流的戲才能迎合他們的心理。他說他認識他們的心理了。所以在第二天早晨，拿了幾張大包皮紙和些黑的油墨，寫了幾張傳單去張貼在整個村裏，這單子是這樣的：

假座馬戲場！

只演三晚！

倫敦大戲院和大陸大戲院

世界聞名的悲角

小台維特茄力克

和

老埃特門開恩

開演驚人悲劇

皇帝 的 駝 駱

又名

在下面有一行最大的字寫着：

女客和孩童皆不招待

『現在』他說，『假使這行字依舊不能吸引他們的話，這阿根沙我真有些不敢領教了！』

一三三 皇帝都是下流胚

那公爵和皇帝整天忙着裝搭戲台，配上了幕，再把一排蠟燭按置在台的前列；當晚場子裏立刻擠滿了人。當十足客滿時，那公爵便溜到門邊，從台後跑到台前站在幕的前面，演說了幾句，介紹這個悲劇。他說這是從來沒有演過的最驚人的大悲劇；他再說下去關於這個悲劇的一切，他又介紹主角老埃特門開恩將演大部份吃重的幾幕，他直說得看客們都很高興的時候，他便把幕捲起來。那皇帝也就赤了腳，露了臂，手舞足蹈地跳出台來，他從頭到腳都塗了顏料，一圈圈，一條條的各種顏色，看起來真花得好像一條虹。還有——可是別管他的外套；總之，他是很粗野，非常滑稽突梯。看客們看見了，哄然大笑起來，直到把他們肚子都笑痛了，他便一跳一跳地向後台縱去，大家都大聲呼喊起來，敲着手掌，他們發狂地喝采，直到他回到台上再來一下。後來他又回進去，他們又喝着再來一下，結果又來了一回。哈，這樣的老瘋子演法是多麼出風頭，簡直會把一只牛也會被他引得笑起來。

那公爵便把幕放下，站在幕前一鞠躬，便說這個大悲劇祇續演二晚，因為急於趕往倫敦去上演，現在那兒的座位早已在特來坊戲院預售一空；他再鞠了一個躬說，這樣大概已經使他們滿意了，他又說請他們把這戲介紹給他們的親友們，叫他們也來欣賞欣賞，那末他將十分感激他們。

有二十個看客喊着：

『什麼，戲已經完了嗎？這樣就算了嗎？』

那公爵便回說，是的，已經演完了。他們就呆住了一會，後來都連叫『上當！』跳起來發怒，大家預備哄上台去對付那班所謂悲角，但是這時有一個很瀟灑的大漢，跳在一條長凳上喊着說：

『且慢！你們先聽我說一句話。』大家就靜下來聽他說些什麼。『我們是上當——大大地上當。可是我們決不願給全鎮的人們來笑我們會上當，把我們當作笑話的話柄。我想我們是決不願意聽人家笑我們的，永遠也不願意的。我們還是靜悄悄地離開這裏出去，向人家介紹這個所謂悲劇，讓全鎮沒有上過當的人都來上一下當？那末大家都是一樣了。人家再也不會笑我們了！這種辦法靈不靈？』

『你說得不錯——這個主意很好！』大家都接應着：『好，那末——再也不要說什麼上當了，就這樣回家去勸人家也來看這個悲劇。』

第二天，你可以在鎮上到處祇要講這個劇情怎樣好，怎樣偉大，當晚又是客滿了。我們又這麼一

樣給他們上當。散了場，我和吉美把木筏划到河中心去，距離這鎮二哩路的光景，我們再划近了岸，在一個可靠的所在隱藏起來。

在第三天晚上，又是客滿——可是這晚的看客並不是生客，他們都是第一晚和第二晚的熟客。我和公爵一起站在門口。我看每個看客進來的時候，他的衣袋裏，總是隆起了的，似乎有什麼東西藏在大衣裏面——我走近去嗅起來沒有什麼香氣。我覺得有些像裝在罐裏的臭皮蛋和爛的捲心菜一類的東西；一共有六十四個人，我想一定的。那死貓的徵兆是來了。我擠進去一回，可是太擁擠了，我站也站不住。哎，我們看見十足地客滿了的當兒，公爵給一個人二角五分錢，叫他暫時替他站在門口，他便向台門灣去，我也跟着他。可是我們正走到一個很暗轉角的時候，公爵便說：

『快走，離開這個鎮，跨上木筏去。加緊脚步越快越好。』

我就聽他的話很快地溜之而去，他也這樣，我們在同一時間到木筏上，不滿二秒鐘的光景，我們早已把這木筏溜向下流去了。這時完全漆黑而且寂靜無聲，我們向河中央划去，沒有一個人開一聲口。我正在想那可憐的皇帝現在正巧和看客們鬧成天花亂墜的局面；可是一點也沒有；一霎那他從帳篷裏爬了出來便說：

『喂，公爵，這次的老花樣怎樣了？』他根本沒有上鎮去。

我們一直在黑暗中進行着，直至離開這村落有十哩之外才點起燈火來。後來我們便吃晚餐，那

皇帝和公爵談笑着他們在那兒怎麼一套手段對付人家，他們覺得渾身鬆弛，非常快樂。公爵說：

「他們那輩毫無見識，頭腦簡單的傻瓜！我早知道那一天晚上，他們是不會鬧的，而且再去請全村沒有看過的人。在第二晚都來賞光一次；我早明瞭這第三天晚上，他們準備好了來，這是他們來向我們施行報復的時候了。不錯，是輪到他們了，我已經預防他們，看他們怎樣來報復。我想看他們怎樣抓住機遇。他們能夠改變方針臨時來敍一會野餐也好。他們正帶了許多乾糧。」

這二個流浪的騙子，在三個晚上騙到一共有四百六十五元。我從沒有見過這許多錢用車輛裝來。

後來他們鼻鼾聲呼呼地睡着了。吉美便說：

「赫克，你以為這兩個皇帝所做的一切希奇嗎？」

「不，我說，『並不希奇。』」

「爲什麼，不希奇，赫克？」

「嗯，那不希奇，因爲他們天然是這樣的。我想皇帝們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赫克，那末我們的這兩個皇帝傢伙大約是十足的流氓坯了。就這麼，一點不錯的流氓坯

了。」

「我就是這麼說，據我所看到的聽到的，皇帝們都是流氓坯。」

「真的嗎？」

「你讀一遍關於他們的事蹟——你會明白的。你可知道亨利第八這個皇帝是一個主日學校的監督。還有那查理第二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和傑姆士第二和愛德華第二和李却第三和其餘四十多個；除了撒克遜之七人政治，在古時節常提起開英，哎，吉美你也該知道老亨利第八在他年輕的時代，他真和花朵一樣漂亮。他每天總得要娶一個妻子，隔了一夜，到早晨便把她的頭斬下來。他常常這麼做一點也沒有什麼希奇，他把女人的頭真當作按日的鮮雞蛋看待。『替我把妮爾圭召進宮裏來。』他說。手下人們便把她送進來。在第二天早晨，他說：『把她的頭顱砍下來！』手下人們便把她砍死。『把琴旭爾叫來？』琴旭爾便來了。第二天早晨又說：『把她的頭顱砍下來！』——手下人們便把她的頭顱砍下來。『敲起鐘來叫范露沙。』范露沙便應聲而來。隔了一夜，一早晨，又說『把她的頭顱砍下來。』而且他還要每個女人每晚講一只故事給他聽，他便把這許多故事這樣積起來，直至積滿了一千另一只的時候，他把它們訂成一本書，這本書便叫做天方夜譚——這個名稱是挺妙而且切確。吉美，你不知道皇帝們的一切。可是我知道的；我們的這個老皇帝是我從歷史裏翻閱過的一個十足的最近似這類的。噫，亨利動動念頭會把國家鬧得烏烟瘴氣。他怎樣鬧法？——還是發一個佈告？——還是給全國的人看看他的顏色？不，他會突然把波士頓港裏的茶葉傾到在海裏。把獨立宣言取消。激動他們來打一仗。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他決不願意讓人家得到一點機會的。他對於他

自己的父親衛靈頓公爵也得起疑心。好，他怎麼做法？是不是叫他招出來嗎？不——他便把他溺死在一隻桶裏和一隻貓一樣。譬如說人家把錢放在他的身邊——他將怎麼做？他會把這錢全都拿去。如果你付他這筆錢托他幹一件事情，你可以坐着監視他，看他怎樣去做——怎樣去做？他總是做別的事情來欺騙你。如果他開起口來——那麼怎樣？假使他不是立刻閉住他的嘴，他總會撒謊，每次都是這樣的。難怪亨利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假如他來和我們在一起，那末一定會把這個全鎮的人們，大大地欺騙一下。比較我們現在的更厲害得多哩！可是我這般說，並不是說我們的皇帝們的手段還不高明，因為他們是也很高明，你可以看了這許多冷酷的事實；但是究竟還比不上那老傢伙亨利。我談的都是皇帝們的事蹟。你也該懂得他們了，承認他們了。各國的皇帝都是一樣的，他們是一班混蛋。他們都是這麼幹的。」

「但是我們的皇帝該是像大多數的一樣了。赫克。」

「是的，吉美，他們都是一樣的。我們沒有辦法去把他們的行為勸好；歷史上也沒有過這種辦法。」

「現在，這個公爵，他有許多事做得和他們差不多。」

「是的，有些像的，可是一個公爵和一個皇帝是兩樣的，當他吃醉了的時候，有些見識淺薄的人竟看不出他是個公爵，準會把他當作皇帝一樣看待。」

「哦，無論怎樣，我再也不願聽什麼皇帝了。赫克。這兩個夠使我忍受了。」

「我也是這麼想，吉美，但是我們既然碰到了這二個傢伙，我們也該記得他們，而且認清他們。我希望將來會聽到沒有皇帝的地方。」

有什麼用處去告訴吉美，他們並不是真的皇帝和真的公爵呢？拆穿了根本也沒有什麼好處的。況且我方才所說給他聽的一切事情，你也不能在歷史上找出來。真的會有這種流氓坏的皇帝。

我先去睡了，後來輪到我立起來守望的時候，吉美沒有把我叫醒。我常常這樣幫我忙的。我在天色朦朧，快要亮的時候醒來，看見他坐着，他的頭俯在雙膝之間，他自己一個人在那裏悲哀地呻吟着，嘆息着，我一點也不去留神他。我早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是正在想在遙遠所在的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確是深深地患着思鄉病。因為他從來也沒有離開過家，而且我也深信他這個病患得很厲害，正和白種人在異鄉客地想起了他的家族一樣，這好像有些不通，可是我却以為是這樣的，因為白種人和黑種人都是人。在晚上，當我睡了，他時常覺得很悲傷，不時地呻吟嘆息。他嘴裏喊着：『可憐的小愛立柴！可憐的小裘乃！真叫我好不難過！我想我再也不見你們了！』吉美真是一個好心腸的黑奴。可是這一回我想去和他談起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後來他說：

『這次，為什麼使我覺得這樣難過，實在因為我方才聽得對面岸上豁然一聲響，這響聲便使我想起了我的小愛立柴。我對待她也曾這般狠毒。她祇是一個不滿四週歲的小孩子，她曾發過很沈重

的腥紅熱，睡在床上，胡言亂語。後來她的病總算好了。有一天，她安閒地站在門邊，我對她說：

「把這門關起來。」

「她可不去把它關起來；祇是向我笑迷迷地站在那邊不動。這真把我一時氣得發昏。我便大聲地再對她說：

「你可聽得嗎？快把門關起來！」

「她依舊這麼站着不動，向我笑嘻嘻。我便光起火來了！我說：

「我養着你，你是我的，竟不聽話嗎！」

「接着我便抓住了她，抽起一記，把她直打倒在地上。手脚攤開躺着。我便走到另一間房間裏去了，隔了約摸十分鐘的模樣；我回到那兒，看見那扇門依舊開着，那孩子在門口裏邊低了頭，很傷心。淚水在她的臉上掛下來。啊，我真要發狂了！我便向孩子那邊跑去，可是正在這當兒，那扇門向裏面側過來——立刻就是一陣風把這門砰然一聲，正敲在這孩子的背上——我的天哪，這孩子一動也不動！我的魂魄幾乎嚇得出竅；我覺得這——這——我實在不知道我覺得怎樣。我急急忽忽地跨過去，把門慢慢地拉開來。我便俯下頭去靠在她的背後，很溫存地對待她。一忽兒，我便喊起來，喊得很高，很響。她一動也不動，噢，赫克，我急得哭出來了。便把她抱住，就說「噢，可憐的小乖乖！上帝也許會寬恕可憐的老吉美，可是他自已以為永遠也不能饒救他自己了！」哎，她似乎是完全聾了啞了，赫克，她完

全聾了啞了。——我曾經這般對待過她的。」

二四 皇帝變成了牧師

第二天，近晚上，我們就停在一棵小柳樹下面，把木筏拴在樹上，在河的兩邊，都有一個村落。那公爵和皇帝又開始動起腦筋來，想到鎮上去騙些錢來。吉美却向公爵要求着，他說，他希望能夠得到一二小時的自由，並不是多久，因為他是整天地被繩子細住了，等在帳篷裏，覺得太吃力了。你可知道當我們走開了，留他一個人在木筏上的時候，我們總是把他細起來，因為倘使有人看見了他一個人在那裏沒有細住，人家不會相信他是一個被捉住了的在逃的黑奴。那公爵便說，整天地被繩子細着，確是很難過的，我也該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公爵真是一個不平凡的聰明人物，不多一會，他便想出來了，他把吉美穿了一件李汗大帝的外套——這件外套是用窗簾的洋布做成的長袍，再裝上了馬鬃毛做的假髮，和假鬚；他再把做戲化粧用的顏料拿出來替吉美的臉孔，手脚，耳朵和頭頸都塗滿了色彩，看起來真是個死鬼模樣，又暗又藍，真好像一個溺死了九天的人。哈，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可怕的外表。後來公爵又拿了一塊板，寫了這麼一行字：

患病的阿拉伯人——祇要他不伸出頭來是沒有妨害的。

他便把這塊板釘住在一根木條子上。把這根木條子豎起在這帳篷前相距五六呎，這樣吉美覺得滿意了。他說，細起來真難過，每次翻一翻身，便要仆的一聲。度一天好比度二年還要慢。現在這樣子總該好得多了。公爵對他說，你可以自由而且輕鬆了。假如有人來管閒賬，叫他一定要把他的頭立刻伸出帳篷來張望一會兒，便和野獸一般地吼叫一二聲。他相信人家會立刻跑開去讓他一個兒在那裏，再也不會來管閒賬了。這樣的做法是很可靠的。可是我想大多數的人不會等他叫出來，早已嚇走了。因為他不單是可怕得像死過的人一樣，他簡直比死人還要可怕呢！

這兩個流氓坯再要想來演一下『寶貨』，因為這樣可以賺到許多錢，可是他們想這究竟是很危險的，因為上次的消息或許已經傳出去。他們真一時找不到什麼妥當的可靠的賺錢計劃，最後公爵說，他預備騎下來轉念頭，想一二點鐘。他能不能在阿根沙村莊裏幹些事情出來；同時那皇帝說，他想到另一個村莊裏去毫無計劃地蕩一回，可是想天保佑他會碰到些有錢可以賺的事情——我想這正在做他的鬼夢。我們每逢到了停的地方，我們都上岸去買許多現成的衣服。現在皇帝穿了他的衣服，他也叫我穿起我自己的衣服。當然我聽他的命令便穿了。皇帝穿的是全黑的，看起來並不挺直。我以前真不知道衣服會把一個人的形貌改變成完全兩樣的。爲什麼呢？他以前穿的是一個惡形惡狀的老滑頭的形態；但是現在，當他脫下他的白色硬壳帽時，一鞠躬，微微一笑，這個樣子看起來，他真是很高貴，很仁慈，而且還帶着些宗教氣味。你會說他是從挪亞大船上出來的。也許會疑惑他自己就

是老立維旦加司。吉美早已把那隻小船收拾乾淨了，我便拿了槳，預備好了，在那邊有一隻大汽船，距離這個鎮，向上游三哩許，並沒有靠近岸——停在那邊，已經有二小時了。上面裝了許多貨物，皇帝開口說：

「你看我穿得怎樣？我想我好像是從聖路易城或辛辛乃滿城來的；或者從其他大城市來到這裏的。赫克划向那汽船去，我們將乘了汽船到那個村莊去。」

我一聽他的話，便向汽船划去，我划到離岸半哩的光景，在那村莊的上游，我便沿了那平直的岸，在寬敞的河水中，划得快起來了。不多一會兒，我們望見一個很清白的年輕的鄉下人，他正坐在一根圓木段上揮着臉上的汗，因為這天天氣很是暖熱，還有二隻大的氈呢夾袋在他的身旁。

「快把船頭掉向岸上划過去。」皇帝說着，我便這麼做。「你等在這兒要到那裏去，青年人？」

「我正在等候那隻汽船預備到奧里恩州去。」

「來，跨上這隻小船。」皇帝說，「等一下，讓我的傭僕來替你這隻大夾袋帶上來。」阿陶福，快跳上岸去幫助那位先生——我明白阿陶福就是指我。

我就照樣去做，後來我們三個人都在這小船裏了。這青年人表示很感謝我們，他說，這樣熱的天氣，把他的行李一起搬過來，真是一件很不輕便的事情。他又問皇帝到什麼地方去。皇帝便告訴他說，他是向河的下流去的。在今天早晨，我在那個村莊上陸的，現在我正向上流一二哩路划去探望一個

老朋友，在那邊的一個農場裏。這個青年人說：

『當我剛看見你們的時候，我自言自語地說：「一定是威爾克氏了。他來得正好。」但是我自己又說：「不，不會是他，否則他們怎會向上流去。」他究竟是不是姓威爾克？』

『不是的，我的名字叫勃洛及——亞力山大勃洛及——亞力山大勃洛及神父，我想我應該這麼稱呼，因為我是上帝門下的一個奴僕。可是我和你一樣地抱歉，因為威爾克先生沒有準時來到這裏，不知道他錯過什麼——我希望他沒有錯過。』

『是的，他不致會錯過什麼財產，因為他是有法律上的保障的，他有全權去領那筆財產的。但是他已經錯過了和他的大哥彼得臨死之前見一面的機會了。——他也許不會顧到這一點的。沒有人能夠告訴出來什麼緣故——可是他的大哥願意在臨死之前見他一面，那末把世上留着的什麼都願意送給他；他在最近三星期裏，總是提起他的兄弟；他們從童年時代分別，直到現在，沒有見過一面——他根本沒有見過他的小兄弟威籬——他的小兄弟是個又聾又啞的殘疾的人——威籬不過三十至三十五歲光景。彼得和喬其，祇有他們二人到這裏來經營；喬其是娶了親的兄弟。他和他的妻子都在去年死了。現在只剩了哈惠和威籬二人；我在說沒有準時來到這兒的，就是指他們二人。』

『可曾有人去通知他們沒有？』

『噢，是的；一二個月以前，當彼得剛得病的時候，是通知過他們的，因為彼得自己覺得這次的病

是不會好了。你可知道他的年紀是很老了。可是喬其的女兒們是太年輕了，所以和他住在一起是不會感到什麼興趣的。祇有那紅髮的曼麗琴還能和他說得投機一些，所以喬其夫婦二人死了，後來他覺得太寂寞了。他似乎不願意再活下去了。他切望着要見哈惠——和威簾（因為他雖也是他的同胞兄弟，可是他不能一個人見到他的遺囑。）他留下來一封信給哈惠在這封信裏寫出他的錢藏在什麼所在；並且他還寫着要把其餘的錢均分給喬其的女兒們，因為喬其死了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給她們。那封信便是他爲了他們所寫下來的。」

「你怎樣想哈惠沒有來呢？他住在那裏？」

「噢，他住在英格蘭——汲非爾——在那兒傳教——他從沒有到過這裏。他是十分忙碌，沒有多大空閒可以抽出來——你可知道，也許他還沒有接到他的信。」

「太不幸，太不幸了，他不能夠在還沒有死的時候見到他的兄弟。你是不是說要到奧里恩州去嗎？」

「是的，可是這不過是一段路程。我在下星期三要乘了火輪船到羅琴乃陸去，我的叔父住在那兒。」

「這路程確是很長。不過一路上的景色一定是很可愛的；我希望我也到那兒去。曼麗琴是不是那年紀最大的女孩子嗎？還有幾個有多少年紀？」

作。
「曼麗琴是十九歲，蘇三十五歲，裘那大約十四歲。」

她便是缺嘴唇的一個，她得做許多工

「可憐的孩子們！她們竟被遺留在這冷酷的世界受苦。」

「是的，她們的情形也許會越變越壞的。可是老彼得的好朋友們不致讓她們受苦。他的朋友有何勃生牧師、白狄司，和康樂胡佛、萍洛克和阿納波克福，和藍維培律師，還有羅賓遜醫生和他們的夫人們，和白太萊寡婦，和——恩，還有許許多多；可是這幾個是和彼得最親近，他寫家信的時候，常提起他們的；所以哈惠來到這裏的時候，他會去訪他的朋友們的。」

哈，這老頭兒一刻不停地盤問着那個青年人，真要把他肚子裏的一切問個乾淨。只有天明白，他爲什麼不去問他關於那個鎮上的一切情形，他問的都是威爾克氏們的事情；關於彼得的職業——是個硝皮匠；又問關於喬其的——是一個木匠；和哈惠的——是個傳外國宗教的牧師；還有許多其他問題，他便說：

「你爲什麼要向那汽船走過去？」

「因爲那是一隻到奧里恩州去的大汽船。這兒近岸的水太淺，所以有人招呼起來，船不會停的。從辛辛乃滴來的會停的，可是這隻船是從聖路易城來的。」

「那末彼得威爾克是不是很有錢嗎？」

「噢，當然是很有錢的。他有房子，田地；他還有三四千塊錢的現金，藏在一個祕密的所在。」

「你說過他是什麼時候死的？」

「我並沒有說過，可是他只有昨天晚上死的。」

「大概明天出喪吧？」

「是的，在明天中午的時候。」

「哎，這是真的太悲傷了；可是我們也得都去弔他一次，所以我們也該預備起來；那末我們才可以去弔。」

「先生，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媽時常這麼對我說的。」

當我把小船划到那汽船旁時，那汽船正快要裝滿了貨物，不多一刻，便駛去了。這皇帝再也不說他要上汽船去的話了。我根本也沒有福氣乘汽船。那汽船駛去了後，那皇帝便命令我再划過去一哩，到了一個冷落的所在，他便上岸去說：

「現在快划回去把公爵帶到這兒來。可是別忘記了那只氈呢的夾袋，假使他早已到對面岸上去了，你快去把他找來。再告訴他不必顧慮快到這裏來，現在你快去。」

我明白他的用意了；可是我不作一聲，這當然。當我把公爵帶來了，我們便把小船藏起來。他們二人便在一根倒地的木幹上坐下來對談，這皇帝把那青年人所講出來的一切的話，都原原本本地講

給公爵聽；並且他在說話的時候，總學着英格蘭人的口音，他學得很像，可是並不十分準確。我却學不上他，所以我也不想去試試；但是他說得確是很動聽的，他便說：

『白烈奇，你裝聾子和啞子，像不像呢？』

那公爵便說讓他一個人裝這個；他說他曾在舞台上演過聾子和啞子的；而且很成功的。後來他們便站在那兒等候汽船的來臨。

大約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望見二隻小汽船駛過，但是它們並沒有駛近岸來；到後來有一隻大的來了，他們便招呼起來。那只大汽船便放出一隻小艇搖過岸來把我們三人渡上船去。這船是駛往辛辛乃滴去的。後來船上的人，知道了我們祇要乘四五哩的很短的航程時，他們便發起火來呢！罵起我們來。他們說，不准我們再登陸。但是那皇帝却鎮靜地說：

『但是，假使人家能夠付一塊錢一哩，有幾哩算幾塊錢，那末你們能不能夠把人家帶到目的地，再放下小艇，把人家送上岸去嗎？』

船上的人便軟化了下來，他們便應許我們了，當船到駛近了那村莊的時候，他們便放下了小艇把我們送上岸去，差不多有二十多人，看見那小艇來的時候，他們聚過來看我們，於是皇帝便向他們問道：

『你們幾位先生們，可有人知道彼得威爾克住在那裏？』他們許多人便大家相對地看看，都點

點頭。就有人說：『我將怎樣告訴你呢？』後來有一個人很和緩地說：

『先生，我很抱歉，可是我以為還是告訴你聽，他昨天晚上活着的時候住在什麼地方，比較妥當些。』

這個老滑頭突然暈過去向前倒下，撲在人家的身上。他的下巴側轉在肩上，嗚咽起來了。他說：『哎呀，哎呀，我們苦命的大哥——他死了，我們再也看不見他了。哎呀，這是真真的難過哪！』他便一邊潑泣着；一邊向公爵做了許多可笑的手勢，責他爲何不放下了大夾袋哭呢。我真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兩個騙子竟演得這般逼真。

這樣，那許多人都圍住了他們，向他們表同情。都來說了許多好話安慰他們，大家都願意替他們把那只氈呢夾袋帶上山去，他們還讓他們兩人倚在肩上哭泣。他們一路上和皇帝談起了他的大哥臨死的情形，皇帝再把這一切做了手勢去給公爵領會。他們二人對於那硝皮匠的死訊都很傷心，似乎他們死了十二個門生一樣的悲哀。哎呀，我看了他們這種樣子，使我十分難過。真把我好像降成了一個黑人一樣。他們這樣卑鄙的手段，簡直把人類的臉都丟盡了。

一一五 完全是謊話

在二分鐘之內，這個消息傳遍了全鎮，大家都急着橫衝直撞地跑出來看，有幾個連外衣也沒有

穿好，一邊穿一邊跑出來。我們立刻被包圍在人羣的中間。那種奔跑過來的腳聲真鬧得和軍隊的進行的腳步聲一樣。每個窗上和門口也都擠滿了人；不時地有人在籬牆上探着頭說：

『就是他們嗎？』

接着就有人和那班人跑近來，便回答他們說：

『你可以相信他們是的。』

當我們走到了那屋子，看見門前早已擠滿了人。在門口站了三個女孩子。曼麗琴的頭髮是紅色的，可是這沒有影響她的美貌。她確是十二萬分美麗，她的臉上和眼珠似乎在發光，她真是非常欣喜，爲了她的叔父們來了。那皇帝便展開了雙手，曼麗琴便向他跳躍過來；同時那個缺嘴的女孩，也就跳向公爵身邊去。他們便把她們抱住了！人家男男女女很高興地來看他們的骨肉重聚的情況。他們每個人都快活得叫起來。

後來那皇帝暗地裏把公爵扭了一下——我看見他扭的——他就向四週一顧，便看見了那棺材在那邊角落裏，放在二隻椅子上，所以他和公爵各伸出一隻手來互相按住了對方的肩，一隻手按住了眼圈拭眼淚，嚴肅地慢慢地向那棺材走過去。人家都向後退了一二步讓他們二人走過去。一切嘈雜的聲音都停止了，有人說『噓！』於是大家都把他們的帽子都脫下來，低下了頭，這時靜得連針掉下地的聲音都聽得清楚。他們二人走到了棺材旁，他們俯下去看看裏面。他們立刻大聲地哭起

來了，他們的哭聲，響得在奧里恩州都可以聽到。後來他們就互相抱了頭頸，約摸有三四分鐘之久，我從沒有看見過二個人在一起這麼樣子。而且，你可知道，這時候大家都是這樣子了。我從沒有見過這種佈滿了悲慘氣氛的地方。後來他二人各自站在棺材的一邊，他們都跪了下去，把前額伏在棺材邊上，他們自己都默默地禱告着。哎，這樣一來，你可沒有看見過，許多人竟都跪了下來，也大聲地哭泣起來——那幾個可憐的女孩子也是這樣；每個女人幾乎都一聲不響地跑過來，把這幾個女孩子的鬢角上嚴肅地吻上幾下，並且再去撫着她們的頭，她們自己却頭向天望着，哭泣着，臉上滾下了淚珠。一個個順次地這樣吻着，撫着女孩子。我真沒有見過這般做作。

好，後來那皇帝便爬起來走向前幾步，開口就說，大家都拿了手帕，臉上都掛滿了淚水。他說這真是一個酸苦的嘗試。他和他的兄弟從四千哩之外趕來想看病着的大哥，可是沒有見面，他就死了。他又說，可是這也是一個真誠的，而且神聖的嘗試，因為他說他們的笨劣的，不中用的嘴，實在說不出什麼來表示他們對大家感激的情緒。他祇好說從心底裏發出來的；說了便嗚咽泣着。虔誠地說了聲天哪，天哪，亞門，後來便鬆了他的緊張的情緒，又大聲地哭了出來。

當他開始說話的時候，就有人人在人叢中歌頌起來，後來大家都合力和唱起來了。這歌頌的聲音真動聽，會使你覺得這和教堂裏的唱經一樣。音樂確是很美妙的。我從沒有聽過這般能使人清醒起來的音樂。這真是太莊嚴而且虔誠了。

後來音樂停了，那皇帝又開口了。他和他的姪女們是將要何等地高興，假使這個家庭裏主要的親友們，今天晚上願意留在這裏，和他們一起用晚餐，大家幫他們處理屍灰的善後事宜。他又說，如果躺在那裏的大哥，會開口的話，他一定會說出他的好朋友們的名字來的。他時常在給我的信裏，提起他們的名字，讓我來想一想，或許我可以把他們的名字背出來。後來他便說出下面的許多名字：——
牧師阿勃生，和但康樂，胡佛先生，和萍洛克先生，和阿納級克福先生，和藍維培先生，和羅賓遜醫生，和他們的夫人，和白太萊寡婦。

牧師何勃生和羅賓遜醫生二人正巧趕着出鎮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說這醫生正在送一個病人到另一個地方去療養，那牧師却跟隨着他，替他禱告。那藍維培律師却到路絲佛爾有公事去了。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其餘的都在場。所以他們一個個都來和皇帝握手，向他道謝，和他攀談，很親熱。後來他們又去和公爵握手，一聲也不響地向他微笑地點頭，好像一羣書獃子的模樣。那公爵便向他們做各種手勢，嘴裏不斷地發出『咯——咯——咯——咯——咯』的聲音，好像一個不會說話的嬰孩一樣。

那皇帝滔滔不絕地講着。並且有人問他有關係的人名都知道，連這裏的狗的名字也知道。他又講出各種不時對於喬其或彼得的家庭發生的一切。他還說彼得曾經在信札裏把這種事都寫給他看過的。可是這都是撒謊，他並非本來知道的，這都是從那個和我們一起坐小船的青年傻瓜所告訴

他的。

後來曼麗琴把他伯父遺留下來的一封信拿出來。這皇帝便高聲地讀了一遍，一邊讀一邊哭。信上寫着把這所住宅和三千塊金洋送給他的姪女們；把那硝皮作場（這是個很賺錢的作場）和幾所別的房屋及田地（價值約七千元）和三千塊金洋給哈惠和威籬。並且還寫出那六千塊金洋是藏在下面的地窖裏，所以這二個騙子的意思要把這筆款子去拿出來，一個也不剩剩地拿上來。他命令我拿了一枝蜡燭火，我們進了那地窖便把門關上，找到了那隻袋，他們便把這袋一倒，瀉出了滿地光亮奪目的金洋，散了一地。哎，皇帝的眼睛發光了他拍了拍公爵的肩胛便說：

「噢，你想這麼許多不算多麼？我想不能說不多了，白烈奇——這真遠勝過那阿根沙演的「寶貨」你想是不是？」

公爵也認爲不錯，他們二人便忙着在地板上伸了手撈拾這許多金洋，它們從他們的手指縫裏漏出來，滾了滿地一片金洋的互擊的聲響。於是皇帝便說：

「白烈奇，不必再說下去了，我們既然做了一個死了富商的兄弟們，也就是代表承授這筆財產的人了。真是天從人願，今年我們的運氣真好我們流浪了好久，這兒是最好的收獲。我幹過許多次的滑頭手段，可是再也沒有比這次更好的了。」

誰都會見了這堆錢覺得心滿意足的，一定相信這是不會錯的；可是，不，他們也該檢點一下，所以

他們二人把這錢盤算起來，結果算出來少了四百十五元。那皇帝便說：

「混賬的彼得，我不知他怎麼竟會弄錯了，或是記錯了四百十五元呢？」

他們二人憂慮猜疑了一會兒，再向四週搜尋了一遍，後來那公爵說：

「哎，對了，他那時病勢沉重，或許會弄錯的——我想一定是這個緣故吧！最好的辦法就是只作不知道拿上去，我們便可以卸去責任了。」

「噢，很便當，是的，我們可以卸去責任了。我可以半點兒也不管這——這算出來的數目。我們該特別公開地拿上去，你可知道。我們現在快把這袋貴重的金洋拖上去在大衆面前檢點——那末人家不會疑心什麼了。但是那死人明明在信上寫着六千塊金洋，我們不願意去——」

「且慢，」公爵說，「讓我們來填一填。」他便從他自己的袋裏摸出了許多金洋。

「這個主意確實很好，公爵——你的頭腦真聰明。」皇帝說，「天保佑，這一次可不會像那老套子的「寶貨」一樣危險了。」他就也從自己袋裏摸出了許多金洋，把它們都堆起來。

這幾乎使他們有些肉麻起來，可是這裏已經是十足六千塊金洋了。

「喂，」公爵說，「我又想出一個主意來了。我上去檢點這錢，點了把這錢都交給三個女孩子。」

「好計策，公爵，讓我來抱住你，親愛的！這個真是再妙也沒有的好主意，誰也想不出來的。你真有着一個驚人的腦袋，我從沒有看見過。噢，這是長輩的巧主意，誰都不會找出什麼錯來的。現在讓我想

想看，究竟人家會不會疑心我們，可是即使有人來疑心我們是冒充的——這一點便可以打倒他們的疑心了。」

當我們上去了，大家都圍住了桌子，皇帝便把這許多金洋堆起在桌子上檢點，三百塊一堆——一共有二十堆精緻的金洋。大家都看得眼紅起來，嘴裏都舌尖舐着顎，真有垂涎三尺的模樣。後來他們又把這錢裝進那袋裏，我看見皇帝又要開口了。他說：

「諸位朋友們，我的大哥，躺在那邊死去的大哥，他生前對這兒的人們都很慈祥的。他生前很愛護這三個可憐的女孩子，他收留這三個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的孩子們。我們也知道他如果沒有顧慮到我和威簾的話，他一定待她們更好。現在他能不能這樣？我想起來是毫無問題的。好，那末怎樣的好兄弟才會在這種環境裏做到他生前的心願？怎樣的叔父在這種環境裏把可憐的孩子們的錢搶劫——是的，搶劫——他所心愛的孩子，竟會這樣嗎？假使我知道威簾的心——我知道我能明瞭他的——好，讓我去問他一個究竟。」他便回身去向公爵做了許多手勢，那公爵便對他呆住了一會；一會兒他似乎領會了皇帝的意思，他便向他跳躍過去，嘴裏不住地咯咯作聲，手舞足蹈地把皇帝擁抱了一五次，表示欣喜的樣子。後來皇帝就說：「我明白了；我想大家都懂得他了。來，曼麗琴，蘇三，裘娜來把這錢拿去——把這錢完全拿去。這便是你們躺在那兒的伯父送給你們的，他現在雖是死了，可是他一定含笑泉下的。」

曼麗琴走向皇帝面前來了，蘇三和那缺嘴的裘娜走到公爵那兒，他們互相抱着吻着，我真沒有見過這般怪肉麻的樣式。於是大家都擠過來，含着淚水都來和這二個騙子握手。都說：

『你們二位真好呀！——多麼慈祥呀！——多麼慷慨呀！』

後來，不多一會，大家都談着那死人的一切，說他生前如何好，他死了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都是這麼一套；這時早有一個肥牙的大漢，跨進來站在人羣裏聽着，打量着，默不作聲；也沒有人和他講話，因為那皇帝正在演講，大家都忙着傾聽他的話。那皇帝正在說——正講到了中間，一直講下去——

『——他們是這死者生前的好朋友，所以今天晚上留着請他們列席；可是明天我們希望大家都來——無論是誰，因為他生前對待誰都很好，所以追悼他的痛飲儀式也該公開的才是。』

他恍惚地搖來擺去，好像聽自己講的話，不住地舉起酒杯，實行所謂追悼他的痛飲儀式，後來那公爵似乎耐不住了，他便拿出一張紙條寫：『你這個老傻瓜，別把葬禮忘了。』寫了便摺起來舉起了，在人家的頭頂上走過去授給皇帝。他便放開來讀了一遍，讀罷便塞進袋裏就說：

『可憐的威籬，他正在惦記着他死去了的大哥，他的心始終是誠懇的。他意思要我請你們大家來參加葬禮——要我來歡迎大家。但是他可以不必多慮——現在我正在這樣做了。』

他便再向四週一顧，很鎮靜地又舉起了他的酒杯痛飲，和以前一樣，不斷地痛飲，他來第三杯的時候，他說：

「我說的追悼他的痛飲儀式並非和平常一樣的儀式——葬禮是平常的儀式——可是痛飲的儀式是對的。在英格蘭葬禮是不通行了一——葬禮根本取消了。現在我們在英格蘭常稱痛飲的儀式。痛飲的儀式是比較合理，因為它的意思很切確，這字義是從希臘文字化出來的。由海勃留人轉輾傳來的，所以你們可以知道痛飲的儀式就是一種公開的葬禮。」

他的臭態我從來也不會看見過。哈，那個爬牙的大漢笑起來了。於是大家都震驚了。便問道：「醫生，爲什麼？」阿納級克福接着說。

「喂，羅賓遜，你可知道這件事情嗎？這就是哈惠威爾克！」
那皇帝便向他微笑，展開了手走過來說：

「你就是我的可憐的大哥的好朋友醫學家嗎？我真——」
「放下了你的手！別觸着我！」那醫生說，「你是不是算在講英格蘭話嗎？可是你冒充得太糟了，一點也不像，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英國話。你難道就是彼得威爾克的兄弟？你不過是一個騙子罷了！」

嗯，這一來，把大家都呆住了！大家都擠向醫生那裏去，想勸他別胡鬧，大家都想去解釋給他聽，告訴他哈惠這樣那樣，多方面來證明他是真的哈惠。他叫出許多人的名字，他連這兒狗的名字都知道，所以他們懇求他不要去使哈惠傷心，也不要使那三個可憐的女孩子們傷心，大家都說了這麼一大套。可是枉費口舌，那醫生依舊咆哮着，他說誰想冒充英國人，可是學不像外國話的一定是個騙子。那

可憐的女孩子們拉住了皇帝的衣服哭起來。那醫生突然走過去把她們拉開，他說：

『我是你們伯父的朋友，也是你們的朋友。我現在站在朋友的地位來警告你們，我是最誠懇的人來保護你們，我不讓你們吃虧上當，快旋轉來別理會那無智識的流氓，也可以叫他光棍。他講了些牛頭不對馬尾的什麼希臘文和什麼海勃留。他是個最精明的騙子——不知從什麼地方去探聽到了許多人名和事情，到這裏來行騙；可是你們便作證他是真的；這許多呆笨的朋友們，竟會幫着來給你們上當。他們應該比你們懂得多些，曼麗琴威爾克，你可承認我是你的朋友，你的毫不自私的好朋友。現在聽我的話，快把這個可笑又可憐的光棍趕出去——我懇求你這樣做。你願意嗎？』

曼麗琴便直立起來了，哎，可是她真乾脆！她說：

『這就是我的回答，』他舉起那袋錢放到皇帝手裏便說：『請你把這六千塊錢替我和妹子們去投資吧！隨便你去幹什麼事業，可以不必還給我們。』

她便把手拘住了皇帝的手，蘇三和缺嘴拘在他的另一邊。於是大家都一邊拍手一邊蹬腳，好像發狂一般。那皇帝抬起了頭很驕傲地微笑着。那醫生便說：

『也罷；我還是不管這件事的好。但是我也得警告你們，當你們將來會難過的時候，才會想到我今天的話。』他說罷，便去了。

『好，醫生，』皇帝嘲笑着他說：『我們會想叫她們來請你的。』他說了便引得大家都笑起來。大

家都說這是罵得很妥當

二六 我偷了皇帝的贓物

當大家都各自回家去了之後，那皇帝便問曼麗琴，他們將睡在那幾個空房間裏。她說，有一個空房間，預備給哈惠叔父，這個房間比較大些，她又說她自己可以到她的妹子們的房裏去睡在一只小床上；上面的閣樓上是一個小房間，裏面也有一只小床。皇帝便說這個小房間可以給他的小廝——指我——睡的。

所以曼麗琴領我們去看她們的房間，每間都是很簡潔，可是也很精緻。她說她的房間裏有許多衣裳和雜另的東西，假使妨礙哈惠叔父的話，她一定把它們都搬去，但是他說，可以不必搬去。這許多衣裳是掛在竹布的幕簾後面。這幕簾長得幾乎拖地。在那邊牆角裏，有一隻氈絨的大箱，夾在另一角裏，有一隻六絃琴的匣箱，還有許多各式的小的玩物，和雜物散了滿地，看起來似乎這些女孩子們在這個房間裏方才玩耍過的模樣。皇帝見了便說，別把它們移動，這樣可以和家裏一樣，隨隨便便不必拘束，比較可以爽快得多，那公爵的房間是很小，可是也很好，我的小床，也是很好。

當晚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聚餐，男女客都列席，我站在皇帝和公爵的椅子背後，侍候他們，還有幾個黑奴侍候其餘的人。曼麗琴，她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蘇三坐在她的旁邊，她嘴裏不住地說着這餅乾

是多麼劣等，這糖果是多麼不行，這炸雞是多麼老，燒得多麼不調和。都是些類似的無聊的客套。女人們慣常歡喜這樣說，藉以激起客人們的贊美聲；人家都知道這菜都是絕頂的上品，所以便回說很好——他們說：『你怎麼會把這餅乾烘得這樣好？』和『你從什麼地方買到這般美味的醋汁？』都是些這一類的騙人的老生常談的話。你可知道，人家在席面上慣常歡喜這麼說。

後來散了席，我便和那缺嘴的裘娜在廚房裏吃晚餐，其餘的在食堂裏幫助黑奴們收拾。那缺嘴姑娘向我不斷地盤問起英格蘭的情形來了。可是天曉得，有時我真險些兒露馬脚。她說：

『你可曾見過那皇帝嗎？』

『那一個？是不是惠簾第四嗎？』是的，我想我是見過的——他到我們的教堂裏來過的。『我明明知道他在幾年前已經死了，可是我決不放過他。所以當她聽我說到我們教堂裏去時，她便問道：

『什麼——常常到的嗎？』

『是的——常常到的，他的座位就在我們的對面——就在佈講台的另一邊。』

『我想他是住在倫敦的是不是？』

『是的，他是住在那裏的。你想他會住在別的什麼地方呢？』

『但是，我想你是住在休斐爾的是不是？』

我想我是呆住了，答不下去了。我便把一根鷄骨頭塞進嘴裏施行緩兵之計，那末才有轉念頭的

餘地。後來，我說：

「我意思是說他到休斐爾來的時候，慣常到我們的教堂裏來的。但是祇有夏天，當他來洗海水浴的時候才來的。」

「什麼道理，你怎麼說——休斐爾是靠近海岸的嗎？」

「哎，誰說是近海岸的？」

「那麼你為什麼說過是近海的？」

「我沒有，根本也沒有說過。」

「你是說過了。」

「我沒有說過。」

「你是說過的。」

「我根本沒有說過這種話。」

「好，那末，你說過什麼？」

「我說他來洗海水浴——我不過這裏說。」

「好，那末，他怎可以洗海水浴，假使不是近海的話？」

「聽着，我說：『你可曾看見過「國會的水」嗎？』」

「是的，看見過的。」

「好，你可曾親自到「國會議院」去取過這水嗎？」

「爲什麼！當然不會去的。」

「好，那麼惠籬第四難道會親自到海邊去洗澡？」

「但是他怎樣得到那海水呢？」

「和這裏的人用桶去吊那「議院的水」一樣辦法，去吊海水的。因爲他要熱的水，在休斐爾的皇宮裏有爐子裝着。他們不能使整個海裏的水煮沸，他們會覺得無法去使整個海裏的水發熱起來，所以祇可把海水用桶吊起來，到宮裏去煮熱了給他洗澡。」

「噢，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你爲什麼不早些說明，那末可以省却許多時刻了。」

她說了這句話，我才心定了，我想我已經脫離了險境，我覺得很高興，而且爽快。後來她接着又說：

「你也到教堂裏去的嗎？」

「是的，——常常去的。」

「你坐在那裏？」

「爲什麼，當然在我們的座位上。」

「是誰的座位？」

「爲什麼？當然是我們自己的——就是你哈惠叔父的。」

「他的嗎？爲什麼他要一個座位呢？」

「要來坐的，爲什麼你難道要想他不需要一個座位嗎？」

「當然囉，我想他應該站在佈講台上的。」

哎呀，我真忘記了，他是一個牧師。我想我又給她塞住了嘴，答不出來了，所以我又拿了一根雞骨頭玩着咬着，又轉起念頭來了。後來我便說：

「天曉得，你難道以爲祇有一個牧師在教堂裏嗎？」

「多幾個出來做什麼？」

「什麼！——難道站在皇帝面前講道理嗎？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姑娘。他們一共有十七個以上。」

「竟有十七個！我的天哪！爲什麼我從沒有福氣見到這樣長的陣線。這樣看起來，至少連講一星期，才可以一個個都輪到了。」

「飯桶，他們又不是每天都要上台去講的——祇有一個上台。」

「好，那麼其餘的幹些什麼？」

「噢，並沒有多大的事情，無聊地踱來踱去，走過講台邊——這邊到那邊。可是他們大多數不做

什麼的。」

「那末，他們爲什麼要來？」

「爲什麼，他們不過爲了耍擺擺場面而已。你可不懂得這點嗎？」

「我真不願意來聽這種無聊的傻事。我再問你，在英格蘭人家怎樣對待奴僕的？他們是不是和我們對待奴僕一樣的嗎？」

「不，在那裏一個奴僕不算是人。人家對待他們不如一隻狗。」

「他們有沒有放假的日子嗎？他們是不是和我們的黑奴一樣有聖誕節，新年的一星期，和七月四日的獨立紀念的三次放假嗎？」

「噢，你且聽我說！人家早已告訴你在英格蘭從來沒有這麼一回事的。爲什麼，缺嘴——姑——爲什麼，裘娜，他們從年頭到年尾沒有一天放假；他們不准去看馬戲，也不准上戲院，也不准看黑人戲，更不准到無論什麼地方去。」

「也不准上教堂去嗎？」

「也不准上教堂去。」

「可是，你常常上教堂的嗎？」

「哦，我又弄僵了。我可忘記了我是算做那老頭兒的奴僕。但是隔了一分鐘，我急急地想出了一個

辦法來解釋給她聽。怎樣一個小廝和平常的奴僕是不同的。他可以隨便跟着主人上教堂去的，因為法律上有這麼一條的。可是我這次的謊話並沒有撒得很靈，我講給她聽了，她覺得很不滿意。她說：

『老實的印第安人，現在你是不是在撒了許多謊話給我聽嗎？』

『老實的印第安人』我說：

『我看一點也不老實？』

『誰說一點也不老實，真的都是事實。』我說。

『把你的手放在這本書上再說一句「真的都是事實。」』

我看這是一本字典，所以便把我的手放在上面照樣再說一遍，這樣一來，她似乎有些想信起來了。她就說：

『好，現在我有些相信你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夠使我其餘的都相信，那更好了。』

『那末，裘，你還有什麼地方，不相信？』曼麗琴和蘇三站在她的背後這麼說：『你怎麼去和他這末地說話，他是個從遼遠來的陌生人。你怎可以這樣對待他？』

『曼姆，你常常這麼樣——常常要你來幫忙，恐怕人家受了傷似地。我並沒有和他說什麼。他正在講些無關緊要的大話給我聽，我一時不能完全瞭解；我和他講的一共就祇有這些事，我一點也不遺漏地告訴你了。我想他總可以講講這種無關緊要的事吧，能夠不能夠？』

『我不管他講的是要緊或是不要緊；他在我們家裏總是一個陌生人。你不該和他說那種話。你和他混在一起是丟臉的，你可知道嗎？所以你不該和一個會使你丟臉的人說話。』

『爲什麼，曼姆，他說——』

『不管他說的是什麼，——你總不該和他說話。你祇要待他和善些就是了，你不必去和他糾纏不清，使他覺得難堪起來。』

我便想這個女孩子，她定是被那老混蛋騙去了錢的女孩子們中的一個。

蘇三也就插進來了，假使你相信我的話，我告訴你，她方才正站在缺嘴的後面偷聽着！

我自己又想着這個姑娘，大概是上了那老混蛋當的另一個姑娘！

曼麗琴又來了，她很可愛的模樣走過來——她總是這樣子的；可是當她看見事情已經過去了，不再願意去挖苦那可憐的缺嘴姑娘了。她便向她招呼：

『好了，現在，』那二個女孩子說：『你祇要向他道歉就是了。』

她就向我道歉，當她道歉的一霎那間，她那種忸怩的態度真美妙。她的道歉的聲音是多麼動聽；所以我希望我能夠再多說一千次謊話給她聽，那末她會再來向我道歉幾次。

我自己又想，她也是上了那個老騙子當的一份子，她的錢也給他搶去了。後來，她們都走出去了，因爲她們以爲這樣才不會使我難堪了，可是我自己心裏覺得很乖戾，十分不安，我對我自己說，我也

該動動腦筋，我也該替她們把那許多錢設法歸還給她們才是。

我便熄了火——去睡，不，我意思那時還沒有睡着。我自己一個人把這件事想了又想，我對自己說，我將去叫那個醫生來把這兩個子騙趕走嗎？不——這可試不得，因為那醫生也許會告訴人家是誰說出來的；那末，那皇帝和公爵一定爲了這件事會和我鬧得很凶的。我又想暗地裏去通知曼麗琴？不——這也試不得，她知道了，也許會現出不快的臉色給他們看出來；可是他們已經把錢騙到了手，可以溜之大吉。我再三考慮，假使她弄清楚了，這件事，我會夾在中間纏不清了。沒有什麼好法子，現在我想出，祇有一條路可以走。我還是親自動手去把那錢偷來——可是偷到了，別使他們疑心我做的。他們在這裏很舒服，他們預備在離開這裏之前，把這個家庭和這全鎮都受了他們的騙——有多少可以騙到，慢慢地都設法騙到手才走。所以我想我有很充分的時間可以湊巧去偷來藏起來；當我回去的時候寫一封信給曼麗琴，告訴她，我把這錢藏在什麼所在。但是我想要幹，還是今天晚上去幹這件事，因爲那醫生也許還沒有心平氣和，或許會來把他們嚇跑了。

所以，我正要去搜他們的房間。我走上樓去，那間大廳很暗，可是我找到了公爵的房間。我就開始摸索起來；因爲我想起那皇帝不致肯讓人家去收藏他的錢，他一定自己把它藏起來的。於是便轉向他的房間裏去了。開始向四週摸索起來。但是，實在太暗了，我想也得要有一枝蠟燭火才好；祇是我當然不能用的。因此我打算不必摸索了，另想別法——還是去偷聽他們的動情吧。正在那時，我聽

到他們的腳聲走過來了，我便想躲藏到床底下；我向床那邊摸過去，但是並沒有摸到我所計劃的床底下，結果却摸到了曼麗琴遮衣裳的幕簾，於是我就閃到了這幕簾的後面，緊緊地躲在衣裳裏，站着，一動都不敢動。

他們走進了房間，便把門關上。那公爵一跨進來，第一件事就俯身到床底下，去探一探。我真開心，運氣，我本想躲在床底下，而沒有躲進去。但是，你可知道，人家在幹什麼私事的當兒，慣常是躲在床底下的。後來他們便坐了下來，那皇帝就說：

「你可知道爲什麼？我們所以要這樣遲才上來，因爲我以為在樓下和她們一起鬧着哭着是比較早上樓來要好得多哩。這樣可以使她們沒有時候來背地裏議論我們了。」

「呀，原來如此。卡配我覺得有些不安；真有些心不定。我腦海裏始終印着那個醫生的面貌，我想叫你想辦法看。我現在轉出了一個計劃，可是我想一定不十分可靠。」

「公爵，你且說出來是怎樣的一個計劃？」

「我以為爲還是在明天早晨三點鐘以前，天沒有亮的當兒，我們倆帶了這騙到的東西溜到河邊去乘船逃了。尤其是我們這樣容易把錢騙到了手。我們起先把錢放了手給她們，後來送還給我們，你當然會想這樣的。現在我想，既拿到了，還是早些溜出去的爲妙。」

這話使我聽了很難過。在一二小時以前，我以為這件事還可以補救，可是現在我覺得失望了。那

皇帝開口說：

「什麼！難道我們不預備把其餘的許多遺產變賣嗎？就這麼溜去，真是再笨也沒有了。竟把價值八九千塊錢的財產丟了不要嗎？我們辛辛苦苦地混進來，這樣就算了嗎？何況那都是很賣得起錢的東西。」

那公爵有些不服氣；他說那袋錢已經夠了，他再也不願意更深地冒險下去了——他也不願意狠心腸去把那幾個可憐的孤兒們的一切都騙去。

「爲什麼，你這樣說！」皇帝說：「我們沒有把她們的一切都騙去，我想祇是騙些錢罷了！誰來買這遺產的才是上當；因爲當我們變賣了便溜走後，不久人家會發現這遺產並不是我們自己本來所有的時候，這種變賣是不生效力的。這種產業依舊會歸她們的。那末這幾個孤兒就會重新領回她們的房屋，給她們已經很夠了，她們年紀很輕，而且很靈敏，一定會自己賺錢養活自己的。她們一定不會受苦的，喂，你祇要想——這裏有成千成萬的錢隨手可得的。天知道，她們是不會叫苦的。」

哎，那皇帝簡直把那公爵說得呆住了。所以後來他也表示同意了，可是他總說要是住下去，是太危險了，因爲那醫生會釘住他們的。但是那皇帝說：

「罵他那個臭醫生！你管他什麼？我們豈不是有這班全鎮的傻瓜們站在我們這邊嗎？那裏再會有比得上他們這麼許多人呢？」

他們商議好了，走下樓去。那公爵又說：

『我想我們並沒有把錢藏妥當。』

這一來，可使我大大地高興起來。我想我可以不必自己瞎摸了，他們自己會說給我聽的。那皇帝說：

『爲什麼？』

『因爲曼麗琴也許爲了穿孝的緣故，要把這衣裳拿出去；那你也得要明白，她先得命令一個黑奴來收拾這個房間，把雜另的東西都裝好，再把這些衣裳拿去；那末，你想一個黑奴，腳踢着了那只袋，見了錢，難道會不偷些去的嗎？』

『公爵，你的腦袋，究竟不錯。』皇帝說。他便走到這幕簾裏來摸索，和我站的地方相差僅二三呎。我更緊緊得貼着牆壁，連氣都不敢透一口，雖渾身戰慄，可是非常鎮靜；我心中假想，如果把我抓住了，他們不知要怎樣對付我；所以這時我在計劃，真的被他們拿住了，我將怎樣辦法才是，可是我還沒有想到一半的當兒，那皇帝早已把那錢袋拿去了。根本也不會想到我是躲在那裏。他們便把這錢從袋裏倒出來，放在那羽毛褥下面的稻草墊裏。塞進去有一二呎深，混在稻草裏。他們說這樣才安全了。因爲那黑奴祇會整飭那羽毛被褥的，決不會把那稻草墊子翻起來的，這稻草墊子慣常一年祇翻二次，所以這樣再也沒有被人家偷去的危險性了。

但是我早已聽得清楚了。他們還沒有走到半梯的時候，我便把這錢拿出來，偷偷摸摸地爬上我睡的地方去。我暫時把這錢藏在我那裏，直至可以再進一步機會來的時候，再作道理。我以為還是藏在這屋子的外面什麼所在去比較妥當些，因為當他們發現了這錢竊了，他們一定要把這屋子大大地搜查的。我知道這是一定的。我就轉身去重新把衣服都穿上了；我爲了這件工作把自己弄得非常疲倦，可是我要睡也不能睡，後來我聽得那皇帝和公爵回上樓去了；我便溜下床去，覆在地板上，把頭伸在扶梯口，傾聽他們的動靜。但是一點也沒有聽到什麼事情。

直到毫無聲響，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才溜下了扶梯。

二七 錢帶到棺材裏

我爬到他們的房門口，再偷聽一下；他們的睡鼾已經很濃。我便點起了脚尖，直向樓下走去。到處都是寂靜無聲。我走進那餐室，從一個門縫裏望進去，看見那幾個看守屍首的人，都熟睡在他們的椅子上了。這扇門開進去便是那客廳，那屍首便放在那裏，二個房間裏都點着一枝蠟燭。我走過去，那客廳的門是沒有關上；那邊看不見什麼，祇有那彼得的屍體盛在那棺材裏，我便再慢慢地跨過去，可是那扇前門是被鎖着。那鑰匙也不知在那裏。正在這當兒，我聽得有脚步声從樓梯上下來，在我的背後走過來，我立刻竄進那客廳，立刻向四週閃顧一下，結果我想祇有一個地方可以藏，我拿着的那袋錢，

就丟進那口棺材裏去，棺材蓋並沒有完全覆上，還留出大約一呎餘地，可以看見屍體的面部，有一塊濕布和屍衣覆在上面。我便把這錢袋放進去，按在棺材蓋下面，正巧那死人的雙手交叉的地方。我摸着了那冰冷的手，真覺得有些毛骨悚然，後來，我放了錢袋便竄過去躲在門背後。

下來的，原來是愛麗琴。她走到棺材旁邊，很悲哀地跪了下來，向裏邊望進去；後來再拿了一方手帕，雖然我聽不到她的哭聲，祇看見了她的背面，我知道她在哭泣了。在這時，我溜了出去，偷偷地穿過了那餐室，我想一定沒有被那看守屍首的人看見，所以我回頭向門縫裏望望，一切都沒有騷動。

我潛上樓去，想睡了，那知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這件事我確是冒了多次的險才告一段落。我以為放在那裏是很妥當，因為當我們乘了船回去，出了一二百哩的時候，我可以寫一封信去告訴曼麗琴。這錢是在那裏。她便可以以把棺材再掘起來開了蓋，她可以拿到這袋錢了。可是不，這並不會這樣順當地過去的，這袋錢準會在他們把蓋釘起來的時候發現的，那末皇帝又可以拿到這袋錢了。這次他會格外小心了，再要候機會去把它偷來，至少又得很久，這時的我當然想潛下樓去，把那袋錢再拿出來，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天色慢慢地亮起來了。不多一會，那幾個看守的人醒了起來，他們在擾騷了，我想快去——把那六千塊錢拿來，因為沒有人叫我把錢放在那裏，但是我想我可不願意再去爲了這件事糾纏個不清了。

當我在早晨下樓去的時候，看見那客廳的門是關閉着，那幾個看守的人早已不見了。沒有其他

的客人，祇有這家庭裏的人和白太萊寡婦和皇帝，公爵幾個人在那裏，我注視他們每個人的臉色，可是一點也看不出什麼。

將近中午的模樣，有一個殯殮的人，帶了幾個手下人來，把這棺材搬在中央，擱在二隻椅子上面，再把許多椅子排列起來，椅子還不夠，便去向鄰居借來，直至這大廳和客廳，餐室都列滿了才好。我看見那棺材蓋依舊像先前那樣按放着，可是我沒有走近去看看裏面，因為四週都是人，去看了也許會鬧出亂子來的。

後來許多人都預備進來了，那二個騙子和那三個女孩子坐在近棺材口的前排。許多吊客都一個個地走進來，走得很慢，約摸有半小時的光景才走完。他們都向那死人的臉上望一望，有幾個竟流出淚來。這完全十分靜穆而且嚴肅的氣氛，那二個騙子和三個女孩子拿了手帕，低下了頭，低聲地啜泣着。沒有其他的聲音可以聽到，祇有腳的擦地聲和抽泣聲和擤鼻聲——因為人們慣常在吊喪時比平時擤起來忙得多，除非是在教堂裏。

人們都擠滿了這地方時，那殯殮的人便慢慢地舉起他穿着黑色手套的手，很和善地辦那最後的手續，把一切東西都安置得井井有序，客人們也都鎮靜。他不作一聲，向人家點頭，用手指劃着請大家讓出一條路給他走，後來，他慢慢地走到牆邊。他真是一個極和善，極圓活和極神祕的人，我從沒有見過，像這個殯殮的人，他的樣子正像那挺硬的火腿一樣，決不會現出一絲笑容來的。

他們還得唱一支輓歌——一種沈痛的調子。當一切都安置就緒了的時候，有一個年青女子先開始唱起來，她的音調是怪尖銳而且沈痛，後來大家都和她唱了。但我正在想那騎着的被得祇有他一個人有一袋很好的東西在他冰冷的手裏。後來那何勃生出場了。他慢慢地嚴肅地開口來，這時忽而從那地窖裏發出了一種極可惱的噪聲，從沒有人會聽到過這樣的聲音；這不過是一隻狗在鬧。可是牠繼續不停地鬧着。這牧師却站在那棺材後面的凳上，等候這鬧聲的停止——你在這時準會抓不住你自己的情緒，這鬧聲實在太惡作劇了，誰也不知道怎麼辦，大家都有些手足無措起來。但是不多一會，那長脚的殯殮人便向那牧師說：『請你不必着急——有我在這裏，你可以放心就是。』他說了便俯下了頭，沿了牆走過去，他真太長了，他的肩高過了人家的頭頂。禱告聲和那狗的噪聲混在一起，越鬧越凶了。他沿了牆壁，到牆角轉了一個灣，沿着另一面的牆壁過去，走進了那地窖。大約有二秒鐘的光景。我們聽得豁然一聲，那隻狗狂叫了一二聲便靜下來不響了，於是一切都靜了。那牧師又開始嚴肅地繼續講下去。隔了一二分鐘，那殯殮的人回出來了，又低下了頭，沿着另一面牆壁走。這房間的三面都走遍了，便抬起頭伸過頸來把手掩住了嘴，向那牧師暗暗地，可是並不很輕地說：『牠捉住了一隻老鼠！』他說了又回到牆壁。這時你可以看見大家的臉色現得很滿意，因為當然囉，他們正想明瞭那隻狗究竟鬧些什麼。這樣一點小事情，雖然是無關緊要的，可是人家時常歡喜去追問出來呀，大家都覺得那個殯殮的人，變成了全鎮唯一的衆望所歸的人了。

那篇喪儀演詞講得真動聽，可是太冗長，聽得有些疲倦起來。那皇帝擠了過來，又來了一套假模假樣地向死者弔了一會。後來那殯儀的人預備叫他手下的釘棺材的人，把棺蓋上了釘住。這時候我真急得要命，我的眼光釘住了那棺材。但是他不管什麼，只是命令手下人把它慢慢地蓋上，再把螺旋釘立刻旋上了。呀，我真要暈過去了！我真不知道那袋錢是不是依舊在棺材裏，我想也許有人早已把那袋錢偷去了嗎？——現在我想我將來怎樣，要不要寫信去通知曼麗琴呢？假如我去通知她錢藏在棺材裏，她會把它掘出來了，可是找不到什麼錢的話，那末不知她要以為我是怎麼樣的人了？我自己知道這件事可弄糟了，我也許會給她捉住了坐牢獄，所以我想還是瞞着不必寫什麼信吧；這件事現在已經糾不清了；我本來想幹得好些，可是反而弄得錯誤百出。天哪！我還是不必去管了，這種混賬的事情！

他們把棺材舁出去，落了葬，我們大家都回來，在一路上我又注視他們的臉——我總覺得有些不安，可是並沒有什麼看出來；他們的臉一點也沒有變化可以看出來。

皇帝在當晚就到每家友人家中去登門拜謝，這麼一來，可以使自己和人家的友誼大增。他所以要這樣做的緣故，因為同時他要通知他們，英格蘭的議會正等候着他回去，因此他不得不趕快回去。所以想把他這裏的產業立刻變賣。他說他覺得很抱歉，他這樣匆忙着回去。同時人家也覺得很難過，因為他就得離開他們了，他們希望他能夠多住幾天，可是他們知道不可能的了。他又說，他當然也得

把威籬和三個女孩子一起帶回英格蘭去；這樣大家覺得很快活，因為這樣使那三個女孩子有個歸宿和他們的親骨肉在一起了；她們自己也很高興。——她們覺得這樣可以使她們把世界上的一件很困難的事，完全遺忘了；她們便叫他快些把產業賣掉，她們準備和他一起走。這幾個可憐的孩子上了當，受了騙，還要這般快活；這般高興，真使我眼看了有些心痛。可是我想插進去說穿了，把大家高興的情緒都變壞了，是試不得的，因為這是太危險了。

可惡的，那皇帝並不把那房產，黑奴，和各種財產都直接拍賣——這拍賣是在葬禮舉行後隔了二天才實行；他說人家可以暗地裏先來買去。

所以葬儀的隔日，在中午時候，那女孩子們的一片高興的情緒，碰到第一次的動搖。那天來了二個販賣黑奴的人，皇帝把黑奴講了價，換得了錢，即他們所謂三天期票，所以他們便把黑奴都買去了。有二個小黑奴被裝到河的上游的孟斐斯去了，可是他們的母親（老黑奴）却被裝到河的下游的奧里恩去了。他們這些可憐的黑奴和那三個女孩子的心爲了活活地拆開，都快碎了；他們臨別的當兒，互相痛哭不住，我看他們這樣難過得幾乎害起病來。女孩子們說她們以前做夢也沒有想到，她們一家人會這樣活活地拆散，把房屋買了，離開這個鎮的。我真記不起那可憐的悲傷的女孩子們和黑奴們，當時互相抱頭痛哭的淒慘情形了。我想我實在受不住了。我想立刻去向皇帝和公爵商量，別把他們真的賣掉，那末隔了一二個星期，他們也許會回來的。

這件事驚動了全鎮的人，鬧得滿城風雨，有許多人率直地又出來說，把母子活活地拆散是太不講人道了。這樣的批評有些把這二個騙子軟化起來了；可是那老頭兒還是一味的獨斷獨行，不管公爵說些什麼主意或是做些什麼，我可以想到那公爵是覺得萬分不安了。

再隔了一天，便是拍賣的正日。在那天上午將近大天亮的時候，那皇帝和公爵來到我的閣樓上把我叫醒。我醒來看他們的臉色一定有什麼亂子發生了。那皇帝開口就說：

「前天晚上，你可曾到過我的房裏嗎？」

「沒有，萬歲爺。」——我慣常這樣稱呼他的，當沒有我們一黨以外的人看見的時候。

「你昨天或是昨天晚上在那裏沒有？」

「沒有，萬歲爺。」

「你得實說——現在——不准撒謊抵賴。」

「是實話，萬歲爺，我說的全是老實話。自從那天曼麗琴帶你和公爵來看那房間，直到現在我沒有走近一步。」

那公爵也說：

「那麼你可曾看見別人進去過嗎？」

「沒有，千歲爺，我記得沒有，我真相信沒有。」

「可是你先靜下來想一想。」

我便考慮了一會兒，抓住了一個妙計；我就說：

「嗯，我看見過那黑奴們進去過好多次。」

他們二人聽了都一跳，看起來他們似乎料不到會有這樣的臉色，可是後來看起來，他們似乎有些相信了。公爵便說：

「什麼，都進去的嗎？」

「不——至少他們不是一次都進去的——因為我並沒有看見他們一起出來，但是祇是一次是這樣的。」

「喂！什麼時候，快說。」

「就是我們舉行葬禮的那天。在那天上午，可是並不十分早，因為那天我起身已經不早了。我正在爬下扶梯的當兒，看見他們的。」

「哎，講下去，真開心！他們幹些什麼事情？他們的行動究竟怎麼樣？」

「他們並沒有幹什麼。我所看到的，他們沒有什麼多大的行動，他們後來點起了腳趾，輕輕地走去，這是我看見的；而且看得很清楚，他們進去收拾你萬歲爺的房間，或是他們本來以為你們已經醒了，但是結果看見你並沒有醒來，所以他們便那樣輕輕地溜出去，大概他們恐怕會把你鬧醒，如果他

們起初沒有把你鬧醒的話。」

「大事不好了，這已經去了？」那皇帝說。看他們二人似乎都很難過，相當地呆住了一回，他站起來，想了又想，抓抓頭皮，約略靜了一分鐘之久，那公爵突然呵呵，不自然地笑起來說：

「出乎意料之外，那班黑奴手段却是很高明的。他們在離開這裏時裝得很難過的样子！我那時相信他們確是很難過，你也難過，誰都難過。可別再告訴我，黑奴是沒有演戲的天才的，你看，他們演出來的事情，準會使誰都上了他們的當。據我想來，他們這班黑奴，真的鴻運亨通。假如我有一個戲院，還有資本，我可以不必再去找更好的劇本和演員——祇是這裏我們已錯過了機會，把他們賣掉換得了一支歌，是的，一支歌，然而這不能兌現哩！喂，這支歌在那裏——就是指那張期票！」

「好，那就對啦，謝天謝地。」

我有些膽怯的模樣，便說：

「什麼事情弄糟了嗎？」

那皇帝扭轉身，過來向我說：

「不干你的事！快閉住你的鳥嘴，你去管你自己的事好了——假如你有事的話，在我們沒有離開這裏的時候，你不准說什麼，可別忘記了——你聽清沒有？」說到這裏，他便回頭對公爵說。

「我們還是把這件事吞沒了別說吧！靜了不響出來最好。」

後來，當他們爬下扶梯去時，那公爵又呵呵地笑着說：

「很快的賣買，祇有很小的進賬！不錯——真是好生意經。」

那皇帝對他有些着惱起來，便大聲地說：

「我要把他們賣了，越早越好，因為把他們早些賣掉了，便不致再會把我們現在變賣到的錢，也都偷去了。這是我的錯呢，還是你的錯？」

「好，如果他們沒有去，依舊在這屋子裏；假使早聽了我的話，我們已經溜了，那末，他們可以偷些什麼？」

皇帝又向他反唇相譏，直至他的理不屈了才肯罷休。後來，他們二人又對譏了幾回，然後返身到我的閣樓上來了。皇帝給我那張期票，遣我到銀行去拿錢，叫我再也不要向他說起，什麼親眼看見黑奴們從他的房裏出來的各種行動了——他說誰都會知道，有東西給他們偷去了。他們二人旋了進來。後來，那老頭兒自己把自己咒罵了一會兒，他說他那晚不該睡得那麼遲，起得那麼遲。他怨恨着他自己，以後再也不要這樣了。他們一邊講，一邊回下去；我真覺得非常快活，把責任都推到黑奴身上去，我自己却卸得乾淨，同時，這並不會害着那班黑奴，因為他們早已去得很遠了。

二八 欺騙的反抗

不多時，天已亮了。我便起身爬下了扶梯，想下樓去。那知當我走過那女孩子們的房間時，看見房門開着，望進去，曼麗琴正在她那隻舊的氈呢箱邊在收拾各種物件放進去——準備到英格蘭去。在那時候，我看見她把一件摺好了的衣裳放下了，便把手掩住了臉哭起來。我看了覺得太難受了；當然，無論是誰見了都會難過的。我便走進去向她說：

「曼麗琴小姐，你不會看見人家有了困難，便袖手旁觀。我當然也不會這樣的——我的心總是這樣的。現在請你把你的苦衷，告訴我吧。」

她便告訴我。我早已知道她是想起了那可憐的黑奴們，她說到英格蘭去，一路上的景色想起來，當然是很美麗的。可是她這真有些創傷了她的心，因為她到了那裏，是不是會樂觀的。當她想起了她家裏的黑奴，母子拆散了，永遠再也不會骨肉團圓的時候——哎，她揮着雙手絕痛地叫出來：

「噢，親愛的，親愛的，我想他們母子永遠再也不能相會了！」

「但是，他們會相見的——在二星期以內——我知道的！」我說。

天哪，我不加思索便這麼脫出口來！她立刻過來，把我的頭頸緊緊地抱住，我一時不能把她的手推開，她急急地叫我再說一遍，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實在說得太冒失了，說得太過份了，太便當了。我要求她給我一分鐘的餘地給我想一想，她便靜了下來，可是看起來她實在太興奮了，她的臉顯得更美麗了，她有些等不住，急着要知道這件事，可是她的臉色確是很快活。她的心是寬舒得多了，她幾乎開心得嘴也合不上，好像生了爬牙的人一樣。我便考慮這是怎樣解釋給她聽。我對我自己說，我以為一個人在很緊急的地方把真情吐露了，實在太冒險了。雖然我沒有多大的經驗，我可說不定會有冒險性；無論如何，對於我覺得太冒險了。但是，像這裏這件事情看起來，還是實說出來的好。我也該靜靜地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回想一遍。這事真是非常曲折離奇，我以前從沒有碰到過。最後，我決定抓住了這次的機會把實情講出來吧，雖然這明明對我自己確是相當地危險。

我便說：

「曼麗琴小姐，我先請問你有沒有在離開這裏不十分遠的所在，你可以暫時去住上三四天嗎？」

「有的，陸勞伯家裏可以的。爲什麼你要問我這個？」

「你暫且別管這是什麼緣故，假使我要告訴你，我怎樣知道那黑奴們會重新團聚——在二星期以內——便在這屋子裏相會——並且要證明我怎樣知道——的話，那末，你能不能到陸勞伯家裏去住上四天嗎？」

「四天！」她說：「住上一年也情願。」

「好，」我說，「我再也不要求你什麼了，祇要你能夠說得出做得到——我要你吻一下聖經，發誓聽我的話。」她微笑着漲紅了臉顯得很豔麗。我接着又說：「假使你以為沒有關係的話，我便要把門關閉了——門起來。」

我把門關上了，走回去坐下來，繼續說下去：

「你可別急。你要像一個男子一樣，鎮靜地坐着。讓我來把真情告訴你，曼麗琴小姐。你該把它小心地都記起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說了會使你傷心，可是又不得不說出來。你的二個叔父根本不是真的；他們不過是二個騙子——正式的大騙子。我們現在都是鑽進了他們的圈套，但是你可以放心，我的話還沒有講完。」

當然，這樣一講，把她嚇了一跳；可是我已經進了危險的境界，到了騎馬之勢。我便一直講下去，她的眼睫毛愈蹺愈高了，我把他們的惡行為，從頭到尾原原本本，都一一說給她聽。我從怎樣碰到了一個上汽船去的青年的傻子，一直講到她怎樣站在門前看見了那皇帝，投到他的懷裏，他把她吻了一共有十六七次之多的時候——她便跳起來，臉上泛了一層晚霞似地紅雲，她就說：

「他們這兩個畜生！你快來，別放過一分鐘——一秒鐘也不要放過——我們快去把他們拿住了，塗黑了臉，貼滿了羽毛，拋到河裏去！」

我說：

「當然，他們應該這樣的。但是預備沒有。在到陸勞伯家裏去以前動手或者——」

「噢，」她說：「我真昏了，不知我自己怎麼想法。」她說了便再坐下來，「你可別去想我說些什麼——請你別去想——你別去想，現在，可以請你講下去嗎？」她便把她纖白的玉手按住了我的手，似乎要逼着我想法子的模樣。這可真把我急死。「我再也不敢想下去了，我已是茫無頭緒了。」她說：「現在你說下去，我再也不又出來了。請你告訴我怎麼辦法才是，你說什麼，我總願意依着你的辦法去幹。」

「好，」我說：「他們不過是狐羣狗黨——二個騙子，可是我實在沒有辦法，不得不暫時跟着他們流浪——爲什麼緣故，我想不必說出來；如果這次要驟然把他抓住，你先使我逃出了他們的手掌，那末我才肯替你想法子；可是還有一個人——你不知道的，他也臨着了極大的磨難。哎，我們也該去求助他，是不是當然，那我們可以想法下手去抓住他們。」

我一邊講，一邊轉着念頭想一個好主意，我想出了怎樣才可以使自己和吉美跳出那二個騙子的掌握；而且還要把他們抓進牢獄裏去。那末就離開這裏，可是我又恐怕在白天裏划那木筏時，沒有人會設法替吉美解釋，祇有我一個人才可以替他解釋；所以我不願這個計劃立刻實行，直至今天夜深裏才動手。

「曼麗琴小姐，我告訴你，我們將怎樣辦法。你可不必住在陸勞伯家裏逗留這麼久。你且告訴我，從這裏到他家裏有多少路？」

「不滿四哩——就在這個鎮的後面的落鄉。」

「好，這正是不遠不近，現在你可以立刻就去了，可是別性急，直到晚上九點鐘或是九點半模樣，你可以叫人家把你帶回來——告訴他們，因為你想到什麼事，才到那裏去的。假使你回到這裏在十一點鐘以前，你只要點一支蠟燭在窗口上，假使我並不來把火吹滅，那末再等到十一點鐘，我仍沒有把它吹滅，那末你可以知道我已經走了——走得很遠了，已經逃到了很安全的地方了。那時候你可以跑出來，把這件事宣佈出去，將這二個騙子監禁起來。」

「很好。」她說：「我願意遵照你的話去幹。」

「可是，假使結果我並沒有逃出去，也和他們一起被抓住了，那末你也該來幫我忙，站起來說是我先把這事講出來的。你一定要盡力地幫助我的。」

「幫助你這是應當的，我一定願意這樣的。人家絲毫也不敢來碰你一下！」她的鼻孔嗅了起來，她的眼珠很銳利地向前望着說。

「假使我走了，我不會再回來替你證明這二個騙子並不是你的叔父。」我說：「假使我要在場證明，那末我可不能走了。我可以發誓證實他們確是騙子和流氓，雖然我這樣說起來，是一定很有効

力的。可是人家也可以來證明這二個騙子比我更有效力，他們也能夠和我一樣毫無猶疑迅速地說出來。我來告訴你怎樣去找到他們的佐證。你快給我一支鉛筆和一張紙，這兒寫着——「白立司，凡皇家的寶貨」把這紙條藏起來，可不要遺失了。假如法庭上要人證明這二個騙子的行爲時，把他們二人送到白立司凡去宣佈出來，演那「皇家的寶貨」的人已經抓到了，叫幾個上他們當的人出來證明——曼麗琴小姐，一忽兒你準會得到那全鎮的人，都願意到這裏來的消息，而且他們會個個都憤怒地，指定他們二個是騙子的。」

我想現在什麼都計劃好了。我又說：

「讓這拍賣依舊舉行着。可不必憂慮東西給他們拍賣了會拿不轉來，因爲那通告上寫明着人家買了拍賣的物件，須得隔了一天才付錢的，那末，當然他們也不會人家在沒有付錢以前，把這物件搬去；所以拍賣是不成問題的，他們也不會拿到錢的。這正和他們賣黑奴一樣的——這等於沒有成交，那黑奴們不久就會回來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還沒有收到錢——曼麗琴小姐，他們正是牽制着進退兩難呢。」

「好，」她說：「我現在要跑下樓去吃早餐，吃了之後，我可以立刻趕往陸勞伯家裏去。」

「錯雖不錯，曼麗琴小姐，可是話可不是這麼說的。」我說：「你該立刻就去，不必先吃早餐。」

「這是什麼緣故？」

「曼麗琴，你想我要你去究竟爲的是什麼？」

「哎，這可沒有想到——讓我來想一想。我想不出究竟爲的是什麼呢？」

「爲什麼，這就是因爲你的臉皮，並沒有像他們這種人的臉皮和牛皮那樣厚，我不敢叫你留在這裏，因爲你的臉色準會把什麼事都現出來，比看一本書還要快。誰都會向你一看，便知道你有事在心了，正和看一本大字足本一樣清楚。你可會想到你下樓去吃早飯，見了你的叔父，他們來和你接吻請早安的當兒，不致會——」

「那，那，那不錯，我該在吃早餐之前便走——我很高興去，可是就讓我的妹子們和他們留在這裏嗎？」

「是的，不必顧到她們，毫無關係的，他們還得要在這裏逗留幾時。假如你姊妹三人都去了，他們也許會起疑心的。我不要你去看見他們；也不要看見你的妹子們；也不要你見這鎮上的任何人；因爲假使今天早晨，有一個鄰居來問起你的叔父，那末你的臉色一定會告訴人家有什麼變故發生了。不，曼麗琴，你還是立刻動身去吧，我會敷衍他們的。我將告訴蘇三小姐叫她替你和你們的叔父接吻，互相請安，同時告訴她，你出去休息一會，隔了幾個鐘點便會回來的。或是說你去探望一個朋友了，再說你今天晚上，或是明天一早晨便會回家的。」

「去探望一個朋友是不錯的，可是我不能和她們接吻請安了。」

『嗯，那是不能了。』這樣回答她，是不致使她怎樣的，因為這是一件極小的事情，無作輕重的；這不過是和善的人們慣常做的小事。這樣解釋了，不費分文，便使曼麗琴覺得再也不難過了。後來我便說：『還有一件事——就是那袋錢。』

『嗯，在他們手裏；我想起了我怎樣把錢交給他的情形，使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傻子。』

『不，你可沒有知道，這袋錢並沒有在他們手裏。』

『爲什麼，那末是在誰的手裏？』

『我希望我能夠確定是在誰的手裏，可是實在不能，因為我會把這錢偷了想給你，我本知道我放在那裏。但是，恐怕已經不在那裏了，我真對不起你，曼麗琴小姐。我本想盡我的力量來把這事辦好。可是我險些兒被抓住，所以我就把這袋錢順便放在一個地方——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很妥當的地方。』

『噢，別說下去了——你不該這麼做，我不許你這麼——可是你也不得不如此，這樣看起來，也不能錯怪你。你可究竟放在那裏？』

我實在不願意再使她聽下去，會覺得不舒服。我真沒有勇氣使她去看，那死屍身上放了一袋錢的可怕事情。約摸隔了一分鐘，我說：

『曼麗琴小姐，假如你肯放過我的話，我還是不告訴你的好；可是你能給我一張紙和一枝筆，我

可以寫給你到陸勞伯家裏去，一路上可以打開來看。你一定要知道的話，那末，你能不能這樣辦？」

「噢，依你就是了。」

我便寫：「我把它放在棺材裏。你正在那邊哭的當兒，它在那裏，可是便在那深晚不知去向了。那時我躲在門後，曼麗琴小姐，我太對不起你了。」

當我回想她伏在那裏哭的景況。同時那驅子正在她的屋子裏，我不禁也流了幾點淚，我把這張紙摺了交給她，我看見她的眼眶也已潤濕了。她緊握着我的手，便說：

「再會，我現在便要開始依着你說的一切去幹了；假使我和你再也不能見面的話，我也不會忘記你的。我總得時刻刻想到你的，我還要替你祝福！」她就去了。

替我祝福！我想她還不知道她沒有盡她的力，可是我知道她是很誠心的，一點不錯，她有勇氣向上帝祝福。你也許以為她就是這樣一點勇氣。可是她比別的女孩子總得強幾分。這似乎在過贊她，可是並不過贊她。當事情來到她身上時，她總是多麼勇敢。就在那天，我看她出了門之後，再也不見她了；不，我雖不再見到她，可是我時常想念她，而想起了她替我祝福的情況，我真也想替她祝福，如果這是有於她有益的話。

我想她是從後門溜出的，因為這樣才不致碰到誰，當我見了蘇三和缺嘴時，我便對她們說：

「那邊河對岸，你們常去玩的人家叫什麼？」

她們說：

「那邊不止一家；可是大都是姓浦克多的。」

「不錯就是這個姓。」我說：「我幾乎忘了，曼麗琴小姐叫我來告訴你們，她趕往那邊去了。」

因為那邊有一個人病了。」

「那個？」

「我又忘了；可是我想那是叫……」

「天照應，我希望並不是海娜。」

「哎，我真抱歉。」我說，「正巧是海娜。」

「天哪，上星期她身體還是很好！她病得厲害嗎？」

「我可不知是什麼病，人家奉陪了她一整晚。曼麗琴小姐說，他們告訴她，不多幾時恐怕就要死了。」

「現在，你且想一想她究竟患的是什麼病？」

我一時想不出什麼妥當的答詞，後來我說：

「是疥腮症。」

「疥腮症，你這撒謊老手！人家豈肯去奉陪一個患這種病的人嗎？」

「他們不會的嗎？你們也該相信，他們會去奉陪她的，她這疥腮症是和一般兩樣的。因為曼麗琴小姐說，這是一種新的疥腮症。」

「新的疥腮症是怎樣的？」

「因為這是和別的病混合成的。」

「別的什麼病？」

「嗯，癩疹，百日咳，丹毒，肺癆，黃疸病和腦膜炎，我真一時數不清許多。」

「天曉得他們便叫做疥腮症嗎？」

「這都是曼麗琴小姐告訴我的。」

「可是這許多的病和疥腮症有什麼關係呢？」

「這不過因為她起初害的是疥腮病。」

「哎，這太笑話了。假如一個人踏痛腳趾，後來服了毒，再投井，再刎頸，再把腦漿撞出來，人家來問，

「他怎樣死的？」有一個傻瓜答道：「他踏痛了腳趾死的。」這樣說通不通？實在不通。這病難道會

傳佈出來的嗎？」

「傳佈出來的嗎？你這樣說，這是牙耙式的傳佈——是不是在晚上的嗎？譬如你不去把你的蛀牙拔掉，你想會不會傳佈到另一隻牙齒嗎？你能不能把那隻蛀牙拔去，可以不牽動整個牙耙嗎？嗯，這

種疥腮症便是這種牙耙式的病，你們也可以說——沒有牙垢的牙耙是很容易拔去的。」

「嗯，這也太可怕了。」那缺嘴說，「我到哈惠叔父那裏去。」

「噢，當然，」我說，「我也得去，我要立刻就去。」

「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呢？」

「暫且等一分鐘，你會明白的。你們的二個叔父是不是急於回到英國去嗎？你想他們會很卑鄙地自己先去，放你們在後面自己去嗎？你們知道他們會等候你們一起去的。哈惠叔父是不是一個教士嗎？他是很和善的。不錯，那末，他會欺騙一艘汽船或是一艘船上的人員，把曼麗琴帶出洋去嗎？現在你們知道他是不會的。那末他怎麼辦呢？我會說：「我的教會裏雖是等候着我去主持一切。可是不幸得很，我的姪女恐怕已經染到了疥腮症，所以我不得不在這兒多耽擱三個月，看她究竟有沒有這種病症。」可是這沒有關係，你還是去告訴哈惠叔父——」

「唔，我們可以到英格蘭去享樂，爲什麼在這兒等候曼麗琴呢？這般說法，你真是一個傻子。」

「無論如何，你們也該去告訴你們的鄰居。」

「你且聽着，你說的都是些傻話。你難道以爲他們會去告訴我們的叔父嗎？我們祇有默不作聲才是。」

「或許你們的意思是對的——不錯，我想你們是對的。」

『可是，我想我們也該去告訴叔父倆，曼麗琴出去一會兒，無論怎樣，不致會使他們感覺到有什麼不便的。』

『是的，曼麗琴正要你們去這樣說。她說：「叫你們替我去向叔父們請安，我是急於趕到河的對岸去看那——那——你們的伯父彼得的一個很富的朋友叫什麼？」——我說的便是指那——』

『你一定是指阿沙氏，對不對？』

『當然這種名字真難記，是的，她說叫你們去通知他們，說她是到河對岸去請那阿沙氏們來參加這次的拍賣，把這屋子買去因為她想她的伯父彼得除了他們，不願意把屋子落在別人手掌裏去。所以她一定要把他們引來，要是可能的話，今天晚上回來，否則明天早晨總得回來的。她說別告訴他們什麼浦克多的事情，你們祇要說阿沙氏——這是實在的，她去叫他們來買這屋子，因為她對我這麼交代的。』

『那便這麼說好了。』她們說了，便去向叔父們請安接吻，再把這消息告訴他們。

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她們不會說什麼了，因為她們一心要到英格蘭去。那皇帝和公爵也會相信，她是去幫他們趕着拍賣，也不致會疑心到什麼羅賓遜醫生那裏去。我覺得已把這事辦得很清了——湯姆辦起來也不過如此了。當然，他也許會加油加醬地弄得更有勁些，我却不會這樣。

他們在那公共場所裏舉行拍賣，直至傍晚，那老騙子真狠毒，什麼都賣去，現在要把一本小聖經

也拍賣了。那公爵却不住地咯咯地裝着噁腔，在旁邊幫忙。

後來什麼都賣光了——祇有墓邊的一堆不甚重要的東西，還沒有拍賣去。他們也把它賣了才罷休——我從沒有見過像那皇帝這般貪心的傢伙，他竟要把一切都吞去。哎，有一隻小汽船到了，過了二分鐘，有一羣人來了，大家都喊着，笑着，嚷着：

「這裏是你們的對頭哈，這裏竟有二對彼得的承繼人了——大家該把拍賣的錢付給那一對，大家請選擇一下吧！」

二九 暴風雨

他們也是一個和善的老年人和一個年輕的——他一隻右臂上吊着繃帶。哎，大家都圍住他們笑着嚷着。可是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可笑。我想他們一定會和那公爵和皇帝爭鬧的。我想他們臉色會變慘白的。可是相反地，那公爵一些也不起疑地依舊咯——咯——咯地裝着噁腔，好像一只瓶裏傾着了許多牛乳的聲音。他似乎很滿意他們的收獲；那皇帝却有些呆住了。對了那二個人很是受窘，似乎肚子痛一樣，他正在想法怎麼顯出他的手段來。噢，果然有許多主要人物都站在那皇帝一邊了。那新來的老年人真使大家弄不清了。不多一回，他開口了。我聽他的口音是一個英國人——不是那皇帝那樣的口音，雖然皇帝冒充英國話，也不見弱，我直說不來，也學不像那老年人的口音，他對四週

一望向大家說：

『這真使我意想不到；我現在很坦白地告訴你們，我並沒有準備好來對付這事，因為我的兄弟很不幸地折斷了一隻手臂，我們的行李，在昨天晚上，誤放在那邊一個鎮上。我是彼得的兄弟哈惠，這裏是他的小兄弟威簾，他不能說話——也不會做手勢了。因為他祇有一隻手了。我們是真的，在二天內，我的行李到了這裏，我們能夠證明的。眼前我不願說什麼，祇是到旅館裏暫時住下，等候行李送到，再作道理。』

他便和那新來的啞巴走去了；那皇帝笑着說：

『折斷了他的手臂很像，是不是？——這似乎太容易了。要做一個騙子也該學習怎樣做手勢，可是不知怎麼學法。失了他們的行李，太有趣了——太高明了——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接着笑個不休，大家都和着笑起來，可是有三四也許五四個不笑。其中一個便是那醫生；另一個是眼光很銳利的紳士，手裏提了一隻舊式氈呢夾，向那醫生輕輕地說話，再向那皇帝望了一下，大家便點了一下頭——他就是從路絲佛爾回來的藍維培律師。另一個是粗漢，他起先聽了那老年人的話，再來聽那皇帝了。後來便對那皇帝大聲地責問：

『喂，聽着，如果你是哈惠的話，你什麼時候到這裏？』

『朋友們，我在落葬的前一天到的。』那皇帝便說。

「幾點鐘？」

「在黃昏時候——太陽落下後一二小時。」

「你怎樣來的？」

「我從辛辛乃滴乘了沙生堡號輪來的。」

「嘿，那末，那天早晨，你怎麼坐在一隻小船裏，在品忒村那邊上岸？」

「那天早晨我並沒有在品忒村那邊。」

「這是謊話。」

這時有幾個人跑過來，請他不要再向一個年老的牧師，這般地窮凶極惡地追問。

「牧師，他是一個騙子；一個撒謊者，他真該絞死。那天早晨，他確是在品忒村的。我是住在那邊親眼看見他的。他坐了小船來的。還有一個孩子和鐵可林在一起。」

那醫生硬出場開口說：

「亨世，如果你看見了那個孩子，你可認得出嗎？」

「我一定認得出的。喂，現在他就在那裏，十分容易把他認出來。」

他指着我。那醫生說：

「鄰居們，我可不知道那新來的一對是不是騙子，假如這第二對是騙子的話，那我便算是一個

傻瓜，我們也該在他們沒有溜走之前，把這件事弄清才是。李^世，你們大家都來，我們來把這二個和另一對都帶到旅館裏去審問一番。一定會有一個結果。」

這對大家都是個疑問，雖然皇帝的朋友們是不會的。我們大家便動身了。這正是黃昏時候。那醫生牽住了我的手，似乎很和氣，可是不肯放鬆我的手。

我們大家都在一個旅館的一間大房間裏了。點了幾枝蠟燭火。再把那對新來的帶進來。那醫生第一個便指着皇帝和公爵二人說：

『我並不是故意和這二個人爲難，我想他們是騙子，他們也許還有同黨在這裏。我們可不知道。如果有的話，這同黨何不把彼得留下的那袋錢拿去呢？這似乎不會有的。可是假使他們真的不是騙子的話，他們一定不會反對那袋錢拿出來，讓我們保留着，直至證實他是不錯，再還給他們——這個主意好不好？』

大家都贊成他。可是那皇帝很難堪地說：

『先生們，我希望錢在那裏，我並想不到把什麼東西都拿出來，公開地審問這樁夠可憐的事；是那錢不在那裏了，你們不信，可以去查查看。』

『那末在什麼地方呢？』

『嗯，那天，我的姪女們把這袋錢交給我，替她們保存。我便把它藏在我床的稻草墊褥裏。並不想

存在銀行裏，因為我們住在這兒不多幾天了。我想這床墊是很安全的所在，我以為那黑奴們——和英國的奴僕一樣——是很誠實的，料不到就在第二天早晨，我下了樓，他們竟把這錢偷去了；當我把他們賣掉時，還沒有知道這事。所以給他們悄悄地帶走了。我的傭人在這裏可以作證這個，你們可以問他。」

那醫生和另幾個人便說：「呸！我看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有一個問我看見那黑奴們偷去嗎？我說沒有，可是我看見黑奴們潛出房間，我不知道什麼事情。我想他們不過恐怕鬧醒我的主人會責罵他們的，所以輕輕地出來。這都是他們向我審問的一切。那醫生立刻問我：

「你也是英國人嗎？」

我說是的。他和另外幾個人都大笑起來說：「胡說！」

他們都繼續不斷地審問下去，過了一個鐘頭又是一個鐘頭，他們連晚餐都想不着了。這件事真混個不清了。他們把那皇帝問個不休，直使他倦極打起呵欠來了，同時，他們也問那老年人的一切，除了幾個偏見的傻子外，大家都以為那老年人說的是實話，那皇帝說的是謊話。後來他們叫我把我所知道的都講出來。那皇帝便睨視着我。我就懂得他的意思，就把住在汲斐爾的情形說出來，這都是些關於英國威爾克氏的一切；可是還沒有說完，醫生笑起來了。那藍維培律師便說：

「孩子，你還是坐下來吧；要是我，決不願意化這麼許多神思來維護我自己，我明白你是不喜歡

撒謊的，所以你撒得並不高明，你還得去練習練習。你實在說的太不行了。」

我並不管他是什麼誇詞，可是我想可以不說下去了，再好也沒有了。

那醫生開口說：

「假使起先早在這鎮上，藍維培，你——」

皇帝於是立刻拓開了雙手，向藍維培衝過去說：

「他就是我大哥時常在信裏提起的老朋友嗎？」

那律師便微笑地和他握手，他們二個談了一回，便到一角去輕輕地說了幾句；後來那律師向他

說：

「那可以解決了。你和你兄弟備好了狀子，我會替你們送上去，他們會批准你們是真的。」

他們便拿了紙和筆。那皇帝轉向一邊坐下去，塗了幾筆，再交給公爵——他開始不安起來了。可

是他拿了筆也祇得寫下去。後來那律師向那新來的老年人說：

「你和你的兄弟也寫一二行，再簽你的名字。」

那老年人便寫了，可是誰也看不出他寫的字。那律師似乎很驚奇，便說：

「好，這真使我不懂」——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堆舊信，把這許多信和他們寫的字跡核對。

妾音更說：「這許多信是哈惠寫來的；這裏幾種筆法，誰都看得出不是他們的筆跡。」（那皇帝和那

公爵覺得上當了。現在這兒是那新來的老人的筆跡，誰都看得出，這些信不是他寫的——實在他塗得太不像樣了。這兒許多信是從——」

那新來的老年人便說：

「請你讓我解釋一下。沒有人看得出我的筆跡，因為那些信是我的兄弟替我寫的。」

「好！」那律師說，「這兒也有威籐寫來的信，請你叫他寫一二行給我們——」

「現在他不會用左手寫字，」那老人說，「如果他會用左手寫，你們可以看出這些信都是他寫的筆跡。請你們看看清楚，這都是一手寫的。」

律師把這些信對一對，便說：

「我想這是對的。——嗯，嗯！這事已經快將解決了。無論如何，他們二人不是姓威爾克。」

他指着那皇帝和公爵諧謔地點頭。

「噫，此時你作何感想？那老傻瓜仍將繼續辯護下去嗎？當然，他要繼續辯護的。他說這是不公平的試驗，他又說，他的兄弟是世界上最談諧的戲謔的人，他從不會動過筆——他便看見威籐擱下了筆站將起來，開口鬪笑，直至人家以為他却是這種人物為止；可是不一回，那新來的老人插口說：

「我想到了。那幾位是昇了我大哥彼得落葬的？」

「是我們。」接着便有人回答，「我和阿吐納昇的。我們二人都在這兒。」

那老年人便向皇帝說：

「請你告訴我，他的胸前刺了些什麼花紋？」

皇帝一時答不出來了，他受挫了；事先誰會注意到這一點，他怎麼知道刺什麼呢？他的臉色有些變白，呆了一回。大家的目光都注着他。我想這時他該放棄了不必再辯。可是，誰也不相信，他却並不放棄。我想他預備把人家都絆得倦了，他和公爵可以溜去。不多一會兒，我微笑地說：

「嗨！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見解，不錯，我可以告訴你們，在他胸前刺的是一枝藍色的小箭；可是太小了，你們須得要逼近了才可以看出來。喂——現在你怎麼說？」

我從沒有見過那老混蛋奸形奸狀的笑容。

那新來的老人很得意地，好像這次可把皇帝抓住了似的，便立刻向阿吐納和他的同伴說。

「你們可曾聽到他說的話嗎？彼得的胸前有沒有這樣的記號嗎？」

他們二人都說：

「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這種記號。」

「好！那老年人說，『現在我來告訴你們，他胸前刺的是一個很小很輕淡的（P）字和一個（B）字，（這是彼得在青年時刺的，是他名字的首字，）還有一個（W），這三字用短劃聯起來的。』他說了再照樣寫在一張紙上。『這是不是你們所見到的嗎？』」

他們二人都說：

『不，我們並沒有看到。我們根本也沒有見到這樣的記號。』

哎，現在每個人都想起來，大家便囔着說：

『他們二對，原來都是騙子！讓我們把他們騎在槓棒上遊街！讓我們來把他們拋進河裏溺死他們！』
『一片呼喊聲，可是那律師却跳上了桌子，大聲地說：

『朋友們——朋友們！且聽我說一句話——祇有一句——請你們別嚷！現在有一個方法——讓我們去把那死屍掘起來看個究竟。』

大家都聽了他的話。

『哎，好！』大家便這麼嚷了，一窩蜂地準備向墳地出發去了；可是那律師和醫生喊着：

『且慢，且慢！把這四個人拉住了，別放走他們，帶他們一同去。』

『好，我們會把他們拉住的！』大家大聲地應着：『如果我們看不到什麼記號和花紋的話，便把他們一起絞死！』

這時，我嚇得要命。當然你知道我也是逃不了的。他們把我們都抓住了，一直向墳地進行。這墳地在這條河的旁邊約摸過去一哩半路程。實在我們太鬧了，把全鎮的人都吸引來跟住我們，這是晚上九點鐘時候。

當我們走過我們的屋子時，我希望曼麗琴還沒有出去，把這件事戳穿，因為這時我可以給她一個眼色，使她出來救我後，再去把這二個騙子戮穿。

我們一大羣沿着那條河的岸邊進行。正好像一隊野貓；這時天色暗得更可怕了。閃光一睫向下來了，狂風把樹葉都吹得颼颼地落在地上。我從沒有經歷過這麼可怕的景色，什麼都歪了，沒一點能順我的意思，讓我叫曼麗琴出來救我，當最緊急時，把我放走。我腦袋裏沒有別的，祇是活和死中間夾着那刺的花紋或記號。如果他們沒有發現這記號

我再也不敢想下去了，可是除了這件事的計劃再也不會想旁的事了。天色越變越暗了，這時正好溜之大吉，可是那大漢——亨世——把我的手婉緊緊地握着。他很緊促地跨着大步，我只能跟着跑。

當我們走到那邊的時候，這羣人像潮水一般地立刻把這個墳圍住。大家都拿起了鏟柄，來把死屍掘起，可是沒有人想到點起燈籠來。他們都借了閃電的光，不斷地掘下去。同時派一個人到就近的人家去借一只燈籠來。

他們繼續不斷地掘下去；天色黑得可怕，雨聲淅瀝，狂風颼颼，電光不住地閃爍着，雷聲隆隆地交響着；可是這羣人根本也不注意到這暴風雨，他們祇是用勁向下掘去。隔了一分鐘，什麼都混做一團，那墳地掘起來的塵土佈了滿地。哎，不一秒鐘，那天色驟然變成漆黑，什麼都看不出來了。

最後，他們把那口棺材掘起來了。便開始把棺蓋撬開來，大家都擠着嚷着過去看，這種景色你可沒有見過；在黑暗裏摸索着，確是很可怖的。亨世拉着我的手腕，狼命地握着奔過去，使我痛得怪難受。我想他簡直忘了世界上還有一個我呢，因為他太興奮了。

在電光一閃之際，忽而來了一道白光，便有人喊着說：

『哎，這死屍胸上放了一袋金洋！』

亨世也和着人家嚷起來了，他放了我的手，向前衝出一條路擠了進去，想着那袋金洋。這時我便轉身在黑暗中溜走，沒有人能知道我在逃了。

我一個人走在路上，黑暗中亂奔，後來那閃電不時地射下來，瀝瀝的雨聲，颼颼的風聲和隆隆的雷聲。這也許不會相信。可是我確在這樣的境況裏竄跑！

當我進了鎮，在暴風雨中看不見一個人，我便放心地直向大街上奔去，將近我們的房子時，我打量着，沒有火光。這屋子裏是全黑的——這使我覺得失望，不知其所以然。後來繼續地奔着，電光閃進了曼麗的窗！我的心房突然一跳；正在這時，那屋又被黑暗蒙住了。我回頭再也看不見什麼了！曼麗是我所見到的最好的一個女孩子，她果然很有勇氣。

當我跑到將近河邊時，想借一隻小船，這時那電光又是一閃。就在這當兒，給我看見了一隻並沒有拴住的小船。我踏上去，便划。這是一隻脫了拴的小船。不多一會，那棵拴着木筏的樹遠遠地映進了

我的眼簾，我便急忙划過去。後來我看見了那木筏，這時，我的身體已經疲乏得幾乎支不住了。可是我還是鼓起了勇氣跳上了那木筏。我便叫着：

『吉美，快把繩鬆了和你一起划出去！謝天謝地，我們和他們脫離了！』

吉美爬出來，拓開了雙手，向我撲來，他是快活極了。可是在閃光裏一見了他的臉，我的心嚇了一跳，我的嘴立刻閉住了，向後翻落了水。哎，我却忘記了他是李汗大帝，而且還是個溺死了的阿拉伯人。接着吉美把我拖上來，把我抱住，又做許多親熱的舉動。他見我回來了，而且和皇帝們脫離了，他真高興極了。可是我說：

『現在還不是快樂的時候；快動手，快動手，放鬆了繩，立刻划出去！』

在二秒鐘之內，便向下流溜過去了，我們自己復得到了自由。飄蕩在這大河裏，誰也不知我們噪擾了。我便在筏上，不禁地跳躍起來；可是才跳躍到第三下，却傳來了一種很熟悉的聲音，我於是悶着呼吸傾聽。當電光在水面上又是一閃時，看清楚了，原來他們又來了！——坐在一隻小船上，正搖着櫓來了！他們就是皇帝和公爵。

我真大大地喪着氣，倒在木筏上了，我祇有不作聲，或許可以避免給他們撞見。

三〇 偷雞不着蝕把米

當他們踏上了木筏，那皇帝便走過來，拉住了我的衣領，推着我便問：

「喂，你是不是想放生我們嗎？你這隻小狗！」

我說：

「不是的，萬歲爺，我們不會分離的——請你別這樣，萬歲爺！」

「那末快把一切說出來，否則我就送你下水！」

「萬歲爺，讓我來把經過的一切，老實地稟告你聽。那個握住了我的手的人，待我很好，他不住地說，他有一個孩子和我一樣大，他不願眼見一個孩子臨到這麼危險的關頭，當他們大家發現了那袋金子，都很驚奇的當兒，他便把我放了，他自己直衝進去看。他曾對我輕輕地說：『你現在快逃，否則他們一定會把你絞死！』我便溜了出來，我不溜走是太危險了，我不願意被他們絞死，所以可溜便溜了。我一口氣奔到河邊，跳上了那小船，再由小船跨到那木筏上，我便急急地向吉美說，他們會追上來捉住我，仍得要絞死我的，同時，我又恐怕你和公爵已不在世界上了，所以我急於逃命，不信的話，你可以去問吉美。」

吉美說一點也不錯；那皇帝叫他閉住了嘴。他自己便說：「噢，是的，看起來這倒不錯！」可是他們

把我提起來，搖着我說，他還是想把我溺死。還是那公爵說：

「你這老瘋子，放了這孩子！這樣有什麼用處？你可以放鬆了他，好好地問他一個究竟嗎？我可記不清他急急地說的話。」

那皇帝就放了我，却又罵起全鎮的人來了，可是公爵又說：

「我看還是罵罵你自己才是，因為你自己的錯處最大。你自始至終幹的一切都是混賬，祇有冒了冷風冷雨去看那枝藍色的箭，覺得還有些意識。這點確是很高明。……很有力，我們因此而得保全生命。否則那英國人的行李一到，我們要被他們抓住，送進牢監裏去了。那時你後悔莫及了！可是，這個妙計，把他們引到墳地。這袋金洋仍然幫了我們不少的忙。因為假如那班混蛋，不一窩蜂擠過去看那袋金洋的話，我們今晚也許做了繩上人了。——繩果然可怕，可是他們決不會放過我們。」

他們二人又沈默了一分鐘——想着那皇帝却心不在意地說：

「嗨！我想這是那班黑奴偷去藏着的！」

他這樣真使我覺得有些迴腸盪氣！

「是的，」那公爵慢慢地，輕快地帶着諷刺的口吻說：「我們是這樣想過的。」

又隔了半分鐘，那皇帝慢慢吞慢吐地說：

「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那公爵也是同樣地說：

「相反地，我是這樣想過的。」

那皇帝便繃起了眉稍說：

「喂，白烈奇，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公爵立刻回答：

「事到如今，我得要問問你呢，這是什麼意思？」

「呸！」那皇帝帶着譏嘲地說，「可是我不知道……也許你是在做什麼；你想轉什麼念頭？」

那公爵便跳起來說：

「嘿，胡說八道，你想我該負責的嗎？難道你以為我知道，誰把這錢藏在棺材裏的嗎？」

「不錯，我想你知道的，因為就是你自己把這錢藏在那裏的。」

「你在撒什麼謊！」——那公爵直走前去。皇帝咆哮着說：

「把你的手放下，可別動手！——有話可以說！我不再說你了。」

公爵叫道：

「哼，你自己先得承認這事，因為是你自己把錢藏在那裏的，你想預備有一天獨個子溜走，後來

再回來發掘，那末你可以獨吞了。」

『且慢，公爵——請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須得公正老實。假如你真沒有把錢藏起來的話，那你再說一遍，我會相信你的，那末我立刻把話收轉來。』

『你這個老光棍，我沒有做過！你也很明白，我並沒有，現在你總該清楚了！』

『好，那末，我相信你沒有做。可是，祇要再回答我一個問題——現在你可別發火；你腦袋裏，可曾想把這錢抓了藏起來嗎？』

那公爵沈默了一回便說：

『嗯，這可不必管它。總而言之，我沒有這樣幹過，可是你自己不單有過這種念頭，而且你已經這般地幹了。』

『假使我幹了這事，我一定不會好死的。公爵，這一點你可相信是實在的。不要說我不想這般幹，因為我確是想過的；可是——我的意思說人家——已經先下手了。』

『又在撒謊了！一定是你幹的，你該承認是你幹的。否則——』

那皇帝有些顫抖起來，便氣喘地說：

『沒有——哎，我自搬石頭自壓腳！』

我真快活，聽他這麼說；我的心安定了許多。那公爵放下了他的手，便說：

『假如你再要抵賴，我便溺死你。你幹了這種行為之後，還是坐在一角，像小孩子一樣去拭你的』

淚水吧！我從沒有見過你這老東西這般狠心，想把什麼都獨吞——我以前總是信任你的，把你當作我親生的爸一樣看待。你也該自己問問你自己，可恥不可恥？你把什麼都瞞了，當人家提起黑奴們偷去這袋錢的消息時，你却默不作聲。這真使我自己覺得也太笑話了，竟會很信任你的做作。你這該罵的坯子，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你一聽到填款的計策是何等地高興——你原來不轉好念頭，想把我從「寶貨」賺來的錢和什麼都一起獨吞！」

那皇帝畏怯地帶着鼻音說：

「爲什麼，公爵，這是你自己提議填補這款子，這不干我的事。」

「閉住了你的烏嘴！我再也不願來聽你放些什麼屁了！」公爵說，「現在你且看看你幹的結果。那許多錢都還到他們的手裏了，連我們的錢也都送給了他們。現在我們只剩下一二塊錢了。你還是上床去睡吧，再不要來和我要什麼填款了，去做你萬歲的活夢吧！」

那皇帝便鑽進了帳篷，拿了酒狂飲，希圖喝個痛快。可是公爵把酒瓶搶來自己喝，喝了約摸半小時後，他們又像賊腔一般皮厚地很親熱起來了。後來，二人都互相抱着吼着鼻聲，他們二人都已爛醉了，可是我看那皇帝還沒有真的多麼醉，似乎還沒有忘却他，不否認藏錢的冤情。這實在使我感到又輕鬆又滿意，當然囉，在他們呼呼地熟睡時，我和吉美長談起來，把一切原原本本都講給他聽。

三一 老吉美不見了

我們一直划個不停地向河的下流划去。過了許多個村鎮，我們已經划進了南方，氣候很溫暖，這裏和家鄉距離很遠了。兩岸的樹身出滿了很長的芥苔，掛下來好像灰色的鬍鬚。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長的芥苔，把林子顯得陰沈非凡。現在這二個騙子想已經脫離險境了。他們便又想上岸到各村莊去騷擾了。

第一次，他們舉行了一次禁酒論的演講，可是得來的錢，不夠他們喝酒。後來又到了另一個村莊，他們辦起跳舞學校來了；可是他祇會和袋鼠那麼跳法，所以第一屆招生，大家便把他逐出去。後來他們又有一次佈講，可是他們沒有講了好久，聽衆們都站起來破口大罵，直把他們罵得站不住，便一溜烟逃了。他們也傳教佈道，弄催眠術，做醫生，充相面先生，和其他許多行業；可是他們到處碰壁。有一次，他們裹着氣躺在木筏上，在河上飄流着。他們正在靜着轉念頭，不作一聲，約有整半天的光景，他們的臉色似乎怪難看和絕望。

最後，他們動了，把二個頭探進帳篷裏，輕輕地不知商議些什麼秘密似的，大約二三十小時之久。我和吉美有些不安起來了。我們並不願去聽個究竟。我們想他們是在商議什麼惡事，比以前更壞的行動。我們想了又想，後來我們想出了，他們大概預備闖入人家去搶劫或是想去造偽幣；或是其他危險

的事情。我們很駭怕，便議決我們決不願意去幫着他們幹這種行爲，假使他們逼着我們去幹，我們一定要戮穿他們；放生他們來了，有一天清晨，我們把木筏拴在蔭蔽安全的所在。過去二哩有一個敞陋的小村莊叫貝克佛。那皇帝一個人上岸去，他吩咐我們都等候着，他上鎮去打量打量有沒有「寶貨」的氣味。（『你是不是意思說去看看那一家可以搶劫嗎？』我自己默語：『當你搶了回來，我真不知道我和吉美將要怎樣了。還有那木筏——你真要使人家心神不定了。』）他又說，如果在中午，他們仍沒有回來，那末，他已經找着了路，囑公爵和我去和他一起幹。

我們便站着等候他。那公爵却躡來躡去，纏着眼睛有些酸性。他對着我們咒罵，對着什麼都咒罵，好似我們沒有一件事情做得對的。當然，一定有事發作了。到了中午，皇帝沒有回來，我是高興極了——也許會有機會將計就計了。我便和公爵上岸去找他。後來看見他緊緊地躲在一個矮小的狗棚後面，一小羣流氓正巧在和他鬧着。他却破口大罵，可是不敢和他們怎麼。公爵見了便罵他老傻瓜，那皇帝便回咒他。正在這時我便溜出了，我一口氣奔到河邊，跑得像鹿那麼快。我想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因爲他一時不會發覺我和吉美的，我到了河邊，便高興地喊：

『吉美，快把繩鬆了，我們現在又得到自由了！可以划了木筏溜去了。』

可是一點也沒有回應；也沒有人走出帳篷來。哎，吉美不見了！我一再大聲地喊他的名字；後來便跑進林子去找他；可是連影蹤也找不到，我便坐下來哭泣；我是無法可想了。可是我卻坐不定，不一刻，

又走到道路上，我想應該怎樣做才是。那邊正走來了一個孩子，我便問他有沒有見過一個，穿着如此這般的衣服的外鄉來的黑奴。他說：

『有的。』

『在那裏？』我說。

『過去二哩，在薛拉斯家裏。他是一個在逃的黑奴，他被人家抓去了，你在找他嗎？』

『我並不要找他！在一二小時以前，我走過他面前，他叫我躺下來不得動彈，也不准開口，否則便把我的肝臟挖出來；我便依照他的命令躺在那裏，直至現在我還不敢探出去。』

『好』他說，『你可以不必再駭怕了，因為他已經被抓住了。他是從南方逃來的。』

『那倒很好，他已經被人抓去了。』

『我想也不錯！抓住了他有二百塊錢的賞格可以得到。這真好像路上拾得金子一樣。』

『對的——假如我也是個大人，我也可以把這金子拾進袋裏了，因為我先看見他，可是誰把他抓住的呢？』

『是一個年老的陌生客，他祇把他轉賣了四十塊錢，因為他急於乘船回去。你想想看！假如是我，就是等上七年也得要領這筆大賞格呢！』

『我也是這麼想。』我說，『可是對於他祇轉賣得這麼賤，也許有他的道理，或許有什麼曲折的，』

說不出來的隱情呢！

『可是，這是一點也沒有曲折。我親眼看見那張賞格傳單的，上面寫得明明白白，說他是從新奧里恩逃出來的。可是你應該知道投機是自由的，喂，請你給我一口烟葉嚼能不能？』

我一點也沒有，他便去了。我回到木筏上，坐在帳篷裏一個人想着，可是想不出什麼來。即使把我的腦袋想得發痛也沒有辦法。千里迢迢逃出來，後來給那二個光棍絆住，到現在什麼都給他們摧毀了，一切都變成空虛，白費了一番苦心，他們這般狠心地做了圈套把吉美賣掉，賣了四十塊臭錢。竟叫他在異鄉客地再度那奴隸的非人生活。

我自己想，與其使吉美在異鄉客地受苦，還不如在家鄉和他的妻子跟孩子們一起做奴隸，真要好上一千倍哩。所以我預備寫信通知湯姆，叫他去通知華德生小姐吉美在那裏。但我又立刻放棄了這個主意，因有二點關係：她爲了他的奸惡私自逃走的行爲，一定會厭惡他，把他再賣到南方去，即使不是這樣，人家見了他，便得嘲笑他，是個不義的黑奴。在這種境況之下，吉美會感到非常難受。他會想起了我赫克幫助一個黑奴去找自由，就是這種結果嗎？哎，我真要愧死了！就是這一點。一個人把一件事幹了這麼許多却毫無結果，真叫我慚愧得無地自容；進退兩難了。我想了又想。我良心上的責問，使我更感覺得不安和難受了。最後，似乎飛下了一記當頭棒喝，把我的罪孽宣佈出來，我爲什麼去把一個毫無冤仇的老婦人的黑奴帶了逃走呢？上帝再也不准我錯下去了！我自己駭怕得幾乎倒下來。哎，

我總該把這件事的僵局打開；變得緩和和一些才是，那末我的罪孽可以減輕些了；於是自己內心責問着：『你到過的主日學校，教師們教過你別幹惡事，可是你現在却把一個黑奴送進了火坑受苦。』

這真使我難過極了，我想跪下來向天禱告，祈望我能夠變善些，我便跪下來。可是嘴裏却吞吞吐吐，一時說不出什麼來。爲什麼呢？這也不必說是上帝故意把它藏起來；也不是我故意不說出來。我很明白，實在是因爲我的心沒有放正；因爲我一錯再錯的緣故，我想把我的罪洗清了，可是我的內心總是壓着一塊重大的石頭。我正想開口禱告；我以後一定要做正義的事和清楚的事，我寫信到黑人的主人那裏，前去告訴她，說她的黑奴在這裏。可是這是一句謊言，上帝會知道我不會這麼幹的，你根本不能向上帝禱告一句謊言——我知道的。

我真覺得左右上下都是困難，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來了，我真預備寫信去——那我總能禱告了。哎，這真是一個可驚可嘆的辦法，我便感到混身舒爽和鴻毛一般地輕飄了。我可不再煩惱了。我便拿了一張紙和一枝筆，很興奮地坐下來寫：

華德生女士，你出走的黑奴吉美是在貝克佛向下二哩許的地方，薛拉斯先生已經抓住了他，假使你要他的話，他會把吉美送上來領賞。赫克。

我覺得很爽快，罪已經洗清了。這是我由生以來第一次。現在我總可以禱告了，可是我沒有立刻實行，祇是拿了這信紙呆想——想這件事如何進行，想到我有些模糊起來，也許弄錯了方向，走向地

獄去。我不斷地想，想到我從家鄉流浪出來的一切情形；我常看見吉美在我眼前，在白天裏，晚上，有時，在月亮光下，有時在暴風雨裏，我們一起飄泊着。常聽到他講話聲，叫喊聲，和呵笑聲。可是我真硬不起頭皮對着他，我看見他站着，靜悄悄地對着我。又夢見他那快活的樣子，當我在濃霧後和他再會時，又想到他候在那族爭的地方，等在那水沼裏的情形。他又時常和我很親熱，他時常幫我的忙，他待我總是那麼好。後來我又把生天花的鬼話救了他，那時他又是多麼快活。他說，在這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好朋友。想了這麼多久，便向四週一看，再把這封信讀了一遍。

這是一個很緊張的局面，我拿起了這信，我又猶疑不決起來，又考慮了一會，平心靜氣地捫心自語着：

「好，那末我還是進地獄去吧！」——便把這封信撕去。

這是很可怖的思潮，可怕的字句。讓它去罷，我再也不願意考慮了。我還是幹下去——罪過——這是我的成見，也許人家不以爲然。我決定設法去把吉美再救出來，即使罪孽更大些，我也得去幹；因爲我的初衷總是好意，我現在幹事也該幹到底才是。

我便坐下來想怎樣去幹，想了許許多多的方法。結果決定了一個妥當的計劃，到天色將近朦朧的時候，我把木筏划向一個相距很近的樹木叢叢的島旁去拴藏起來。我便回進帳篷去睡，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便起身，吃了早餐，把現成的衣服穿上，再把其他東西收拾起來，打成一捆，搖了小船上

岸去了。就在那邊，我以為是薛拉斯的所在上陸。把一個東西藏在林子裏，再用許多石塊和水盛滿了小船，使它沈在水底，在回來時，可向岸上的那個鋸木廠相距約四分之一哩的水底去找尋。

我踏上道路，走過那廠，看見一塊牌子上寫着：『薛拉斯鋸木廠。』再過二三百碼，當我走近那村屋時，向四週一望，一個人都沒有。這時天色雖已很亮了，可是我不想看見誰——我祇是來探察這所。在的。據我預定的計劃，我是預備打從村裏走來。所以我得繼續一直向鎮上蹣跚過去。哎，第一個人我所碰到的便是那公爵，他正在張貼一張『寶貨』的傳單。寫的是祇演三晚——和以前一樣的老調。他們這次又在施展故技了！我正巧對面過來，他不及躲避。他見了我，便詫異地說：

『喂！你從那兒來的？』他似乎很興奮地說，『那木筏在那兒——是不是把它藏在安全的地方嗎？』

我便說：

『那到奇了，千歲爺，我正巧也想問你呢！』

他似乎有些不快的模樣說：

『你問起我來了，這算是什麼道理？』

『是啊，』我說：『當我看見那皇帝躲在那狗棚裏時，我便想要多久才可以把他帶回去——直至他靈清了才會——我就在鎮上閒蕩一回，等候他，後來有一個人來給我一角錢，要我幫助他去把』

那隻小船拖過岸來載一隻羊，我便跟他去。可是當我們預備把羊拖上船去時，那人把一根繩索交給我拉那隻羊，但是那隻羊太笨重了，我實在拉不動牠，我便一鬆手給牠逃了！我們二人就追趕牠。因為沒有獵狗，所以我們二人只得自己狂追，幾乎全村都跑遍了。後來牠跑乏了，才給我們抓住，這時天色已經暗了，我便回向木筏去，可是當我走到那邊一看，它已不見了。我便想道：「他們大概遭到了危險，已離開這裏了，他們把我的黑奴帶去了。在這世界上，我祇有這一個黑奴。現在我是身處異鄉客地，再也沒有什麼財產了。一點也沒有了，我怎麼可以過活呢！我想到這裏便坐下地來放聲大哭。後來，一整晚睡在林子裏。可是那木筏究竟在那兒呢？——還有吉美——可憐的吉美呢！」

「天地良心，我怎知道這木筏的去向呢，那老傻瓜做了一筆四十塊錢的買賣。當我們看見他在那狗棚裏和幾個流氓，鬧着這件事，他們付給他都是半塊錢的票子，他拿到了錢，便如數去喝威士忌酒；當我把他帶回去到岸邊時，那木筏已經不知去向了。我們便說：「又是那小流氓把木筏偷了回下流溜去了，他又在放生我們了！」

「我可不能放生我的黑奴——在這世界上，我祇有這個黑奴，他是我僅有的財產。」

「我們並沒有這般想。事實講來，我以為他是我們的黑奴的確，我們以為是我們的——天知道，我們被他累得也夠了。我們既然失去了那木筏，沒有什麼辦法，還是轉念頭。在這裏再來演一下，「寶貨。」我身無分文，祇得操勞些，喂，你的一角錢呢？拿出來給我。」

我有很多錢，所以便給他一角錢，可是叫他去買些東西吃，也好分些給我吃，因為我對他說，我身邊祇有這點錢，從昨天起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過一些東西，他却不作聲。隔了一會兒，他旋過身來對我說：

「你可會想到那黑奴真會和我們搗亂嗎？果然這樣的話，我想剝他的皮！」

「他怎會搗亂呢？他自己逃走了嗎？」

「不是的！那個老賊種把他賣掉啦，他賣來的錢沒有和我均分，他却把錢都化去了。」

「把他賣了嗎？」我說着便哭起來了。「嗨，他是我的黑奴，那賣得的錢應該屬於我的，他現在那裏？——我要我的黑奴。」

「哎，你再也不能得到你的黑奴了，完全沒有辦法了。你還是把你的臉拭乾了，別哭吧，你聽着——你也想來和我們搗亂嗎？我相信你不會的。爲什麼，假如你要和我們搗亂的話——」

他停着不說下去了。這時他的眼光真可怕。我繼續潑泣着說：

「我並不要來和你們搗亂，我根本也沒有工夫；我是來找我的黑奴的。」

他的臉上顯得有些煩惱了，他站着不動，手裏的那張單子飄着，他繃起了眉頭動惱筋，後來才開

口說：

「我有些事情先對你說，我們在這裏預備逗留三天。假使你能夠答應不搗亂的話，也不許那黑

奴搗亂，那末我來告訴你，他是在什麼地方。」

我答應他決不搗亂，他便說：

「有一個農夫叫薛拉——」他又不說下去了。你可知道他正想把真情說出來，可是他又停了，因為他再想考慮一下，我想他又耍變卦了。他果然不信任我，我一定要我走這些在這三天之內，叫我別逗留在這境界裏。不多一回，他說：

「那個買吉美的人，名叫阿勃福——阿勃其福——他住在離開這兒的四十哩的落鄉的地方，便是到辣斐去的那條路上。」

「好，我說：『我可以在三天之內走到那兒去找。我在今天下午立刻動身。』」

「不，現在，你立刻就走；趕快走，別耽擱時刻，一路上也別與人攀談。你祇要把你的烏嘴閉着一直走，別開口，那末你不致會和我們搗亂了。你可聽得嗎？」

我正要他這樣發落我，我故意說得這般和他開玩笑。我心中正要自由地一個人去實行預定的計劃。

「那末，你快走開，」他說：「你到了那裏，你可以把你的來意講給阿勃福聽好了。也許他會相信吉美是屬於你的——那些傻瓜也不會要什麼證明文件的——無論如何，我聽說是向南去的，當你把那張資格傳單的一切虛構的情形解釋給他聽，他也許會相信你的。快動身去，你可以把什麼事都

告給他聽；可是你也得牢記着，別再說起這兒那兒的閒帳來。」

我走了。直向落鄉走去。一點也不回顧什麼，因為我想他還在望着我。雖然我知道我一直走去，他自會不望的。我走了一哩多路才停下來。我就轉身從林子裏竄回到薛拉斯鋸木廠那兒去。我想再也不能遲疑了，快依了預定的計劃去幹，因為在這兩個傢伙未走之前，我不希望吉美再開口闖禍。我不願意再和這種流氓坯去纏繞不清，我根本想和他們完全脫離關係。

三二 我有了一個新名字

我走到了那兒，一切都靜穆，和星期日一樣，天氣也很明朗，可是也很熱，農夫們都已上田裏去工作；祇有那蒼蠅和蚊蟲嗡嗡地在空中飛着。這可真夠寂寞，似乎這兒的人們都死去了。一陣微風把樹葉煽得作聲，你準會感到毛骨悚然，以為是鬼叫——死了多年的鬼在叫——似乎正在向着你叫。這鬼也想把人家嚇死了和他在一起。

薛拉斯的場地也是一個和普通一樣的，很小的一塊二畝見方的場地，外邊圍了木柵；有幾根木段排成的木級，女人家可以在這木級再跨上馬去；還有那一堆堆的莠草長在這場子上，這場地大部份都是荒蕪的，好似一頂破了的舊帽子；還有二間木屋是白種人住的——是用木榦造成的。中間的頂縫是用泥灰塗沒的，外面刷着白粉；另一間是廚房，是用圓木段搭成的，前面有一條很寬闊的走廊，

上面也蓋有屋頂，把二間連接起來。在廚房的後面有一間魚肉煙製所；在這間的另一邊有一排三間小木房，是給黑奴們住的，還有一間小屋靠着後面的木柵；在這木柵的另一邊也有幾間小屋。在那小屋邊有一個磨機漏斗和一隻調皂水的洋鐵桶。在那廚房的門口有一條長櫬，櫬上放了一隻葫蘆。那邊有一隻獵狗蹲在太陽裏，還有幾隻睡在那邊角落裏的三株樹蔭下，在木柵外邊伸進了許多栗子樹和酸果樹的極枝，因為外邊便是一個花園和一块種西瓜的場地；過這瓜場是一個棉場，在這棉場的後面，便是林子。

我繞過去，跨上後面的木級，靠近那隻磨子漏斗，向廚房走去。不多幾步，便聽到織布機的軋軋聲，一會兒又靜下來了；這聲音聽了，真是毛骨悚然。

我茫無頭緒地一直走去，可是我想碰到了人，老天也許會幫忙不致對答不出來吧；因為以前經驗過許多次，老天總是使我脫口便是。

我走了一半，一二隻獵狗立起向我趕來，當然我站住了對着牠們不動，牠們吠了幾聲。但是不多一回，來了許多，共計有十五隻，把我圍住在中心，牠們都向我伸長了頭，狂吠着。不一刻又來了幾隻，牠們跳過了木柵，竄向我這兒來，各方面都來了。

後來，便有一個女黑奴急忙走出廚房，手裏拿了一根麵杖，嘴裏喊着：『去它！去它！』她抓住了一隻再扯了另一隻，於是牠們就不吠了，都靜下來跟了去。又一秒鐘後，一半回來擺着尾巴朝着我，

表示親善的樣子。牠們一點也不來傷害我了。

那女黑奴後面跟着一個小的女黑孩和二個小黑奴，他們身上都沒有什麼，祇穿了竹布襯衫。他們拖了母親的衣角，在後面探頭探腦地望着我。那邊又出來了一個四五十歲的白種老婦人，並不戴帽子，手裏拿了一根織布棒；還有幾個白種的小孩跟着。她和黑奴同樣地跑來。她是多麼高興，滿臉笑容，幾乎站都站不住了——便說：

『原來是你來了！——是不是？』

我不加思索地脫口便說：『是的，是我。』

她拖了我，把我緊緊地抱住。後來握住了我的雙手，搖了再搖；她興奮得眼淚也掛下來了。她似乎那樣還不夠親熱，嘴裏不住地說着：『據我看起來，你的臉可生得不像你的媽；可是法定的是你媽的兒子，我可不管臉相，我真快活見到你！親愛的，親愛的，我真想把你一口吞下去！孩子們，這是你們的表兄湯姆——快向他請安。』

他們都點了點頭，把小手指伸進嘴裏，躲在她的後面。她又說：

『賴廚快去搬早餐出來給他吃——或者你在船上吃了來的嗎？』

我說，我在船上已經吃過，她們領了我向屋子走去。孩子們拖在後面。當我進了那屋子，她遞了一隻椅子給我坐，她自己却坐了一隻小矮凳，坐在我對面，握住了我的雙手說：

「現在可以讓我看個清楚；噯，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多年了，現在你來了！我們等候你二天多了。什麼事把你延遲了？——是不是你的船擱淺嗎？」

「是的，姆——她——」

「你不是在說你的姆——說薩萊姨母在那兒擱淺？」

我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因為我不知道這船是從上流向下流來呢，還是從下流向上來的。因此我祇好碰運氣地信口開河了。我自以為是從下流向奧里恩去的，可是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我不知道那一條河邊上所經過的每個淺灘的名字，我想還是造一個名字出來，或者索性說忘記了那個——我們經過的——現在我想出了一個主意。我便說：

「並沒有擱淺——不過就擱了一會兒，因為我們的船遭到了一次觸礁。」

「噯，老天爺！可有沒有人受傷？」

「沒有，不過死了一個黑奴。」

「好，那好運氣，因為有時觸礁會傷人的。二年前，在一個聖誕節，你的姨父乘了拉來陸號輪船上新奧里恩去，那船竟觸了一次礁，傷了一個人。我想他後來死了。你的姨父薛拉斯在白通陸有個朋友認識那個人，知道他是一個受過洗禮的人。不錯，他現在確是死了。他的傷勢很嚴重，人家預備把他傷的地方鏽去，可是沒有用，不錯，這是很嚴重的傷，他混身都發青。人家都很熱烈地想救活他，但是結果

他死了。人家說，他死時口眼都沒有合上。這幾天你的姨父天天上鎮去等候你。今天在一小時以前他又去了，你該在路上碰見他的，有沒有見到他？——一個老人帶了一——」

「不，薩萊姨母，我可沒有見到誰。那船到這兒是在天剛亮的時候，我的行李放在一隻碼頭上的擺渡船裏，我先上岸來到鎮上走了一遭，再到這鄉下蹓一回，不想太早來驚擾你們，所以我打從後面走來。」

「你把行李交托給誰？」

「沒有交給誰。」

「哎，孩子，那準會被人偷去的！」

「我把它藏得很好，不致會被人偷去的。」

「你怎麼會那麼早吃早餐呢？」

這倒又是很危險，一時却答不出來，後來我說：

「那船主看見我很早起來站着，便叫我上岸之前先吃些東西才好。他把我帶進船艙，和公務人員一起吃，他給我吃了許多配我胃口的東西。」

我覺得萬分不安，我真連話也弄不清了。我一心想在那些孩子們的身上轉念頭；我想把他們帶到外邊的一角去，向他們探問一會兒，我究竟算是誰。祇是我一時找不到機會。薩萊姨母向我問個不

休，不一會兒，她直把我問得好像冷水澆背，因為她說：

『可是我總是問一句，你才答一句，這樣你一點也沒有提起過雪司和他家裏的人。現在讓我們的身體休息一下，動手工作，你且把你一切的話說給我聽——告訴我關於他們每個人的情形；他們的身體可好，他們現在做些什麼事；他們叫你轉言些什麼；你把你所想到的一切都說出來。』

『噢，我想我弄僵了——總算還好。上帝又監視着我，我一時開不出口。我想我再也不必冒下去了。我要想開口了，那知她突然過來把我抱住了，向床背後推過去說：

『他來了！把你的頭鑽下去——這樣好了；你不會被他看見了。我想和他開一下玩笑。孩子們，你們可別作聲。』

我想我這時已經逃也逃不了。可是憂慮也沒有用；祇得靜着不動，等待着事情揭發時再站起來。我正看見了那老人的一瞥，當他進來時；後來我才躲在床下看不見他了。薩萊姨母便過去問他：『他來了沒有？』

『沒有。』她的丈夫說。

『噢，老天爺！』她說：『他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可料想不出這個。』那老人說：『我該說我確是覺得很不安。』

『不安嗎？』她說，『我可要惱起來了！他一定來的；你在路上錯過了他。我知道的——因為有事』

實證明這個。」

「怎麼，薩萊，你總該知道——我決不會在路上錯過他。」

「可是，噢，親愛的，親愛的，雪司將怎麼說！他一定來的。你一定錯過了。他——」

「噢，請你別來挖苦我，我已經夠窘了。我不知他究竟怎樣了。我已經智窮力盡了，我也承認我很擔心。他也許沒有希望來了；因為他不會來的，我也不會錯過他的。薩萊，這太可怕了——正可怕——也許他的船出了什麼亂子，一定的！」

「爲什麼，薛拉斯看那邊！——在道路上是不是有人來了嗎？」

他便跳到那床頭的窗口邊，往外望出去，這可給薛拉斯夫人一個機會，她立刻蹲下來，在床腳邊把我拖了出來。當薛拉斯從窗口回頭過來時，她發狂地欣喜。我可站着很鎮靜地一聲不響，但是汗已經掛着，站在床邊的那老人向我注視了說：

「什麼，他是誰？」

「你想他是誰？」

「我可想不出他是誰！」

「他就是湯姆。」

驕地裏聽到這個名字，我幾乎鑽下地去！可是鑽也來不及，那老人抓住了我的手，搖個不休。那老

婦人手舞足蹈地笑着嚷着：他們二人都欣喜地問我關於雪特和美利和其餘的人。

可是我多麼開心呀，我明白我是誰，我好似又做了一世人。他們果然很快活，仍是不住地盤問我，幾乎有二小時之久，直至我的下巴都發酸了。我再也說不動了才停止。我把我的家庭——指湯姆的家庭而言——加油加醬地說了許多，我再把我的船在白河口怎樣觸礁的情形講述出來，我還說那隻船修理了三天，才恢復原狀繼續行駛的。這次撒謊可一些也不露馬脚，却是很高明了，因為他們不會知道怎麼，祇知道攔了三天，這次確是很妥當。

我現在覺得很是安心了。我坐在一邊，可是他們呢？都覺得還沒有心定。冒做一個湯姆，那我準會做得再容易也沒有了。可是後來，我突聽到那河邊傳來了汽船的汽笛聲。我倒有些不安起來，我想也許湯姆就在那隻船上下來呢？也許他踏進了這兒便要叫我的真姓名，那我怎麼來得及去招呼他，叫他別戮穿呢？

我想那一定不行的，我該到路上去攔住他。我於是告訴他們，我要上鎮去，到碼頭上領行李去。那老人說他要陪着我，可是我說這可不必，我自己會駕馬車的。他便再也不來和我爲難了。

三三三 皇帝和公爵的收場

我駕了馬車上鎮去，在半路上碰見了另一輛馬車，望過去一點也不錯，那便是湯姆，我便停了等

他近來，我招呼他，『停一停！』那馬車就在路邊停了。他張大了嘴，呆了一會，好似喉嚨口非常乾燥一樣，嚥了二三次，才說：

『你也得知道，我沒有礙着你什麼，爲什麼過來叫我停下來呢？』
我說：

『我沒有回過來——也沒有駛過去。』

當他聽到了我的口音，他似乎有些察覺，可是不十分相信。他說：

『別和我開玩笑，因爲我也沒有和你開玩笑，老實的印第安人，你是鬼，還是人？』

『老實的印第安人，我不是鬼。』我說。

『好——我——我——好，當然我要來解決一下；我可不知你的用意，喂，你是不是要來送死？』

『不，我從不會給人家弄死的——我才會這樣弄人家，你不信的話，你來試試看好了。』

他便走過來。哎，他覺得很滿意，原來是我，他快活極了，我們又重新相會了。他要我把我的經歷從頭至尾立刻說給他聽，因爲我的經歷真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冒險和離奇曲折的遭遇。說到了他住的地方，他緊緊地追問下去。可是我說，且等一會兒，叫他的車夫等在那兒，我們駕了我的馬車過去。一程，我再告訴他我現在的僵局。我又反問他將怎樣幫我忙？他說別鬧，讓他靜靜地考慮一下。他想了又想，不一會便說：

「好，我已想出來了。把我的箱子，放在你的車子上，算是你的，你慢慢地回到那裏，似乎是從碼頭上回來一樣長久。我也上鎮去兜一圈再來，大約在你到那兒之後，一刻鐘或是半個小時，你祇裝先前的沒有知道我一樣。」

我說：

「好，就這樣幹。可是且慢，還有一件事——這是沒有人知道，祇有我一個人知道——有一個黑奴在這兒，我預備把他救出奴隸生活，帶他偷逃走——他叫吉美——便是那老華德生女士的吉美。」

他說：

「什麼？怎麼吉美是在——」

他忽而停止說下去，靜靜地考慮着。我說：

「我知道你要說些甚麼，你想說這是卑鄙齷齪的事情；但是就算這樣便怎樣？我是卑鄙的，我預備去帶他偷逃，我要你嚴守祕密。可以嗎？」

他睜開了眼睛說：

「我來幫助你去帶他偷逃！」

我聽着他一直說下去，他的確說得很動聽。我想湯姆真有那麼好的辦法，可是我不信。湯姆竟

是一個偷逃黑奴的人！

「噢，吓！」我說，「你在和我開玩笑。」

「誰和你開玩笑？」

「好，那末，」我說，「無論是開玩笑，或不是開玩笑，如果你要談到那個在逃的黑奴的話，他可別忘記了，你還沒有把他找到；我也沒有知道他在那裏。」

他把皮箱搬上了我的馬車，他管他駛去，我也管我駛去了。可是我；因為太快活了，所以想這兒想那兒，却忘記了慢慢地駛去。我到家時，太迅速了，不像是那麼長的路程。那老人站在門口望着說：

「哎，真奇怪！誰會相信他會這麼快回來的，我懊惱不把時刻記錄下來。那馬一點也沒有跑出汗來——一根毛也沒有溼，真奇怪。哎，人家出一百塊錢我也不肯把牠賣掉啦！可是以前我曾經把牠討價十五塊錢呢！那時我想牠祇值這些啊！」

他說了這麼一篇大道理，他是最清白和善的老人，可是這沒有什麼希奇，他是一個農夫；也是一個牧師。在這場地後面，也有一所很小的教堂，是他自己化錢造的；還有一所學校。他決不要人家出錢來聽講，這真是值得提出來的。在南方有許多農夫，牧師都是像他那樣的。

大約隔了半個鐘頭，湯姆駕了馬車也來到門前的木級前。薩萊姨母從窗口望得很清楚，因為這窗和那木級相距祇十五碼。她說：

「哎，有人來了！奇怪，他是誰？我想他是一個陌生客。吉美快去叫賴廚午餐再多添一客。」大家都跑到門前來，因為陌生客是難得到的。他引得大家都好似發黃熱病那樣興奮起來，那時他已經跨上了木級，向屋子裏走來了，那馬車駛到村裏去了。我們都擠在門口，他穿了一套相當像樣的衣服，向着大家走過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裝着很大方的模樣，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一個孩子，實在好像一個很威嚴的要人。當他走到我們面前時，他很大方地脫下了他的帽子，他不願擾騷他們似地說：

「這兒是不是阿堅培家裏嗎？我想不錯的。」

「孩子，不是的。」那老人說，「我很抱歉，那個車夫欺騙了你。阿堅培家還得過去三哩路；進來。」

湯姆便回過頭來望一望說：「你說得太遲了些——他早已去得很遠了。」

「是的，他已經去了。孩子，你也得進來和我們一塊兒用了飯，我們再送你到阿堅培家裏去。」

「噢，我可不能這般噪擾你們，我也不能這麼想。我會走過去——無論怎樣長的路程。」

「可是我們不忍心讓你走去——南方人決不肯這樣對待人家的。來，快進來。」

「噢，一定請進來。」薩萊姨母說，「這一點也不會使我們感到麻煩的，你該留一回。三哩的路程是很冗長的，我們不能讓你步行的；況且當我望見你來時，我早已多預備了一客午餐了，請立刻就進

來，別以爲生疏。」

湯姆便很誠懇又大方地感謝他們，接着他聽了他們的話進去。他說，他是從亞海奧洲海克佛來的，他的名字叫做湯笙——他又鞠了一個躬。

他再繼續把海克佛的情形和人物說下去，他捏造了一篇，這倒使我又疑慮起來，難道這樣便會幫助我不再受窘嗎？可是他一直講下去。後來，他竟站起來跨上一步，和薩萊姨母吻上一下，便很舒暢地回到椅上，繼續講下去。可是她却急忙把手推開他說：

「你這個沒有禮貌的小畜牲！」

他似乎受了創傷地說：

「太太，這未免太奇怪了。」

「你會感到奇——怎麼，你以爲我是你的誰？我覺得這事態很嚴重，而且——喂，你吻我究竟有什麼用意？」

他被她追問得有些難堪起來，便說：

「太太，我沒有什麼用意。我一點也沒有惡意，我——我——以爲你歡喜這樣。」

「怎麼，你這個生就的笨坯！」她拿起了那根紡織機的棒，她似乎祇是揚着他，「誰使你這般想的？」

「這我可不知道，不過他們——他們——告訴我你是歡喜這樣的。」

「他們告訴你說我歡喜這一套。誰告訴你這麼便是一個瘋子，我可沒有聽到過，你說的他們究竟指那幾個人？」

「太太，怎麼他們大家都是這般說的。」

她似乎再狠也沒有了；她瞪着眼舉起了手，好像要抓住他。她說：

「誰是「大家」？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或者他們都是瘋子。」

他站起來，很苦惱地，不自然地脫下了帽子，他說：

「我很抱歉，我真想不到會這樣。他們每個人都說的。太太，可是我很抱歉，我再也不這般做了，我——實在不這般做了。」

「你再也不，你再也不這般做了嗎？當然我料想你再也不敢這般做了！」

「太太，我實在再也不了；我決不這般做了——直至你叫我吻時才吻。」

「直至我叫你吻！我由生以來也沒有看見過你這個滑頭。除非你再隔了一世，我才會來請教你。」

「好，」他說，「這太奇怪了。我真有些不懂起來了，他們朋明說你歡喜的，我也這般想，可是——他停了不說下去，慢慢地向四週看看，似乎他在找同情他的人，他看見了那老人的臉色，他說：

「老先生，你可想她歡喜我；和她接吻嗎？」

「爲什麼，我——我——根本沒有這般想，我決沒有這般想。」

後來他也注視到我的臉色說：

「湯姆，你可曾想到，薩萊姨母會拓開了她的手說，「雪特——」」

「那真是天曉得！」她插進來向着他跳過去說，「你這個頑皮的孩子，你竟這般來捉弄人家——她正想去抱住他，可是他把她推開去說：

「這不能，這不能，除非你先叫我，這麼才可以。」

她就立刻要求他，接着便把他緊緊地抱住，吻了再吻。再把他轉過身來向着那老人，他便也吻了他幾下。後來大家靜了一回，她又說：

「我自己也沒有料想到。我候的不過是湯姆，雪司寫給我的信，除了湯姆之外，誰都沒有提起。」

「這不過因爲她說祇有湯姆可以來。」他說，「可是我苦苦地一再要求。最後她才允許我也來；所以我也乘了船向南來，我和湯姆起先想使大家驚奇一下，所以他先到這兒來，我再慢慢地闖到這兒算做一個陌生客。可是，薩萊姨母錯了，這兒是不會收留陌生客的。」

「不——你這頑皮的小畜生，雪特不是這樣的。你該把你的嘴封起來，我起先沒有知道你這般作弄人家——可是這沒有關係，我很歡喜你這種笑話。噲，想一想，這幕戲劇我可不否認，當我和你接

吻時，我確是很認真地驚慌。」

我們便在那廚房和屋子中間的一道走廊裏用午餐。桌子上十二分豐滿——每碟都是熱的；尤其是那種肉嘗起來有些異味，因為這肉在地窖冷藏了整晚才下鍋。薛拉斯姨父先祝告了一大篇，那也很值得一聽。那菜碟並沒有一點冷掉，大家動手大吃，熱氣仍然飛騰着在空中。

在午後，我們大家都閒談着。湯姆和我二個人，始終時時刻刻留神着，可是這沒有用，他們一些也不提起什麼在逃的黑奴，我漸漸覺得有些着慌，恐怕找不到吉美。可是用晚餐時，有一個小孩子說：

「爸爸，湯姆，雪特和我三人能不能一起去看戲嗎？」

「不。」那老人說，「我想那邊不會演什麼戲的，即使有戲，你們也不必去，因為那個在逃的黑奴告訴白通和我說，那種戲都是欺騙人的。白通說他去告訴人家，所以我想他們預備去把那種流氓，在沒有演戲之前把他們逐出這裏。」

原來他就在這兒——可是我究竟不知他在那裏呢。湯姆和我是睡在一間臥室裏，因為實在太倦了，我們吃了晚餐立刻說要去睡了。可是到了臥室，便跨出窗口，從一根燈桿上爬下來，直向鎮上去，因為我相信那時還不致有人去抓住那皇帝和公爵，反之假如我不急急地趕去，他一定會受困的。在路上，湯姆他告訴我，他以前總以為我已經被人暗殺了。而且又說我爸爸也失踪了，再也不回來了。那裏，當吉美逃走了之後鬧得怎樣滿城風雨的情形，都說給我聽。我也告訴湯姆，關於我們那演

「皇家的寶貨」的流氓坯，在木筏上航行所經歷的一切，都說給他聽。當我們進了鎮，到了中區——這時正在八點半光景——來了一羣人，都舉起了火把，瘋狂地擁過來，很可怕地喊着，嚷着，鼓着鐵鍋，吹着號筒。我們便跳到一邊，讓他們像潮水般地過去；當他們走過去，看見他們裏面，有皇帝和公爵騎在一根槓棒上——一點不錯，我知道確是皇帝和公爵，雖然他們混身都塗黑了，貼滿了羽毛，看不出人的模樣，簡直像二個活鬼——和軍官插戴的二球極大的羽毛沒有兩樣。我看見了確很難過；我覺得對他們二個可憐的光棍抱歉，我這時再沒有半點痛恨他們的情緒了。祇是可憐他們，這種可怕的情形，見了真使我感到人類總是互相殘害的。

我們知道來得太遲了——無法可想了。我們便去問幾個閒人，他們說大家起先去看這戲是很循規蹈矩的。可是看見了老皇帝在台上不倫不類地跳躍時，大家有些難受，把火都熄滅。後來有幾個人來了一個信號，滿場的人都站起來，騷動着去抓他們。

我們便回去。沒有象來的時候那麼高興了，祇是心中感到難過，我自己責備着——我沒有幹些什麼好事。可是事實總是這般的，無論你幹得對或是不對，良心是不致會失了靈性的，正會那麼情不自禁地感動。假如我有一隻黃狗，沒有和人一般的心靈，我把牠毒死，這樣也許比人家去糟塌人命好些，可是這也是不應該的，湯姆也是這般說。

三四 我們找到了吉美

我們靜下來想，後來湯姆說：

「喂，聽着我說，赫克，我們真是傻瓜，爲何不想起先的事呢！我想我能夠知道吉美在什麼地方。」

「我可不信在那兒！」

「他是在那間靠近那磨子漏斗的小屋裏面，怎麼，你看，當我們在吃飯的時候，你可曾看見一個黑奴，拿了些食物進那間屋子裏去的嗎？」

「是的，我看見的。」

「你想那食物是給誰吃的？」

「給一隻狗吃的。」

「我也曾這般想，可是並非給狗吃的。」

「爲什麼？」

「因爲有些西瓜和在一起。」

「是的——我也注意到的，就因了這一點，我決不相信狗會吃西瓜的，這就是會使人見到了而忽略的地方。」

「我也見到那黑奴開了鎖進去，當他回出來時，再抱它鎖起來。他向姨父拿了一個鑰匙，正巧在我們吃了飯將離開桌子的時候——便是那個鑰匙，我想不錯的。西瓜可以指出裏邊的是人，那鎖可以指那小屋是牢監。在這樣小的所在，不致再會有第二個囚犯了。因為這兒的人都很仁慈的，吉美是僅有的一個囚犯。好啦——我真快活，我竟偵探式地找到他了；我再也不必到別處去購碰了。現在你可以動你的腦筋，想一個辦法去把吉美偷逃出去。同時我也想一個計劃出來；我們再把這二個中決定一個最妥當的辦法。」

一個孩子的頭腦，竟有這麼靈敏！假如我有了湯姆的腦袋，那我可再也不會忌憚那公爵了；再也不要怕那汽船上的人了。馬戲場裏的小丑也不作爲奇了！什麼都可以不怕了！我自己也在想一個計劃，可是祇想出了一些；我已經知道妙計有人在想了。不多一會兒，湯姆說：

「想出了嗎？」

「想出了。」

「好——把它說出來。」

「我的計劃是，」我說，「如果吉美確是在那裏，我們可以很容易去幹了。明天晚上，我先去把那小船從河裏撈起來，再把木筏放過來。那末，在一個沒有月亮光的黑夜，去把那鑰匙從那老人的褲袋裏偷來，便帶了吉美偷逃到河邊，跳上木筏和以前一樣。在每天晚上進行，白天裏藏起來就得啦。這個

「計劃行不行？」

「行不行？這當然不行，像老鼠打架一般。實在太簡單了，毫無用處，一個不行的計劃有什麼効力呢？你這個計劃太不中用。赫克，這不過是空談吧！」

我不作一聲，因為我再也想不出別的了。可是我很明白，當他的計劃說出來時，一定不會遭到反對的。

果然不錯。他告訴了我，真使我覺得比我的計劃妙十五倍。而且結果也一樣能使吉美得到自由，也許可以使我們毫無連累，我很滿意，我們預備依着他的主意去幹。我可不知道他究竟怎樣幹，因為我知道他並沒有一定的，而是隨機應變的，這便是他的主意。

但是有一點是萬分肯定的，他是真正預備很熱誠地去幫忙把吉美偷逃出來。這也就是我所最切望的一點，他是一個好孩子，有很可敬的人格，可是他這次却失了人格；他家裏的人都是有高尙的人格，他的頭腦是很靈清的；他不是卑鄙的；他是和善的；可是這次他叛離了正義；委屈了他自己，來做這種勾黨，這對他是不名譽的；對他的家屬也是不名譽的。我的感覺麻木了，這是不法的；這事對於他是幹不得的，我也該立刻告訴他，既然我是他的朋友，我也該勸他立刻放棄這件事。我便想開口向他說；可是他叫我別多開口，他說：

「你是不是以為我已胸有成竹了嗎？我是不是決定我將怎麼幹嗎？」

「是的，我是這般想。」

「我是不是說過要幫你的忙，去把那黑奴偷帶走嗎？」

「是的。」

「好，那就是了。」

這便是他所說的一切，我也說了這些，再也不必多囑囑了。因為他答應了人家的事，總是說得到做得到。可是我實在不知他將怎樣去進行，我祇好隨他的便，再也不多問他了。假使他就這麼算了，那我也沒有辦法。

當我們回到家時，又黑暗又寂靜；我們便向那間靠近那磨子漏斗的小屋走去，想去考察一番。我們對直穿過那場地，看那些狗怎樣。牠們已經認識了我們，再也不會和那班牙狗一樣，在黑夜見了什麼都要吠了。當我們走到了那小房間時，便在前面和兩側都打量了一下，在面北的一邊發現了一個相當高的小方窗洞，祇用一塊木板釘住。我說：

「這裏我有了一個主意，這個洞口正好給吉美爬出來，如果我們把這塊木板扭下來的話。」

湯姆說：

「這也來免太簡便了。這不過是空談吧了。赫克，我該希望我們能找出一個比這個謹慎些的。」

「那末，」我說，「你以為把欄鋸斷了救他出來，恰好和我以前險些兒被人謀害時一樣的办法

嗎？」

「這倒有些相像，」他說，「這確是一個很神祕和麻煩的妙計，可是我想找一個比這樣更妥當的妙計，不必性急，我們來詳細地把四週考察一番。」

在這小屋的後面和木棚之間，有一間用木板搭成的披屋，接着這小屋的屋簷，高低相等，可是很狹——祇六尺寬闊。門開在南邊，上着鎖。湯姆走到那只肥皂洋鐵桶邊查察，把它向後搬動，揭開了蓋；他拿了那隻蓋把門上的一隻鐵環擡了下來，鐵鏈條也一起掉下。我便開了門進去，再把門關上，劃了一根火柴，看明了這間披屋祇是靠着這小屋，並沒有連通。這裏並沒有地板，也沒有什麼，祇有些舊的發鏽的鐵鋤，鏟，鐵耙，和曲的犁頭。那根火柴熄滅了，我們便把那鐵鎖再裝上門，好像依舊好好地鎖着。湯姆很是快活。他說：

「現在，可好了。我們可以把他掘出來。大約總得掘上一個星期！」

我們便向我們的屋子走回去。我是從後門——祇須把那根鹿皮的門扭拉開便是——可是這般容易，對於湯姆是不夠顯出威武的。沒有別的方法，他祇可爬上那根燈桿，可是連爬了三次，都翻下來，反把燈火撲滅。末一次，他憤恨極了，預備放棄了，但是他休息了一會兒，他再來試上一下，這次却被他爬了上來。

在第二天清晨，我們便起身到那黑奴住的屋子那邊去和狗在一起玩，又和那個餵吉美的黑奴

混在一起。許多黑奴吃了早餐，正要上田裏去，那個吉美的黑奴正在預備一鍋麵包，肉和別的東西。許多黑奴走了，他一個人開了門走出來。

這個黑奴看起來很和善，笑容滿面，他的頭髮用線札起了幾條辮子。這辮子可以驅除那惡女巫們。他說這幾天晚上，那班惡女巫常來困擾他，使他看見了許多鬼怪，又聽到了許多駭怕的叫聲。他說以前沒有這般厲害地被她們捉弄過。他被這些惡魔噪擾得常常忘記了要做的公事。湯姆說：

「這些東西是給誰吃的，是不是喂狗嗎？」

他油腔滑調地笑着說：

「不錯，雪特少爺，這是給狗吃的，那隻狗和我們一樣的。你們要來看看他嗎？」

「很好。」

我推着湯姆交頭接耳地說：

「你竟敢在白天裏去看嗎？這可不是上策。」

「不，這沒有關係，這倒正是上策呢！」

我們便跟着他去，可是我心裏却不十分高興。進了那小屋是很黑暗。果真看見了吉美，一點也不錯，他在那裏。他也看見了我們。他便叫喊出來：

「哎，赫克，原來是你！謝天謝地！那個是不是湯姆先生嗎？」

我早想到有這麼一幕的；我一時有些手足無措，因為那個黑奴立刻便說：

「怎麼，天大的面子！你竟認得這二位先生嗎？」

現在我們都已看得很清楚了，湯姆便鎮靜地向黑奴說，似乎很詫異地：

「誰認識我們？」

「哦，便是這個逃亡的黑奴。」

「我可不信他會認識的，可是誰使你這般捏造出來的？」

「是誰使我這麼想？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方才的口氣很像他認識你們的嗎？」

湯姆便裝着捉摸不着頭腦地說：

「哦，這倒奇了，是誰叫的？他在什麼時候喊的？他喊些什麼？」他回頭面向着我十分鎮靜地說，

「你可會聽得有人喊過嗎？」

當然沒有別的可以回答，我祇可說：

「沒有；我一點也沒有聽到誰喊過。」

他又回過頭來，似乎很認真地向吉美問：

「你可會喊過嗎？」

「先生，我沒有喊過。」吉美說，「一點也沒有說什麼，先生。」

「一個字也沒有喊過嗎？」

「先生，我確是一個字也沒有喊。」

「你以前可曾見過我們嗎？」

「沒有，先生，我沒有認識你們。」

湯姆便轉向那個黑奴，看見他一副尷尬面孔，便很嚴厲地問他：

「無論如何，你想這究竟算怎麼一回事？誰會使你想到了有人在喊？」

「噢，先生，又是那惡女巫們來捉弄我了，我真還是死的好。她們常來嚇我，幾乎把我嚇死。先生，請你別把這件事告訴誰，否則薛拉斯老爺知道了，便得責罵我一番，因為他說，根本沒有女巫的。這一次，如果他親自聽見了——那末，他將怎樣說！我想他再也不會說沒有女巫的。可是事實總是這般的；人家似乎都喝醉了，永遠醉下去，他們決不願意去找出這種事情，假如你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你的。」

湯姆給了他一角錢的硬幣，便說我們不會告訴誰的；再叫他去多買些線，多札幾條辮子。他又指着吉美說：

「我不知薛拉斯姨父會不會把這個黑奴絞死。假使給我抓住了一個忘恩負義的逃亡的黑奴，我一定不放鬆他，總得把他絞死才是。」那個黑奴跨出了門口，把那個角幣着了一看，再把它咬了一

下，確定是真的呢，還是銅的。正在這當兒，湯姆便輕輕地向吉美說：

『別讓人家知道我們的真姓名。在每天晚上，假使你聽到什麼發掘的聲響，便是我們；我們正在預備掘通了把你救出來。』

吉美快活得祇是伸出了手緊緊地握住了我們。那黑奴又進來了，我們對他說，我們時常要到這兒來，如果他說歡迎我們的話。他說他歡迎的，尤其是在晚上，因為女巫們常常在晚上來嚇他，當然，有人伴在一起，膽子便可以壯得多哩。

三五 越獄計劃

這時還很早，再隔一小時才可以吃早餐，所以我們先到林子裏去踹躅一會兒。湯姆說，我們在晚上沒有亮光，怎麼可以墾掘呢。可是用一盞燈籠是太亮了，也許會弄出亂子來的；我們也該拿些爛木塊燃起了不陰不陽的火光，在那黑暗的地方。我們便拿了一捆爛木塊去藏在草叢裏，就坐下來休息，湯姆有些不滿地說：

『噯，這件事，可以說，辦得非常容易；也可以說非常困難。所以這個計劃是相當的困難。我們可以不必顧慮到什麼守門人——反之，我們該有一個人去守着。連一只狗也不必去顧慮到，因為牠們都認識我們了。吉美的一只脚被一根十呎長的鏈條鎖住，並且和床脚聯在一起，我們祇要把床脚抬起

再把那根鏈條脫了下來。薛拉斯姨父很信任人家，他把鑰匙交給那個不懂事的黑奴，不再去派人看守吉美了。吉美可以從那小窗洞裏鑽出來，祇是腳上拖了一根十呎長的鐵鏈，叫他怎麼跑得快。赫克這是再笨也沒有的辦法了；你也該想法把這種困難消除。哎，我們一時可沒有辦法，我們總該把我們所得到的一切盡力地幹去。無論如何，還有一點——使他逃得更榮耀些，便是從許多困難和重重危險裏出來。可是這許多困難和危險，是沒有誰會幫助我們的，你也該自己想出來才是。現在且說這燈火的事，當你嘗到了冷酷的事實時，我們便是冒了這燈火的險。我想如果我需要的話，也可以用一個火把。現在我想到及早去找些東西來做一把鋸子。」

「我們要鋸子來幹麼？」

「我們要鋸子來幹什麼？難道不要去把吉美的床腳鋸下來，放鬆吉美的鐵鏈嗎？」

「怎麼，你方才說過，祇要把床腳抬起就可以把那鏈條脫下來了。」

「喂，赫克，話不是這樣說的。你真像方才從幼稚園裏出來的孩子一樣，總是帶着一股不懂事的傻子氣，怎麼，你根本一本書也沒有唸過嗎？——那些貝龍倫，卡塞納，貝納托，還有享利第四和許多其他的英雄，你一個也不知道嗎？誰會聽到這麼容易地越獄嗎？不是的，大多數的有名人物，幹起來是把這床腳一鋸二，依舊裝着不動，再把鋸下來的木屑掃去，這樣不會被人知道了。再去塗些灰塵和油膩在那鋸縫上，這樣即使是最細心的主人，也看不出一些鋸過的痕跡了。他會想那只床腳是很完整的。」

當你預備越獄時，那天晚上，把床腳踢上一下，就會倒下來；把你的鏈條脫下來，再沒有別的事。你祇要把一根繩梯拘住那城垛，便爬出去悄悄地下來，再跳進那濠溝——因為你可知道那根繩梯還短十九呎——那兒，你的馬和你的臣僕都等候着，見了你便把你拖起來擁上了馬鞍，便一溜烟回到你的老家去。這樣很夠威武。赫克，我也希望有一個濠溝在那個小屋外邊。假如我們有工夫的話，在越獄的那天，我們也來掘一道濠溝。」

我說：

「既然我預備掘通了地道叫吉美鑽出來，濠溝掘了有什麼用處？」

可是他一點也沒有聽到，他似乎把我忘了，什麼都忘了。他撐了下巴思索着，不多一會兒，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又嘆了一口氣說：

「不，這可不行——也不必這麼幹。」

「爲什麼呢？」我說。

「對了，把吉美的腿鋸下來。」他說。

「啊呀！」我說，「怎樣，這大可不必的，無論怎樣，你爲什麼要鋸掉他的腿？」

「噲，這是好漢們幹的。他們一時不能把鏈條除下，就把他們的手臂斬下來就動身。我鋸去一條腿比一隻手臂還輕得多哩。可是，我們可以不必這樣，因為這種情形還夠不上這般幹法；而且吉美是

一個黑奴，一定不會了解這種歐洲人的行爲。我們放棄了這個計劃吧，可是有一點——能夠有一條繩梯；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我們的被單撕開來做成一條。我們可以把它捏成一團藏在一只大麵包裏遞給吉美，好漢們大都是這樣幹的。我有好多次吃過更大更厲害的麵包。」

「怎麼，湯姆你怎麼說？」我說，「吉美根本不必用什麼繩梯。」

「他要用的。你怎樣說，你還是說你自己一點也不懂，他一定要有一條繩梯，因爲人家都用
的。」

「他究竟用來幹什麼？」

「用來幹什麼？它可以把它藏在他的床墊裏，能不能？人家就都是這般的；他也得要這般幹。赫克，我看你老是不歡喜幹正經事，你總想幹些新鮮的辦法。我想你不是是一點也不明瞭其中的原理嗎？他溜走了之後，這不是可以給人家看作一個線索嗎？去找線索追究嗎？當然他們要的，那麼你可曾留一些線索給他們嗎？那可不是幹得太奇特了嗎？我可沒有聽到過這樣的事。」

「好，」我說，「如果這是正經的，他也該有一條繩梯。因爲我也不願意再幹不正經的事，可是有一點，湯姆——假使我們去把被單撕了做繩梯，給薩萊姨母知道了，一定會鬧出亂子來的。現在我想還是去把胡桃樹的皮剝下來做成一條繩梯。這可以分文不費，也可以捏成團放在大麵包裏遞給他藏在稻草墊裏，正和一條像你用破布做成的一樣。對於吉美，他是毫無經驗的，所以他不一定不會見

到一條——」

「噢，赫克，閉住你的鳥嘴，要是我，決不這般胡說——一定不作聲了。誰會相信犯人竟會用樹皮做的梯子越獄嗎？這真笑話極了。」

「好，湯姆，那末就照你的辦法吧；不過請你借一件衣裳的夾裏給我，假使你還能接受我一點意見的話。」

他說這倒可以，可是又給他想出一個主意來了，他說：

「也得借件襯衫。」

「湯姆，襯衫要來做什麼？」

「給吉美寫日記的。」

「日記，你這也太笑話了——吉美很本不會寫字的。」

「我假定他會寫的——他能夠劃些記號在襯衫上，如果我們給他一只白臘做的匙，或是一條箍桶的鐵皮，當作筆的話。」

「噯，湯姆，我們可以從鵝身上拔一根毛管，給他一枝好的筆寫，而且也很簡便。」

「你這個傻子，在牢獄的四圍，根本沒有鵝的，犯人們慣常用最粗笨，最難寫的東西，譬如銅蠟，一類的東西——來寫時，寫得很慢，不知要多少星期，多少月份，他們才寫好了一張積起來，因為他們

還是一張張貼在牆上，他們即使有了一根鵝毛管也不要用的。因為這是不正經的。」

「那末，他們醮些什麼墨水寫呢？」

「有許多用鐵銹或是眼淚寫的；可是這太普通了，是女人們幹的；那好漢們常醮了他們自己的血寫的。吉美能夠這麼做的，當他要寫些平常的奧妙的消息，要人家知道他現在是被拘禁在那裏的時候，他可用一柄叉寫在洋鐵盆的底面，便把它拋出鐵窗來。那鐵面人常常這樣幹的。這真是個好方法。」

「可是吉美沒有什麼洋鐵盆，他們用鐵鍋盛東西來餵他的。」

「這不成問題。我們可以去拿幾只給他的。」

「那末，誰會看得懂他寫在盆底上的字呢？」

「這倒毫無關係的。赫克，他祇要寫了些在盆底上，把它拋出來就是了。你也用不着去讀他的字。即使你化了半世工夫，也認不清犯人們寫在盆底上——或是寫在別的地方——的字。」

「哎，那末遭塌了這盆子算什麼意思？」

「管牠什麼，這橫豎不是犯人自己的盆子。」

「那末一定是人家的盆子了，是不是？」

「嗯，假定那是的？犯人會顧到是誰的——」

他忽然停了不說下去，因為我們聽到那吃早飯的號角聲。我們奔回屋子去。

在那天上午，我借到了一條被單和一件白的衣裳夾裏；我又找着了一只大布袋，便塞進了袋裏，再下樓去拾些燃火的爛木塊也塞進那袋裏。我說這些東西是借來的，因為爸爸總是這麼說的。但是湯姆說這不是借，這是偷，他說我們是代表犯人的。犯人拿東西根本不管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拿了也沒有再會向他責難的。湯姆說一個犯人要什麼東西，去偷了來是根本沒有罪的，因為這是他應有的權利，所以我們既然代表了犯人，我們可以有絕對的權利，在這地方爲了越獄的目的，偷什麼東西都可以。他又說，假如我們不是犯人，這可就難了。我們偷了便變成了卑鄙的人，所以既然代表了犯人，我們可以有權去偷任何東西，祇要便利輕快。可是有一天，他自己却大驚小怪起來。那天我從黑奴們那裏偷到了一只西瓜便吃；他逼着我拿出一角錢來，沒頭沒腦地一聲不響去給那班黑奴。湯姆說我祇可以偷我所需要的東西。那末我說我需要這西瓜。然而他說我偷了並不是爲了那犯人預備越獄用的。就是這點差別。他說假如我偷了西瓜，預備藏了一柄小刀在裏面，暗地裏去遞給吉美去行刺那主人，那末我才算偷得正當的。我便不和他爭論了。雖然我想代表了一個犯人，沒有半點兒便宜可以佔到。如果我能夠有地位坐下來吃金葉的特權時，我才可以有機會去拿一只西瓜來享受。

言歸正傳，且聽我說下去。那天上午，當他們都去工作的時候，這場地裏的人一個也看不見了。湯姆帶了他的袋，到那間披屋裏去，我却站在外面守望着。不多一會，他出來了，我們便走到那木堆上去。

談論。他說：

「現在什麼都準備好了，祇是工具還沒有到手，那也是很容易的。」

「工具嗎？」我說。

「不錯。」

「怎樣的工具。」

「怎麼，就是用來掘地洞的工具。難道我們預備用我們的手，挖通了去把他拖出來嗎？」

「在那邊有些舊的曲了的鐵鏟一類東西，夠得上用來掘了地洞把一個黑奴救出來嗎？」

他旋過頭來凝視着我，真可怕得會使你哭出來。他說：

「赫克，你可曾聽到過犯人們有鐵鏟，鐵耙和許多方便的工具，給他們掘通了逃出去嗎？現在我

要問你——如果你的話是對的——怎樣夠顯出他是一個英雄的手段呢？你這麼說，還不如借一個鑰匙給他，讓他開了門逃了，便算了鐵鏟鐵耙——怎麼，人家難道會給他這樣方便，還不如把他當作

一個皇帝看待。」

「好，那末，依你說來，」我說，「如果不用鏟和耙來掘，究竟用什麼？」

「二把小刀便夠了。」

「二把小刀子去掘那地基嗎？」

『不錯。』

『湯姆混賬，這未免太笨了。』

『別管它怎麼笨，可是這總是正經的辦法，從書本上找起來，再也沒有第二個方法，可以指出這種東西來。人家都用小刀掘的——你可知道，他們並不掘泥土；他們慣常掘石塊的。他們掘得很慢，不知要多少星期。永遠掘下去，在馬賽港狄府堡的暗獄裏有一個犯人，也是這般，自己掘通了越獄的；你想他掘了多久？』

『我可不知道。』

『那末猜猜看。』

『我可不知道究竟多久。大概一個半月。』

『三十七年——他溜出來逃到中國去，我說的確是這般。我希望這地底下都是石塊。』

『可是，吉美在中國沒有熟悉的人。』

『那何必要有熟人呢？那個傢伙也沒有熟人的。你專門在旁的問題上着想你爲什麼不着重於主要的問題呢？』

『好——我就不管他溜了出來到什麼地方去，祇要他出獄。我想吉美也不會顧慮到這一點的，可是有一點，無論如何，總得要明白，吉美的年紀太老了，他決不能用小刀去掘通了石地，即使掘到』

也是掘不了的。」

「他也會掘通的，難道你以為他去掘那泥土，也要掘上三十七年之久嗎？」

「湯姆，那末你說要多久？」

「好，我們可不能掘得那麼長久？太久了也許薛拉斯姨父會知道，他會到新奧里恩州去探聽出吉美並不是從那兒逃來的。他進一步辦法，便是登廣告招領，或是其他類似的方法。因此，我們不能冒險掘得這麼久，因為天有不測風雲，所以我的主意是我們掘得愈快愈好；掘通了我們便可以放心，就是等上三十七年也不妨。假如我們一聽到什麼不利的消息，我可以隨時把他立刻救出來逃去，我想這是最妥當的辦法了。」

「現在，這倒有些意識。」我說，「先掘通了，等待下去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假如這是有目的的話，即使等上一百五十年也沒有關係，我想幹起來不會覺得什麼困難的，我就預備到四處去找二把小刀來。」

「找三把來，」他說，「我們還需要一把用來做成鋸子。」

「湯姆，」我說，「我想在那魚肉燻製所後面，在屋簷板下面擱了一把舊的銹了的鋸子可以用的，如果你不以爲不正經的話。」

他的臉色有些疑慮，似乎氣憤地說：

「赫克，你的意見實在一點也不中用，快去找三把小刀來。」
我祇得遵命照辦。

三六 用小刀來掘地洞

那天晚上，當人們都熟睡了的時候，我們便跨出了窗口，又從那根燈桿上爬下來，跑進了那間披屋，便把門關起來。我們燃起了不陰不陽的火，開始工作。我們把那中央的木柱腳的週圍，約在四五尺間都收拾清了，向下掘去。後來湯姆說：「我們正巧在吉美的床後面了。假如我們掘通了，進去便是吉美的床被掛下來，可以蓋住這洞口，所以沒有人會看出來的。除非把這床被拿起來，才看得見這洞口。我們便用小刀墾掘，不斷地掘着，直到半夜將近，我們覺得非常疲乏，手也掘酸了，才能休息。可是掘了祇有一些，簡直等於沒有掘過一樣。後來我說：

『這不但是三十七年的工程，大概要三十八年才行，湯姆。』

他默不作聲。可是他嘆了一口氣，不一回，他停着不掘了，又息了一會兒，我知道他在動腦筋。後來他說：

『赫克，這是沒有用的，實在不中用了，假使我們是真的犯人，那就行了，因為我們可以掘上幾年，也不成問題。我們每天祇要掘幾分鐘，互相交替守望，那我們的手不會發酸痛了。我們可以一直慢

慢慢地掘，一年又一年的依照了這個正經的辦法去幹，但是現在我們不能這麼慢，我們應該趕快把它掘通；我們可不能耽擱。假使我們明天仍舊繼續這般掘下去，那末我們的手至少要休養一星期才會復原——一時不能再動手了。」

「好，那末湯姆，我們該怎樣辦呢？」

「我告訴你，這是不行的，這是不道德的。我可不願意這麼地掘下去了；我們需要一把鋤頭，代替一柄小刀來掘。」

「哎，你現在也說了，」我說，「湯姆，你的頭腦愈發靈清了，鐵鋤才可以掘，我不管它是道德或是不道德。當我動手要救一個黑奴或是偷一個西瓜，或是一本主日學校的課本時，我不管怎樣幹，我的目的總是要得到我的黑奴，或是我的西瓜，或是我的主日學校的課本。假使用鏟比較最便利的話，我使用鏟來掘了救出我的黑奴，偷到我要吃的西瓜，或是我的主日學校課本，我可決不願依了那輩大人物用死老鼠來做事。」

「好，」他說，「這倒可以寬放了，那鐵鋤便把它當作小刀用；假使不是這種境況，我可不准用什麼鋤，我可不願意眼看着破壞大眾的成規。——因為正經總是正經的，不正經總是不正經的。誰都不能幹不正經的事，當他不能進一步的了解時。你這樣也許可以直接用鋤頭，掘通了把吉美救出來，不必說什麼代替或是算做，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大人物的事蹟。可是我不能這樣，因為我能夠進一

步地了解。快給我一柄小刀。」

他自己手裏早有了一柄，那祇得把我自己的一把也給他。他拿了擲在地上說：

「快給我一柄小刀。」

我真有些莫明其妙——後來我想了一想，向四週打量一下，便從那堆舊鐵器裏找到了一把鐵鋤去遞給他。他就不聲不響地拿了這鋤頭動手工作。

他慣常是這麼奇突的，好像他一肚子都是主意。

我隨手拿了一柄鏟，我們一個掘，一個鏟，把泥漿濺得很高。我們工作了祇有半個鐘頭之久，已經掘成了一個很深的洞。後來我回到樓上，我從窗裏探出了頭，看湯姆又在爬那根燈桿了，可是他爬不上來。他的手是太酸了。最後他說：

「這實在不行，你想我怎樣才行？你難道想不出方法嗎？」

「我想得出的。」我說，「可是我想是不正經的。從樓梯上來，把樓梯算做那燈桿就是了。」他便依着我的話上樓來了。

第二天，湯姆在屋子裏偷得了一個錫湯匙，和一根黃銅蠟杆，預備給吉美當作筆寫。他又偷了六枝蠟燭；我却始終在黑奴的小屋邊徘徊着，等待機會去偷到了三個洋鐵盆。湯姆說三個還不夠；但是我說吉美拋出來時，沒有人會看見這盆子，因為正在那窗口的外邊長滿着野草——我們可以把

它們拾起來再遞給他用。這樣，湯姆也滿意了。他說：

「現在，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就祇要去設法，怎樣把這些東西遞給吉美。」

「當我們預備好了，」我說，「便從那個窗口裏遞給他就是了。」

他祇對我冷冷地譏笑一回，又說些不入耳的胡言亂語。後來他又一個人去思索，不一會兒，他說他想了二三個法子，可是一時不能決定那一個，他先說我們該把這些東西交郵局寄給吉美。

那天晚上，我們又從那燈桿上爬下來，拿了一枝蠟燭在那窗口下竊聽，聽到吉美的打鼾聲。我們把盆子拋進去，可是沒有鬧醒他。我們再進那間披屋繼續用鋤頭和鐵鏟墾掘，工作了約摸二個半鐘頭便完工了。我們在吉美的床底下爬起來，在那小監獄裏摸索着一枝蠟燭，把它點着了。我看見吉美很舒適地睡着，我們站了一回，就輕輕地把他推醒，他真快活極了，他叫我們親愛的和其他許多怪親熱的稱呼。他要求我們快找一柄鑿子來鑿斷了他腿上的鐵鏈，立刻就逃出去。可是湯姆告訴他，這樣不是正經的辦法，他便坐下來把我們的一切計劃都告訴他聽，又說我們得了警報時可以隨時溜走；半點兒也不必駭怕，因為我們一定會把他救出。吉美便說這主意不錯，我們坐在那裏談着以前的事，湯姆問了一大串的問題。後來吉美告訴他說，薛拉斯姨父每天到這兒來替他祝告的，又說薩萊姨母每天也來望他。他們每天還派人送很豐滿的食物給他吃。他們二人都待他很好。湯姆說：

「現在我知道了怎麼幹，我們將讓他們帶些東西給你。」

我說：『你可別這樣大膽地幹；這是再笨也沒有的主意。』可是他一點也沒有理睬我，他直說下去，他總是這麼的，當他有了他的計劃時。

他就告訴吉美，我們將怎樣把那條繩梯和他的東西藏在大麵包裏，讓納脫（便是餵他的那個黑奴）帶給他。他一定要預先知道，可不要驚奇；但也別給納脫看見。他又說我們將許多小東西，放在姨父的外衣袋裏，要吉美把它們從袋裏偷出來；我們也將掛許多小東西，放在薩萊姨母的圍單帶上，或是放在她的圍單袋裏，並且告訴他，這些東西用來做什麼，又告訴他，醜了他自己的血在襯衫上寫日記。他把一切都說給吉美聽。可是吉美聽了覺得莫明其妙，他以為我們是白種人，白種人見識總該高明的；所以他很滿意來接受湯姆的辦法，遵着這辦法去幹。

吉美有許多烟斗和烟葉；我們很快樂地吸着烟，談着一切。後來我們再從那個地洞裏爬出來，回屋去睡。我們的手很髒，似乎方才偷過什麼東西吃。湯姆很得意，他說這次是他由生以來所幹的最有趣，最靈敏的一件事。他說假如可能的話，我們將把這件事拖長下去，我們不能幹得了，便把吉美交給我們後代繼續去救他出來；因為他相信吉美很願意這樣。這般可以一直拖滿八十年，那末準能打破任何記錄。他說我們應該來慶祝一下，當他這麼出了獄。

在那個早晨，我們到了木筏；在那裏把那根銅蠟杆砍成筆形。湯姆便把這蠟杆和錫湯匙一起塞進了他的袋裏，我們又走到那黑奴的小屋裏。當我和納脫絆纏的時候，湯姆就偷偷地把那根蠟杆插

進了一隻給吉美的麵包的中央。後來和他一起到吉美那兒看這事怎樣進行，果然是很順利，吉美抓住了便咬。哎，這幾乎把他的牙齒都咬壞，湯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了。吉美可不知道什麼，祇以爲是麵包裏有石屑。他再也不咬了，就先用了又一連，又了三四次。

我們站在那不光亮的小屋子裏，忽然看見了二隻狗，從吉美的床底下竄了出來；一會兒，牠們一連來了十一隻，擠得氣也透不出來。啊，我們忘記把那披屋的門扭住，那黑奴納脫見了，祇是喊了一聲：「女巫來捉弄了！」他猝然倒下來，橫在那狗羣裏，嘴裏呻吟着，似乎垂死的模樣。湯姆急忙把門推開了，便拿一塊吉美吃的肉片擲出去，那羣狗便奔出去搶肉。在二秒鐘之內，他跨出去又跨了回來，便把門關起來，我知道他已經把那扇披屋的門也扭上了。他開始來撫慰納脫，問他可曾渺茫地又見到了什麼，他站起來向四週一瞥才說：

「雪特少爺，你會說我是傻子的，可是我自己也不信竟會見到百萬隻狗，或是魔鬼的化身或是其他什麼，我想我是即刻死在這兒了。我却是死過了的。我害怕得很，牠們準會把我踏在腳底下。天啊，我祇希望抓住了一個女巫來驅除牠們——驅除牠們——這是我唯一的要求，可是我願意女巫和狗都去，讓我一個人在這兒。」

湯姆說：

「好，我想，怎麼牠們會來得這麼巧，正在這個黑奴吃早餐的當兒，大概牠們肚子餓了，就是這個

緣故罷。你祇要做一個魔法的大麵包給牠們便了；你就這麼辦。」

「可是天啊，雪特少爺，我怎麼會做魔法的大麵包呢？我不會做的，我以前從沒有聽到過這東西。」

「好，那末讓我來做吧。」

「親愛的，你肯做嗎？——你願意我真要跪下來吻你的腳了！」

「好，我來做好了，因為看你待我們很好，而且帶我們來看這個在逃的黑奴，但是你總得刻刻留神才是。當我們來的時候，你立刻要面朝外，背向裏。你不能看，我們在這鐵鍋裏放些什麼，你也不准去看吉美，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吃——你看了便會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的，什麼事情，我可說不定。總之，你不能去動這有魔法的東西。」

「雪特，這不是太奇了嗎？你究竟在說些什麼？我決不敢去動一動這種魔法的東西，即使誰給我千百萬塊錢，我也不願意去動它一動。」

三七 吉美得到他的魔法麵包

我們就這麼的擺佈好了，走到那後面的場地裏的廢物堆，那兒都是些破靴子，爛布，碎瓶和壞了的洋鐵鍋壺之類的東西。我們搜尋了一回，找到了一隻破舊的洗碗盥的盆，我們盡力地把破洞都補

沒，便用來當做烘麵包的器皿。再拿了這個大盆到地下室裏偷滿了一盆麵粉。什麼都預備了，我們才回去吃早餐，後來又找着了二隻釘子，湯姆說這東西給一個犯人，在暗獄的壁上寫他自己的名字，或是一個悲哀的字句，再妥當也沒有了。他說一隻去放在薩萊姨母的圍單袋裏，另一個去插在那桌上的薛拉斯姨父的帽邊裏，因為我們聽到他們的孩子說，他們的爸和媽在今天早晨就要去看吉美了。他們都去吃早餐，湯姆又把那隻錫湯匙放進了姨父的外衣袋裏，這時候，姨母還沒有來，所以我們需得等候她一回。

後來她來了，氣紅着臉，急忙地喝一杯咖啡拿起來，向就近的一個孩子頭上便倒，又將她的針籬，把另一個孩子擊了一下便說：

『我跑上跑下，找了半天，把什麼都翻過，你還有一件襯衫到那裏去了？』

我聽了她這麼說，便嚇了一跳，我的心似乎在向下沉，喉嚨口似乎梗住了。我突然咳了一下，竟穿過了桌面，把一個孩子的眼睛射中了，他立刻縮成一團，揉着眼珠，放聲大哭。湯姆的兩腮有些發青。這樣約摸緊張了十五秒鐘，我們便又鎮靜了——這真叫我吃了一驚，猶如冷水澆頭頂一般。薛姨父說：

『這實在太離奇了，我真不懂，我確曾把那件襯衫帶下來的，因為——』

『因為你祇帶了一件。聽着！我知道是你帶下來的，我比你的笨腦袋記得更清，因為昨天曬在那條繩子上——我還親眼看見的，可是現在不見了，這便是一長一短的事情。你想要我有了時間替你

再做一件新的紅絨的襯衫，那末在二年之內，我爲你做的第三件了。你這般糊塗，我可來不及替你做，你也該好好地學習，怎樣保存你的襯衫才是。」

「薩萊，我也知道的，我也想保存的。但是這不能說都是我的錯處，因爲你可知道，沒有穿在我身上時，我可管不了的。我決不信穿在我身上時會不見的。」

「不錯，你沒有穿在身時也不能錯怪你，薛拉斯；我想你見了一定會保存的。可是不止那件襯衫不見了，還有一隻湯匙也不見了。這還不止，以前有十隻匙，現在祇有九隻了。我想那頭小牛把那襯衫吞了。可是牠決不會把湯匙都偷了。」

「怎麼這還不止，那還有什麼也不見了，薩萊？」

「有六枝蠟燭也不見了。那老鼠也許會把這蠟燭偷去吃掉的，一定不錯的；我真有些不懂，怎麼你常去把牠們的洞塞住，結果會這般放肆的。薛拉斯，這些老鼠也許會爬上你的頭頂，在你的頭毛裏睡覺，你也不知道。可是你不能再把那隻湯匙的責任，推到老鼠的身上去。」

「哦，薩萊，我承認這是我的錯，我太疏忽了。可是明天，我決不再讓牠們出洞來，我一定把許多洞口都塞住。」

「噢，可不必這般急，明年也不妨，薛拉斯！」

那針籜豁然又是一下，那個孩子立刻把她的手搶出了糖盅，便溜開去了。正在這當兒，那個女黑

奴恰好跨進走廊來說：

「太太，一條被單不見了！」

「被單不見了！噢，天哪！」

「我今天便去把洞塞住。」薛拉斯似乎很憂急。

「噢，閉住你的烏嘴！——難道老鼠會把被單都偷掉嗎？賴廚，被單究竟到那兒去了？」

「天曉得，我實在半點也不明白，薩萊太太，昨天晒在那條繩子上的，可是現在已經不見了，再也
不會見了。」

「我想天快要坍下來了。我由生以來沒有見過這種日子。一件襯衫，一條被單，一隻湯匙和六枝
蠟——」

「太太，」來了一個棕色的黑婢說，「一枝銅蠟杆不見了。」

「快給我滾出去！否則我便把這小鍋子擲上來了。」

哎，她正在大發脾氣了。我想候機會溜出去，到林子裏去，躲一會兒，等她火熄了再回來。那知她的
火燄一直煽着，她一個人瘋狂着，大家都膽小地靜着不作聲。後來薛拉斯姨父似乎很茫然地，不知道
怎麼從他的袋裏掏出了一隻湯匙。她張開了嘴，呆住了，舉起手來。我真急得要命，想溜到耶路撒冷或
是其他清靜的所在。但是，不一刻，她說：

「我正在猜料，原來一直在你的袋裏，似乎裝着袋沒有其餘的東西了。怎麼會在你的袋裏的？」
「薩萊，我實在莫明其妙。」他很抱歉地說，「我知道了一定會說出來的。我想在早餐之前，我正在研究那第十七篇的時候，無意中把它當作聖經放進了袋，我想一定的。因為我袋裏沒有那本聖經，我想並沒有把聖經放進去，這樣可以斷定我把那本聖經放在一邊，把湯匙塞進了袋，並且——」
「噢，看上帝的面上，讓我休息一下吧！你去吧，讓你一個人去說，在我的腦海裏沒有平靜以前，別再來惱我。」

我聽她一個人說着惱着。我真要急死。後來當我們走到那會客室時，看見姨父拿起他的帽子，那隻釘子便掉落下地，他拾了起來放在那爐架上，不作一聲地走了出去。湯姆看得很清楚，又想起了那隻湯匙。他說：

「噢，不必再要他帶些什麼東西給吉美了，他是靠不住的。」後來又說：「不過無論如何，他替我們爲了那湯匙很妥當地解脫了責任，讓我們也替他一些，暗地裏去把那些鼠洞塞住。」

在那地窖裏有許多小洞，我真足足化了一小時，才把它們都塞住。我們塞得很緊密，而且看不出什麼洞來。後來我們聽到級步上有脚步聲來了，我們立刻吹滅了火躲起來。原來就是這老人，一手拿了一枝燭火，另一手拿了一網廢料，看起來似乎心不在意地慢慢地步行，他隨便地向四週照了一遍，把一個個洞口都瞥了一下。他便呆立了約摸五分鐘，把燭頭摘下了默想。他又慢慢地旋轉身去，向着

梯級很黯淡地說：

「噫，我可記不清什麼時候去塞住了的。現在我可以叫她來看，再也不能說是老鼠偷的了。但是不必這樣——便算了罷，我想即使這樣去叫她來看，見了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他便這麼自言自語地上樓去了。後來我們也走了出去。他真是一個天性和善的老人家。

湯姆很憂急着怎麼去把湯匙偷來，一定要偷到手才是，他便沈思着。他想了出來，立刻告訴我怎麼做，我們依着計劃走到放湯匙的籃子邊躡着，直到薩萊姨母來了。湯姆就拿起了湯匙來數，把它們放在一邊。我就偷了一隻，塞進袖管裏。湯姆說：

「怎麼，姨母，仍祇有九隻湯匙？」

她說：

「你管你出去玩吧，別再來擾我。我比你明白得多，還是讓我來數。」

「姨母，我數了二次，都是九隻。」

她真有些不耐煩了，當然她自己來數了——誰都這樣。

「哎，果真祇有九隻！」她說，「這究竟是什麼毛病，讓我再數一次。」

我立刻把那隻湯匙歸還進去，當然算好了，她又說：

「這真有些不懂起來了，現在是十足的十隻了！」她像驕傲而且惱怒。可是湯姆說：

「薩萊姨母，我可不信是十隻。」

「你這傻瓜，還沒有看見我數出來，不是十隻嗎？」

「我知道，可是——」

「好，讓我再來數一次。」

我就抽去一隻，又變成了九隻，和上回一樣。啊，她又咆哮起來了。可是她數了又數，實在惱極。後來，她幾次放進籃子裏數了，這樣三次十隻，三次九隻，一忽兒對，一忽兒錯，她火冒極了，便把籃子砰然一聲，擲得很遠，把那隻貓都打出去。她說叫我們走出去，讓她一個人清靜一回。她說假如我在吃午餐之前，再來和她噪擾，她便要剝我們的皮。現在我們既然拿到了那隻湯匙，便把它放進了她的圍單袋裏，當她命令我們出去的時候。在中午之前，吉美便在她的袋裏偷摸到了這湯匙和那隻釘子，當她來探望他時。我們對於這件事幹得很滿意，湯姆說這很值得，即使有二倍那麼困難也是值得的。因為她說她需要休養，再也不會來計數了，即使她數起來，也不會對了。如果她再數上三整天，數空了她的腦袋也是不會對的，誰再去要她計數，她便送他的終。

在當天晚上，我們便把那條被單，依舊掛在那根晒衣繩上，再到她的小房間裏去偷了另一條被單。再放回去，另外再偷一條。這樣重複地來了一整天，直把她的腦袋絆暈了，究竟不知她家裏有幾條被單，那時再也不去計較多少了。她需要休息，再要她去計數時，她覺得寧可先死了。

現在，我們一切都擺佈好了，那襯衫、被單、湯匙和蠟燭，靠着小牛老鼠和混數的幫助；至於那根蠟杆可沒有關係。後來總會混過的。

可是那隻大麵包却是一個問題。我們在林子裏幹着，煮着，結果給我們做成。但是做了已經不止一天了；我們起先用了三隻大的洗盆盛滿了麵粉，我們把它捏了再蒸，不知翻上翻下蒸了好久。我們候着它發酵地凸起來，可是不行，它總是向裏凹着。最後我們想到一個妥當的辦法，便是把那繩梯先塞了進去再蒸。我們早在隔天晚上和吉美一起，把那條被單撕成了許多帶子，再把它們絞成了一條很考究的繩索。我們直到將近天亮才做成，我們於是就算做了九個月的工程。

在那天上午，把它帶到林子裏去，可是不能塞進那隻麵包，因為這繩梯是用整塊被單撕了做成的，這麼大真可以抵上四十隻麵包那麼大，並且還有剩餘的可以煮湯，或是拌臘腸，或是其他的東西都可以，足夠我們聚一餐。

但是我並不需要聚餐，我們祇需要可以塞進那隻麵包那麼大，我們便把其餘的都丟掉，我們並沒有用那洗盆來煮——恐怕這錫做的盆會溶化。反正薛拉斯姨父有一隻很好的銅面盆，盆上有一根長的木柄。這是很寶貴的，因為是他祖上傳下來的。據說是在古時他祖先和威廉大多從英國帶來。在一艘美華號兵艦裏或是其他的兵艦裏帶來的。現在這隻盆藏在一個暗閣上，和許多舊的鍋壺之類，都是些寶貴的遺物在一起。當然我們要去偷偷地拿來到林子裏去煮。可是第一隻麵包就不行。

因爲我們不知怎樣煮法，最後一隻却靈了。我們先把生麵絆了放進去。把盆放在煤火上，再把那繩梯放進去，又覆上了一層生麵，再把盆蓋上。在蓋面放些火爐，這樣把住了那根長的木柄，站在相距這盆五尺，隔了十五分鐘，一個麵包做成了，而且很滿意。可是誰吃了這隻麵包，至少要預備二筒牙籤才是。因爲那條繩梯根本嚙不下去的，即使嚙了下去，那一定會使他肚子絞痛，究竟怎樣難受，我可想不起來了。

當我們把這隻麵包放進吉美的鍋裏時，納脫並沒有看見。我們又放了三隻盆子藏在許多食物上面。這樣，吉美什麼都到手了。他立刻把麵包翻開來，立刻把藏在那裏邊的繩梯拿出來，塞進了他的稻草的床墊，再拿了一隻盆子在底上劃了幾劃，便把它拋出了那窗洞。

三八 「一顆俘虜的心！」

我們做筆桿和鋸子，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吉美說用這種筆寫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但是湯姆說他一定要寫一個犯人離開了牢監，決不會沒有題詞和徽章留下來的。

「你看那琴格蘭爵士夫人，」他說，「還有那吉福來和那個老納少培都是這樣的。赫克，你也許以爲這是相當的麻煩嗎？——你將怎樣去幹吉美一定需要題詞和徽章，因爲人家都是這樣的。」

吉美說：

「怎麼，湯姆少爺，我可沒有什麼徽章。我祇有你們給我這件舊襯衫，你知道我要寫日記的。」

「噢，吉美，你一些也不懂事。一個徽章是根本不同的。」

「可是，」我說，「吉美沒有說錯，無論如何，他說沒有這徽章，因為他確是沒有。」

「我想我懂得這東西的。」湯姆說，「你總得要明白，在他出獄之前，他總得有一個徽章的。因為他是幹得很正經，在他的一切記錄裏面可找不出半點批評來。」

吉美和我二人在一塊磚石上磨筆，吉美磨的是黃銅。我磨的是那隻錫湯匙。湯姆獨個子在一邊想那徽章，後來他說了許多很好的計劃，他可一時決不定那一個。最後他決定了一個。他說：

「我們應該依了正理幹。要有相當的騷動，你看書上有一個黑奴和狗，那樣蹲伏着，腳上拖了鐵鏈，臂上刺了紋，肩上負了一根惡兆的棒，上面捆了一索東西，還有二個助手，便是指你和我。這樣狼狽的情形，書上還有一句話說，「心越急，幹事越慢。」」

「唔，」我說，「可是你說的其餘一大篇，我可一點也不懂。」

「我們可沒有時間來多嚼囉了。」他說，「我們也該着手去幹才是。」

「無論如何，」我說，「總得讓我明白幾點重要的，請問一個騷動是什麼？」

「一個騷動——是一個——騷動——你不必追究這個，我自會告訴他怎麼做法，當需要騷動時。」

「湯姆，呸，我想也許會告訴人家的，那末什麼叫做惡兆的棒？」

「噢，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他總需要這個。因為那輩大人物都是這般的。」

他便是這麼回答我。如果情形不妥當時要他解釋，他總是不給你明白。即使你追問一星期也不會講給你聽的。

他早已胸有成竹了。他便開始去完成這件事——便是去想出一篇題詞來——因為他說吉美總得要一篇的，他沒有和人家兩樣，接着想出了許多詞句，把它們寫在紙上讀出來：

1. 這裏是一顆俘虜的心。

2. 這兒是一個可憐的犯人，被這個冷酷世界所遺棄；他的親友也已把他忘了；愁苦地度着他的日子。

3. 這兒是一顆將近破碎的寂寞的心，和一個受創的靈魂，經過了三十七年的俘虜生活之後，才得到他的殘生。

4. 這裏是一個無家可歸，舉目無親的人，幽禁了三十七年的苦楚的牢獄生活之後，滅了一個尊貴的外鄉客，就是路易十四的親生子。

湯姆的嘴裏唸着，身子不住地顫抖着，幾乎要倒下來模樣。當他讀完了之後，他一時抓不定那一句，預備叫吉美去刻寫在牆上，因為他覺得每一句都是很好。最後，他決定叫吉美把它都寫出來。吉

美說要用釘子在那木柱的牆上刻寫這麼許多，至少還得費上一年之久。可是湯姆說，他會先替吉美拘出了輪廓，叫他祇需依着筆跡刻劃便了。不一回他又說：

「且慢，這木柱築成的牆可不行，因為人家的暗獄可沒有木柱的牆；我們必須把這些字刻在大石塊上。我們該去找一塊石塊來。」

吉美說大石塊比木柱更難刻了；他說太化時了，刻進去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可拔出來。但是湯姆命我去幫他。他站在一邊看我們二人工作。我們不住地在那磚上磨着那筆，還沒有磨尖，似乎一些也沒有效力。湯姆說：

「我知道什麼辦法了。我們需要一塊大石塊，爲了這件徽章和那悲哀的題詞，我知道在那廠邊有一塊大的大磨石，我們去把它搬來，便可以把筆磨尖，同時也可以把那鋸子也磨銳了。」

沒有別的主意，我們便去搬運。這時還沒有到午夜時候，我們放吉美一個在獄裏工作，我們二人便趕向那廠邊去了。我們看見了那塊大磨石，便推移着想把它推滾到吉美那兒去，可是這件事很困難。我們一會兒向前動了，一會兒又向後倒滾下，來幾乎把我們壓倒。湯姆說在沒有到達目的地之前，它會壓死我們中的一個。我們推移了一半路程，疲乏得滿頭大汗，這可沒有辦法了。我們想去把吉美帶來，他便去把床拾起來，再把他的腳鏈從床腳上脫下來繞在他的項頸裏，我們再從地洞裏爬出來，到了那兒。吉美和我把那石塊推動。哎，吉美的牛力可真不小，這塊大石被他一推，似乎非常輕便，算不

得什麼。湯姆却隨在一邊監視着。他是一個很有魄力的監工，他什麼都知道的，在孩子們中是少有的傑出人才。

我們的洞很大，但是還不夠把那塊大石滾進去。吉美拿了一柄鐵鏟把它墾大，一會兒把石塊滾了進去。湯姆用釘子在這塊大石上劃了那些詞句，便命吉美用釘子當作鑿子，和一根從那披屋的廢物堆裏找來的鐵條當作鐵鏈，依着他寫的字跡慢慢地刻出來。我們不住地工作着，直至他的燭火熄滅。吉美上床去睡，我們把那石塊去藏在他的稻草床墊底下。並且再替吉美上了鐵鏈，我們自己才預備回去睡了。可是湯姆又想起了什麼地說：

「吉美，你這兒有沒有蜘蛛嗎？」

「湯姆少爺，我該感謝上帝，這兒一隻蜘蛛也沒有。」

「好，我們可以去捉幾隻來給你。」

「可是親愛的，我可一隻也不需要，我很怕蜘蛛，我這兒正巧不多一會之前有響尾蛇。」

「這倒很好，我以為這一定需要的，因為這很合理的。不錯，這正是一個頂好的主意。你把它藏在
那裏？」

「藏什麼，湯姆少爺？」

「那響尾蛇。」

「哎，老天，湯姆少爺，如果真的有響尾蛇在這兒的話，我立刻就要拚着命逃出去了。」

「怎麼，吉美，停了一會你可別駭怕，因為你可以馴服牠的。」

「馴服牠！」

「是的——這很容易。無論那一種動物，都願意受到寵愛，牠們決不會來傷害寵愛牠們的人，書上面會告訴你確是這樣的。你可以試一試——這便是我的要求，祇要你試二三天，你能在一刻鐘之內就可以馴服牠，而且牠也會愛護你，和你一起睡的。牠再也不願意離開你了。你可以讓牠繞在你的頸上，把它的頭伸進了你的嘴。」

「湯姆少爺，我求求你——別再這般說了！我受不了！讓牠的頭伸進了我的嘴，便算做寵愛嗎？在我沒有要求牠這樣之後，我一定請牠等候很久，同時我也不要牠和我睡在一起。」

「吉美，你別這般傻，一個犯人總得要有些寵愛物的。假使你從沒有試過那響尾蛇，那還有許多更光榮的來給你試，這許多，你也許會以為對於你的生命更危險哩。」

「怎麼，湯姆少爺，我可不需這般光榮，蛇準會把我的頭頸咬斷，這便算做光榮嗎？我不需要這種光榮。」

「混賬，你難道不會試試看嗎？我祇要你試試看——假使真的不行，那也不必這般做。」
「可是，那蛇也許會立刻要咬我，在試試看的當兒。湯姆少爺，我願意忍受無論什麼無理的事情，

但是，假如你和赫克捉了一條響尾蛇來，這兒迫我試上一試，那我便要逃走，那是一定的。」

「好，那末便放過了這個吧，你這般不開通，也不必耍什麼響尾蛇了。我們可以捉幾條青蛇來，你可以扣上幾顆鈕子算做響尾蛇便了，我想這麼總可以了。」

「湯姆少爺，我可也受得住這個，可是當我把它們馴服不了時，我便要告訴你的，我以前可不知道，做一個犯人是這麼困擾的。」

「是啊，依了正理走總是這樣的。你這兒可有沒有老鼠？」

「沒有，先生，我可不需要這個。」

「好，我們將去捉幾隻老鼠來給你。」

「爲什麼，湯姆少爺，我並不要老鼠。牠是再討厭不過的東西。時常來騷擾人家的，當人家要睡的時候，牠不住地在身邊噪鬧着，還要咬人家的腳。噢，如果我一定需要一種的話，請你給我一條青蛇吧，可是別給我什麼老鼠，老鼠對於我是沒有用的。」

「但是，吉美，你總該要有幾隻才是——人家都是這樣的。你可再也未必多嚙囉了，犯人決不會沒有老鼠作伴的。根本也沒有你這種樣子的，他們先訓練牠們，再愛護牠們，再教牠們各種技巧，使牠們和飛禽一樣活潑。可是你也得要奏些音樂給牠們聽。你有沒有什麼樂器嗎？」

「我可沒有什麼樂器，祇有一隻大木梳，一張紙和一隻口琴，但是我想這是不行的。」

「這很好，牠們根本不會辨別何種樂器的。一隻口琴已經很夠一隻老鼠的耳福了。無論那一種動物都歡迎音樂的。」——在一間牢獄裏牠們更愛聽，尤其是悲調；這真會把牠們吸引在這兒，你的辦法不錯，這裏的音樂確是很好。你當在睡前和早晨玩你的口琴，吹一支「最後的一環斷了」——這一個悲調最能夠吸引那老鼠來聽，當你吹了二分鐘左右，準會把許多老鼠，蛇，蜘蛛和其他的小動物都引出來聽你。牠們都會圍着你，使你感到舒適非常。」

「對啊，牠們一定會這樣的，我相信。湯姆少爺，可是吉美會領略這樣的情況嗎？我看莫明其妙，可是我願意這樣做，如果你說一定需要這樣的話，我以為常使這種動物感到非常滿意，那末牠們不會在這屋子裏，鬧翻了。」

湯姆又思慮了一回，還有沒有其他的動物，不一會兒，他說：

「噢，有一件事我險些兒忘了，你想這兒能不能養花？」

「我可不知道這個，可是也許我能的。湯姆少爺，但是這裏太黑暗了，我以為養花是沒有用的，因為這兒一定非常麻煩。」

「可是，無論怎樣，你且試上一試便了。因為有些犯人是養花的。」

「湯姆少爺，這裏或許可以種一枝貓尾巴式的長草，但是我想這是不值得去種的。」

「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去栽一棵短小的便了，你可以把它種在那邊角落裏使它長起來。你可

不必稱它什麼草，你可以稱它獄花——這是慣常在獄中的稱呼。同時你要把你的淚水來灌溉它才是。」

「怎麼，這兒我有大量的自來水，湯姆少爺。」

「你用不到自來水，你一定要用你的淚水來栽培它。人家都是這樣做的。」

「怎麼，湯姆少爺，我可以用水灌這草，比人家用淚水灌的，長得要快上二倍哩。」

「話不是這樣說的，你總該用淚水來灌才對。」

「那末，這草準會死在我的手裏了，湯姆少爺，因為我不常哭的。」

湯姆蹬着腳，可是再考慮一會兒，便對吉美說叫他別顧慮了，他最好有一枝葱便行啦。他又允許他，替他到那黑奴的房間裏拿了一根，在早晨偷偷地放在吉美的咖啡壺裏。吉美說：「他準會把它當作菸草混在咖啡裏。」他說他也許會纏纏不清這許多工作。要去扶植那草，吹那口琴引老鼠，再要去寵愛那蛇和蜘蛛，以及其他的許多東西。而且最要緊，還得要磨筆刻詞句，寫日記和許多嘈囂的東西。他說做一個犯人竟要這般煩，這般擔憂，負起這麼許多莫明其妙的責任。吉美總是弄不清楚，湯姆不得不費神地講解給他聽，直把他急得暴跳起來。可是吉美還是懂不了這許多。最後湯姆想，不必再化什麼時刻去講解了，可是吉美覺得很抱歉，他說他再也不來多擾我們了。我和湯姆於是便回上床去安睡了。

三九 湯姆寫無名信

在那天清晨，我們便上鎮去買一隻鐵絲做的捕鼠籠回來，把一個最大的鼠洞開放了，再把這鼠籠放在洞口，不滿一小時，籠子裏已經擠滿了十五隻大老鼠。我們把牠們搬到安全的所在，就是薩萊姨母的床底下。可是當我們出去捉蜘蛛時，那小薛拉斯發現了這隻籠子，他便把門開了，看牠們會不會竄出籠來。這許多老鼠當然逃出來了。後來薩萊姨母進來了，當我們回到這兒時，看見她正站在床上發火，那些老鼠正鬧着竄着。她便抱住了我們，拿起了木棒把我們拍了幾下。可是隔了一二小時，我們又捉到了十五六隻，但是這回藏得好些，不會再給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看見了，好像第一次一樣再闖禍。

我們又捉到了許多很肥大的蜘蛛，臭蟲，青蛙，毛蟲，還有各種小東西。我們想找到一隻大的黑蜂窩，可是沒有找到。我們又去捉了二十多條青蛇，放進一隻布袋裏，藏在我們自己房間裏。那時正是晚餐時候，我們幹了一整天的工作，肚子裏總該餓了？——噢，不，我想不餓。後來我們回去的時候，一條蛇也沒有了——我們祇有把袋口結住了一半，所以都爬了出來。但是沒有關係，因為牠們還在這個屋子的角落裏，所以我們想還可以把牠們抓回。喔，牠們在這屋子裏擾了相當長久。有幾條從椽樑上垂下來，有的盤在盆子裏，有時候會盤在你的項頸上，垂在你的背上。總之，你所意料不到的所在都會

來的。啊，牠們都是一條條很可愛的。當然牠們並不毒的，也不會傷人的，祇有薩萊姨母却很厭惡牠們。每一次她見到一條蛇，爬上了什麼，她便把牠重重地擲下地去。她見了總是怪聲尖叫，膽子很小，轉身見了一條蛇盤在床上，她會立刻搶着趕出房來，大聲地狂叫，似乎這屋子着了火在喊救一般。她把那老人鬧得坐立不安，他希望上帝別再造出蛇來，因為每次薩萊姨母見了一條把牠擲了出去之後，總得要和他噪上一星期。她總是心神不定。當她獨個子坐着思慮的時候，假如你拿一根鷄毛在她的頸後輕輕地觸了一下，準會立刻嚇得跳起來。這真可笑，因此湯姆說，每個女人都是這樣的。他又說上帝正是爲了這種情形，和其他的緣故而創造這些蛇。

我們常被蛇舐我們，薩萊姨母總是大驚小怪，我可並不以爲怎麼一回事。我們把牠們和其他的許多小動物，都送進了吉美的獄裏。啊，那兒的景色多麼有趣，你看，當吉美玩起音樂來，牠們都爬出來欣賞。吉美可不歡喜那些蜘蛛，那知蜘蛛也不歡喜吉美。牠們都爬上了他的身上，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又熱又癢。還有許多老鼠，蛇和那大石塊都擠滿在他的獄裏，幾乎連他的睡床也沒有地位了。他說一個人不能睡着的時候，這景色確是相當有趣。因爲這種小動物們並不是同時睡的。在那些蛇睡着的當兒，那些老鼠便出場。那老鼠睡着時，蛇便出場來值守，牠們採取輪流制。所以他總有一黨小東西和他絆纏，另一黨却在他的身上演馬戲，假如他站起來換一個地位時，那些蜘蛛就跟着帶過去。他實在苦惱極了。他發誓再也不願做犯人了，即使有人出了錢請他做也不願意了。

這樣已經過了三星期，我們什麼都感到相當順利，那件襯衫早已藏在大麵包裏送給他了。每一次，當老鼠把吉美咬了一口，他便跳起來寫一行日記，那墨水都是新鮮的；筆是很尖銳的，那些詞句都已刻在那塊大磨石上，那隻床脚也已鋸成二段。我們把鋸下來的木屑都吃下肚去。這樣竟使我們的肚子絞痛起來非常厲害，真像要痛死我們一般，可是結果並沒有痛死。現在我們什麼事都幹好了。祇是我們實已非常疲乏，尤其是吉美。薛拉斯姨父寫了二封信，到新奧里恩州下游的小農場去，請他們來把在逃的黑奴抓回去。可是一點也沒有回音。因為那裏根本沒有那麼一個農場；他又想把吉美逃亡的一切，登載在報紙的廣告欄裏招領，當他把這種廣告登上了那聖路易的報紙上時，我便着急起來，我想再也不能耽擱下去了。湯姆却說，現在他可以寫那無名信了。

「什麼叫做無名信？」我問。

「是警告人家有什麼緊急事情快要發生了的信，有時這般幹，有時那麼幹。可是總有人在四週密探，他們探到了消息便去報告那城堡的總督。當路易十六在越獄的當兒，是一個婢女傳達消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這無名信也是一樣地有意義，我們總得要利用一下。同時依照成例，那犯人的母親和他的兒子，換上了他的犯衣代替他等在獄裏，他兒子便穿了他的衣服溜出去，我們也得來這一套。」

「可是你聽我，湯姆，為什麼要去警告人家有緊急的事情快要發生呢？我想讓他們自己發覺便

了。」

「是的，我也知道的，可是你可不能讓他們自己去幹。我這個辦法是從古以來通行的——讓我從頭至尾都幹好。他們都是傻瓜，他們決不會發覺什麼，所以假如我們不去警告他們，他們決不會來阻礙我們，那末我們幹這麼許多的辛勞的工作，結果却很平凡地溜了出去，那也未免覺得太無價值了。」

「嗨，對於我却正歡迎這種安全的辦法。」

「呸！」他說，面色有些異樣了。我立刻應着說：

「但是我並沒有說不願意聽你的主意，你高興幹的一切，我當然也是高興幹的。那末，那個婢女怎麼辦呢？」

「你可以做那婢女。你可以在半夜潛進去，把那黑婢女的衣服偷來。」

「怎麼，湯姆，這樣明天早晨一定會鬧出亂子來的，因為她也許祇有那一套衣服。」

「我知道的；可是你祇需要穿十五分鐘，帶了一封無名信去投進前面便是了。」

「好，那我願意去幹的；可是送那封信時，我將趕得很快。」

「那末你會像一個婢女嗎？」

「不，無論怎樣，沒有人看見的，管什麼像不像。」

「話可不是這麼說的。我們總得要循規蹈矩地實行我們公事，可不必以爲有沒有人見到。你可真的一些也沒有頭腦嗎？」

「好，我再也不作聲了，我便承認我是一個婢女。那麼誰是吉美的母親呢？」

「我來做他的母親。我可以從薩萊姨母那兒偷一件衣服來。」

「好，那末你該替吉美坐在獄裏，當我和吉美溜走之後。」

「不是怎樣的，我可以把吉美的衣服塞滿了稻草，去把它橫在床上，算做他的母親便了。然後再把我身上穿的女衣脫下給吉美穿了，我們三人一起逃去。一個犯人逃去時，人家慣常說是有計劃的越獄。譬如當一個皇帝越了獄，都是這般說的，一個皇太子越獄也是這麼說的；這是無分彼此的，總是一樣說法的。」

湯姆便動筆寫無名信了。我在那天晚上去偷了那黑婢女的一套衣服，穿上了便拿了信走到前門，依着湯姆的話幹。這封信寫的是：

請留心。事情在醞釀了。快請嚴密地守望着，

無名氏具

第二天晚上，我們貼上那前門的一幅畫。這畫是湯姆醮了鮮血畫成的，上面畫着一個骷髏和二

根交叉的骨骼。又隔了一夜，在後門上也貼了一幅畫的是一具棺材啊，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一個緊張的場面。這準會把這一家人都嚇壞，似乎這兒都是佈滿了鬼魔的氣氛。譬如一扇門礮然一聲響，薩萊姨母便嚇了一跳，嘴裏喊一聲『噢！』什麼東西掉了下來，她再跳起來喊一聲『噢！』在她不提防時，誰輕輕地碰了她一下，她也是這麼一跳。她真會嚇得手足無措，因為她總以為有鬼怪跟在她背後——所以她不住地喊着『噢！』她連床上都不敢去睡了。可是她始終覺得沒有辦法，這件事進行得很順利。湯姆說這件事使他再滿意也沒有了。他又說這樣是很正經的辦法。

所以他說現在可以大大地幹一下了，便在隔天清晨，我們又預備好了另一封信。正在考慮怎樣去遞這封信，因為在昨天吃晚餐的當兒，聽他們說晚上要派一個黑奴守住每扇門。湯姆又說從那根燈桿上爬下去探個究竟；他看見那個守後門的黑奴睡着了。他便把這封信插在那黑奴的頸後，即刻逃來了。這封信寫的是：

你們可別怕，我希望能夠做你們的朋友。從印第安來了一羣兇黨，預備在今天晚上，把你們那個監在獄裏的黑奴偷去，同時他們用種種恐怖的方法來嚇住你們，使你們不敢出來和他們為難。我也是這黨裏的一員，因為深信了宗教，所以抱定宗旨要脫離這個兇黨，而且把這個陰謀洩漏出來。他們將在半夜正十二點的時候，向北沿了木柵過來，把獄門開了，帶那個黑奴偷逃。當危機到臨時，我就躲

遠一些，吹起號角來。可是我們進來時，我便裝羊叫聲。當他們正把那個黑奴的鐵鏈開釋時，你們可以潛到那兒去把他們一起鎖在獄裏，那末，你們可以關門打死狗地隨時把他們殺了。你們可別妄動，祇要依了我的話去幹便行了；假使你們要妄動，那準會使他們起了疑心，事情會弄得糟的，我可不希望什裏賞格，祇要我自己明白已經幹了一件好事。

無名氏具

四〇 大功告成又生枝節

我們吃了早餐之後，覺得很高興，便到河邊把那隻小船撈起來，再帶了一些食物，一邊吃一邊釣魚，這真是優游自在。我划着小船去探望那木筏，結果見到它依舊拴在那兒。我們回到家裏時，天已暗了。我們看見他們每個人都有些手足無措地焦急着。吃了晚餐，他們立刻命我們去睡，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其實這也不必，因為我們早已非常明白了，而且比誰都明白呢。我們上樓走到半梯，便溜向後梯，進那地下室去，到那碗櫃裏偷了很多食物去藏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裏便睡。到了半夜十一點半模樣，我們便起床，湯姆穿了薩萊姨母那兒偷來的衣服，和我一起帶了那些食物動身。可是他又想了想說：

『牛油在那裏？』

「我切了一塊放在那地室裏的一只麵包上面的。」

「哎，你怎麼可以把它丟在那兒？」

「我們沒有了牛油，怎麼可以用餐呢？」我說。

「我們備了就得啦！」他說，「你溜到那地室裏去一趟便了。拿了一塊來從那燈桿那兒爬下來，我先把吉美的衣服塞滿了稻草算作他的母親，這時便可以準備做羊叫啦。你到了我們一塊兒立刻溜去。」

他便獨自去了。我走進那地窖去了。那塊牛油很大，幾乎和手掌那麼大。我便把一片麵包襯了帶走，再把火熄了，偷偷地踏上樓去。正走出地窖的當兒，薩萊姨母拿了一枝燭火來了，我立刻把這東西塞進帽頂裏，再把帽子好好地戴上。不一秒鐘，她見了我就說：

「你在地窖裏嗎？」

「是的，姨母。」

「你在下面幹些什麼？」

「沒有幹什麼。」

「沒有幹什麼！」

「真的沒有幹什麼，姨母。」

「那末，在這深夜裏，誰叫你進這個地室去呢？」

「我可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別這般回答我。湯姆，我要明白你在地室裏究竟幹些什麼！」

「我一點也沒有幹什麼，薩萊姨母，我可以發誓的。」

我想她可以放過我了，因為平時她總是這樣的；可是這次她似乎有什麼奇案爆發了，正在細細地巡查，所以她很嚴厲地說：

「你快跑進那會客室去。我沒有來之前，你可別走去。你祇是去站在那裏讓我去看個究竟。」

她看着我跨進客室去後，她便走了。哎，天哪，那裏有一羣人有十五個農夫，每一個拿了鎗，真幾乎把我嚇呆了。祇可到就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們都四週坐着，有幾個輕輕地談了一二句，他們的神色都顯着十分不安，又竭力裝着鎮靜的模樣；可是我知道他們確是很不安，他們一會兒把帽子脫下，一會兒又戴上，一會兒抓着頭顱，一會兒又互換座位，同時又捏着鈕扣。我自己也是十分不安，可是我並不把帽子脫下。

我很希望薩萊姨母快來發落我，放我溜出去告訴湯姆，這件事怎樣被我們弄大了，我們可別再依着什麼計劃了，在他們沒有暴躁地趕來之前，我們快地帶了吉美溜走吧。

後來她來了，把我審問一番，可是每次我不能迅速地答出來，我真焦急非常；因為這班人有些耐

不住，立刻要動身的模樣。這時半夜正十二點鐘，祇差幾分鐘了，但是有幾個却止住了，他們要等待那羊叫的暗號。薩萊姨母的神色更形緊張了，我渾身顫抖着，幾乎要鑽下地去躲一回。這兒人都擠滿了，空氣感到熱起來了，那牛油開始溶解了，直掛下來，我的頭頸後和耳上都是牛油。這時有一個人說：『讓我即刻先到那獄裏去，當他們進來時，我便抓住他們。』我聽了這話急得幾乎倒下來；這時一條牛油從前額掛了下來，給薩萊姨母看見，她的臉色變成慘白，急急地喊着：

『天哪，這孩子怎麼了？他是患腦膜炎了，你們看他的腦漿也流出來了！』

於是他們都來看。她便把我的帽子揭去，那片麵包和剩下來的一些牛油掉下來了，她立刻握住了我又緊緊地把我抱住。她說：

『噢，多麼好的一個轉機！我真快活，你並沒有患腦膜炎；起先我以為我們這幾天的運氣真壞，我想你患了這病，快要和我們永別了，因為我看這牛油的顏色正像你的腦漿一樣，假如——親愛的，親愛的，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在地室裏幹這種事，我也不會來追究你的。現在你快去安睡吧！再也別來擾我了。』

我立刻竄上了樓，再從那根燈桿上爬下去。在黑暗中直向那間披屋裏奔去，我一時急得話也說不出來；結果我叫湯姆我們快逃，別再耽擱半分鐘——那屋子已經擠滿了人，都拿了鎗！

他祇是睜大了眼睛說：

「不——真的嗎？這件事豈不鬧大了！怎麼，赫克，假如再把這事化大些的話，我相信，我可以抓住他們二百個！假如我們可以把這事拖下去直至——」

「快快逃！我說，吉美在那裏！」

「便在你的身旁，一伸手便可以摸到他。他已經穿了那套衣服，現在什麼都擺佈好了。現在我可以溜出去裝羊叫了。」

正在這時，我們聽到一羣人的脚步声逼近那扇獄門來了。不一會，又聽到他們在摸鎖的聲音。其中有一人說：

「我告訴你，我們來得太早了；他們還沒有來，這門依舊鎖着。現在，我預備把你們鎖幾個在這裏邊，躲在暗角裏候他們進來；其餘的人都散開來埋伏在四週，都小心地聽着，等候他們來。」

他們進來了，可是在黑暗裏沒有看見我們三人，我們急忙躲進床底下去。我們輕輕地，迅速地從那地洞裏鑽過去——吉美第一個，我第二個，湯姆最後，這是依了湯姆的命令幹的。現在我們又在那披間屋裏了。我們聽外邊也有脚步声。我們便爬向門口去，湯姆命令我們停止前進，他從那門縫裏望出去，可是一點也看不出什麼，這是深夜時候。他便輕輕地說，我們可以聽那脚步声走遠了，他推一推我們，便是命吉美第一個出去，他自己做殿軍。他就傾了耳在那隙縫邊細聽着，聽着，聽着，那知那脚步声總是在外邊響着，並沒有走遠。後來他把我們推了一推，我們便匍伏了潛出去。一點也不作聲，三人

魚貫而進，直向那木柵竄過去，一點也沒有被他們發覺。我和吉美很安全地翻過了木柵；但是湯姆的袴子却被那木柵尖片叉住了。這時有腳聲在趕來了。他便急忙把那根本片折斷，豁然一聲。他也跟着我們一起逃。這時便有人喊着：

「是誰在那裏？快回答。否則我要放鎗射擊了！」

但是我們並沒有回答他，我們祇是沒命地向前奔逃。後面也緊趕上來，接着便是礮，礮鎗彈便

在我們身旁飛過！我們聽得他們嚷着：

「他們正在前面！他們是正向河邊竄着！大家快追趕上去，快把獵狗放過去！」

他們是這麼聲勢浩大地趕來了。我們聽得很清楚，因為他們都穿了皮靴，嘴裏吶喊着。可是我們不穿什麼皮靴，也不嚷，我們是向那工場奔去；他們越追越近了，我們便閃進了那林子裏，讓他們直向前去撲個空。我們却在他們的後面了。他們起先把獵狗的嘴都套住，因為叫了深恐把盜黨嚇走，可是這時已有人把牠們的嘴套都放開了，四出追趕，牠們一邊狂叫，一邊趕過來；可是這些狗是我們的，牠們一見了原來是我們，再也不發狂了。祇是向我們擺着尾巴，和善地叫着，表示親善的模樣。一會兒牠們便回向那班正在喊殺的人羣裏去了；我們便逃向河岸的上游去了。我們逃到了那鋸木廠，再竄進了那林子，直奔到我拴那小船的所在，我們立刻跳上了船，划向河中心去，可是並沒有多麼安心。划到了那拴木筏的所在；我們聽到他們仍在岸上吶喊着，後來我們划遠了，這聲音也漸漸地消滅了。當我

們跨上了那木筏時。我說：

「吉美，現在你又是一個自由的人了，我相信你再也不會做奴隸了。」

「赫克，這件事幹得確是很好，這次的計劃是挺生動的，挺美妙的；我想誰都不會再想出比這個更好的計劃了！」

我們多麼快活呀！尤其湯姆是最快活的一個，因為他的的小腿上中了一彈。

當我和吉美知道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們不再快活了。他的傷勢確是不輕，不住地流着血。我們便把他抬進帳篷去，再撕了公爵穿的襯衫的一角替他包扎起來。可是他說：

「把這塊破布遞給我，我自己會包扎的。快遞給我別呆在這兒。這次有計劃的越獄，是幹得多麼美妙；快拿了槳划出去！孩子們，我們這件事幹得多生動！——確是生動。我希望我們像那路易十六一般，他的兒子直飛上了天不見了！這是他寫在他自己的傳記裏，不，我可以在邊境見到他——這便是我們所要幹的，快舞了槳划出去——快舞了槳划出去！」

但是我和吉美在商議——考慮，隔了一分鐘。我說：

「吉美，你說怎麼辦。」

他說：

「這裏就是我的行跡，赫克，假如換了他跳出了奴隸生活，踏進了自由的境界，另一個却受了鎗

傷，那末他該不便叫那個剛才得到了自由的人，去冒了險替他請醫來醫治嗎？湯姆少爺，是不是這種人物嗎？他會不會這般說嗎？他一定不會的！那末吉美會不會自己說肯這麼去幹嗎？不，先生——我決不願意踏出一步去請醫生的，即使等上四十年，我也不會去請的。」

但是我知道他的內心總是純潔的，我想他以為怎樣便怎樣說——所以我對湯姆說，我去請醫生，湯姆又嚕噓了一大篇。他自己又要爬出帳來坐在木筏邊。可是我們不准他出來，他想盡了方法，總於不能爬出來。

在我預備了小船要動身的當兒，他說：

「那末假使你一定要去，我來告訴你怎樣請法。你上鎮去進了醫生的家，便把門門上，再用一方手帕，把醫生的眼睛緊緊地蒙住。命他和死人一般地不作聲，再放一袋金子在他手掌裏，便把他帶出來，在黑暗裏穿後街堂兜小路，再把他引上小船，再在河裏的許多小島邊又岔地划着，最後才把他引上木筏來醫我。同時你可別忘記了，在他的身邊搜查一下，把他的石灰粉沒收，直至你送他回去時才還給他。否則他會一路上把石灰粉漏着，他便可以在明天依着白粉的路線來找到這木筏的。許多英雄好漢都是這麼幹的。」

我便應着說遵命便去了，當那醫生請來時，吉美躲在那林子裏，他說直至他回去時才敢出來。

四一 「他們一定是天神！」

這醫生是個很和善的老年人。我對他說，我和我的哥哥昨天下午在那西班牙島上打獵，我們找到了一隻木筏，便在木筏上架了帳篷過夜，將近半夜時候，大概他不意地在睡夢裏把那枝獵鎗踢了一下，因為那鎗的機鈕早開了的，於是礮然一聲，一顆鎗彈擊進了他的腿。我們要他嚴守祕密，不得洩漏來替他醫治，因為我們在今天近晚時候要回去，使家裏的人都驚奇起來。

「你家姓什麼？」他問道，

「是那邊姓薛的。」

「噢！他說再隔了一回，他又說：

「你說他怎樣會受鎗傷的？」

「他在睡夢裏，」我說，「不意地受傷的。」

「不過是夢，」他說。

他便燃了燈籠，拿了他的藥包，我們二人便動身來了。可是當他看見那隻小船時，他有些不高興地說，這麼小的船，祇容得進一個人，可是三個人便很危險了。我說：

「噢，你可別這麼胆小，先生，我們三個人都可以坐。」

「怎麼，三個？」

「爲什麼不是我和雪特，和——和那枝獵鎗，我說三個便是指這三個。」

「噢，原來如此，」他說。

可是他蹬着腳，搖着頭，說他想找一隻較大的船，可是人家的船都鎖住了的。他便一個人上了小船。命我等着他去遠些找一隻大的來，或則我在這兒打一會兒獵，或則我可以先回家去通知家裏的人，預備着領略這件值得驚奇的事。可是我說我不願意這樣；我便告訴他怎樣去找尋木筏。他便一個人划了船去了。

我想一個主意，我自己想，假定他會不會在三分鐘內把他醫好？說不定三四天才會醫好——那末難道便直等他，把那顆鎗彈從湯姆的腿裏箝出來醫好了才可以行動嗎？不，我自有的主意。我願意等他回來。如果他找不到一隻較大的船，我也會游泳過去；當他把湯姆醫好之後，讓我們把他的眼睛蒙住，便賞給他相當的報酬。或則把我們所有的錢都給他，再放他上岸。

我獨個子爬進了一個木堆裏去睡一回；可是當我醒來時，已是日正午時了！我便急忙趕到那醫生家裏去，可是他家裏的人說，他在昨天深夜出了門，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噫，我想這樣對於湯姆太不利了！我立刻想到那個島邊去找，便急步前進，不料在一個轉角，驀地裏幾乎撞進了薛拉斯姨父的肚子裏！他說：

「湯姆，怎麼，這，這個野孩子，這許多時候不見你，究竟在那兒？」

「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我和雪特二人去追趕那個逃獄的黑奴去的。」

「你們直跑到那兒去的？」他說，「你們的姨母正非常焦急。」

「她可以不必焦急。」我說，「因為我們都很安全，我們在昨天晚上，跟着那班人和獵狗去追那個黑奴，可是他們太快了，我們趕不上便迷了路徑。但是我們想他們也許駕了船在趕過去，我便跳上了一只小船也向對岸追隨過去，可是一個人也找不到。我們祇可上岸去再找尋，後來我們實在疲乏極了，便把小船拴住了去睡，直至一小時以前才醒來。我到這兒來探消息雪特的，在郵局那裏探聽，我正想買些東西來充了饑再回家來。」

我和他便到郵局去找「雪特」；可是這祇是我的猜料，他並沒有在那裏；姨父却從郵局裏拿到了一封信，再等候了一回。雪特仍沒有來，姨父便說我們去吧，讓雪特一個人走回家便了。我們可以駕了馬車回去，他不准我再等候雪特了，一定要我立刻回去，讓薩萊姨母知道我們都很安全。

我們回到家裏，薩萊姨母快活極了，連哭帶笑地把我抱住了，舐了我一下，她說雪特回來了一定也這般親熱對他。

這兒擠滿了許多農夫和他們的妻子一起在聚餐；這種擾雜的聲音我從沒有聽到過。那個老霍起司的妻子最可惱，總是說個不休，她說：

「喂，薩萊姊，我去看過那個監獄，我想那個黑奴真是在發瘋。我想薩萊姊也這麼說他是在發瘋，鰲都聽到我說他是發瘋；無論那方面看起來都是這樣的。你們且看那塊大磨石，是不是；誰會相信天下竟有這種傻瓜，在那石塊上刻了這麼許多混賬東西？什麼叫做俘擄的心？還有那三十七年那麼長的牢獄生活，還有那路易的什麼親屬，還有那些狗屁不通的許多廢話。他真正是在發瘋，是不是；我開場這麼說，後來也是這麼說，結果也是這樣說，我總是這麼說——那黑奴是在發瘋——是不是？」

「霍起司姊，你看還有那條破布做的繩梯，」那個老薩萊夫人便說，「天知道，他要這東西來幹什麼——」

「這便是我在一分鐘前說給歐白姊聽的，她會把這點解釋給你聽的，看那條繩梯，這要來幹什麼呢？那條繩梯，霍起司姊，那，那條——」

「無論如何，他怎樣把那麼大的石塊搬進去的？誰掘通了那麼大的一個地洞是誰——」

「這便是我說的，潘祿！我正在說——請你聽着好嗎？我是正在說給鄧辣姊聽，他怎樣把那塊大石搬進去的？你們想他沒有人幫助的——沒有人幫助便是這一點。我可不以爲然，他一定有人幫助的，有許多人幫助，至少有十多個人幫助那個黑奴的。我發誓，一定把每一個黑奴抓住了剝他的皮。可是我也得要知道，是誰幹了這件事；是不是；況且還有那——」

「你說十多個人——即使四十個人也幹不了這許多，你看那小刀做成的鋸子和其他許多東

西，他幹得多麼笨。哎！再看那隻床脚，是用這種小鋸子鋸斷了的，就這一點至少有六個人幹上一星期之久才行；還有那個稻草做的黑奴，看還有那——」

「你說的不錯，哈多這便是我正在向薩萊姊說的一樣，霍起司你以為怎樣？薩萊你以為怎樣？說得對不對？你們想那只床脚是怎樣鋸下來的——另外有人的，這便是我的意見，如果誰說會鋸成比這樣更高明的話，便去讓他試一試，我對鄧祿姊說，對不對？」

「薩萊姊，我想那間小屋擠滿了黑奴，每天晚上在那裏至少幹上一個月才行，還有那件襯衫寫滿了血書，都是些祕密的非洲文，誰也懂得這種文字。有人把這東西能夠讀給我聽，我願意賞他二塊錢；至於那輩寫這東西的黑奴們，我非得要請他們吃皮鞭不成——」

「馬浦爾兄，大家去助他！我想你以前也在這屋子裏的話，你也會這樣想的，他們把什麼東西都偷去——大家都刻刻留神，防不勝防，他們從那根晒衣的繩上偷去了那件襯衫！他們還偷了那條被單做繩梯。還有那麵粉，蠟，扞，湯匙，還有那古代的燒盆，還有千百種的東西失竊，我可一時記不起許多來。還有我的那件新的花洋布衣裳也偷了去。我和薛拉斯和雪特，湯姆大家都，不時地防着，可是抓不到半點的形蹤，也聽不到一些聲響；他們大胆地進來把那黑奴偷去。他們非但愚弄了我們，他們同時也捉弄了那班從印第安來的盜黨，他們很成功地把那黑奴帶逃，正在那時我派了十六個人和二十只獵狗追趕上去，我聽到鎗聲大作，那真奇了，結果會迫不上他們。即使是天神，也不會比他們跑得

更快了，我想他們一定是天神——因為你們可知道，我們的獵狗追起來非常輕快，可是一個也追不到誰能夠的話，請你告訴我，這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

『哎，這果然厲害——』

『天曉得，我可決不——』

『大家來幫我，我可決不——』

『一定是屋裏的人偷竊的。』

『真要命！——把我嚇得坐立不安，晚上連眼睛都合不上。李蕙姊，他們什麼都——噫！天哪，你可知道，昨晚半夜時候我慌着些什麼。我正恐怕他們把我家裏的人都偷去，在那時候，我真手慌腳亂，在白天裏想來這也未免太可笑了。但在當時，我想在樓上那間睡室裏有二個孩子睡着哩，我有些不安，便上樓去立刻把房門鎖上了！我親手鎖的。在這種景況之下誰都會急昏了，便這麼幹。譬如說我是一個孩子，一個人睡在那裏，那門是沒有鎖上，那末你——』她停着不說下去了，面色有些異樣，她慢慢地轉過頭來，當她的視線射正了我時，我便立起來慢慢地走去。

我自己想，假使讓我站在一角思索一下後，我會比她更清楚地解釋給他們聽。我們怎麼今天早晨不在那睡室裏的緣故。我要講解給他們聽，可是講了不多，她把我打發開去。後來天色暗了，大家都回去了時，我便告訴她，那鬧聲和鎗聲怎樣驚醒了我，和『雪特』，可是那門是鎖了的，我們想出去看

熱鬧，便從那根燈桿上爬下來，我們二人都受了些傷，我們以後可再也不願意爬了，我便一陣一節講下去，和講給薛姨父聽的一樣。她說這樣她肯原諒我們。因為孩子們大都是這樣歡喜輕舉妄動的；她再也不覺得煩惱了。因為我們二人並沒有被偷去，依舊很安全地活着，她吻了我一下，撫着我的頭顱，又空想了一回，她想起了便說：

「怎麼，天已暗了，雪特還沒有回家！不知他究竟怎樣了？」

我想機會來了，便抬起頭來說：

「我奔上鎖去找他回來便了。」

「不，你不可以的，」她說，「你管你自己別走開去；一個失蹤了已經夠着急了。假使他不回來吃晚餐，你的姨父會去找他的。」

他果然沒有來吃晚餐，姨父用了晚餐立刻出去找尋。

他在十點鐘模樣很不安地回來了，仍沒有找到湯姆。姨母便萬分不安。可是姨父說沒有關係的——孩子總是孩子，明天早晨總會來的。她也覺得有些滿意。可是她爲了雪特已經暈過一回了，你看她的雙頰還是像火燒過的一般。

後來我上樓去睡時，她拿了一枝蠟燭跟着我來。替我蓋上了被單。她待我像待她的親兒子一樣好，使我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起來。她又坐在床沿上和我談了很久，她說雪特這個孩子是多麼活潑，怎

麼長，怎麼短，談個不休，而且不住地盤問我。假使我說他失了蹤，也許受了傷，也許是溺死了，也許他現在正躺在地上垂死，她却救不到他，她一定會暗暗地流淚。我告訴她雪特是很健全着，明天上午一定會回來的。她準會握住了他的手吻上一下。她要我這麼說給她聽，因為這樣會使她的心安定。當她要離開我的時候，她慈祥地望着我說：

『湯姆，我不預備把這扇門上鎖了，那窗口外的燈桿依舊在那兒，可是你總該學好了，是不是？你不會再溜出去吧？爲了我的緣故。』

天曉得，我的心確是急着要出去找湯姆。但在後來我想不願意出去，因爲姨母對待我那麼好。

一忽兒姨母，一忽兒湯姆，二個人都在我的腦海裏盤旋，真使我一整夜睡不着。我在當晚，從那根燈桿上爬出去了二次，每次溜到前門探一探，看見姨母在那窗口邊燃了一枝燭火，一個人坐在那兒向窗外的那條道路上守望著，臉上還掛着淚水。我覺得很難過，希望能夠幫助她一些，可是事實上不能，我祇有發誓再也不去作弄她了。第三次，我醒來時，天色將近黎明。我溜下去看見她依舊坐在那裏，那枝燭火快要熄滅了，她的灰髮的頭伏在手上，她是睡着了。

四二 爲什麼他們不絞死吉美

姨父一清早又出去，可是找不到湯姆的形蹤。他們老夫妻倆都坐在桌子邊愁眉不展，不作一聲，

也不吃些什麼。那火熱的咖啡已經漸漸變冷了，後來，姨父說：

「我可曾給你那封信嗎？」

「什麼信？」

「便是昨天我從那郵局裏帶來的。」

「不，你並沒有給我什麼信。」

「我大概忘記了。」

他便從他的衣袋搜了一遍，後來檢到了便遞給她。

「怎麼，這是從聖彼得堡來的——是從雪司。」

我想還是站起來走幾步。可是我一時站不起來。正當她要拆信的時候，突然放落了信跑出去——因為她看見了什麼。我也奔出去看，原來是湯姆躺在一個墊褥上，還有那個老醫生和吉美，他穿了花洋布的衣服反網了雙手和一羣人，我便隨手拾起了那封信順手塞在一角，再出去。她衝到湯姆身旁，哭着說：

「噢，他死了，他死了，我看他是死了！」

湯姆慢慢地移動了一些，又含糊地說了些不知什麼。這樣可以證明他的神志不清。她舉起了雙手又說：

「謝天謝地，他還是活的。這可好了！」立刻把他吻了一下，便又返身進去把床舖預備好，忙着指揮黑奴們去幹這樣那樣，她的舌尖忙個不休。

我跟着這羣人，看他們將把吉美怎樣。那個老醫生和薛拉斯姨父送了湯姆進去。這羣人都很憤怒，有幾個主張把吉美絞死。這樣可以使別的黑奴不敢再逃走了。因為他鬧出了許多亂子，整日夜把一家人都嚇壞了。可是有幾個人說不要這樣幹。這是沒有用的，他並不是我們的黑奴，我們假如把他絞死了，他的主人會來叫我們賠償他的黑奴的，一定的。這樣便把其餘的人的氣餒壓平了些，因為他們如果絞死了他，恐怕要他們賠錢。

他們每個都咒罵吉美，他左右二頰上不住地有手掌飛上來，可是他不作一聲，他也不來認我，他們把他帶到那個老地方去。換上了他自己的衣服，再把他用鐵鏈鎖起來。可是這一次，不是鎖在那床脚上了，却鎖在那個大鐵環上，他的手和脚都被鎖住。祇給他吃些麵包和水，直至他的主人來了再作道理，或是把他在拍賣場裏賣去。他們再把那個地洞填沒，並且再派二個農夫持了鎗每夜守在外邊，在白天裏拴一只大獵狗在門口守着。他們擺佈了一切之後，臨走時大家又罵了他一陣，這時那個醫生來了，他特地來看吉美，他說：

「你們可別對待他這般兇狠，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壞的黑奴，當我看見那個孩子時，我一時沒有人幫助，可是也不能離開了病人去請人幫助，當時確很危急，要把那顆鎗彈箝出來。這傷勢益形嚴重。」

了。他，這孩子探出了頭來說不准我走近他，又說假使我用了白石灰粉把那隻木筏劃了記號，他便要送我的命。我真從沒有見過這樣蠻不講理的孩子。我想一時對他無可奈何，正在這危急的時候，這個黑奴不知從那裏跑了出來說，他願意幫助我。果然他很和善地幫助我。當然我想他是一個在逃的黑奴，我既然碰到了他，我便在那兒直等了一整晚！這真是一件進退兩難的事！因為在鎮上有二個病人受了寒氣等候着我趕去診視。可是我不去，因為這黑奴也許會逃走的，當然我見了不抓住他自然要負責的。同時又沒一只小艇駛過來可以招呼。所以我一直呆在那裏不走，直至今天早晨。我從沒有見過比他更忠誠的黑奴了，他是冒了絕大的危險，犧牲了他自己的自由來幫助我，他是很辛勞了。我很歡喜他，諸位，聽我告訴你們，他這個黑奴真可以值一千元——人家也該很好地對待他。當時一切都預備好了，我便動手替那孩子，把鎗彈安全地箝了出來。我們三個人在那兒直至今天黎明時候，有幾個人划了一隻小艇駛過來。我想那很幸運，因為這黑奴正伏了頭酣睡在那孩子的小床邊。我便叫他們潛潛地把他網住，他醒來時已經無法可施了。我們一點也沒有覺得什麼困難。那孩子却安睡着。我把那木槳包紮了放進木筏的帳篷裏，再把那木筏拴在一個幽靜的角落裏。這個黑奴默不作聲，毫不反抗，他實在不是一個壞的黑奴，諸位，我的意見是這樣。」

當時有人說：

『不錯，這樣看來，他確是很好，醫生，我願意這樣說。』

大家都軟化了不少，我心裏確很感激那個老醫生，因為他替吉美解釋得這麼好。我想他老人家的內心是很慈祥的，我一見他便知道他是個好人。後來大家都說吉美的行爲很好，而且應該受賞。每一個都是很真誠地表示這樣，他們不再咒罵他了。

他們回出來把他鎖起來。我希望他們會說他應該少鎖一二根鐵鏈，因為這麼許多的鐵鏈委實太重了。或則准許他有菜和肉和着他的麵包和水一起吃。可是他們並沒提起這種問題。我想我可不便多嘴。可是我聽到了醫生講的一切，怎樣配合我所撒了的謊話，再去講給薩萊姨母聽。

因為我有很充份的時間來考慮這問題，因為姨母整天整晚在那病房裏伴着雪特，每次見了姨父愁眉不展地走來，我便躲開去。

第二天早晨，我聽得湯姆好了許多。姨母也已走出病房去安睡一回，我便乘機溜進病房去看，假使他醒着的話，那末我可以和他二人計議一下，想出一種妙計來，把真情瞞過了，這一家們便算了。可是他却很安逸地熟睡在病床上。他的臉色慘白，不再像他剛來時那樣面紅頰赤。我便坐在床邊候他醒來。不滿半小時，薩萊姨母又進來了，看見我在那裏，她便瞪了一下。她叫我別作聲，也就坐在我的一邊，她和我輕輕地耳語。她說，我們都可以安心了，因為一切預兆都很好。他睡着了這麼久，她說他醒來時，他的神志一定也很清醒了。

我們坐在那裏守候，後來他翻動了一下，很自然地睜開眼來，看見了我們便說：

「喂！——我怎麼會回到家裏來的！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木筏呢？」

「木筏是很安全地拴着。」我說。

「吉美呢？」

「也很安全。」我說，可是並不十分順口，他並不覺得怎樣。他說：

「好光耀的！現在我們都安全了！你可曾告訴姨母嗎？」

我正想應該是的。可是她插嘴便問：

「告訴說什麼事情，雪特？」

「怎麼，便是這整件事情的經過。」

「什麼整件事？」

「這整件事祇有這一件事。便是我們怎樣幫助那個黑奴越獄——我和湯姆。」

「哎，天哪！幫助那黑——這孩子在講些什麼！哎，他的腦袋又混了。又在胡言亂語了！」

「我的腦袋很清，一點也沒有糊塗。我知道我自己說的一切。我們的確幫助他越獄的，我們先計劃好了幹的。我幹得非常出色。」他打開的話匣，她也不去打斷他，她祇是呆望着他聽他一直講下去。我想我可不必插進去。「姨母，你可知道我們爲了這事幹了好久——幾星期之久——當你們熟睡的時候，我們每天深夜工作不休。我們還偷了那蠟燭，被單，襯衫，你的衣裳，湯匙，鐵盆子，小刀子，鍋盆，大

磨石、麵粉和其他許多的東西。我們也做那鋸子，磨筆，題詞刻句，這樣，那樣，真一時想不了許多。我們也畫了棺材和骷髏圖，還有寫那盜黨的無名信，我們又怎樣從那燈桿上爬下去，還掘通了那個地洞，再做那條繩梯把它藏在大麵包裏送給他，再把那湯匙和其他的東西，放進了你的圍單袋裏，帶給他工作——」

「噢，天哪！」

「——再捉了老鼠和蛇蟲一類的東西，充滿了那小獄裏和吉美爲伴。你再把湯姆扣留在這屋子裏很久，把那塊牛油從他的帽子裏溶化出來，險些兒把這整件事情弄糟了。因爲我們還沒有逃出那小獄時，那班人已經先進來了。我們便不得不冒了險衝出去，給他們聽到了，便緊緊地追趕上來，我們便閃躲在一邊，讓他們向前去撲空。那些狗見了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牠們認識我們的。他們便去了，我們就去找到了我們的小船，划向木筏去，結果我們都安全地達到了目的地。吉美又得了自由，這都是我們自己幹的。這可不夠偉大嗎？姨母！」

「嗯，我做夢也想不到是這樣的。原來都是你們這二個小流氓在幹這許多亂子出來，幾乎把人家都嚇死。現在我明白了。你想，我爲了你每天晚上睡不着——現在你復原了，你這小混蛋，我真要把你們二個都鞭打一頓才是！」

可是湯姆依舊這麼驕傲這麼快活。他一時止不住地直說下去，——她插了進去，狠毒地涎花四

濺。她說：

「噫，你竟這般高興！可是留心記住我對你說，如果你再要去干涉他的話——」

「干涉誰？」湯姆微笑地又帶着些驚奇的神色說。

「指誰？當然是指那個逃亡的黑奴。你以為是指誰？」

湯姆便嚴肅地望着我說：

「湯姆，你方才是不是說他是很安全了嗎？他究竟有沒有逃出呢？」

「他？」薩萊姨母說：「那個逃亡的黑奴嗎？他真正沒有逃出，他們把他抓了回來，依舊鎖進了那小獄，祇給他吃些麵包和水，手脚都鎖上了鐵鏈。直至他的主人來認領時，或出賣時才放他出來。」

湯姆便在床上直立起來，閃着眼珠，嗅着鼻孔向我說：

「他們再也不能把他關起來了！快去，快去——快去把他放出來！他現在不是奴隸。他正和世界

上無論那一個人一樣自由。」

「這孩子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

「薩萊姨母，我說的千準萬確，假使沒有人去開放他，那末我自己去，我知道他的一生，湯姆也知道。那位老華德生女士在二個月前死了。她說她自己感到很慚愧，以前想去把他賣到南方去，她說她再也不願意這樣不人道了，所以在她的遺囑上寫明放他做個自由的人。」

「那末你既然早知道他是已經自由了，你再要帶他偷逃幹什麼？」

「不錯，這確是一個問題。正和女人們一樣，因為我喜歡把這件事幹成冒險事業，這樣才有趣。我歡喜流了血去——哎，樸萊姨母來了！」

假使她並沒有正巧站在門口裏，笑咪咪地向裏望着的話，我希望我可以決不會失敗的！

薩萊姨母立刻跳過去，把她狠命地抱住，幾乎把她的頭都抱了下來。她喊着她，在這當兒，我立刻鑽進了床底下。這床底下怪悶怪熱，我探望出去，不一會兒，我看見湯姆的樸萊姨母掙脫了薩萊的手，站在那兒拉下她底眼鏡從這上面向裏面探望，眼光直射在湯姆的臉上——兇狠地似乎要吞沒他。後來她說：

「不錯，你還是把你的頭顱旋下來——要是我一定會這般做的，湯姆。」

「噢，我親愛的！」薩萊姨母說，「他變了嗎？怎麼，他不是湯姆，他是雪特；湯姆在——湯姆在——怎麼，湯姆到那裏去了？一分鐘之前他在這裏的。」

「你是不是指赫克在那裏——這便是你意思說的人！當我初次見到這小流氓後，我便叫湯姆別和他混在一起，可是這幾年來他們總是混在一起，赫克快從床底下鑽出來。」

我便鑽了出來，可是並不覺得怎樣難堪。

薩萊姨母，她這時的神色真顯得有些摸不着頭腦——還有那薛拉斯姨父進來時，她們便把這

件事告訴他，這真使他的腦袋糶糊起來。他便在當夜招集了一次禱告集會，這樣才可以使他的心神安定些，因為年老的人，根本不懂這種錯綜混雜的事。樸萊姨母便把我過去的一切都說了出來；我便自己辯護地告訴他們，怎樣薩萊姨母把我當作湯姆的情況，她既然叫我湯姆，我祇可做了湯姆。我也沒有辦法，同時我也知道，他也不會怎樣的。因為這樣正可以使他出一下風頭，這也可算做一個奇蹟，他因此做了一次冒險事業，而且做得十全十美，十分滿意，所以他自已便算做雪特，一切事情幹來都和我互相呼應。

樸萊姨母說，湯姆說華德生女士的遺囑上寫明放吉美做自由的人是不錯的，所以就是這個道理。湯姆肯絆出許多枝節和困難來，幫助一個早已恢復自由的黑奴越獄得到自由，我以前可一點也不懂這個道理。

樸萊姨母說，當她收到了薩萊姨母的信，寫着湯姆和雪特都已完全抵達這兒時，她自己想：

『現在這是算什麼！也許給我料正放他一個人去，沒有人監視了他，總會鬧出什麼來的，我還是親自歷了一千一百哩的航程趕來看個究竟，這孩子這次出了什麼亂子來了，因為我寫信來詢問你，始終沒有回音。』

『怎麼，我根本沒有接到什麼信札，』薩萊姨母說：

『噫，這倒奇了！我寫了二次信給你，問你說雪特也在這兒是算什麼道理。』

「哎，我根本沒有接到過。」

樸菜姨母便慢慢地旋過頭來，很嚴厲地把眼光射到湯姆身上，她說：

「湯姆，你！」

「嗯，什麼事？」他急切地回問。

「你可別瞞住我，你這大胆的東西——快把信拿出來！」

「什麼信？」

「我寫來的信，我一定不讓你鬆，假如給我抓住了你，我便——」

「信都在那只大皮箱裏，它們是原封不動和剛從郵局裏拿來時一樣，我沒有拆開來看過，可是

我知道，這信是會鬧出亂子來的，我想假使你並不怎樣急切的話，我要——」

「嘿，你一定要剝皮才是，這刑罰對你是不會錯的，我後來又寫了一封信通知你們，我要親自來了；我想他——」

「不，這倒不是他拿的，昨天我收到的；我還沒有看過，可是這是不錯的，我收到的。」

我却希望她說並沒有收到，可是我想也許收到了，也沒有什麼關係，我便默不作聲。

四三 再也沒有什麼可寫了

我找到了第一個機會，立刻便把湯姆拖到一角去盤問他，化了這麼許久時間，幹那所謂有計劃的越獄，究竟算什麼道理？——既然那黑奴早有了自由，爲什麼他一定還要計劃什麼越獄呢？他說他起先便計劃，假使我們把吉美安全地救了出來，我們和他一起划了木筏再向下游去，直至密西西比河口。我們到了河口，我們便把他早已得到自由的消息告訴他，再從河口乘了輪船向上游回家去，這樣我們可以威風十足。同時我們可以賠償他一筆遲通知他自由的損失費，立刻再寫信回去叫那黑奴們都來到碼頭上迎接他進城，每個人都拿了火把，奏起了軍樂。這樣他便是一個英雄了，我們也就變成了英雄，可是我想，現在這樣也差不多夠威風了。

我們立刻把吉美放了出來，後來樸萊姨母，薛拉斯姨父和薩萊姨母，知道了吉美怎樣好好地幫助那老醫生醫治湯姆，他們都大驚小怪地尊敬他一番。把他歡喜吃的東西給他吃，使他感到非常舒適，也不叫他幹半點兒工作，我們把他請到病房裏和他長談。湯姆給吉美四十塊錢，算做他在獄裏那樣耐心地做犯人的酬勞費，我們還讚美他做得很成功，而且美滿。吉美真快活極了，他說：

「哈，赫克，你可會記得我告訴你的話嗎？——在那及克生島上我會對你說的什麼？我告訴你，我胸前有很長的毛，這便是發財的徵象；我發過了一次財，現在又發財了。這是真的實現了，錢到我手中

了！哈，現在別多說了——有了發財的徵象是會發財的；我知道我還得要發財哩！現在我在這兒！」

湯姆却滔滔不絕地講着，談着，他說讓我們三人候一個晚上，一起溜出去備了行裝，到那印第安人區域裏去歷險，玩上一二個星期。我說我贊成他的提議，可是我沒有錢去買行裝，我想家裏也不會有錢拿來的，因為爸爸在這時候早已回來了，他大概已經把審判官石却爾那裏的錢都吞去了。

「不，他沒有回來，」湯姆說，「錢依舊在那裏——還剩六千多塊錢；你的爸爸從沒有回來過，無論如何，在我動身到這兒時，他沒有回來。」

吉美却很嚴正地說：

「赫克，他不會回來了。」

我說：

「吉美，爲什麼？」

「你且別管爲什麼，赫克——他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但是我不住地追問他，最後他才說：

「你可曾記得，那屋子被那河水漲起來時，飄沉到河裏去，那屋子裏有一個人是用布蓋着的。當我揭開來時，我爲什麼不准你進來看呢？所以你要用錢，你儘可以拿那筆錢化用，因為那個死人便是你的爸爸。」

湯姆的創口幾乎完全好了。他把那顆鎗彈結在他的錶鏈上，掛在他的頸上當作錶一樣，他時常可以看到這紀念品。現在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寫了。對於這件事，我很高興，因為假如我早知道寫一部書是怎樣麻煩的話，我不預備着手進行了。現在我不再預備寫下去了，所以我想我得先行獨自溜去，因為薩萊姨母要我做她的乾兒子，而且還要給我上學受教育。這樣我可受不了，因為在以前我早已嘗過滋味了！

本書的姊妹篇

孤兒歷險記

章鐸聲譯

這是世界風行的少年文學名著，就是成年人也值得一讀。著者在序文裏說：『雖然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是爲了款待兒童們，但我却不希望遠避成年人的利用，因爲我的計劃的一部份，……使成年人能回憶到……童年時期的不尋常的動作，思想與說吐又復顯現在眼前。』

全書三百餘頁，精印一冊。

頑童流浪記 全一冊

原著者 馬克吐溫
譯者 鐸聲·國振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296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374B

